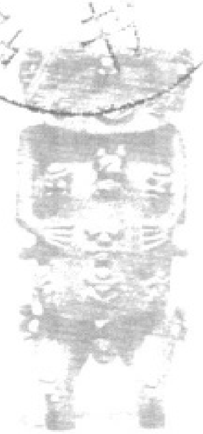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美〕约瑟夫·坎贝尔著
张承谟译

千面英雄



上海
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面英雄/(美)约瑟夫·坎贝尔(Campbell.J.)著;张承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21-2007-4
Ⅰ.千… Ⅱ.①约…②张… Ⅲ.神话-研究 Ⅳ.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6071号

责任编辑:高　红
封面设计:王志伟

千面英雄

〔美〕约瑟夫·坎贝尔 著
张承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13,000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5321-2007-4/K·133　定价:24.00元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序

“宗教教义中所包含的那些真理毕竟是经过扭曲和序统伪装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因此人们辨认不出它们就是真理。这和我们对孩子说新生婴儿是鹳鸟送来的情况相类似。在这里我们也是在象征外衣的掩盖下说出真理，因为我们知道鹳鸟指的是什么。①可是这一点孩子却不知道。他听到的只是我们所说的话中被扭曲的部分，这就使他觉得受到欺骗；我们知道，孩子的这种印象经常导致对大人的不信任和倔强不驯。我们深信更好的办法是对孩子们说话时避免用象征符号来将真理加以伪装，并且不对他们隐瞒适合他们智力水平的事实真象。”②

这本书的目的是把大量的、不太难懂的例子集中在一起，来向我们揭示被宗教和神话的比喻伪装起来的真理，使这些真理的古老意义得以自明。古时候的教师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一旦学会阅读他们的象征性语言，我们只要具有文选编辑者的才能，就能懂得他们的教诲。可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懂那些象征符号的基本原理，而打开这奥秘的钥匙没有什么比精神分析学这一现代工具更好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可以不作定论，但我仍然可以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方法。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大量搜集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故事，

让那些象征符号自己来说明问题。这样，精神分析的结果和那些象征符号之间的类似之处就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些类似之处就会广泛而始终不变地说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千万年来赖以生存过来的那些基本真理。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指出一致之处时，我忽视了东方神话和西方神话之间，现代神话、古代神话和原始神话之间的差异。同样的反对意见也可能对任何解剖学课本和图册提出，因为这种课本和图册为了使人们对人体结构有个总的基本理解而无视生理学方面的种族差异。当然在人类的无数神话和宗教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但这是一本讨论相似之处的书；另外，一旦理解了这些相似之处，就会发现差异要比通常（而且出于政治原因）所假定的小得多。我希望通过比较来阐明相似性可能有助于目前也许并不太绝望的统一世界的事业，不是以基督教会的或某个政治大国的名义来统一，而是在人类互相理解的意义上的统一。正如《吠陀》[3]所说："真理只有一个，圣者以各种名字称呼它。"

我在将资料编撰成书的漫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为此我要感谢亨利·莫顿·鲁宾逊先生，他的意见在撰写本书的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对我大有裨益；我要感谢彼得·盖格夫人、玛格丽特·温夫人和海伦·麦克马斯特夫人，她们多次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自始至终和我一同工作，听我的讲述，阅读并修改我的手稿。

约瑟夫·坎贝尔

纽约市

1948年6月10日

注释：

① 鹳(stork)在俚语中的词义是使妇女怀孕。——译注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前景》(詹姆斯·斯特雷奇等译,"标准本"第二十一卷;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61),第44~45页。(初版1927。)

③《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的经典,约公元前二千至一千年间成书。——译注

插　　图

1. *西勒诺斯和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 摹自发现于西西里岛南部杰拉城古墓中的两耳细颈罐，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450～前 500 年。(《古代文物》，林切伊皇家学会出版，卷 17，米兰，1907，图版 37。)
2. *忒修斯与弥诺陶洛斯之战。* 摹自饰有红色人物画的公元前 5 世纪阿提卡陶碗。图中的忒修斯用短剑刺杀弥诺陶洛斯；这是瓶画通常采用的画法。在文字记载中忒修斯系空手和弥诺陶洛斯搏斗。(《朗贝尔格伯爵所藏希腊花瓶》，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解释并出版，巴黎，1813，图版 30。)
3. *俄赛里斯化身为公牛将其崇拜者送至阴间。* 摹自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埃及古棺。(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 1，第 13 页。)
4. *攸利西斯(奥德修斯)和塞壬。* 摹自现藏雅典中央博物馆的饰有彩绘人物画的公元前 5 世纪阿提卡白色细颈有柄长瓶。(欧仁妮·塞勒斯，"三件埃雷特里亚的阿提卡细颈有柄长瓶"，《希腊研究》杂志，卷 13，1892，图版 1。)
5. *黑夜之海的航程：约瑟在井中；埋葬耶稣；约拿与巨鱼。* 1471 年德国版的 15 世纪《穷人的圣经》的一页，描绘《旧约全书》中关于耶稣生平的预兆。比较插图 8 和 11。(魏玛藏书家协会版，1906。)
6. *伊希斯化身为鹰在阴间和俄赛里斯相会。* 这是伊希斯腹中开始

怀有胎儿何露斯的时刻；何露斯后来在他父亲的复活中起重要作用。（比较插图 10。）摹自登德拉城俄赛里斯神庙的系列浮雕，这组浮雕描绘的是该城市每年为崇拜俄赛里斯而举行的秘密宗教仪式。（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 2，第 28 页。）

7. *伊希斯给灵魂以面包和水。* （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 2，第 134 页。）

8. *征服妖怪：大卫与歌利亚；征服地狱；参孙与狮子。* （来源同插图 5。）

9A. *戈耳工女妖追赶珀耳修斯；珀耳修斯正带着墨杜萨的头颅逃走。*

珀耳修斯手拿赫尔墨斯给他的弯刀，在三个戈耳工女妖熟睡时朝她们走近，砍下墨杜萨的头，把头装在旅行袋里，足登带翅膀的魔鞋逃走。在文学作品中，珀耳修斯离去时未被发现，因他头戴隐身帽；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幸存的戈耳工之一在追他。摹自慕尼黑古物馆所藏饰有红色人物画的公元前 5 世纪两耳细颈罐。（阿道夫·富特文格勒、弗里德里希·豪泽尔和卡尔·赖希霍尔德，《希腊瓶画》，慕尼黑，F·布鲁克曼，1904 ~ 1934，图版 134。）

9B. *珀耳修斯带着旅行袋中的墨杜萨头颅逃走。* 此图和上图分别绘于两耳细颈罐上相对的两边。这种安排的效果有趣而生动。（参阅富特文格勒、豪泽尔和赖希霍尔德，前引书，第三辑，正文，第 77 页，插图 39。）

10. *俄赛里斯的复活。* 俄赛里斯在蛋中站起来；伊希斯（插图 6 中的鹰）用翅膀保护他。何露斯（在插图 6 的神圣婚姻中受胎的儿子）向他父亲的面孔举起安克（带环的十字架，生命的符号）。摹自尼罗河中菲莱岛上的浮雕。（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 2，第 58 页。）

11. 英雄的重新显形:参孙拆下圣殿大门;耶稣复活;约拿。(来源同插图 5。)

12. 伊阿宋的归来。 这是文字记载中从未讲述过的关于伊阿宋冒险故事的观点。“瓶画作者似乎念念不忘杀龙者是龙种。他在龙的牙床上得到重生。”(简·哈里森,《忒弥斯,希腊神话社会根源的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第 2 版,1927,第 435 页)。金羊毛挂在树上,伊阿宋的守护神雅典娜和她的猫头鹰守护在旁。注意雅典娜神盾(即皮护胸)上的戈耳工头像(比较图版 12)。(摹自梵蒂冈的伊特鲁里亚藏品。根据罗马 D·安得森拍摄的照片。)

13. 土阿莫土人的创世图:下面是宇宙之卵。上面是人们出现并塑造宇宙。 (肯尼思·P·埃默里,“帕伊奥雷画的土阿莫土人的创世图”,《波利尼西亚协会会刊》,卷 48,第 1 期,第 3 页。)

14. 天和地分离。 这是埃及古棺上和纸草纸卷上常用的图样。空气之神舒—赫卡分开苍天女神努特和大地之神盖布。这是创造世界的时刻。(W·马克斯·米勒,《埃及神话》,“各民族神话大全”,卷 7,波士顿,马歇尔·琼斯公司,1918,第 44 页。)

15. 克努姆在陶工旋盘上塑造法老王的儿子,透特标明他的寿命。摹自托勒密时代的纸草纸卷。(E·A·沃利斯·巴奇,《埃及人的神》,伦敦,梅休因公司,1904,卷 2,第 50 页。)

16. 努特(苍天女神)生出太阳;太阳的光线照射在地平线上的哈托尔(爱情与生命女神)身上。 努特嘴边的球体表示即将被吞吃然后再重新出生的傍晚太阳。(E·A·沃利斯·巴奇,《埃及人的神》,伦敦,梅休因公司,1904,卷 1,第 101 页。)

17. 旧石器时代岩画(阿尔及尔)。 摹自蒂欧特附近的史前遗址。猎人和鸵鸟之间的猫状动物也许是某种经过训练的猎豹,和猎人的母亲留在一起的有角兽也许是在牧场上经过驯化的动物。(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和胡戈·奥伯迈尔,*Hádschra Máktuba*,慕尼黑,K·沃尔夫,1925,卷 2,图版 78。)

18. 特恩王(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200年)打碎战俘的脑袋。 摹自发现于阿比多斯的象牙饰板。"在俘虏后面有一根旗标,旗标顶上有代表安努毕斯神或阿普阿特神的豺的图像,因此牺牲者显然是国王献给神的祭品。"(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1,第197页;线刻,第207页。)

19. 俄赛里斯,亡灵的审判者。 在俄赛里斯后面站着伊希斯女神和内卜蒂斯女神。在俄赛里斯前面有朵莲花(或百合花)托着他的孙子,即何露斯的四个儿子。在他底下(或旁边)是一池圣水,这是人间尼罗河的神圣源泉(尼罗河的最终源头在天上)。俄赛里斯左手拿着连枷或鞭,右手拿着钩形杖。上面的楣由排成一排的二十八条昂首崛起的圣蛇装饰着,每条圣蛇头上顶着一个日轮。摹自《胡内费尔纸草纸卷》。(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1,第20页。)

20. 大蛇克提在阴间喷火焚烧俄赛里斯的敌人。 受害人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七位神祇主持刑罚。这是一幅描绘日船夜间八点钟在阴间航行时所经地区场景图的细部。摹自所谓的《塔门之书》。(E·A·沃利斯·巴奇,《埃及人的神》,伦敦,梅休因公司,1904,卷1,第193页。)

21. 阿尼和他妻子的魂灵在阴间饮水。 摹自《阿尼纸草纸卷》。(E·A·沃利斯·巴奇,《俄赛里斯与埃及的复活神话》,伦敦,菲利普·李·沃纳;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1,卷2,第130页。)

图　版

1. 驯服怪物者(苏美尔)。　贝壳镶嵌(可能用来装饰竖琴),发掘自约公元前 3200 年的吾珥皇陵。中央的人物可能是吉尔伽美什。(费城,大学博物馆提供。)
2. 被捕获的独角兽(法国)。　壁毯《捕猎独角兽》(可能于约公元 1514 年为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织造)的细部。(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
3. 神的母亲(尼日利亚)。　奥杜杜阿和坐在她膝上的婴儿时的战争和铁的神奥贡。狗是奥贡的圣物。有个敲鼓的人形随从。彩绘木雕。尼日利亚,拉各斯。埃格巴—约鲁巴部落。(伦敦,霍尼曼博物馆。照片选自迈克尔·E·萨德勒,《西非艺术》,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牛津出版社,伦敦:汉弗莱·米尔福德,1935。)
4. 身穿戎装的神(巴厘)。　黑天神以可怖的形象显灵。(比较下文,231～234 页。)彩绘木雕。(照片来自 C·M·普莱特,《印度尼西亚艺术》,海牙:马丁努斯·尼霍夫,1901。)
5. 塞赫迈特女神(埃及)。　闪长岩雕像。帝国时代。发现于凯尔奈克遗址。(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
6. 墨杜萨(古罗马)。　大理石,高浮雕;原在罗马,隆达尼尼宫。年代不详。(慕尼黑,雕塑展览馆藏。照片选自 H·布鲁恩和 F·布鲁克曼,《希腊、罗马雕塑文物》,艺术与科学出版社,慕尼黑,1888～1932。)
7. 巫师(旧石器时代洞穴绘画,法国,比利牛斯)。　这是已知的最早巫

医画像，年代为约公元前 10,000 年。岩雕，描以黑色颜料，高 29.5 英寸，高踞于数百幅动物岩刻壁画之上，在称为“三兄弟”的奥瑞纳—马格德林时期的洞穴内，洞穴在法国的阿里埃日。（根据发现者贝古昂伯爵拍摄的照片。）

8. *在哭泣的万物之父维拉科查（阿根廷）。* 这是在阿根廷西北部卡塔马卡的安达尔加拉发现的饰板，暂认为是印加时代以前的神维拉科查。头部有发射光芒的日轮，两手握着雷电，泪水从眼眶流下。两肩上的可能是以兽形出现的维拉科查的两个儿子兼使者伊迈马那和塔卡普。（照片来自《美洲学家国际会议公报》，卷 11，巴黎，1902。）

9. *宇宙之舞神湿婆（印度南部）。* 参阅下文，第 128 页，注 46。青铜。公元 10～12 世纪。（马德拉斯博物馆藏。照片选自奥古斯塔·罗丹、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E·B·阿维尔、维克多·戈卢伯，《印度湿婆雕像》，亚洲艺术卷 3，布鲁塞尔和巴黎：G·范·厄斯特公司，1921。）

10. *雌雄同体的祖先（苏丹）。* 原法属苏丹班迪亚加拉地区的木雕。（纽约市，劳拉·哈登藏。照片由沃克·埃文斯拍摄，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11. *菩萨（中国）。* 观音。彩绘木雕。宋朝（公元 960～1279）末期。（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提供。）

12. *菩萨（中国西藏地区）。* 图中由众佛陀和众菩萨围绕着的菩萨名为 Ushnīshasitātapatrā，她有一百十七个头，象征她在存在的各方面的影响。她左手握着世界之伞（世界之轴），右手持法轮。在菩萨的无数脚下，是曾祈求获得觉悟的世间众生；在图下端三尊“狂怒”之神脚下，是仍然为情欲、忿恨和幻想所苦恼着的人们。图上端两角的日和月象征永恒和时间、涅槃和人世相结合或相一致的奇迹（参阅下文，自 163 页起）。图上端中央的喇嘛代表这幅宗教图画所象征的教义的正统世系。（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13. *永生之枝（亚述）。* 有翅膀的人献上长着石榴的树枝。来自建于卡尔胡（现代的尼姆鲁德）的亚述国王亚述纳西拔二世（公元前

885～前860)王宫中的雪花石膏墙壁嵌板。(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提供。)

14. 菩萨(柬埔寨)。 吴哥遗址塑像的残存部分,公元12世纪。头顶上的佛像是菩萨的特征(比较图版11和12;在图版12中,佛像位于由117个头构成的尖塔顶端)。(巴黎,吉梅博物馆。照片选自《吴哥》,"Tel"丛书,巴黎,1935。)

15. 归来(古罗马)。 大理石浮雕,1887年发掘于原属卢多维西别墅的地产。可能是希腊早期作品。(罗马,特尔梅博物馆。照片选自《古代文物》,德国皇家考古研究所,柏林:格奥尔格·赖默尔,卷2,1908。)

16. 手执太阳的宇宙之狮女神(印度北部)。 来自德里的17或18世纪单页手稿。(纽约市,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提供。)

17. 生命之泉(佛兰德)。 杜埃的让·贝勒孔所绘三联画的中央一幅,约公元1520年。右侧头上有小西班牙帆船的帮助他人的女人是"希望";左侧相对应的女人是"爱"。(里尔,美术院提供。)

18. 月亮国王和他的人民(南罗得西亚)。 史前岩画,在南罗得西亚鲁萨皮地区的迪安纳·沃农场,可能与月亮人姆韦齐有关(下文,第303～306页)。仰卧的巨大人形举起的右手握一支兽角。发现者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将年代暂定为公元前150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弗罗贝尼乌斯研究所提供。)

19. 众神之母(墨西哥)。 正在生产一位神祇的伊克休那。方柱石小雕像,高7.5英寸。(根据黑米所摄照片,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20. 创造神和人的汤加罗阿(鲁鲁图岛)。 波利尼西亚木雕,来自南太平洋土布艾群岛。(不列颠博物馆提供。)

21. 混沌怪和太阳神(亚述)。 来自建于卡尔胡(现代的尼姆鲁德)的亚述国王亚述纳西拔二世(公元前885～860)王宫中的雪花石膏墙壁嵌板。图中的神可能是护国神阿舒尔,他起着以前的巴比伦神马

尔杜克(参阅 285 ~ 287 页)和更早的苏美尔风暴之神恩利尔的作用。(照片来自伦敦 J. 默里出版社 1853 年出版的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尼尼微的文物,第二辑》中的雕刻图版。现藏不列颠博物馆的真品过于毁损,难以根据其照片分辨出图形。本图版与图版 13 的风格相同。)

22. 年轻的玉米神(洪都拉斯)。 来自马雅古城科潘的石灰石雕像残存部分。(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

23. 月神的彩车(柬埔寨)。 吴哥窟浮雕。公元 12 世纪。(照片选自《吴哥》,“Tel”丛书,巴黎,1935。)

24. 秋(阿拉斯加)。 爱斯基摩人的舞蹈面具。彩绘木雕。来自阿拉斯加西南部的库斯科克温河地区。(纽约市,美国印第安海伊基金会提供。)

目　　录

序……………………………………………………………………… 1
插图…………………………………………………………………… 1
图版…………………………………………………………………… 1

开场白　单一神话……………………………………………………… 1
　1．神话与梦境 ………………………………………………… 1
　2．悲剧与喜剧 ………………………………………………… 19
　3．英雄与神 …………………………………………………… 23
　4．世界的肚脐 ………………………………………………… 31

第一部分　英雄的冒险

第一章　出发 ………………………………………………………… 46
　1．冒险的召唤 ………………………………………………… 46
　2．拒绝召唤 …………………………………………………… 54
　3．超自然的助力 ……………………………………………… 63
　4．跨越第一个阈限 …………………………………………… 72
　5．鲸的腹腔 …………………………………………………… 82
第二章　被传授奥秘 ………………………………………………… 95
　1．考验的道路 ………………………………………………… 95

2. 与女神相会 …… 105
3. 女人作为诱惑者 …… 117
4. 与天父和解 …… 122
5. 凡人成神 …… 143
6. 最终的恩赐 …… 163
第三章 归来 …… 203
1. 拒绝归来 …… 203
2. 借助魔法逃走 …… 206
3. 来自外界的救援 …… 215
4. 跨越归来的阈限 …… 223
5. 两个世界的主宰 …… 236
6. 生活的自由 …… 243
第四章 解答 …… 255

第二部分 宇宙演化周期

第一章 发生 …… 264
1.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 …… 264
2. 宇宙的循环 …… 269
3. 从空虚中产生空间 …… 276
4. 在空间中产生生命 …… 281
5. 单一分裂成为众多 …… 289
6. 创世的民间故事 …… 296
第二章 童贞女之子 …… 307
1. 宇宙母亲 …… 307
2. 命运的母体 …… 313
3. 赎罪的子宫 …… 317

4．童贞女成为母亲的民间传说 …………………… 320
第三章　英雄的变形………………………………………… 325
1．原始时代的英雄与人类 …………………… 325
2．人类英雄的童年 …………………………… 329
3．英雄作为战士 ……………………………… 342
4．英雄作为情人 ……………………………… 349
5．英雄作为皇帝和暴君 ……………………… 352
6．英雄作为世界的拯救者 …………………… 356
7．英雄作为圣徒 ……………………………… 360
8．英雄的离去 ………………………………… 362
第四章　消亡………………………………………………… 377
1．微观世界的终结 …………………………… 377
2．宏观世界的终结 …………………………… 385
结束语　神话与社会………………………………………… 391
1．变形者 ……………………………………… 391
2．神话、膜拜及默想的功能…………………… 392
3．今日的英雄 ………………………………… 396

索引…………………………………………………………… 402
译后记………………………………………………………… 456

1 # 开场白　单一神话

3

1 神话与梦境

无论我们是以淡淡的兴趣听某个红眼睛刚果巫医的梦一般的咒语，还是以有素养的狂喜阅读不易理解的老子文章的肤浅译文；无论是试图弄懂阿奎纳斯的艰深论点，还是突然理解了爱斯基摩人怪异童话的精彩含义：我们所看到的总是那个形式虽然千变万化，然而内容却始终如一的故事，使人深思的是这个故事暗示有许多尚未为人所知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体验。

在所有时代中，在任何情况下，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类的神话无不繁荣兴旺；对于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成果来说，这些神话一直是活的灵感。把神话说成是无穷无尽的宇宙力量注入人类文化现象的孔道也决非言过其实。原始的和历史上的人类的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形式、科学技术的主要发明，使人不得安眠的梦，全都产生于基本的神话魔法指环。

4 令人惊讶的是影响深层创造核心并给它以灵感的独特有效力量蕴藏在最微不足道的保育室的童话中——就像海洋的

气味包含在一滴海水之中，生命的全部奥秘存在于一颗跳蚤的卵内。因为神话的象征符号不是制造出来的，这些符号不能定制、不能发明、也不能永远被抑制。它们是心灵的自然产物，每一个象征符号都含有心灵的完整无损的萌芽力量。

这种永恒的幻象的秘密是什么？这种幻象衍生于头脑深处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多种多样的服装下面，任何地方的神话都是相同的？神话所能给人的教诲又是什么？

今天有许多科学正在为解答这个谜作出贡献。考古学家们在探查伊拉克、中国河南、克里特和尤卡坦的遗址。文化人类学家正在鄂毕河的奥斯加克人和费尔南多波岛的布比(Boobies)人中间作调查。一代东方学家为我们打开了东方的圣书和《圣经》的早于希伯来人的来源。与此同时，另一批学者在上一世纪开始的种族心理学领域内坚持研究工作，试图证实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发展和道德准则的心理基础。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精神病诊所的一些新发现。那些精神分析学家的真正划时代的大胆著作对神话学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无论人们对具体病例，对问题的细节和对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解释是怎样想的，弗洛伊德、荣格和他们的追随者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神话中的逻辑、英雄、和事迹一直到现在仍然残存。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普遍神话，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私有的、并不认识的、初步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梦中的众神。就在今天下午，俄狄浦斯的最新化身、续集的美人与兽正站在第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拐角处等候红绿灯变换颜色。

5 一个美国青年写信给一个通过辛迪加在多家报纸同时发表专稿的作家。“我梦见，”他写道，“我在屋顶上重新钉木瓦。

突然间我听到父亲在地面上喊我。我急忙转身以便能听得更
5 清楚些，在我转身时钉锤脱了手，在屋顶斜坡朝下滑，从斜坡边缘落下。我听见重重的一声‘砰’，好像是有人倒在地上。

“我非常害怕，就爬下梯子来到地上。父亲躺在地上死了，头上全是鲜血。我伤心极了，开始一面抽泣、一面呼唤母亲。她从屋子里出来，伸出双臂把我抱住。‘不要紧，儿子，这完全是个意外事故，’她说道，‘我知道你会照看我，即使他死了。’当她吻我时，我醒了。

“我是家里的长子，现年二十三岁。我和妻子分开已有一年；不知怎的，我和她合不来。我深深地爱我的父母，我和父亲从未有过麻烦，除了他坚持要我回去和妻子一起住，可是我和她在一起不可能快乐。永远不会快乐。”[1]

这位失败的丈夫表现出惊人的天真，他不是把他的精神力量引向爱情和他的婚姻问题，而是带着与他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情感有关的戏剧场面，栖身于想象力的深处；这种戏
6 剧场面是保育室中的三角恋爱悲喜剧——即儿子为了爱母亲而反对父亲。很明显，人类心灵的最持久的性格派生于这一事实，即在所有动物中，我们人类处于母亲怀中的时间最长。人类出生得太早，他们出生时还不是成品，还不能对付外部世界。结果，他们在这危险的宇宙中的全部防御体系就是母亲，在母亲的保护下，他们的宫内期在体外延长了。[2]因此，在出生这一重大变故后的许多月里，不能自立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心理上组成一个二元的单位。[3]母亲只要长时间离开，就会使婴儿紧张，结果就激起婴儿的挑衅性冲动；另外，当母亲不得不妨碍孩子时，这种挑衅性反应也会产生。这样，孩子所爱的第一个对象就成了他所敌视的第一个

对象。他的第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从此以后一直是幸福、真、美、善形象在他下意识中的基础)就是圣母和圣婴组成二元单位的这一理想。[4]

母亲怀中的至福是子宫内美好环境的再现,而彻底侵害这种至福状态的现实因素正是不幸的父亲;因此在经验中父亲主要是作为敌人看待的。于是原来针对离开孩子的“坏”母亲的挑衅性攻击被转移到父亲身上,而母亲则通常仍然使孩子们保留对不离开他们,并哺育、保护他们的“好”母亲的渴望。这种灾难性的死的冲动(thanatos,“死亡本能”;destrudo,“破坏本能”)和爱的冲动(eros,“性爱本能”;libido,“生存本能”)的分配,构成现在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西格蒙
7 德·弗洛伊德在五十年前就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成年人行为失去理性的重要原因。如弗洛伊德博士所说:“俄狄浦斯王杀死他的父亲拉伊俄斯,并娶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为妻,向我们表明这只是我们儿时愿望的实现。但我们比俄狄浦斯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没有变成精神神经病患者,而是成功地把我们的性冲动和母亲分离,并忘记我们对父亲的妒忌。”[5]或者如他所写的:“性生活的任何病理性失调都可以恰当地视之为发展受到抑制。”[6]

有些人在梦中看见自己
娶了母亲为妻,谁能不理
这种预兆就能活得安逸。[7]

有种情郎,他的思想感情不是变得成熟起来,而是一直锁闭在保育室的爱情故事中。这种人的妻子的困窘处境可以根

据一个显然是胡闹的现代的梦来作出判断。

“我梦见,”一位忧虑不安的妇女写道,“一匹大白马一直
8 跟在我后面,不管我走到哪里。他使我害怕,我把他推开。我转身看他是否仍然跟着我,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人。我叫他到理发店里去把鬃毛剃掉,他照我说的做了。当他走出理发店时,他看上去就像个男人,只是他有马蹄和马脸,而且总是跟着我,不管我走到哪里。他朝我贴近,于是我醒了。

“我是个三十五岁的已婚妇女,有两个孩子。我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四年了,我能肯定我的丈夫是忠于我的。”[8]

无意识把各种幻想、怪物、激起恐怖的人物和引起错觉的形象送进头脑里——无论是在梦中、白天,还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因为人类的王国,在我们称之为意识的较为整洁的小住宅地板下面,朝下延伸到未料想到的阿拉丁的洞穴。在那些洞穴里面不仅藏着珍宝,而且住着危险的精灵:即我们不想或不敢结合到我们生活中去的那些使我们不便、或我们想抵制的心理力量。这些心理力量可能未被怀疑地潜藏在那里,但另一方面,偶然的一句话、风景中的某种气味、一杯茶的味道或眼光的一瞥可能会触动一根魔法弹簧,于是危险的信号就开始在头脑中出现。这些信号很危险,因为它们威胁着我们把自己和家庭组合于其中的安全结构。可是它们又非常诱人,因为它们具有打开整个发现自我的冒险领域的钥匙,而发现自我是个既令人渴望又令人害怕的冒险。毁灭我们所建造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然后重建一个更大胆、更干净、更宽敞,而且更丰富的奇妙人生——这就是那些来自我们心中神话王国的夜间来客的诱惑、许诺和带来的恐怖。

精神分析学这种解释梦的现代科学教导我们要提防这些



插图 1　西勒诺斯和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

9 虚幻的形象。同时,精神分析学也找到了使这些虚幻形象发挥作用的途径。它可以让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危险的关键性转折在有经验的懂得梦的知识和语言的人的保护性目光下发生,而这种有经验的人起着古时候的神秘密宗教启蒙者或灵魂向导的作用,起着在原始森林中的圣所里主持考验和成年式的巫医的作用。精神分析医生是现代的研究神话王国的大师,是一切神力的秘密方式和言词的通晓者。他的作用正像神话和童话中年老的圣者的作用一样,这种圣者用言词帮助英雄

在超自然的冒险中安然经受考验、渡过可怖的险阻。他向英
10 雄指出光芒四射的屠龙魔剑在哪里，告诉英雄等待他的新娘和有着宝藏的城堡在何方，他为致命的伤口敷上神效油膏使之愈合，最后，当英雄完成在魔法的黑暗王国中的冒险后，他把胜利者送回正常生活的世界。

当我们头脑中带着这种形象，再回过来考虑书刊中报道的原始部落和古代伟大文明的无数奇怪仪式时，就会明白这些仪式的目的和实际效用是引导人们跨越那些不仅要求改变意识生活模式、而且要求变无意识生活模式的难以通过的阈限。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所谓跨越阈限仪式（出生礼、命名礼、成年礼、婚礼、葬礼，等等）以其拘泥于形式，而且往往是十分严峻的断绝关系的典礼为特点，通过这种典礼使人的精神与抛在后面的那一阶段的态度、爱好和生活模式彻底决裂。[9]接下来是一段或长或短的隐居生活，在这段隐居期间，人们为这位生活的冒险者表演旨在向他介绍与其新的社会地位相适合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这样，最后当回到正常世界的时机成熟时，这位被传授奥秘者实际上就像经历过重新出生一样。[10]

最令人惊讶的是大量仪式中的考验和形象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梦中考验和形象相一致，当病人开始放弃其幼儿期的各种固恋（fixations）进入未来之时，这些考验和形象就会自动在梦中出现。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成年式（通过成年式使青春期的男孩脱离母亲，并通过仪式加入成年男人的
11 团体、了解成年男人的秘密知识）考验的主要特点是割除包皮的仪式。“当穆尔恩金部落（Murngin tribe）的小男孩即将被割除包皮时，他的父亲和部落中的老人会对他说：‘大蛇父亲闻到了

你的包皮的气味。'男孩们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变得极为惊恐。他们通常到母亲、外婆或他特别喜欢的其他女性亲戚那里去寻求庇护，因为他们知道男人们已经组织起来，要把他们带到大蛇正在那里吼叫的男人场地上去。女人们按照仪式为他们嚎咷痛哭；这是为了使大蛇不来吞噬他们。"[11]——现在来谈谈来自无意识的相对应的形象。"我有个病人，"C·G·荣格博士写道，"梦见一条蛇从洞穴里蹿出来咬他的生殖器部位。这个病人是在他开始让精神分析出的真象所说服，并准备使自己从恋母情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做这个梦的。"[12]

神话和仪式的主要功能一直是提供把人类精神向前推进的象征符号来抵消经常出现的、把人类精神拖住使之无法向前的人类幻想。事实上，我们的神经过敏症的发病率极高，其原因就在于那种有效的精神助力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少。我们一直和未被祓除的幼年的形象拴在一起，因此不想跨越那必须跨越的成年阈限。在美国甚至有一种将重点置于反方向的伤感：生活目标不是步入老年而是保持年轻；不是脱离母亲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而是依恋母亲。当丈夫们在崇拜他们的偶像（即他们的父母要他们成为的律师、商界人物或才华横溢
12 之士）之时，他们的妻子则甚至在结婚已有十四个年头、并有了两个精心养育的孩子之后，依然在寻求爱情——这种爱情只能由半人半马怪、森林之神、半人半羊神和潘神的喧闹的侍从中的其他好色的梦中淫妖来向她们提供，这种梦中淫妖如果不是像上面引用的第二个梦中的怪物，就是像我们大众欢迎的、装饰着香草糖霜的性欲女神庙中的、化了装的银幕上的最新男电影明星。最后，精神分析学家只得来再次实施戴面具跳驱魔舞者和执行割礼的巫医的经过考验的向前看的古老

智慧；于是永恒的成年式象征符号就在病人获得解脱之时由他本人自动提供，就像梦见让蛇咬那样。显然，在这些成年式象征符号中，有着某种对于心灵来说是极为必要的东西，如果不能通过神话和仪式从外界获得它们，就不得不通过做梦来从内部宣告其存在——否则我们的精力就会封闭在沉在海底的、陈腐并早已过时的幼儿玩具室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强调了跨越人生周期前半部分的阈限（幼儿期和青春期的阈限）的重要性和困难，在这一阶段我们像升向天顶的太阳。另一方面，C·G·荣格则强调人生周期后半部分的危机——在这一阶段，太阳为了前进不得不顺从地下降，并最后消失在坟墓的黑暗的子宫之中。我们的欲望和恐惧的正常象征符号在人生的午后阶段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因为这时的挑战不再是生活，而是死亡。这时难以舍弃的不是子宫，而是阴茎——除非心中对生活已经厌倦，这时死亡就成了以至福为许诺的召唤，而在从前，这种召唤则是爱情的诱惑。从作为坟墓的子宫到作为子宫的坟墓，我们兜了一圈回到原处：这是到实在的物质世界中去的一次难以理解而神秘的涉足，而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像梦中的东西那样从我们身边消
13 失。回顾我们预期的独特、难以预测而充满险阻的冒险，我们最终所看到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在各种文化的奇异伪装下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标准变形。

例如，处于商业霸主时期的克里特海岛帝国的伟大国王弥诺斯的故事说：他雇用著名的艺术家兼工匠代达罗斯来为他设计并建造一座迷宫，以便把宫中的既可耻、又可怕的东西藏在里面。因为王宫里有一个王后帕西淮所生的怪物。据说弥诺斯国王忙于征战，以保护贸易航线；与此同时帕西淮让一

头健壮的生于海中的雪白公牛所奸污。实际上这也并不比弥诺斯的母亲所任之发生的事更糟:弥诺斯的母亲是欧罗巴,她被一头公牛带到克里特岛来是众所周知的事。那头公牛是大神宙斯,而这起神圣婚姻所生的尊贵的儿子就是弥诺斯本人——现在他到处受人尊敬,人人都乐意为他服务。帕西淮又怎么会知道她自己有失检点的产物会是一个怪物:一个人身牛头牛尾的儿子呢?

社会上纷纷责怪王后,可是国王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桩罪过也负有一份责任。我们在讨论的这头公牛是很多年前当弥诺斯和他的弟兄们争夺王位时由海神波塞冬派来的。弥诺斯声称根据天赋之权,王位非他莫属,而且他已经向神祈祷,求神从海里送来一头公牛作为神迹;他在祈祷时发誓,保证他立即用这头神牛献祭,将它作为祭品和自己为神服务的象征。这头公牛出现了,弥诺斯登上了王位;可是当他看到这头神牛长得雄伟时,心想如能占有这样的一头公牛将会大有好处,于是他决定冒险掉包——他估计海神对此不会太
14 介意。他在波塞冬的祭坛上献上他自己的最好的公牛,而把那另一头收进了自己的牛群。

在这位著名的立法者和公共美德模范的明智的统治下,克里特帝国繁荣昌盛。首都克诺索斯豪华,优雅,成了文明世界的主要商业中心。克里特的船队驶往地中海的每一个岛屿和口岸;克里特的物品在巴比伦和埃及让人争相竞购。那些勇敢的小船甚至穿过赫耳枯勒斯之门进入浩瀚的海洋,然后沿岸航行,朝北去取得爱尔兰的黄金和康沃尔的锡,[13]朝南绕过凸出的塞内加尔,到达远方的约鲁巴兰和遥远的象牙、黄金和奴隶市场。[14]

可是在国内，王后被波塞冬激起对那头公牛的无法控制的情欲。她说服他丈夫的举世无双的艺术家兼工匠代达罗斯替她制造一头用木头做的能骗过那头公牛的母牛——她急切地进入木头母牛；那头公牛受了骗。她生出了怪物。到一定时候，这个怪物开始成为危害。于是代达罗斯又被召来，这次是国王召他来建造一座巨大的、有着许多走不通的小路的迷宫，好将怪物在迷宫里面藏起来。这座迷宫使人很容易受骗，以致建成之后，连代达罗斯自己都几乎找不到回到进口处的路。弥诺陶洛斯被送进迷宫居住：从此以后，他就以克里特版图之内被征服国家作为贡品送来的活生生的男女青年作为食物。[15]

就这样，根据古代传说，首要的错误不是王后的，而是国王的；他实在无法责备王后，因为他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把公众的大事转变为个人的私利，而他登极为王的全部意义就是他不再只是个人了。他本应该把神牛归还给海神，以此来象征他绝对无私地履行他作为国王的职责。另一方面，保留神牛则代表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抬高自己的冲动。这样一来，“由于上帝的神恩”而登上王位的国王，就使自己成了“紧紧抓住私利不放的”危险暴君。正如传统的跨越阈限仪式给与人的教导：对过去来说自己已经死去，对将来而言自己又获重生，隆重的登基典礼剥夺了人的个人特性，而把王袍加于其身。完美的典范就应该是这样的，无论这人是工匠，还是君王。可是拒绝接受这种仪式是亵渎神圣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个人把作为一个单元的自己与整个社区的大单元割离：这样，单一的统一体就分裂为众多的个体，这些众多的个体就会各自为战地相互争斗，而对这些个体则只能用暴力来加以统治。

这种暴君兼怪物的角色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口传民间故

事、传说，甚至在梦中都有出现；这种角色的特点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他夺取大众的利益囤积起来。他贪婪地渴望能具有把一切占为己有的权利。在神话和童话中，他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被描述为遍及他的整个国土。这种混乱和破坏可能仅仅及于他的家庭、及于他自己受折磨的心灵，也可能及于与他有友谊关系因而受害的人们；也可能遍及他的整个文明。暴君的膨胀了的自我是他自己的和他的世界的灾祸根源——无论他的事业看上去如何兴旺发达。自我恐吓、为恐惧所困扰、提防有人来袭并准备反击必然会来自周遭的侵犯，这些都是他无法控制的贪得无厌的内心冲动的主要表现；这种不受约束、自行其事的巨人给世界带来灾难，即使他的本意是一片
16 好心。无论他把手伸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呼唤的声音(如果不公开呼唤，就是——更为可悲——在人们心中呼唤)：呼唤手持闪光的利剑来拯救他们的英雄，这位英雄的一击、一触和他的存在将解放这片土地。

在这里你既不能站不能躺也不能坐
甚至在山上你也无法找到静寂之处
只打不能带来生机的干雷而不下雨
甚至在山上你也无法找到孤独
而是在那一座座龟裂泥屋的门口
露出一张张红脸朝你冷笑向你咆哮[16]

英雄是自觉服从的人。但是服从于什么？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自己来解答的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地英雄的主要品德和历史功绩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正如阿诺德·J·托因比教授

在他研究文明的产生和瓦解规律的六卷本巨著中所表明的那样，[17]灵魂的分裂和社会整体的分裂是不能用回到过去的好时光的规划(复古主义)或保证有个理想的未来的纲领(未来主义)，或甚至用把瓦解的部分焊接起来的切实而精明的工作来解决的。只有出生才能征服死亡——不是旧事物的再出生，而是新事物的出生。如果想要长期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灵魂中、在社会整体内用持续的“重复出生”(palingenesia)来使不间断的重复死亡无效。因为如果我们未曾获得新生，报复女神涅墨西斯就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胜利来进行报复：毁灭就会恰恰从我们自己的胜利中脱颖而出。于是和平是个圈套；战争是个圈套；变化是个圈套；持久不变也是个圈套。当死亡
17 战胜我们的那一天来到，死亡就会逼近；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被完全肢解，然后重生。

杀死弥诺陶洛斯的英雄忒修斯，作为上升的希腊文化的象征和力量，从外面来到克里特。这是充满生气的新事物。可是新生的本原也可以在暴君的帝国城墙之内去寻求并可能发现。托因比教授用“脱离”和“变形”这两个词描述英雄渴望突破阈限前的骚动不安，这种不安使英雄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使创造过程得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分离或退隐，即把重点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心世界，从宏观世界转移到微观世界，从荒原的绝望境地转移到内心世界永恒王国的宁静中去。根据精神分析学，我们知道这个王国恰恰就是幼儿的无意识。这是我们在睡眠中进入的王国。我们永远把这个王国保留在内心之中。我们保育室中的吃人妖魔和救助者，我们儿童时代的魔法全都在这个王国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成人时期未能使之实现的生活中的潜在可能性，我们自己的另一部分

全都在这个王国之中；因为这些宝贵的种子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能把这失去的整体挖掘出一部分使之重见天日，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力量神奇地增强、我们的生命又重新生气勃勃。我们就会变得身躯高大。再者，如果我们不仅能挖掘出我们自己所遗忘的事物，而且能挖掘出我们整整一代人或我们整个文化所遗忘的事物，我们就会成为给当代带来恩惠的文化英雄——即不仅成为当地的、而且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性人物。总之，英雄的第一个任务是退出作为次要的“果”的世界舞台，而进入其中真正存在着困难的心灵的“因”的区域，并根除那些困难（即与他那当地文化中的保育室的恶魔进行战斗），然后突破束缚去体验那未经扭曲的直接经验并同化于
18 C·G·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18]这在印度教哲学和佛教哲学中被称为 viveka，意思是“辨”。

恰恰正是这些需要去发现并同化的原始意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中激发了宗教仪式、神话、和幻象中的基本形象（basic
19 images）。不要把这些“梦中的永存者”[19]和出现于仍然在受折磨者的恶梦中或疯狂状态中的、让个人改变了的象征符号混为一谈。梦是个人化了的神话，神话是消除了个人因素的梦；在相同的一般情况下，神话和梦都是心灵动力的象征。可是在梦中，形象让做梦者的特殊烦恼所扭曲，而在神话中，所显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对整个人类都是直接有效的。

因此，英雄是能够成功地战胜自己的和当地的历史局限
20 性、从而成为一般能产生效果的，具有常人形象的男人或女人。这种英雄的远见、卓识和灵感来自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的原始源泉。因此他们所清晰显示的不是处于崩溃状态的当代

社会和心灵，而是社会在其中重生的永不干涸的源泉。英雄作为现代人而死去；可是作为永恒的人——更完美的、非特定的、普遍性的人——又获重生。因此他的第二个庄严的任务和业绩是(如托因比教授所宣布的，并如一切人类神话所表示的那样)变形后回到我们中间，把他学到的关于新生的教训传授给我们。[20]

“我在一座大城市的北部漫步，穿过贫民窟的泥泞街道，街道两旁排列着简陋的小屋，”一位描述她的梦的现代妇女写道，“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是我喜欢这次探险。我选择了一条非常泥泞的街，这条街似乎越过一条明沟。我沿着这条街，在两排棚屋中间走，然后发现一条小河在我和高的坚实的地面之间流过，高的地面上有一条铺了路面的街。这是一条在草地上流过的美妙而清澈的河。我可以看见草在水下面摆动。由于没有办法过河，因此我到一间小屋去借一条船。那里有个男人，说他当然要帮助我。他拿出一个小木箱放在河边，我立即明白，有了这个木箱我就可以跳过河去。我知道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想要重重酬谢这个人。

21 “我在回想这个梦时，清楚地感觉到我根本用不着到那个地方去，我完全可以在铺有路面的街上舒舒服服地行走。我到那个肮脏的地区去是因为我喜欢冒险，再者，既然已经开始，我就得走下去。……当我想到我在梦中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笔直朝前走，好像我似乎知道有某种美妙的东西在前头，就像是草地上的可爱小河和小河另一边高处的铺了路面的安全的路那样。根据这些想法来看，我就好像是决心要被生出来，或者——按照某种宗教意义——不如说要再一次被生出来。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必须走过偏僻、黑暗的道路，才能找到宁

静的小河或把灵魂引向目的地的大路。”[21]

做这个梦的人是位著名的歌剧艺术家；像所有不去走一般的、有安全标志的当今大路，而去遵循向那些能听见外界和内心声音的人发出的、隐约的特殊冒险召唤的人一样，她必须独自走自己的路，经历常人不会遇到的困难，“穿过贫民窟的泥泞街道”；她知道灵魂的黑夜，即但丁所说的“人生中途的黑暗森林”和地狱的悲伤：

> 这里是条走进苦恼之城的路，
> 这里是条走进永恒悲伤的路，
> 这里是条走进幽灵队伍的路。[2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梦复制了英雄冒险神话的普遍公式的详细
22 概要。这些危险、障碍和一路上的好运气的基本主题极为重要，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这些基本主题以千百种形式出现。先是跨越明沟，[23]然后又跨越在草地上流淌的清澈小河，[24]乐于给与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出现，[25]以及最后一道小河对岸的高亢而坚实的土地（地上乐园，约旦河彼岸的国土）：[26]这些是美妙的灵魂崇高冒险之歌中反复出现的永恒主题。每一个敢于听这歌声并遵循这秘密召唤的人知道独自通过这种危险历程所要冒的风险：

> 锐利刀锋难以跨越，
> 路遥艰险，诗人们如是说！[27]

做梦者在送给她的木箱的帮助下跨越河水；在这个梦中，

木箱取代了通常的小船或桥。这个木箱象征着她自己的独特才能和品德，由于这种才能和品德她得以渡过世界之河。做
23 梦者没有把她的联想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不知道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可是这箱子肯定是一种潘多拉的匣子——天神送给美丽女人的匣子，其中装着一切人生烦恼和幸福的种子，但也装着给人以支撑的美德和希望。做梦者靠这个箱子到达对岸。靠同样的奇迹，每一个以发现自己、发展自己的困难而危险的工作为任务的人也都能渡过人生的海洋。

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选择危险较少的、较为无意识的、公民和部落的常规道路。可是这些追求者靠继承来的社会象征的帮助、靠跨越阈限的仪式、靠获得神恩的圣餐（这些都是古时候救世者给予人类并经过千百万年传下来的）也能得救。真正处于绝境的只是那些既不知内心召唤，又不知外界教义的人；这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处于这种内心和外界的迷宫之中。唉，引路人在哪里，那位多情的处女阿里阿德涅在哪里，能提供简单的线索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弥诺陶洛斯，并在杀死怪物之后使我们找到通向自由之路的阿里阿德涅在哪里？

弥诺斯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在看见忒修斯从给弥诺陶洛斯送来可怜的雅典少男、少女的船上下来时，就爱上了这位英俊的英雄。她找个机会和他说话，说她有办法帮助他走出迷宫，如果他答应带她离开克里特并娶她为妻。忒修斯立下誓约。于是阿里阿德涅向足智多谋的代达罗斯求助。代达罗斯靠他的艺术建造了迷宫、使阿里阿德涅的母亲生下了住在迷宫里的怪物。现在，他只不过给了阿里阿德涅一束麻线。来访的英雄可以把麻线固定在入口处，然后他一面进入迷宫，

24 一面把麻线松开。的确，我们所需的不多，可是，没有这一点点，进入迷宫的冒险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这一点点东西近在手边。最奇怪的是，这位处于迷宫里怪物背后的智囊，这位为有罪的国王服务的科学家也能同样乐意地为自由的目的服务。但是必须要有一颗英雄的心在近旁。许多世纪以来，代达罗斯代表着艺术家兼科学家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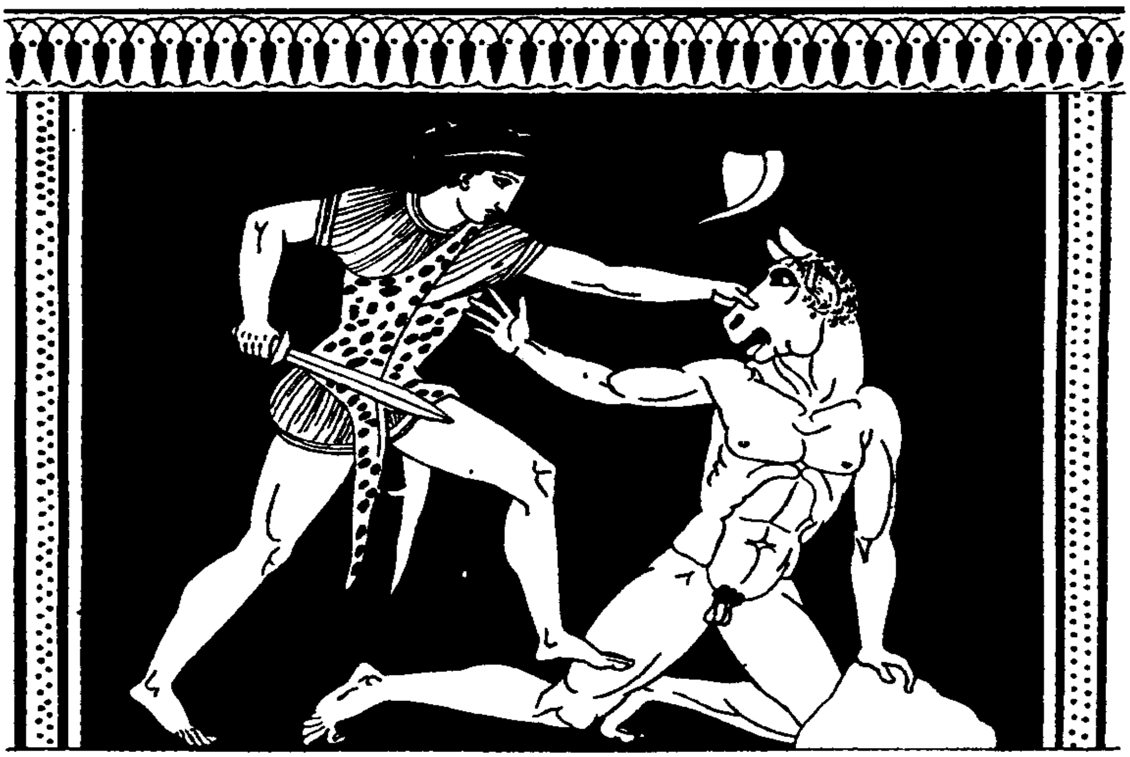


插图 2　忒修斯与弥诺陶洛斯之战

那种奇怪的漠不关心的，几乎是恶魔般的人物，这种人物超越于社会评价的正常范围，他所为之献身的不是他那时代的道德观，而是他的艺术的道德观。他是思想方面的英雄——执著、勇敢、充满信心，认为他所找到的真理会使我们获得自由。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像阿里阿德涅那样向他求助。他那束麻线的亚麻纤维是他在人类想象力的田地里采集的。几千年的耕作，几十年的挑选，无数人的心和手参与了这束麻线的

25 精梳、整理和纺绩。此外,我们甚至不需要独自去冒险;因为过去时代的英雄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对迷宫的奥秘已经了如指掌;我们只需要沿着标明英雄足迹的麻线走。在认为会发现可憎怪物的地方我们将会发现一位天神;在认为会杀死另一个人的地方我们将会杀死自己;在认为会旅行到外界去的地方我们将会进入自我存在的中心;在认为会独自一人的地方我们将会和整个世界在一起。

2

悲剧与喜剧

“幸福的家庭全都是相同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其自己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用这句预言开始他那描写现代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精神肢解的小说。在这位精神错乱的妻子、母亲和热情得盲目的情妇跳进火车的滚滚车轮之下(这个结束她那迷失方向的悲剧的举动象征她那早已迷失方向的灵魂)至今的七十年间,由浪漫故事、新闻报道和未经记录的极度痛苦的呼声构成的赞歌一直在为迷宫中的公牛魔怪喧闹而持续地高唱。怒气冲冲、具有破坏性、使人发狂是这个魔怪的一方面,而当他变得慈祥时,他是使世界充满生气的本原。像希腊悲剧一样,现代浪漫故事是关于肢解的神秘剧,而这种神秘剧所表现的是时间领域中的生命。完全有理由把幸福的结局嗤之为歪曲;因为我们所知的、我们所见的世界只能
26 产生一种结局:即随着我们所爱过的形态的消逝,我们的心将死去、瓦解、被肢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怜悯是面对人类苦难中严肃而永恒的东西时,抓住人的

思想，并使之与受苦难者融为一体的感情。恐惧是面对人类苦难中严肃而永恒的东西时，抓住人的思想，并使人与其秘密原因合而为一的感情。”[28]如吉尔伯特·默里在他为英格拉姆·拜沃特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的艺术》而写的序言[29]中所指出，悲剧的 katharsis（即悲剧观众通过他体验到的怜悯和恐惧而引起的“净化”）相当于宗教仪式的 katharsis（即“使社区摆脱过去一年的腐坏和毒害，摆脱罪过和死亡的传染而获得的“净化”）；宗教仪式的净化正是被肢解的公牛神狄俄尼索斯的节日和神秘剧所起的作用。在这神秘剧中，沉思着的头脑不是和剧中表现的将死的身体合为一体，而是和居住在身体里的生命持续的本原结合为一体；在生命持续的本原居住在身体里的那段时间里，沉思着的头脑是以虚幻的肉体（同时既是受苦难者又是秘密原因）为外衣的真实；当“使人失去尊严的悲剧”[30]撕裂、粉碎、分解了我们终有一死的身躯时，沉思着的头脑也是我们将消失于其中的底层。

> 出现吧，出现吧，不管你是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字，
> 哦，山上的公牛，一百个头的蛇，喷火的狮子！
> 哦，天神，野兽，神秘的谜，来吧！[31]

这种在我们时空世界的偶然一刻中的逻辑性与情感义务
27 的丧失，这种对于在我们自己的毁灭的吻中跳动并庆祝胜利的普遍生命的认识和重视，这种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亡的 amor fati（即“命运的爱”），这三者构成悲剧艺术的体验：在其中有着悲剧艺术的喜悦和使人获救的狂喜：

我的岁月流逝，我是生于伊得山的
朱庇特的入会信徒和仆人；
我追随扎格柔斯[32]半夜里到处漫游；
我经受了他那雷鸣般的呼喊；
我多次参加他的红色流血节日；
我手中拿着伟大母亲的神山火焰；
我现在获得解放并且被命名为
披甲祭师的一名巴克斯信徒。[33]

现代文学大多努力对我们面前的、四周的、内心的破坏得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进行大胆而坦率的观察。当对这种大破坏进行抗议(大声疾呼地指责或提出万应灵方)的自然本能被压制之时，就出现了一种重大的、比希腊悲剧更有力量的(对我们而言)悲剧艺术：即那种真实、亲切、耐人寻味的民主悲剧，在剧中上帝不是在著名家族的灾祸中，而是在受苦的普通家庭的灾祸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剧中没有虚假的天堂、未来的至福和补偿来缓和那壮丽的痛苦，只有极端的黑暗和一事无成的空虚，这种空虚接纳并吞噬一出子宫就终归失败的生命。

和这一切相比之下，我们的成功故事显得可怜地微不足道。我们深深懂得那些甚至使世人羡慕的幸运儿都会感到苦涩的失败、失落、幻灭和讽刺性的一事无成的痛苦！因此，我们不倾向于给喜剧以像悲剧那样高的地位。喜剧作为讽刺是可以接受的，作为娱乐是令人愉快的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但是对于“从此以后幸福美满”的童话不能认真；它属于受到保护、与现实脱离的童年的乌有之乡，至于现实是怎么回事，很快就被深深地认识到，这正如“从此以后得享天堂之福”的神话之

于老人一样，老人们即将走完他们的生活之路，他们正必须准备跨过最后一扇门进入黑暗之中——而理智的西方人对这黑暗的判断，是根据他们对童话、神话和赎罪的神圣喜剧中所描绘的真实的全然误解而作出的。这种真实在古代世界被认为高于悲剧，被认为是更深奥的真理，是更难以实现的境界，是更完善的结构，是更完整的启示。

童话、神话和灵魂的神圣喜剧的圆满结局，不应该解释为与事实相矛盾，而应该解释为对人类普遍悲剧的超越。客观世界依然如故，但由于其内在重点的转移，这世界被看作似乎起了变化。在以前生命和死亡彼此斗争，而现在则出现了不朽的存在——这种存在对时间中的偶然事件毫不关心，正如壶中的沸水对气泡的命运毫不关心，或宇宙对星系的出现和消亡毫不关心一样。悲剧粉碎形体和我们对形体的依恋；喜剧表现不可战胜的生命的野性、无忧无虑、无穷无尽的欢乐。这样，这两者是同一神话主题和经验的不同说法，这个主题和经验把两者都包括在内，而这两者则构成这个主题和经验的边界：即构成被称为生命的全部启示的下降与上升（kathodos 和 anodos），个人如果想要净化（kathansis = purgatorio）罪过（违背神意）和死亡（与终有一死的形体相结合）的传染，就必须懂得并钟爱这种称之为生命的全部启示。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没有东西死去。灵魂漫游，时而
29 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它喜欢什么样的身躯就占据什么样的身躯。……由于一度存在的东西现在不复存在，而过去不存在的东西现在已经存在；因此整个一轮运动，又循环了一周。”[34]“人们说，只有那永恒的、不灭的、难理解的自我居于其中的躯体才是会死的。”[35]

神话和童话的职责是揭示在从悲剧到喜剧的隐秘内心道路上旅行的具体危险和技术。因此，其中的事件是奇异而“不真实”的：它们所表现的是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胜利。即使是关于真实历史人物的传奇，胜利的事迹也不是用像生活般的方法，而是用像梦一般的方法来表现的；因为目的不是说在地球上做过这样那样的事；目的是说能在地球上做成这样那样的事之前，必须使另一件更重要、更基本的事在我们都知道，而且在梦中去过的迷宫里发生。神话中的英雄偶然也可能在地面上旅行；这种旅行基本上是内心的——进入内心深处去克服难以理解的阻力，使早已失去、久已遗忘的力量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从而可以用这些力量来使世界改观。等到这些事迹完成之后，生活就不再在普遍存在、久已如此的灾祸的可怕残害之下忍受折磨；虽然生活中仍然会有恐惧，仍然会有痛苦的呼号，可是生活中渗透着弥漫一切、支援一切的爱，和知道自己的力量未被征服的信心。某种在深渊的不透光的实体内燃烧的无形的灯火，突然以越来越大的声势爆发出光芒，于是那种可怕的残害看上去只不过是那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不灭的永恒的阴影；时间让位于光荣；世界唱出奇妙的、
30 天使的，但最终也许是单调的，天体的迷人的塞壬[8]之歌。像幸福的家庭多半相似一样，结局圆满的神话和获得拯救的世界都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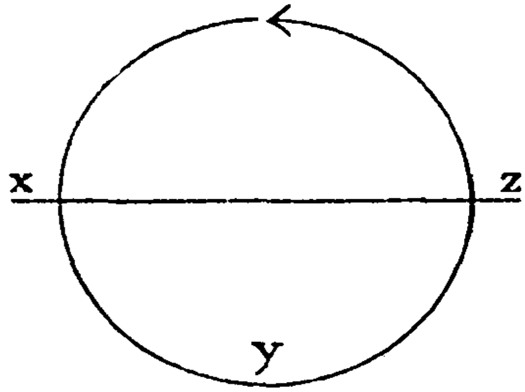
3

英 雄 与 神

神话中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是成年式所代表的公式的扩

大，即：**分离——传授奥秘——归来**；这种公式可以称之为单一神话的核心单元。[37]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



普罗米修斯到天上去盗取众神的火又回到地上。伊阿宋驾船驶过撞岩进入充满艰险的海，用智谋取胜守护金羊毛的毒龙，带着金羊毛归来，使他具有了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王位的力量。埃涅阿斯下到阴曹，渡过可怕的环绕冥土的河，朝守卫冥土的三头猛犬刻耳柏洛斯扔出肉包子，终于得以和他亡父
31 的鬼魂谈话，使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人们命运，知道了注定要由他去建立的罗马的命运，“以及他怎样才能够避免或经受住困难。”[38]

英雄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从深远处理解并严肃地予以完成，其中就包含着种种困难和重大意义，佛陀降魔成道的传说正是这种崇高任务的表现。年轻的王子乔答摩·释迦牟尼偷偷地骑上骏马犍陟离开他父王的宫殿，奇迹般地通过了守卫严密的宫门，奔驰在夜色之中，二十四万神祇为他举着火炬。他轻易地跨过一条阔一千一百二十八肘尺[39]的滔滔大河，然后一挥利剑，削去自己的头发，剩下长仅二指宽的余发朝右卷曲，贴在他的头顶上。他穿上僧衣，乞丐般地在世间漫

游，在这些似乎漫无目标的岁月中，他完成并超越了沉思冥想的八个阶段。于是他遁世隐居，用六年之久全力修道，进行极端严格的斋戒，以致虚弱得像死去一般，但不久又恢复过来，然后他转入较不严峻的苦行僧生活。

有一天，他坐在树下，凝神于世界的东部地方，他的智慧之光把树木照亮。一个名叫须阇多的少女来向他献上盛在金钵里的乳粥。当他把空钵扔进河中时，金钵飘浮着逆流而上。这是他即将成道的信号。他站起身来沿着众神装饰过的一千一百二十八肘尺宽的道路前进。众蛇、众鸟和森林田野的众神用花和芳香向他致敬，天上的乐神唱起合唱，大千世界充满

芳香、花环、和谐的音乐以及表示拥戴的欢呼，因为他正走向伟大的觉悟之树，即菩提树，他将在树下拯救全世界。他在菩提树下，以坚强的决心坐在固定不移之点上，这时爱与死之神爱魔立即前来。

凶恶的爱魔神骑在大象背上来到，他的一千只手中握着一千种兵器。他被魔军簇拥着，他前面、右面、左面的魔军各延伸出十二里格，[40]他后面的魔军一直延伸到世界的边缘；魔军层层叠叠高达九里格。宇宙的守护神纷纷逃走，但未来的佛陀在树下端坐不动。于是爱魔神向他进攻，企图摧毁他的定力。

与乔答摩为敌的爱魔神将旋风、岩石、雷霆与火焰、冒烟的利器、燃烧的煤块、炽热的灰烬、沸腾的泥浆、灼热的飞沙朝救世者投掷过去，用层层的黑暗将乔答摩包围，但乔答摩以其十种至善把扔来的飞弹变成天上的香花和油膏，于是爱魔神又派他的女儿爱欲、贪欲和淫欲在众妖冶女子的簇拥下前来，但伟大者乔答摩毫不为之所动。爱魔神认为乔答摩无权坐在固定不移之点上，就忿怒地投出锐利如剃刀的圆盘，并命令他

的魔军拔起山崖，朝乔答摩压去。但未来的佛陀仅仅移动一只手，用指尖触地，请大地女神证明他有权坐在固定不移之点上。女神用百、千、万、十万声隆隆巨响为此作证，于是爱魔神的大象屈膝向未来的佛陀跪拜行礼。魔军立即溃散，大千世界的众神洒下花环。

这位日落前取得初步胜利的降魔者，在初更时分知晓自己的前世因缘；在二更时分，他的眼睛获得了无所不见的神
33 力；在末更时分，他懂得了因果的连锁关系。到黎明时，他体验到大彻大悟。[41]

现在已经成佛的觉悟者乔答摩在第一个七天中，他坐着不动，沉浸在极乐之中；在第二个七天中，站立一旁凝视他曾在其上获得觉悟的固定不移之点；在第三个七天中他在他站立和坐过的两地之间徘徊；在第四个七天中他停留在众神为他树起的亭中回顾因果与解脱的全部教义；在第五个七天中他坐在少女须阇多用金钵给他送来乳粥的那棵树下冥想涅槃的美妙教义；第六个七天中他移到另一棵树下，那时一场暴雨肆虐不止，但蛇王爬出树根，张开颈部的皮褶保护佛陀；最后，在第七个七天中他仍在享受那美妙的解脱。他怀疑他所领悟的启示是否能传授给别人；可是大神梵天自天而降，求他做众神和众人的导师。于是佛陀被梵天说服去宣扬成佛之路。[42]
34 他重入人间城市在芸芸众生中传播无限宝贵的关于法的知识。[43]

《旧约全书》在关于摩西的传说中记载了类似的事迹。摩西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的第三个月里，和他的人民来到西乃的旷野，在那里傍山安营。摩西上山去见上帝，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耶和华把两块上面写着律法的石版交给摩西，并

命令他带领上帝的子民回到以色列去。[44]

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声称在上帝给人们以启示的那一天，从西乃山发出各种隆隆巨响。“闪电不息，号角轰鸣而且越来越响，把人们吓得发抖。上帝弯曲天空，移动大地，摇晃大地的边缘使深渊的水激荡，甚至天使都感到害怕。上帝通过烈火、地震、暴雨和冰雹使他的光辉显示出来。世界上的国王在他们的宫中颤抖。大地认为死者复活的时刻快要到了，她必须为她所吸收的死者的血和她所掩埋的被谋杀者的尸体作出说明。大地在听到十诫的烈火般的词句之前不会平静下来。

35 “天开了，西乃山离开大地，升到空中，山顶伸进了天上，浓云密布，遮住四面的山坡和上帝御座的底边相接。在一边伴随着上帝的有二万二千天使，他们手拿给利未人的冠冕，利未人是唯一忠于上帝的宗族，而其他的宗族则全都崇拜金牛犊。在第二边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位天使，每位手拿给每个以色列人的烈火冠冕。第三边的天使人数多一倍；而在第四边的天使则是多得无法计算。因为上帝不是从一个方向显现，而是同时从四面八方显现，然而他的荣耀仍然充满天和地。尽管天使的大军人数多得数不清，可是西乃山上并不拥挤，也不混乱，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所有的人。”[45]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无论是东方广阔得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形象，或是希腊的精力充沛的叙述，还是《圣经》中的庄严的传说，英雄的冒险一般都是按照前面描述过的模式：离开世界；进入某种力量的源泉；然后带着促进生命的力量归来。整个东方因乔答摩佛陀带回的恩惠——他那关于佛教妙法的教诲——而得福，正像摩西的十诫使西方得福一样。希腊人把支持人类全部文化的火的取得归功于他们的普罗米修

斯，而罗马人则把他们的世界之城的建立归功于离开陷落的特洛伊、去过可怖冥土的埃涅阿斯。不管在何处，无论有关的范围是什么（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或个人的范围），真正的创造性活动总是被表现为离开世界的死亡，和在英雄处于不存
36 在状况的期间所发生的事，然后那位让人类众口一声地宣称为变得伟大、具有创造力的英雄以重生者的姿态归来。因此，我们只需要看一大批各古典阶段的英雄人物的一般冒险活动就能再一次看到其中所经常揭示的是什么。这将能帮助我们不仅理解那些形象对当代生活的意义，而且理解人类精神在抱负、才能、盛衰变化和智慧等方面的单一性。

下面的章节将以一次综合性冒险活动的形式来介绍世界各地的一些象征着普通人命运的故事。第一个重大阶段，即**分离**或**出发**的阶段，将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阐述，这一节共分五节：(1)“冒险的召唤”，即有关英雄使命的征兆；(2)“拒绝召唤”，即从神的身边逃离的愚蠢行为；(3)“超自然的助力”，即从事冒险者所得到的出乎意料的帮助；(4)“跨越第一个阈限”；和(5)“鲸的腹腔”，即进入黑暗的领域。**被传授奥秘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考验和取得的胜利**将在分为六节的第二章中阐述，这六节是：(1)“考验的道路”，即众神的危险一面；(2)“与女神（母性神）相会”，即重新获得婴儿的幸福；(3)“女人作为诱惑者”，即俄狄浦斯的自我实现和痛苦；(4)与天父和解；(5)“凡人成神”；和(6)“最终的恩赐”。

归来并与社会相结合，英雄可能会发现这是对他最困难的要求，然而这却是神灵的力量注入社会这一不断循环的过程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从社区的观点来看，这也正是英雄长时间离开社会的理由。因为如果英雄，像佛陀那样，通过考验、取得胜

利、达到了大觉大悟的极端宁静的境界，那么他所体验到的极乐可能使他对人世忧伤的回忆、关心和希望全都荡然无存；要不然，他也可能认为向让钱财俗务缠身的人们宣扬大彻大悟之
37 道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如果英雄，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未曾经受接受奥秘的全部考验，而是直接冲向目标（用暴力、机智，或凭运气）去摘取他准备用来为世界造福的东西，然后让他弄得失去平衡的神将他从内部和外部摧毁——把他像普罗米修斯那样，钉在他自己的受侵犯的潜意识的岩石上。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如果英雄愿意、而且安全地归来，他可能会遭到他准备与之以帮助的人们的完全误解和漠然相待，从而使他一事无成。下面的第三章将按六个小标题来结束这场讨论，这六个小标题是：(1)“拒绝归来”，即摒弃世界；(2)“借助魔法逃走”，即普罗米修斯的逃跑；(3)“来自外界的救援”；(4)“跨越归来的阈限”，即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5)“两个世界的主”；(6)“生活的自由”，这就是最终恩赐的性质和作用。[46]

单一神话中的综合英雄是个具有特殊天赋的人物。他经常为他的社会所尊敬，也经常不为他的社会所承认，或受到鄙弃。他或他所处的世界缺少某种象征性的东西。在童话中这种缺陷可能微小到缺少一枚金指环，而在启示的幻象中则可能表现为整个世界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崩溃或濒临崩溃。

38 典型的是童话中的英雄所取得的是家庭范围的微观的胜利，而神话中的英雄所取得的则是世界范围的、历史性的宏观胜利。前者——原是最幼小的或让人看不起的孩子，变成了具有非凡力量的强者——战胜了他个人的压迫者，而后者则从他的冒险中带回使他的整个社会获得新生的良方。氏族的或地方的英雄，如黄帝、摩西、或阿兹特克人的特兹卡特利波

卡，把他们所得到的恩赐交给一个民族；而世界性的英雄——穆罕默德、耶稣、乔答摩佛陀——则为全世界带来好信息。

无论英雄是可笑的或崇高的，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是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他的旅程计划在本质上极少有差异。民间故事把英雄的活动表现为是肉体的；高级宗教则把英雄的活动表现为是精神的；然而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在冒险的形态、在所涉及的人物、在所取得的胜利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如果在某个童话、传说、仪式或神话中省略了原型模式中的这个或那个基本因素，那么这个被省略的因素就会被用某种方式暗示出来——而这种省略本身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一实例的历史和变态，这种情况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第二部分“宇宙演化周期”展示出神向成功的英雄所启示的世界的创造与消亡的宏伟景象。第一章“发生”阐述宇宙的形体如何从空虚中出现。第二章“童贞女之子”首先从宏观范围将女性作为“宇宙之母”，然后再从人类范围将女性作为“英雄之母”来评述女性的创造和赎罪的力量。第三章“英雄的变形”追溯英雄在人类传说时代历史的各典型阶段出现时，根据各民族的不同需要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第四章“消亡”叙述预言过的末日，首先是英雄的末日，然后是世界的末日。

39 宇宙演化周期在世界各大洲的宗教典籍中表现得惊人地一致，[47]这种一致性使英雄的冒险有了一个新的、使人感兴趣的方面；因为现在踏上艰险征途的目的不是去获取而是去重新获取，不是去发现而是去重新发现。那种努力追求和冒险获得的神一般的力量本来就一直存在于英雄的心中。他是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份，从而得以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力的“国王的儿子”，他是终于知道自己的称号意味着什么的“神的儿子”。

从这个观点出发，英雄就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之中的神圣的创造与赎罪的形象的象征，这个形象只是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去使之具有生命而已。

“已经变成许多部分的唯一的神仍然是未曾分开的唯一的神，可是每一部分又都是基督的全部，”我们在较年幼的圣西面(公元949～1022)的著作中读到。“我看见**他**在我家中，”圣西面继续写道，“**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所有那些日常器物中，并难以说明地与我合为一体，并朝我跳跃过来，而其间无物阻隔，就像火之于铁、光之于玻璃，**他**使我像火、像光。于是我变成以前看到的东西、变成我以前从远处见过的东西。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奇迹告诉你。……我本性是人，由于神的恩惠我成了神。”[48]

与此相类似的幻象在伪经《夏娃福音》中也有描述。“我站在高山上看见一个巨大的人和另一个小矮人；我听见一个雷鸣
40 般的声音，于是我走近去听。**他**对我说道：**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无论你在何处，**我**也在该处。**我**分散在万物之中，无论你何时想要，你采集到的是**我**，你采集到**我**，你也就采集到**你自己**。”[49]

这二者——英雄和他最终的神，即寻求者和被找到者——可以理解为是单一的反映自我的奥秘(这种奥秘和世界的奥秘是同一的)的外表和内涵。崇高英雄的伟大壮举就是认识这种存在于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然后把这种统一性公之于众。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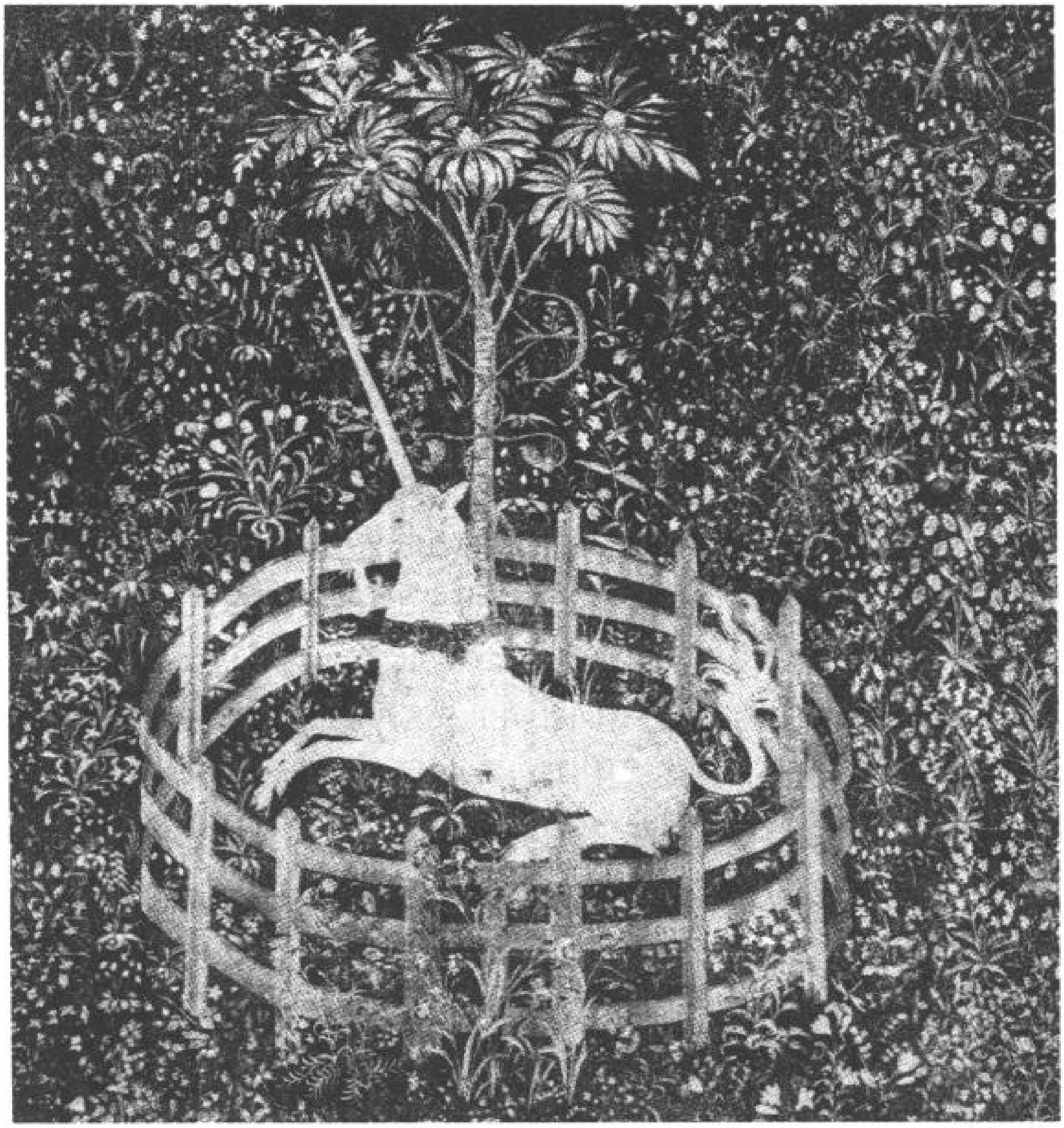
世界的肚脐

在冒险中取得胜利的英雄能够打开生命的流水，使它重

新注入世界的机体。生命流水的奇迹,从物质的角度可以描述为食物的流通,从动力的角度可以描述为能量的流动,从精神的角度可以描述为神恩的赐与。这些不同的形象可以很方便地互相交替,它们所描述的是生命力凝集状态的三种不同层次。农作物的丰收是神恩的迹象;神恩是灵魂的食粮;雷电是降下使万物多产的雨水的前兆,同时雷电又是被释放出的神的能量的表现。神恩、食物、能量流入活的世界,无论它们在何处停止流入,生命就分解为死亡。



图版1　驯服怪物者(苏美尔)



图版 2　被捕获的独角兽(法国)

生命的洪流从无形的源头流出，它进入世界的地点是象
41 征宇宙的圆圈的圆心，即佛陀传说中的“固定不移之点”，[50]可以说世界是围绕这一点而旋转的。在这一点下面是支撑着大地的宇宙之蛇的头，宇宙之蛇即象征深渊之水的龙，深渊之水是创造生命的神圣能量和造物主的本质，是神的创造世界的

方面。[51]生命之树（即宇宙本身）从这一点生长出来。生命之树扎根于支持着大地的黑暗之中；金色的太阳鸟栖于生命树之巅；一道永不干涸的泉水在树的脚下汩汩地流。这形象也可能是座宇宙之山，众神之城像一朵光明的莲花位于山顶之上，在山的洞穴里是用宝石来照明的群魔之城。这形象也可能是宇宙男人或宇宙女人（例如佛陀自己或舞蹈着的印度教女神时母）坐在或站在这个点上；或甚至被固定在宇宙之树上（阿提斯，耶稣，沃坦）；因为作为神的化身，英雄本身就是世界的肚脐，就是永恒的能量进入时间所通过的中心点。这样，世界的肚脐就象征着不断创造：即通过世界万物内部涌现的不断恢复生气的奇迹来使世界维持下去的神秘现象。

堪萨斯北部和内布拉斯加南部的波尼印第安人举行哈科仪式时，祭司用脚趾画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代表鸟巢，”据报道有一位祭司这样说，“用脚趾画这个圆圈是因为老鹰用脚爪筑巢。虽然我们模仿老鹰筑巢，可是这个举动还有另一种意义；我们所想的是提拉瓦创造世界让人们在其中居住。如果爬上高山朝四面看，他就会看见天空在四面八方和大地接触。因此，我们所画的圆圈不仅是鸟巢、而且也是提拉瓦为创
42 造所有人的住处而画的圆圈。这个圆圈也代表氏族的或部落的亲属集团。”[52]

天空的穹窿搁在大地的四个方位上，它有时让四个天王形的、矮人形的、巨人形的、大象形的或龟形的柱子支撑着。因此而产生了圆积求方的数学问题的传统重要性：这个问题包含着把天的形状转变为地的形状的奥秘。家庭中的火炉，神庙里的祭坛，是大地车轮的轮毂，是宇宙母亲的子宫，她的火是生命之火。印第安人棚屋顶上的洞孔——或建筑物圆顶

上的王冠形装饰、小尖塔或顶塔——是天空的毂或中心点：即太阳的出入口，通过这个出入口灵魂从时间领域回到永恒之中，就像在生命之火中焚烧祭品时的香味由上升的烟的车轴托举着从大地的车轮飘到天界的车轮。[53]

充满祭品的香味，太阳是神的饭碗，是有着祭品的实质而变得丰富的、取之不尽的圣杯，圣杯中可吃的的确是肉，可喝的的确是血。[54]同时太阳也是人类营养的给予者。太阳的光线点燃火炉象征着神圣的能量进入世界的子宫——太阳的光线又是联接地上和天上的车轮并使之旋转的轮轴。通过太阳出入口的能量流通是连绵不断的。通过这个出入口，神从天上下降，人自地上上升。“我就是门：任何从我进入的人必将
43 得救并能从我出入，找到牧草。”[55]“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居住在我里面，我居住在他里面。”[56]

对于一个仍然从神话接受营养的文化来说，自然景色和人类生活的每一阶段都是用象征性的联想来使之具有生气的。山丘和树林都有其各自的超自然的守护神，并与民间流传的当地创世史中的事件相联系。此外，各处都有特别的神圣场所。任何英雄诞生、经受锻炼或返归空虚之处都加上标志、视为圣地。在那里建造一座神庙以表明该处是绝对中心，并激发绝对中心奇迹的产生；因为这地方是获得丰硕成果的突破点。有人在这个点上发现了永生。因此，这个点给人以通过默想取得成果的信心。这种神庙的设计，通常模仿世界地平圈的四个方位，神龛或圣坛位于中心以象征那取之不尽的点。进入神庙走到圣坛去的人是在模仿原先的英雄。他的目的是以排演那普遍模式为手段而在自己的内心中唤起那使生命集中、使生命更新的形式的回忆。

古代城市建筑得像神庙一样，在四个方位上设有城门，而在中心位置上矗立着这座城市的神圣建造者的主要神庙。市民们在这象征符号的范围之内生活、工作。按照这同样的精神，世界性的宗教以产生该宗教的城市为轮毂而聚集在一起：西方的基督教以罗马为中心而聚集，伊斯兰教以麦加为中心而聚集。全世界的穆斯林每日三次[57]同时朝克尔白礼拜，就像一个所有的辐都指向同一中心的世界范围的车轮，构成一个“顺服”（伊斯兰一词的原义）于安拉的所有旨意的巨大的活的象征。我们在《古兰经》中读到：“因为他将使你知道你所做
44 的一切的真理。”[58]或者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一座宏大的神庙。因为，“一切”最终意味着每个地方，于是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神的所在地。在神话中任何一片草叶都可能承担起救世主的角色，把在探索中的漫游者引导到他自己内心中的至圣所。

既然如此，世界之脐就是无所不在的。既然它是一切存在的源泉，它就产生出世界上的众善和众恶。丑和美、罪孽和美德、快乐和痛苦同样都是世界之脐的产物。“对天神来说，一切事物都是公平的，”赫拉克利特宣称，“可是人们认为有些事物是错的，有些是对的。”[59]因此，世界上的神庙中的人们所崇拜的神像并非总是美的、仁慈的，或甚至并非必然是有德的。就像是《约伯记》中的神，他们远远超越于人们的价值标准。同样，神话也并不把仅仅是有德之人看成是最伟大的英雄。美德只是教学法上的达到最终觉悟的前奏，这种觉悟超越于所有的成对矛盾体。美德消除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ego)，并使超越于个人的中心成为可能；可是当你达到了这种境界时我们自己的或任何人的快乐与痛苦、罪恶和美德又

有什么重要性呢？这样，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就可以在一切事物中、一切奇妙的事物中、一切值得我们对之表示深深敬意的事物中看到。

因为，如赫拉克利特所宣称的："不相似的事物联合在一起，不同的事物中产生出最美的和谐，一切事物产生于斗争。"[60]或者，如我们在布莱克的诗中读到的："狮子的吼声，狼的号叫，海上惊涛骇浪的狂暴和摧毁一切的利剑，都是巨大得人类肉眼无法看清的永恒的一部分。"[61]

有一则约鲁巴兰（西非）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这个难点，
45 故事里讲的是恶作剧的神灵埃德舒。一天，这位奇怪的神灵沿着两块田地之间的一条小路走。"他看见每一块田里各有一个农夫在工作，他打算和这两人开个玩笑。他戴上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一边是红的，可是另一边是白的，前面是绿的，后面是黑的[这是四个世界方位的颜色：这就是说，埃德舒是'中心'，即 axis mundi（世界之轴）或世界之脐的化身]；因此当这两个友好的农夫回家到了村里时，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见今天走过的那个戴白帽子的老家伙吗？'那另一个人回答说：'怎么啦，那顶帽子是红的。'第一个人反驳说：'不是红的；是白的。''是红的，'这位朋友坚持说，'我亲眼看见的。''好吧，你一定是眼睛瞎了，'第一个人说。'你一定是喝醉了。'另一个人回答说。就这样两人辩论得越来越激烈，于是两人打了起来。当他们开始动刀子时，他们的邻居把他们带到村长那里去受审。审判时埃德舒也在人群之中，当村长没办法弄清谁是谁非时，这位恶作剧的老人走了出来，把他开玩笑的事告诉大家，给他们看那顶帽子。'这两个人没法不吵架，'他说，'我就是要他吵起来。制造不和是我最大的快

乐。'"[62]

当说教者心中充满忿怒之时，当悲剧诗人心中充满怜悯与恐惧之时，神话使整个人生成为一出宏伟而可怕的神圣喜剧。剧中天神的笑声丝毫不意味着逃避现实，而意味着冷酷无情，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冷酷性——这种生活本身的冷酷性可以看成是神的、创世主的冷酷无情。就这方面而言，神话使悲剧性的态度显得有些歇斯底里，使简单地判断是非显得有些目光短浅。然而这种冷酷无情为一种保证所平衡，即保证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不过是那种持久的、对痛苦无动于衷的力量的反映。因此在这些故事之中既无怜悯、又无恐惧——而是充满着一种超越于物质世界的无名状态的喜悦，这种无名状态存在于一切在时间中生、在时间中死、以自我为中心的、进行战斗的自我之中。

注释：

① 克莱门特·伍德，《梦：其意义和实际应用》（纽约：格林伯格出版社，1931），第124页。"本书中梦的材料，"作者声明道，"主要来自每星期提交给我分析的一千多个梦，这些梦经分析后写成专稿每天在全国报纸上同时发表。除这些外，还有我作为私人开业医生所分析的梦。"与这类题材的标准著作所描述的大多数的梦不同，这本弗洛伊德入门书中所描述的是些未曾经受过分析治疗者的梦。这些梦非常坦率。

② 盖察·罗海姆，《文化的起源与功能》（神经病与精神病专著，第69种，纽约，1943），第17～25页。

③ D.T.伯林厄姆，"小孩对母亲的感情移入"，《无意识意象》，卷21，第429页，由盖察·罗海姆引用于《战争，犯罪和契约》（临床精神病理学杂志，专著系列之

1,蒙蒂塞洛,纽约,1945),第1页。

④ 罗海姆,《战争,犯罪和契约》,第3页。

⑤ 弗洛伊德,《梦的解释》(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版,卷4;伦敦:荷加斯出版社,1953),第262页。(初版1900。)

⑥《关于性活动理论的三篇论文》第3篇:"青春期的变化"(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版,卷7;伦敦:荷加斯出版社,1953),第208页。(初版1905。)

⑦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第981~983行。

也有人指出过,在经验中父亲也可能是保护者,而母亲则是诱惑者。这样,俄狄浦斯就变成了哈姆莱特。"上帝啊!如果不是因为我总是做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硬果壳里,我也能把自己当成是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哈姆莱特》第2幕,第2场)"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弗洛伊德写道,"不是俄狄浦斯,就是哈姆莱特。"

至于女儿的例子(这就比较更为复杂),下面的一段文字就足够作一简要的说明。"昨夜我梦见父亲猛刺母亲的心。她死了。虽然我痛哭流涕,可是我知道没有人会因为他所做的事而责备他。这个梦好像变了,他和我好像在一同旅行,我感到很快乐。"这是一位24岁未婚的年轻女子的梦(伍德,前引书,第130页)。

⑧ 伍德,前引书,第92~93页。

⑨ 在出生礼和葬礼之类的礼仪中,主要的影响当然是父母和亲属所经受的那些影响。所有的跨越阈限仪式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当事人受到影响,而且是要使属于当事人圈子里的每一成员都受到影响。

⑩ A·范·热纳普,《跨越阈限的仪式》(巴黎,1909)。

⑪ 盖察·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45),第178页。

⑫ C·G·荣格,《变形的象征符号》(R·F·C·赫尔译,全集,第5卷;纽约和伦敦,第2版,1967),第585节。(初版1911~12,《力必多的变形和象征符号》,(比阿特丽丝·M·欣克尔的译本名为《无意识心理学》,1916。1952年经荣格校订。)

⑬ 哈罗德·皮克和赫伯特·约翰·弗勒,《海上道路》和《做青铜生意的商人冒险家》(耶鲁大学出版社,1929和1931)。

⑭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未被发现的非洲》(慕尼黑:奥斯卡·贝克,1923),第10~11页。

⑮ 奥维德,《变形记》,第 8 篇,第 132 行起;第 9 篇,736 行起。

⑯ T·S·艾略特,《荒原》(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伦敦:费伯和费伯,1922),第 340~345 行。

⑰ 阿诺德·J·托因比,《历史的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34),第 6 卷,第 169~175 页。

⑱ 原始意象即"来源于无意识的实际上在整个地球上作为神话的组成要素而出现、同时又作为当地的独特产物而出现的集体性形象"(C·G·荣格,《心理学与宗教》[全集,第 11 卷;纽约和伦敦,1958],第 88 节。原来用英语写于 1937 年。并参阅他的《心理类型》,索引。)

如荣格博士所指出(《心理学与宗教》,第 89 节),原始意象并不是他自己的创造。比较尼采:

"我们在睡眠中和梦中跨越早期人类的全部思想。我的意思是:就像人类在梦中思考一样,人类在醒觉的状态下思考了千千万万年。……梦把我们带回到人类文化的早期状态,向我们提供了更好地理解早期人类文化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尼采,《具有人性,太具有人性了》,第 1 卷,第 13 则;荣格引用于《心理学与宗教》,第 89 节,注 17)。

比较阿道夫·巴斯蒂安的人种学的"基本思想",就基本思想的原始的心灵性质(相当于斯多葛派的 Logoi spermatikoi,即"本源的理念")而言,应该把基本思想看成是"精神的(或心灵的)胚胎性的倾向,从这些倾向有机地发展出整个社会结构",因此,应该把作为这种倾向的基本思想看成是归纳法研究的基础(《人类学说中的人种学基本思想》,柏林,1895,第 1 卷,第ix页)。

比较弗朗茨·博亚斯:"由于魏茨彻底地讨论了人种的统一性,毫无疑问,人类的精神特点在整个世界上是相同的"(《原始人的思想》,第 104 页,版权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于 1911 年获得,经该公司允许引用)。"巴斯蒂安说过在整个世界上,人类的基本想法千篇一律得令人吃惊"(同上书,第 155 页)。"某些相关联的想法在所有类型的文化中都能辨认出来。"(同上书,第 228 页)

比较詹姆斯·G·弗雷泽爵士:"经过对古代和现代的情况进行调查,我不必假定西方人从东方的古代文明借用了死而复活的上帝的概念,以及用动作表演将这个概念在信徒眼前展示的庄严仪式。这种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可能只不过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虽然是不正确的)偶然巧

合，只不过是相似的'因'，以相似的方式作用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结构相似人脑而产生的'果'"(《金枝》，一卷本，第386页。版权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于1922年获得，经该公司允许引用)。

比较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梦中存在着象征体系。可是我是在经验增多时才逐步充分懂得象征的广度和重要性的，而且我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受了……威廉·施特克尔的影响。……由于施特克尔具有直接理解象征符号的天赋，他是通过直觉来解释象征符号的。……随着精神分析经验的积累，我们注意到有些病人对这类梦的象征符号能够直接理解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这种象征体系并不是梦所独具的，而特别是人们无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而且能比在梦中更为完备地在民间传说中，以及在普遍流传的神话、传说、成语、用谚语表达的智慧和流行的笑话中找到。"(《梦的解释》，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本，第5卷，第350~351页。)

荣格博士指出，他的 archetype(原始意象)一词是借用自古典资料的：西塞罗、普林尼、《玄秘文集》、奥古斯丁，等等（《心理学与宗教》，第89节）。巴斯蒂安表明他自己的"基本思想"的理论和斯多葛派的 Logoi spermatikoi 的概念相一致。这种"主观上所知的形式"(梵文为 antarjñeyarūpa)的传统实际上是和神话的传统同久远的，而且是理解和运用神话形象的关键——这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⑲ 这是盖察·罗海姆所译的澳大利亚阿兰达人的词 altjiranga mitjina；这个词所指的是：在称为 altjiranga nakala("祖先过去是")的时代中，在大地上漫游的神话中的祖先。阿兰达人的词 altjira 的意思是：(1)梦，(2)祖先，即在梦中出现的人，(3)故事(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210~211页)。

⑳ 然而必须注意，当托因比教授把基督教宣传成唯一传授这第二个任务的宗教时，他严重地歪曲了神话的状况。所有的宗教都传授这第二个任务，就像任何地方的所有神话和口传民间故事都传授这个任务一样。托因比教授由于对涅槃佛陀、菩萨等东方概念作了陈腐的错误解释因此造成误解；然后又把经他曲解的观念和关于基督教天堂的一种深奥的解释相对比。这就是使他作出错误假定的原因：他错误地假定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可能拯救当今的世界局势。

㉑ 弗雷德里克·皮尔斯，《梦和个性》(版权由D·阿普尔顿出版社于1931年获

得)，第 108～109 页。

㉒ 这是写在地狱之门上的三句话：

Per me si va nella città dolente,

Per me si va nell' eterno dolore,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但丁，《地狱》，第 3 篇，第 1～3 行。

英译本是查尔斯·埃略特·诺顿的《但丁·阿利杰里的神曲》(波士顿和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02)；此处及以下的引文均经该公司许可引用。

㉓ 比较但丁，《地狱》，第 14 篇，第 76～84 行(前引书，第 1 卷，第 89 页)："一条小河……它的血水般的颜色仍然使我战栗……这水给有罪的女人们分用。"

㉔ 比较但丁，《净界》，第 28 篇，第 22～30 行(前引书，第 2 卷，第 214 页)："一条小溪……它的轻浪把生长在岸上的草推向左面。和那什么都不含的水相比，地上最纯净的水似乎都含有杂质。"

㉕ 即但丁的维吉尔。

㉖ "那些古时候歌唱黄金时代及其幸福状态的人也许在帕尔纳索斯山上梦见过这个地方：这里是人类纯朴的发源地；这里永远是春天，有各种果实；这是人人称道的琼浆玉液。"(《净界》，第 28 篇，第 139～144 行；前引书，第 2 卷，第 219 页。)

㉗ 《灾厄奥义书》，3～14。(除另有说明者外，我的奥义书引文都出自罗伯特·欧内斯特·休姆，《译自梵文的十三部主要的奥义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1。)

奥义书是印度教论人性和宇宙的作品，它们成为后来的正统思维传统的一部分。最早的奥义书的年代为约公元前 8 世纪。

㉘ 詹姆斯·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现代丛书，兰登出版社)，第 239 页。

㉙ 亚里斯多德，《诗的艺术》(英格拉姆·拜沃特译，吉尔伯特·默里作序，牛津大学出版社，1920)，第 14～16 页。

㉚ 鲁宾逊·杰弗斯，《花毛的雄马》(纽约：霍拉斯·利夫莱特，1925)，第 20 页。

㉛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1017(吉尔伯特·默里译)。

㉜ 扎格柔斯是宙斯和自己的女儿珀耳塞福涅所生的儿子，人们把他和狄俄尼索斯混同。——译注

㉝ 欧里庇得斯，《克里特人》，残篇 475，出现于波菲利，《论节制》，第 4 篇，19 节，

吉尔伯特·默里译。关于简·哈里森对这首诗的讨论，参阅她的《希腊宗教研究绪论》，(第3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第478~500页。

㉞ 奥维德，《变形记》，第15篇，第165~185行(弗兰克·贾斯特斯·米勒译，洛布古典文学丛书)。

㉟ 《薄伽梵歌》，2~18(斯瓦米·尼基拉南达译，纽约，1944)。

㊱ 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妖。她们用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使其成为她们的牺牲品。——译注

㊲ "单一神话"一词源出于詹姆斯·乔伊斯，《为芬尼根守灵》(纽约：瓦伊金出版公司，1939)，第581页。

㊳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6篇，第892行。

㊴ 肘尺为一种古代长度单位，自肘至中指端，长约等于18至22英寸。——译注

㊵ 里格，旧时长度单位，约为5公里。——译注

㊶ 这是东方神话中最重要的一刻，相当于耶稣之钉死于十字架。佛陀在觉悟之树(菩提树)之下和耶稣在十字架(赎罪之树)之上是互相类似的形象，这形象中包含着世界的拯救者、世界之树的极为古老的基本神话主题的原型。在以后的故事中将会看到这一主题的其他各种变体。固定不移之点和髑髅地(古耶路撒冷附近的髑髅形小山，即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都是世界肚脐或世界之轴的形象(参阅下文第40页)。

要求大地作证，在传统佛教艺术中表现为佛像按古典姿式趺坐，右手置于右膝上，指尖轻触地面。

㊷ 这里的要点是佛的境界、觉悟无法传授。这种"超越于名称和形状的真理无法传授"的信条不仅是柏拉图的也是东方的基本传统。另一方面，科学真理是可以传授的，因为它是理性地用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的、可证明的假设。宗教仪式、神话和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引导至超验的觉悟边缘的向导，最后的一步必须在各人自己的沉默的体验中完成。因此在梵文中圣者的称呼之一是"牟尼"(mūni，"沉默者")。佛陀乔答摩的称号之一"释迦牟尼"(Sàkyamūni)意思是"释迦家族的沉默者或圣者"。虽然释伽牟尼是广泛流传的世界宗教的创始人，但他的教义的核心不可避免地隐藏在沉默之中。

㊸ 这里是大加节略的改写本，根据《本生经》，序，i，38~57(亨利·克拉克·沃伦译，《通过译文了解佛教》，哈佛东方丛书之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

学出版社,1896,第56~87页),和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翻译的《普耀经》,及《佛陀和佛教的信条》(纽约:G·P·普特南之子,1916),第24~38页。

㊹《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3~5节。

㊺ 路易斯·金兹伯格,《犹太人的传说》(费城: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1911),第3卷,第90~94页。

㊻ 这种环状的英雄冒险在洪水类型的故事中以消极的形式出现,不是英雄去找神,而是神起来反对英雄,然后又平静下来。世界各地都有洪水故事。这些洪水故事构成世界史中原型神话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属于本书的第二部分"宇宙演化周期"。洪水英雄是甚至在经历了最险恶的灾难和罪恶的洪流之后都能够幸存下来的人类原始活力的象征。

㊼ 对于这一情况本书不作历史方面的讨论。历史方面的讨论将留在一部正在着手撰写的著作中进行。本书是一部关于比较研究,而不是关于起源研究的著作。本书的目的是揭示存在于神话本身中的基本类似之处,以及圣者如何解释和应用这些神话。

㊽ 天主教本笃会的多姆·安斯加尔·纳尔逊译,载于《燃烧着的灵魂》(纽约:潘西翁丛书,1944),第303页。

㊾ 埃皮凡尼乌斯引用在《敌对的思想派系》中。

㊿ 上文,第32页。

51 这是在乔答摩成佛后第五个星期里保护佛陀的蛇。参阅上文第33页。

52 艾丽斯·C·弗莱彻,《哈科:波尼人的仪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局第22次年度报告,第2部分;华盛顿,1904),第243~244页。

"在创世界的过程中,"一位波尼人的大祭司在解释这种仪式中所崇拜的神时,对弗莱彻小姐说,"应该有一些较小的神。伟大的提拉瓦—阿提乌斯神不能和人接近,人也看不见、摸不到他,因此允许有一些较小的神。这些较小的神在人和提拉瓦之间起媒介作用。"(前引书,第27页)

53 参阅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穹窿的象征",《印度历史季刊》,第14卷,第1期(1938年3月)。

54《约翰福音》,第6章,第55节。

55 同上书,第10章,第9节。

56 同上书,第6章,第56节。

㊼ 应该是每日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译注

㊽《古兰经》，第5章，第108节。

㊾ 赫拉克利特，残篇102。

㊿ 赫拉克利特，残篇46。

61 威廉·布莱克，《天堂和地狱的婚姻》，“地狱的格言”。

62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于是非洲说……》（柏林：德国“生平”出版社，1912），第243～245页。比较《散文埃达》，“斯卡尔德斯卡帕马尔”（“Skáldskaparmál”）第1篇（“斯堪的纳维亚古典文学”，第5卷，纽约，1929，第96页）中关于奥丁（沃坦）的一段惊人相似的情节。并比较《出埃及记》第32章，第27节中耶和华的命令：“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整个营地出出进进，从这扇门到那扇门，各人杀他的弟兄、杀他的同伴、杀他的邻居。”

47 **第一部分**

英雄的冒险

49

第一章　出　　发

1
冒险的召唤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的愿望还能够实现的时候，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的几个女儿全都长得很美丽，可是最小的女儿美丽得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到她的脸上时都感到惊奇。这位国王的城堡附近有一大片幽暗的树林，在树林里的一棵老酸橙树下有一眼清泉，当天气炎热时，国王的女儿就到树林去坐在荫凉的泉边。为了消磨时间，她把一个金球抛到空中然后再接住；这个金球是她最喜爱的玩具。

“有一天，公主的金球没有落到公主伸向空中的手中，而是从手旁边落下，在地上弹起，径直滚进水中。公主的眼睛随着滚动的金球移动，可是球不见了；泉水很深，深得看不见底。
50 于是她开始哭了起来，由于找不到安慰，她哭得越来越响。就在她哭得伤心的时候，听见有人朝她呼唤：‘你怎么啦，公主？你哭得这样伤心，连一块石头也要可怜你。’她朝四面张望，看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她看见一只青蛙把它那丑陋、肥胖的头伸出水面。‘哦，是你啊，你这个啪啪打水的老家伙，’她说，‘我

在为我的金球哭泣，它掉进泉水里去了。’‘别激动；不要哭，’青蛙回答说。‘我肯定能帮助你。可是你给我什么呢，如果我替你把你的玩具找回来？’‘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亲爱的青蛙，’她说，‘我的衣服，我的珍珠，我的宝石，甚至我戴的金冠。’青蛙回答说：‘你的衣服，你的珍珠，你的宝石和你的金冠我全都不要；可是你如果喜欢我，让我做你的同伴，陪你一同做游戏，让我靠近你的小桌子坐在你旁边，用你的小金盘子吃饭，用你的小杯子喝水，在你的小床上睡觉：如果这些你能答应，我就马上到水下面去找回你的金球。’‘行啊，’她说，‘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答应，只要替我把球找回来。’可是她心里想：‘这个头脑简单的青蛙真能饶舌！在水里他和他的同类坐在一起，他永远不能成为人类的同伴。’

“青蛙一得到她的许诺，就低头潜入水中，过了一会儿就嘴里衔着球游了上来，把球扔在草地上。当公主看见她那漂亮的玩具时，高兴得了不得。她捡起球，然后就跳跳蹦蹦地跑了。‘等一等，’青蛙喊道，‘把我带走，我可不能像你那样奔跑。’它在她身后用尽气力呱呱地叫，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根本不理睬，而是急忙奔回家，很快就完全把可怜的青蛙忘记了——它想必又跳进了泉水。”[①]

51 这个例子表明开始冒险的各种方式之一。一个错误——显然是纯属偶然的——揭示出一个从未想到的世界，并使有关的个人和他尚未能正确理解的力量建立起关系。如弗洛伊德所揭示，[②]错误并不是纯属偶然的。它们是欲望和冲突受到抑制的结果。它们是生活表面的一些涟漪，而形成这些涟漪的则是从未想到的泉水；这些泉水可能很深——深邃得像灵魂一样。错误可能意味着开拓一个新的命运。这样，在这

个童话中,球的失踪是公主将会有某种遭遇的第一个征兆,青蛙是第二个征兆,贸贸然作出许诺是第三个。

作为突然起作用的力量的表现而奇迹般出现的青蛙可以被称为"使者";他在关键时刻的出现是"冒险的召唤"。使者的召唤可能是生(像在现在的例子中),或者是死(在生命的晚期)。冒险的召唤可能是从事历史性壮举的号召。它也可能标志着宗教觉悟的黎明。按照神秘主义者的理解,这种号召标志着"自我的觉醒"。[3]就童话中的公主来说,这个召唤只不过预示青春期的来临而已。可是,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不管是在生命的哪一阶段,这个召唤使戏剧开场,这戏剧是变形的神秘剧———一种精神上跨越阈限的仪式或阶段,完成这种仪式或阶段就等于经历一次死亡和一次出生。熟悉的生活地平圈已经容纳不下;陈旧的观念、准则和感情模式已经不再适合;跨越阈限的时刻临近了。

这种召唤的典型条件是幽暗的树林、大树、潺潺的泉水和
52 面貌可憎、受到鄙视的命运力量的传送者的出现。我们在这个场面中辨认出世界之脐的象征符号。青蛙这头小龙,代表深渊的繁殖生命、创造世界的力量,是用头支撑着大地的地下之蛇在保育室中的相应物。青蛙带着让它那幽暗的水所吞没的太阳金球升到水面;这一刻的情景就像中国的东方巨龙放开它咬在嘴里的朝阳,或那只让俊秀的年轻仙人韩湘子踩在它头上的金蟾;韩湘子拿的是一篮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桃。弗洛伊德提出所有的忧虑时刻都重现初次与母体分离时的痛苦感情——出生这一关键时刻的呼吸困难、充血,等等。[4]反过来,所有分离和新生的时刻都产生忧虑。无论是国王的孩子即将脱离她和国王父亲已经建立的幸福关系,还是已经成

熟的上帝女儿夏娃即将离开充满田园风光的伊甸园，或是高度入定的未来的佛陀正在越过人世的最后界限，这时同一的原始图象被激活，并象征危险、保证、考验、跨越和出生的奇异而神圣的奥秘。

童话中的令人厌恶、被人摒弃的青蛙用嘴把太阳金球带了上来；因为青蛙、蛇、被抛弃者代表着无意识的深渊（“深得看不见底”），在那深渊里密藏着所有被抛弃的、不被承认的、未被认识的、不为人知的、未经发展的因子，法律和存在的要素。这些是寓言中的女水妖、海上精灵和水泽守护神的水下宫殿中的珍珠；是地下的群魔之城用来照明的宝石；是像蛇似

53 的支撑并环绕大地的永存的海洋的火种；是永恒的黑夜里的星。这些是恶龙守卫的黄金密藏中的天然金块；是赫斯帕里得斯姐妹们守卫着的金苹果；是金羊毛的细丝。使者，或冒险的宣布者，往往是皮肤黝黑、令人憎恶的，或是可怕的，或是被世人认为是邪恶的；然而，你如果跟他走，你走的将是一条走出白天进入黑暗的道路，而那些宝石将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或者那使者是一头野兽（如童话中那样），它代表我们自己内心中被抑制的本能的创造力，或者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纱的神秘人物——未知之人。

例如，故事中讲到亚瑟王如何做好准备和许多骑士出外骑马行猎。“亚瑟王一进树林就看见他前面有一头巨大的公鹿。我要去追这头公鹿，国王说，于是他用踢马刺催马紧跟，这样，他就可能一举击毙这头公鹿；国王在这头公鹿后面追了很长时间，以致他的马喘不过气来，倒毙在地；一名侍从给国王牵来另一匹马。就这样，国王看见公鹿消失在树丛中，而他的马死去；他坐在泉水旁边陷入沉思。当他坐在那里时，他想

他听见了三十头猎狗的闹声。这时国王看见一头他从未见到过、从未听说过的最奇怪的兽朝他走来；这头怪兽走到泉边饮水，闹声就来自怪兽腹中，就像有三十头在追踪搜索的猎狗；可是当怪兽饮水时，它腹中没有闹声；这头怪兽在巨响声中离去，国王对此感到十分惊奇。”⑤

另外，我们有来自世界上很不相同的地方的事例，来自北
美大平原的一个阿拉帕霍姑娘的事例。她看见一棵棉白杨树
附近有一头豪猪。她试图打中这头豪猪，可是它逃到树后，开
54 始朝树上爬。这姑娘开始追它，要把它抓住，可是它继续爬，
让她够不着。“好吧！”她说，“我要爬上树去抓住豪猪，因为我
要它身上的那些刺，如果需要的话，我会爬到树顶。”豪猪爬到
了树顶，可是当她爬近，就要把豪猪抓到手时，这棵白杨树突
然伸长了，豪猪又继续朝上爬。姑娘朝下面看，看见她的朋友
们伸长脖子朝上看她，并且招手叫她下来；可是在这头豪猪的
55 影响之下，而且地面离得太远使她害怕，她就继续朝上爬，直
到地上的人只见她变成一个小点，她和豪猪最后爬到了
天上。⑥

有两个梦足以说明作为使者的人物自动出现在业已成熟、准备变形的心灵之中。第一个是一位年轻男人的梦，这位青年正在寻求适应新的世界的方法：

“我在一片绿色土地上，那里有许多羊在吃草。这是‘羊的土地’。在这羊的土地上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这个女人指出道路。”⑦

第二个是一位年轻姑娘的梦，这位姑娘的女伴最近死于肺结核；她害怕自己也会染上这种病。

“我在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太阳刚刚在血红色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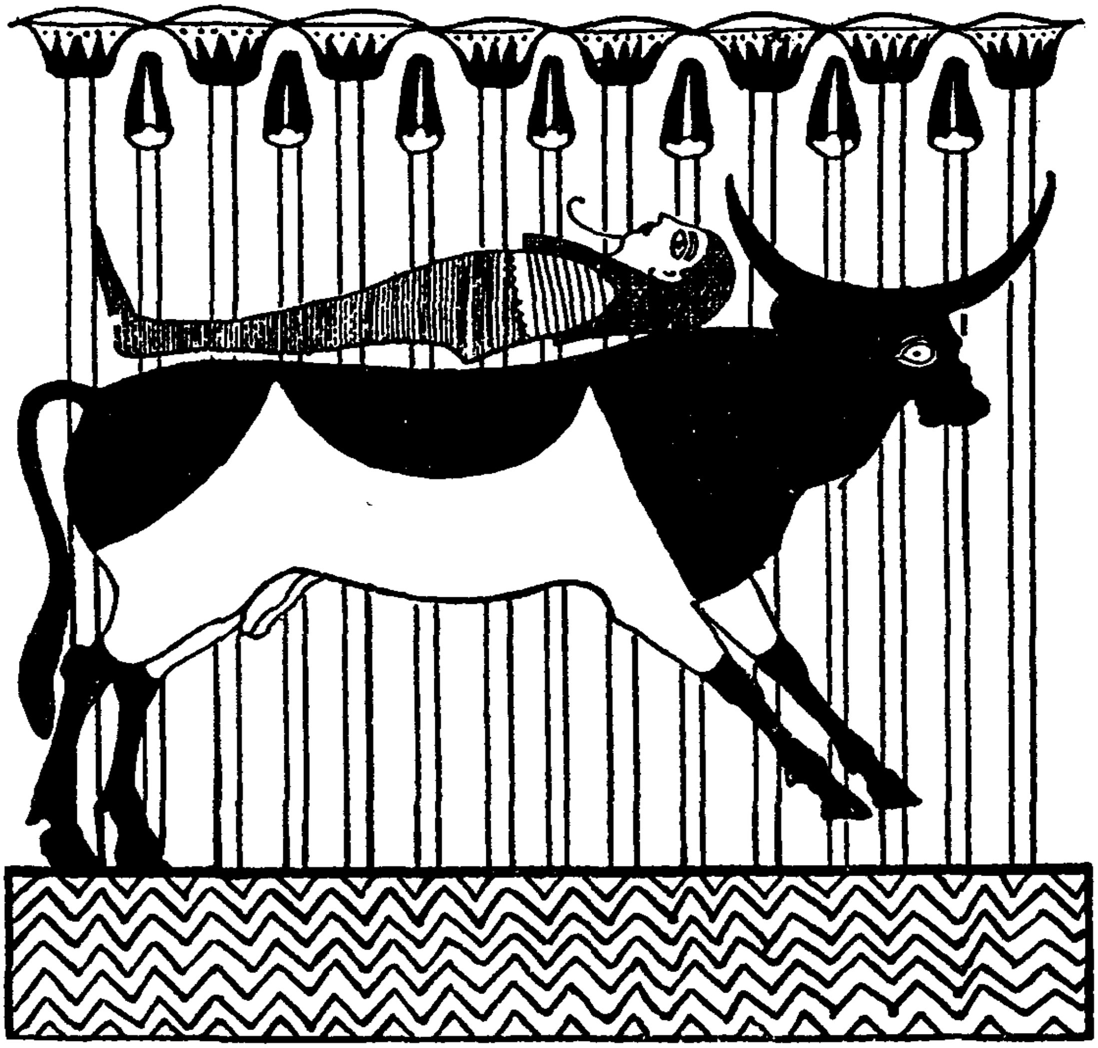


插图 3 俄赛里斯化身为公牛将其崇拜者送至阴间

中落山。接着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位高贵的黑色骑士，他用很为严肃、低沉而可怕的声音对我说：‘你愿意和我一同去吗？’不等我回答，他就抓住我的手，把我带走。”⑧

无论是梦还是神话，在冒险活动中作为向导而突然出现的人物都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这种人物标志着生活史中的一个新时期、一个新阶段。这个突然出现的、应该面对的人物在下意识中是十分熟悉的——虽然在意识中却是素不相

识、会令人吃惊、或甚至令人害怕的。当这个人物自我引见之
56 后,原先有意义的东西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就像金球突然落入
井中之于国王女儿的世界一样。因此,即使英雄短暂地回到
他熟悉的日常事务中去,他可能发现那些日常事务徒劳无益。
于是他就会看到一连串越来越强烈的征兆,直至号召变得无
法抗拒,就像下面的"四相显现"传说中所说的那样,这个传说
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冒险号召的著名例子。

未来的佛陀,年轻的乔答摩·释迦牟尼王子的父王一直严加防范,不让王子知道老、病、死和出家修道的事,担心他会萌发看破红尘的念头,因为王子出生时有仙人预言他注定要成为人间名君或得道成佛。国王怀有偏见,希望他成为君王而不愿他成为佛陀,于是为王子建造三座宫殿,豢养四万舞姬,使王子沉迷于人间乐趣。但这一切只能促使无可避免之事早日来临,因为王子虽然还年轻,但已经竭尽了声色犬马之娱,这使他变得成熟,为另一种经验的追求作好准备。当他就要成熟之时,适当的报信使者就自动出现了:

"一天,未来的佛陀想去游览园林,就吩咐驾车人为他备车。于是驾车人推出一辆豪华而精美的马车。把它装饰得富丽堂皇,并套上四匹洁白如白莲花瓣的名种马,然后向未来的佛陀报告一切准备妥当。未来的佛陀登上天宫似的马车,朝园林进发。

"'使悉达多王子觉悟的时刻快要到了,'众神心里想道,'我们必须给他一个示现。'于是众神把他们中的一个变成牙齿脱落、头发斑白、弯腰曲背、手拄拐杖的衰弱老人在未来的佛陀的面前出现,但只让他和驾车者两人看见。

57 "未来的佛陀对驾车人说:'朋友,请告诉我这是何人? 他

的头发和别人的不同。'听到驾车人的回答之后，他说道：'出生实属可悲，因为出生者人人都将变得老态龙钟。'于是他心中激动，立即回宫。

"'为什么我的儿子回来得这样快？'国王问道。

"'大王，他看到一个老人，'驾车人回答说；'就因为他看到了老人，他打算出家。'

"'你讲这种事情，难道你想要使我送命？快去做好准备，在我的儿子面前演唱戏曲。只要我们能使他享受到乐趣，他就不会想到出家。'然后国王增加卫队，使卫队朝四面八方各延展出半里格。

"又有一天，未来的佛陀出游园林之时，看到一个由天神幻化的病人；他打听明白之后，又心中激动地回到宫中。

"国王问了和以前相同的问题，下了和以前相同的命令，又增加了卫队，使卫队向四周延展出四分之三里格。

"又有一天，未来的佛陀出游园林之时，看到一个由天神幻化的死人；他打听明白之后，又心中激动地回到宫中。

"国王问了和以前相同的问题，下了和以前相同的命令，又增加了卫队，使卫队向四周延展出一里格。

"又有一天，未来的佛陀出游园林之时，看到一个由天神幻化的衣着整洁得体的僧人；他向驾车人问道：'请告诉我这是何人？''王子，这是出家之人'；接着驾车人盛赞出家的好
58 处。出家的想法使未来的佛陀心中欢喜。"[9]

神话旅程的这个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冒险的召唤"——表明命运已经向英雄发出号召，并把他心灵的重心从社会的范围之内转移到一个未知的地区。这个决定命运的、既有着宝藏又充满危险的地区可能表现为一个遥远的国土，

一座森林，一个地下、海底或天上的王国，一座秘密海岛，高山之巅或深邃的梦境；但它经常是一个有着奇怪的变幻不定的人物，有着难以想像的折磨，有着超人的业绩和无边喜悦的地方。英雄可以出于自己的意志去完成冒险，就像到达他父亲的城市雅典，听到关于弥诺陶洛斯的故事的忒修斯那样；英雄也可以让善意或恶意的力量把他送到国外，就像让发怒的海神波塞冬的风吹得在地中海飘泊的奥德修斯。冒险可能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开始，就像童话中的公主那样；也可能是某个人在一次偶然的散步时，在无心的一瞥中看见了过往的精灵以致被引诱得离开了生活的常轨。世界各地的例子可能多种多样、无穷无尽。[10]

59

2

拒 绝 召 唤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令人乏味的不听从召唤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也不少见；因为不听从召唤而去干其他有趣之事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拒绝召唤使冒险走向反面。封闭在厌烦倦怠、劳碌工作和“文化”之中，使人丧失采取有意义的积极行动的能力，变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受害者。他那百花盛开的世界变成了遍地是石块的荒原，他的生活毫无意义——即使他可能像弥诺斯国王那样以提坦般的伟力建立一个声名显赫的帝国。无论他建立怎样的家，这个家也会成为死亡之家：一座用巨石堆砌起高墙的迷宫，在其中把他的弥诺陶洛斯藏匿起来不让自己看见。他所能做的只是给自己制造新问题，使他只能干等着毁灭一步步地向他

逼近。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愚昧人背道，必杀自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11]

Time Jesum transeuntem et non revertentem：“害怕耶稣经过，因为他一去不回。”[12]

60 全世界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使我们看清，拒绝召唤，实质上是拒绝放弃自己认为是个人利益的东西。这种人不是把将来看成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死亡和出生，而是把将来看成现存的那些标准、价值观、目标、利益的固定化。弥诺斯国王宁愿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将天神送来的公牛据为己有，而如果将这头公牛献祭，就表示他服从他的社会的神的意志。这样他就不能进入他在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行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天神本身就变成了他的恐怖；因为，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成了自己的神，那么天神本身、天神的意志、那种摧毁人的自我中心体系的力量，就全都变成了可怕的怪物。

我逃避他日日夜夜；
　　我逃避他年复一年；
逃避他我躲进迷宫，
　　这迷宫在我的头脑里；
我哭着，笑着将他逃避。[13]

这人日日夜夜让神折磨，这神是锁闭在自己迷失方向的心灵

的迷宫中的自我的形象。通向大门的路全都迷失:没有出口。这人只能像撒旦那样,在地狱中狂怒地纠缠着自己;要不然就把自己撕裂,并最后让上帝消灭。

> “啊最愚蠢、最盲目、最软弱,
> 　我就是你要寻找的那个人!
> 你赶走我,就赶走了你自己的爱情。”[14]

同样的折磨人的神秘声音可以在希腊的阿波罗神在平原上追逐河神珀纽斯的女儿达佛涅时的呼唤中听到。“哦,水泽神女,哦珀纽斯的女儿,站住!”这位天神向她呼唤——就像在
61 那童话中青蛙向公主呼唤一样,“我这个追你的人不是你的敌人。你不知道你所逃避的是什么人,正因为你不知道,你才逃避。我求你跑得慢一些;你停止奔逃。我也会追得慢一些。不,你停下来问一问爱你的人是谁。”

“他本可能多说些话,”故事接着说,“可是这位姑娘惊慌地奔逃使他没法把话说完,即使在奔逃中她也显得美丽。风使她的四肢露出,当她奔跑时,迎面吹来的微风使她的衣服飘荡,一阵轻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朝后飘扬。她的奔逃更增添了她的娇媚。可是追逐接近尾声,因为这位年轻的天神不想再浪费时间说好话劝诱,而是在爱情的催促下用最快的速度追赶。就像高卢的猎狗在开阔的平原上看见一头雌野兔,就飞奔起来追逐他的猎物,而飞奔起来的野兔则寻找她的安全。他就要把她抓住,现在他认为抓住了她,他伸出的鼻子擦到了她后脚的后跟;可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抓住;她千钧一发地逃脱尖利的獠牙,把正要咬住她的牙床甩在后面。天神和少

女就这样地奔跑，一个是爱情使他奔跑如飞，一个是恐惧使她越跑越快。可是让爱神的翅膀托住，他跑得比她快，他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他两手摸着她的双肩，他的呼吸吹进了她飘荡在脖子上的头发。现在她的气力没有了，由于害怕并且让迅速的奔跑累倒，她脸色苍白，看见她父亲的河水就在近旁，她喊道：'哦父亲，救命！如果你的河水具有神力，就使我的美貌变形，把我的美貌消灭。'她的祈祷刚出口，她就觉得有一种麻木感把她的四肢朝下拉，她那柔软的两肋让薄薄的树皮裹住。她的头发变成了树叶，她的双臂变成了树枝。她刚才跑得飞快的双脚被固定在呆滞的树根之中，她的头发现在成了树巅。只有她那闪光的美貌依然存在。"[15]

62 这真是个乏味而无结果的结局。阿波罗这位太阳神、这位时间与作物成熟之神不再坚持他那可怕的求爱，而是把月桂当成是他最喜爱的树，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月桂叶推荐给制造胜利花环的人。这位少女朝他父亲的形象退却，在她父亲那里找到保护——就像那位失败的丈夫，他全靠他那爱恋母亲的梦来保护他不去依恋妻子。[16]

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有很多这种绝望的固恋的例子。这些例子所表现的是幼儿期的自我及其感情关系和理想。这种人把自己禁锢在童年的高墙之内；父亲和母亲作为守护神把守大门，而那害怕受到惩罚的畏怯的灵魂[17]没有能力走出大门重新出生在外面的世界之中。

荣格博士报道了一个与达佛涅的形象极为相似的梦。做梦者是那同一个梦见自己置身于羊的土地（即不能独立的状态）的年轻男人，他内心里有个声音说："我一定要离开我的父亲"；然后，过了几个晚上："一条蛇在做梦者的周围画了一个

圆圈，他站着，像棵树似的牢牢地长在泥土里。”[18]这个形象所表现的是使人产生不正常依恋的母亲用她那龙一般的力量[19]在个性的四周画一个魔圈。同样，女武神布琳希尔德也让她的父亲众神之父沃坦用一圈魔火来保护她那多年来受到抑制的作为女儿的童贞。布琳希尔德沉睡在无始无终的状态之中，直到英雄齐格弗里德来到。

刺蔷薇（睡美人）让一个善嫉妒的女巫（无意识中坏母亲
63 的形象）使她入睡，而且不仅是这位姑娘，就连她的整个世界也全都入睡；可是终于“在许多、许多年后”，来了一位王子使她醒了过来。“刚刚回家，正在走进大厅的国王和王后（意识中的好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开始睡着，整个庄园也一同入睡。所有的马在马厩里睡着，狗在庭院里睡着，鸽子在屋顶上睡着，苍蝇在墙上睡着。对，火炉里摇曳着的火焰变得静止不动，也睡着了。烤肉也停止发出吱吱的声音。厨师正要去扯忘记做某些事的洗餐具男孩的头发，可是他松开了手，倒在地上睡着了。风也停息了，树上没有一片叶子在动。然后，在城堡四周开始长出了一道荆棘树篱，树篱一年一年地长高，把整个庄园遮住。树篱长得比城堡还要高，因此人们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屋顶的风向标也看不见。”[20]

从前波斯有座城市“变成了石头”——国王和王后、军队、居民，所有一切都变成了石头——因为这个城市里的人拒绝了安拉的召唤。[21]耶和华召唤罗得的妻子要她离开她的城市，她变成一根盐柱，就因为她回头一看。[22]还有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这个被诅咒的犹太人要留在世间，直到最后审判日，因为当耶稣背负十字架在他面前走过时，他喊道：“走得快些！加快些速度！”受到侮辱的、人们还认不出的救世主转身

对他说:“我走,可是你要在这里一直等到我回来。”[23]

有些受害人永远让符咒镇住(至少,人们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可是另一些受害者注定会得救。布琳希尔德受到保护、等待她的英雄来到,刺蔷薇有位王子来救她。同样,那位在梦
64 中变成一棵树的年轻人后来梦见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这个女人作为未知道路的神秘领路人指出道路。[24]并不是所有犹豫不决的人都不能得救。心灵有许多储备着的秘密。这些秘密只有到了需要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因此,顽固拒绝响应号召之后的困境有时证明是个使上帝给予启示的时机,使某种未料想到的释放的原则得以显示出来。

实际上,这种有意的内倾是创造性天才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它能够用来作为有意识的手段。它迫使心灵能量进入内心深处,使忘记了其存在的、无意识中的幼儿期形象和原始图象活跃起来。其结果当然可能是不同程度的意识完全分裂(神经机能病,精神病:即着迷的达佛涅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吸收新的力量并与之结合,就能体验到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自觉和非凡的控制能力。这就是印度瑜伽修炼的基本原则。这也一直是西方许多具有创造精神的人采用的方式。[25]不可能把这说成是对任何具体号召的响应,而只能说这
65 是除了能满足内心尚不知道的要求的最深邃、最崇高、最丰富的东西外,对其他一切都蓄意地断然拒绝:对提出来的生命条件全盘否定或拒绝,结果某种能促成改变的力量把问题带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那里问题终于突然解决。

《天方夜谭》中卡马尔王子和布杜尔公主的奇妙、冒险故事所说明的正是英雄在这方面的问题。波斯国王沙赫里曼的独生子,年轻英俊的卡马尔·扎曼王子,一直拒绝他父亲一再

向他提出的建议、请求、要求乃至命令，要他做正常人所做的事，娶一个妻子。这件事第一次向他提出时，这位青年回答说："哦，父亲，我不想结婚，对女人我也不感兴趣；因为我读过许多关于女人诡计多端、背信弃义的书，听到许多人讲这类的事，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 你问起女人，我这样奉告：——
> 女人的事我十分通晓！
> 当男人老了，钱都花掉，
> 她们的恩爱就一笔勾销。

另一位诗人也说过：

> 不娶女人你就能更好地将安拉伺候；
> 让女人控制的青年就一生别想出头。
> 她们会找到新奇的办法来将他挫败，
> 哪怕他十年寒窗读书万卷博学多才。"

当他念完了这两首诗，他继续说道："哦父亲，结婚的事我绝不同意；即使要我喝一杯毒酒，我也决不会同意。"

当沙赫里曼苏丹听到儿子的这些话时，两眼发黑、心中忧伤；可是他深深地爱他的儿子，不想再重复自己的意愿，也不
66 再为此生气，而是向儿子表示百般慈爱。

过了一年，父亲又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那年轻人又引用了一些诗人的诗句再一次予以拒绝。国王和他的维齐尔[26]商量，这位大臣建议说："哦国王，请再等一年，如果一年

之后你仍然想和他谈结婚的问题，请不要私下和他谈，而是在国家的重要日子，当所有的埃米尔、维齐尔和军队都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向他提出。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再派人把你的儿子召来；等他来到后，你就当着维齐尔、王公贵族、国家官员和部队军官的面，向他提出结婚的问题；当着这些人员的面，他肯定会感到害羞、胆怯，因而不敢违背你的旨意。”

当这一天来到时，沙赫里曼国王在满朝文武官员面前下达他的命令，王子低头片刻，然后抬起头来朝他父亲看，他那年轻人的愚蠢和孩子气的无知促使他回答说：“就我而言，我决不结婚，即使要我喝一杯毒酒！对你来说，你年纪越大，脑子越差：在今天以前，你不是已经两次问过我关于结婚的事，而我两次都拒不同意吗？你的确是年老昏聩，你不适宜治理万民！”在一阵盛怒之下，卡马尔·扎曼一面说话，一面在他父亲面前把紧握在背后的双手松开，把衣袖卷到两肘之上；另外，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他还对他的父亲说了更多的不逊之词。

国王被弄得惊惶失措、感到羞辱，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为了庆祝节日而聚集在一起的王公贵族和军队长官面前；可是他很快就恢复了国王的尊严，他朝他的儿子大声呼喊使他吓得发抖。然后他朝站在他面前的侍卫呼唤，命令他们：“抓住他！”于是他们走上前去抓住王子，把他捆住，带到国王面前，
67 国王命令他们把王子的两肘绑在背后，让他就这样地站着。王子惊恐万状，低下了头，他的前额和面孔上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羞愧和慌乱使他极度不安。他父亲随即辱骂他，喊道：“但愿你遭到不幸！你是通奸的结果，你是丢脸行为的产物！你怎么敢在我的士兵和军官面前这样回答我？迄今为止你没

有受到惩罚。难道你不知道即使是我最卑微的臣民做了你所做的这种事，对他来说也是个羞耻?”于是国王命令他的马穆鲁克[27]替王子松绑，然后将他囚禁在城堡的一座棱堡里。

于是他们把王子带到一座荒废了的古堡，古堡里有一间部分毁损了的大厅，大厅中间有一口古井；他们先扫地，把地毯弄干净，在大厅里安放一张卧榻，放上一个褥垫、一张皮毯子和一个靠垫。然后他们拿来一盏大灯笼和一支蜡烛；因为这地方即使在白天也是黑暗的。最后那些马穆鲁克把王子带到这里来，派一个太监站在门口。等他把这一切办完之后，王子在卧榻上坐下，他精神沮丧，心情沉重，他责怪自己，为自己伤害了父亲的行为感到悔恨。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中华帝国，海岛、大海和七座王宫的主宰加尤尔国王的女儿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当她的美貌、她的芳名和她的声誉在邻近各国中到处传颂时，所有的国王都派人到她父亲那里，要求他把公主嫁给自己。于是国王和她商量结婚的事，可是她厌恶结婚这两个字。“哦，父亲，”她回答说，“我不想结婚，我根本不想；因为我是一位拥有最高权力的女人，是一位统治男人的女王，我不想让男人来统治我。”可是她越是拒绝求婚，求婚者的心情就越是急切，中国内陆海岛的王公贵族们纷纷把礼物、稀有的东西和求婚的信送给她的父亲，要求娶她为妻。于是父亲一再劝她结婚，可是她一直拒绝，最后她愤怒地朝他喊道：“哦父亲，如果你再一次向我提起结婚的事，我就要走进我的房间，拿出一把利剑，把剑柄固定在地上，把剑尖对准我的腰，然后我就压在剑上，直到剑从背后刺出来，就这样把我自己杀死。”

当国王听到这些话时，他双眼发黑、心急如焚，因为他唯

恐她会自杀；关于她的事，他不知如何对那些向她求婚的国王交代。于是他对她说："如果你决心不结婚，而且你的决定无法改变的话，那你就不要再来来去去，走出走进。"他把她禁闭在一个房间里，派十名年长的妇女作为陪伴看住她，不许她到七座王宫去。另外他装出自己被她激怒的模样，写信给所有的国王，告诉他们由于精灵作祟，她已经疯了。[28]

由于这两位男、女英雄都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亚洲大陆隔在他们中间，因此需要奇迹来把这命中早已注定的一对结合在一起。可是破除这种否定生活符咒的魔法和消除那两位处于童年状态的父亲的怒气的力量能够从哪里来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世界上所有神话中都是相同的。因为，就像在《古兰经》中经常写的那样，"安拉能够拯救。"唯一的问题是奇迹将用什么方式产生。这个秘密将在这篇《天方夜谭》故事的以后阶段解开。

69 3

超自然的助力

不曾抗拒过召唤的人在冒险征途中首先遇到的是一位保护他的人物（经常是个干瘪皱皮的小老太婆或老人），这个人物给冒险者以护身符，使他不受将会遇到的毒龙的伤害。

例如，在东非坦噶尼喀的瓦恰加部落中传说有个名叫基阿津巴的穷得走投无路的人。这人出发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长途跋涉使他疲惫不堪。他只得站在那里，朝他向往之处的方向看，就在这时，他听见背后有人朝他走来。他一转身，看见一个衰弱的小老太。这小老太走上前来，说想知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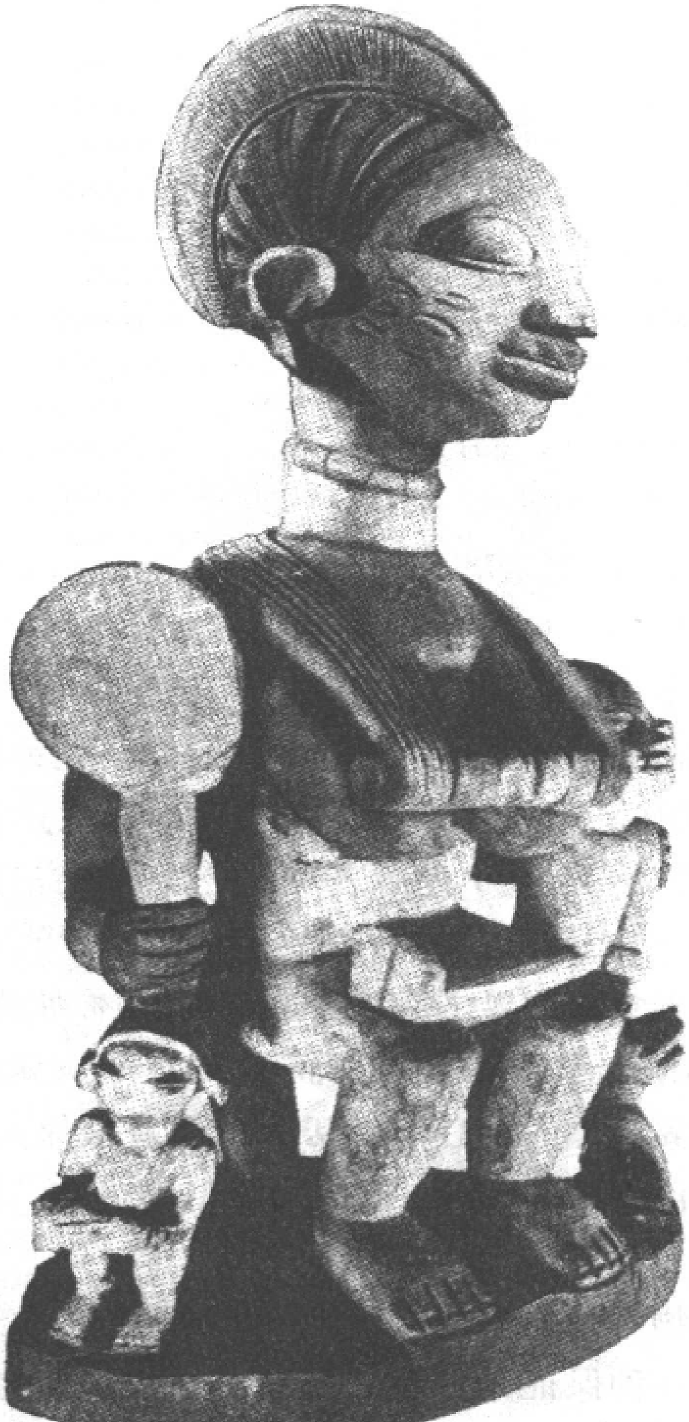
的事。当他告诉她后,她就用她的长袍裹着他,带他离开地面飞到天顶,这天顶是正午时太阳在那里停留的地方。接着,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一大群人从东方来到天顶,在这群人中有个光辉耀眼的酋长。这位酋长来到后就宰了一头牛摆开筵席,坐下来和他的随从们吃喝起来。小老太请他帮助基阿津巴。酋长向基阿津巴祝福,并打发他回家。有记载说从此以后基阿津巴日子过得很兴旺。[23]

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最喜爱的这种善良角色是蜘蛛女
70 人——住在地底下的祖母般的小老太。纳瓦霍人的孪生战神到他们的父亲太阳住的地方去,他们沿着神圣的足迹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遇见了这位神奇的老太太:"这两个孩子快步沿着神圣的足迹走,日出后不久就即将到达德西尔劳蒂尔。他们看见有烟从地下升起。他们走到升起烟的地方,发现烟是从地窟的烟洞里冒出来的。从洞里伸出一把让烟薰黑了的梯子。他们从洞口朝地窟里面望,看见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就是蜘蛛女人。她朝他们抬起头,说道:'欢迎你们,孩子们。进来吧。你们是谁,你们两人从哪里来?'他们不回答,可是爬下了梯子。当他们到达地下时,她又问他们:'你们两个到哪里去?''没有什么具体地方。'她把同样的问题问了四遍,每一遍都得到同样的回答。于是她说道:'也许你们是要去找你们的父亲吧?''是的,'他们回答说,'但愿我们知道到他家去的路。''啊!'老太太说,'到你们的父亲太阳那里去的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路。从这里到那个地方一路上有许多妖怪;即使你们到了那里,你们的父亲也许并不高兴看见你们,还可能会惩罚你们。你们必须通过四重危险——挤碎行人的岩石,割碎行人的芦苇,撕碎行人的大仙人掌,淹没行人的滚烫流沙。可是我会给

你们一些制服敌人、保全性命的东西。'她给他们一个称为'异族诸神的羽毛'的护身符。这是一个圈子,圈上有两根活的羽毛(从活老鹰身上扯下的羽毛)。她还教他们念咒语。如果对敌人重复念这个咒语就会压制住敌人的怒火。这咒语是:'让花粉使你放下脚。让花粉使你放下手。让花粉使你低下头。
71 于是你的脚是花粉;你的手是花粉;你的头脑是花粉;你的声音是花粉。小路多美丽。你平静下来。'"[30]

这种前来给予帮助的干瘪皱皮老太婆或充当教母的仙女,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童话传说中的人物;在基督教圣徒传说中,这个角色一般由圣母马利亚来扮演。圣母马利亚代人祈祷、为人求得天父的慈悲。蜘蛛女人能用她的蛛网控制太阳的运行。在宇宙母亲保护下的英雄不可能受到伤害。阿里阿德涅的线使忒修斯安全地通过迷宫的冒险。这种领路人的角色,在但丁的作品中表现为女性人物贝雅特里齐和圣母马利亚;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先后表现为格蕾卿、特洛伊的海伦和圣母马利亚。"你是希望的活的源泉,"但丁在他安全地通过地狱、净界、天堂这三界之后祈祷道:"圣母,你如此伟大,如此乐于助人,无论谁想要得到神恩而不求助于你,就像想使愿望飞翔而无双翼。你的善心不仅帮助向你请求的人,而且在他尚未开口之前就给予帮助。慈悲、怜悯、高尚和一切美德全都集中于你的一身。"[31]

这种人物所代表的是命运的善意的保护力。这种幻想出的保护力是一种保证——是不会失去天堂安宁的许诺,这种天堂的安宁最初是在母亲的子宫里感受到的;是不仅在过去、
72 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不仅从开始、而且到结束)都给予支持的许诺;是全能的力量可能因跨越阈限和生命觉醒而削弱但



图版3 神的母亲(尼日利亚)



图版4　身穿戎装的神(巴厘)

仍然给予保护的承诺,这种保护力量会经常存在于心中,甚至存在于不熟悉的世界里。只要他知道并且相信,那些永恒的保护神就会出现。英雄响应了自己的召唤并继续前进,他就会发现(如后来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所有潜意识的力量都在他那一边。大自然母亲亲自支持英雄的伟大壮举。只要英雄的活动与他的社会中条件成熟的事物相符合,他就好像在随着历史进程的伟大节奏而驰骋。拿破仑在他的俄罗斯战役开始时说过:“我感觉自己被推向一个我不知道的目标,一等到我达到了这个目标、一等到我变得不再被需要时,一颗微小的粒子就足以将我击碎。在那时以前,人类的全部力量都奈何我不得。”[32]

这种超自然的助力经常以男性的形状出现。在童话传说中,它可能是林中的小矮人,可能是巫师、隐士、牧人或铁匠,他们在英雄面前出现,向他提供所需的护身符或忠告。在高级神话中,这种角色发展成领路人、导师、将灵魂送到阴间去的摆渡人等重要人物。在希腊罗马神话中他是赫耳墨斯-墨丘利;在埃及神话中他一般是透特(鹮头人身神,狒狒头人身
73 神);在基督教神话中是圣灵。[33]歌德在《浮士德》中把墨菲斯托菲里斯(即魔鬼)作为男性的领路人——而且不时强调这个“易变的”(“mercurial”,来源于“墨邱利”)人物的险恶的方面;因为他是个把天真的灵魂引入痛苦境地的诱惑者。在但丁的梦幻中,领路人的角色由维尔尔来扮演,他在天堂的门口把这个角色让给贝雅特里齐来扮演。同时既是保护的又是险恶的、既是母性的又是父性的,这种守护和指导的超自然原则把下意识中一切含混不清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因而表示另一个更大的体系对我们的有意识人格的支持,但也表示我们冒着

丧失所有理性目标的危险去追随的领路人是不可理解的。[34]

有相助者前来给他以帮助的英雄是典型的对召唤作出反应的英雄。这种召唤实际上是宣告传授奥秘的术士即将来到。但即使对于那些显然无动于衷的人，超自然的保护人也
74 可能会前来相助；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安拉总能拯救人。”

在波斯王子卡马尔·扎曼躺着睡觉的荒废古堡里，凑巧有一口罗马古井，[35]在井里住着一位名叫玛伊穆娜的女精灵，她是被诅咒的易卜劣厮（即恶魔撒旦）的后代，是著名的精灵[36]之王迪米里亚特的女儿。当卡马尔·扎曼一直睡到当夜二更天时，玛伊穆娜想从井里出来到天上去偷听天使们谈话；可是她一出井口就发现与平日不同，塔楼的房间里有灯光。她感到奇怪就走近房间进入门里，看见铺好的床上有个人在躺着，这人头边点着一支蜡烛，脚边有一盏灯笼。她收拢双翅站在床边，掀起盖在卡马尔·扎曼脸上的床罩。她整整一小时一动不动地站着，感到既爱慕又惊异。等到她清醒过来，就大声说道：“全能的造物主安拉有福了！”因为她是个信奉真主的女精灵。

接着，她向自己保证不去伤害卡马尔·扎曼，而且担心他
75 在这荒凉的地方会让她的亲戚马里德[37]中的一员杀害。她俯下身子，在他的两眼之间亲了一个吻，把床罩重又拉起来遮住他的脸；过了一会儿，她展开双翅朝天空高飞，直到她靠近最低的一重天。

现在，由于命运、或者由于机缘，高飞在空中的易夫里塔玛伊穆娜突然听到在她近旁有翅膀拍动的声音。她朝声音飞去，发现声音来自一个名叫达赫纳什的易夫里特。于是她像一头

雀鹰似的朝他俯冲过去。当对方意识到向他冲来的是玛伊穆娜,并且知道她是精灵之王的女儿时,就惊恐万分,吓得他两肋肌肉发抖。他求她放过他,可是她要求他说出在深夜这种时候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他来自中国国王加尤尔领土上的内陆海岛,加尤尔国王是海岛、大海和七座王宫的主宰。

“在那里,”他说道,“我看到了国王的女儿,安拉把她创造得没有人能和她媲美。”于是他开始赞美布杜尔公主。“她的鼻子,”他说道,“像擦亮的刀刃那样笔直,她的双颊像紫葡萄酒或银莲花般血红;她的双唇像珊瑚或红玉髓闪闪发光,她的口水比醇酒更甜,能解除地狱烈火的痛苦。她无比的机智使她舌头说出连珠妙语。她的酥胸使人看了神魂颠倒(光荣属于创造它的真主!);与酥胸相连的是一对光滑圆润的上臂;甚至连诗人瓦拉汉也都赞美她说:

她的手腕,如果不让手镯套住,
就会像银雨一般,从袖口流出。

76 他继续歌颂她的美丽,玛伊穆娜听完之后惊异得说不出话。达赫纳什又说了起来,他描绘她的父亲,那位强大的国王,描绘他的珍宝、他的七座王宫,以及他的女儿如何不愿结婚。“哦,夫人,听我说,”他说道,“我每夜都要到她那里去尽情地看她的脸,在她的两眼之间亲个吻;可是尽管我爱她,我可没有伤害她。”他要玛伊穆娜和他一同飞回到中国去看看这位公主如何美丽可爱、高矮如何适度、体态如何匀称。“看过之后,”他说,“随便你怎样惩罚我、奴役我,因为你有权吩咐、有权禁止。”

玛伊穆娜感到气忿，因为在她刚刚看到过卡马尔·扎曼之后，竟然有人胆敢歌颂世界上的其他人。“呸！呸！”她大声说道。她嘲笑达赫纳什，朝他脸上吐口水，“千真万确，我今天夜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她说，“即使你在梦中看见他，你也会爱慕得浑身瘫软，流出口水。”接着她把王子描绘一番。达赫纳什表示不相信会有人比布杜尔公主更美，于是玛伊穆娜命令他和她一同去看。

“听到吩咐，我马上遵命。”达赫纳什说。

他们朝下飞行，降落在塔楼的房间里。玛伊穆娜叫达赫纳什站在床边，她自己伸出手来把遮在卡马尔·扎曼脸上的丝绸床罩拉下，这时他的脸就像上升的太阳似的光辉夺目。她朝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朝达赫纳什转身，说道：“看吧，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你可不要成为一个最卑鄙的痴子；我虽是个处女，可是我的心已经让他夺去。”

“安拉在上，哦，我的夫人，你是应该得到原谅的，”达赫纳什大声说道，“可是还有其他情况需要考虑，这就是女性和男性不同。万能的安拉使你爱的这个人，在天下万物中，就美丽
77 可爱、优雅、完美而言，和我的恋人完全相似，就像两人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听了这番话后，玛伊穆娜觉得两眼发黑，她挥动翅膀在达赫纳什的头上狠狠一击，几乎要把他打死。“哦，你这可恶的家伙，”她命令道，“凭我爱人英俊面容的光辉，我要你立刻到你愚蠢地迷恋着的女人那里去，把她马上带到这里来，好让我们把两人放在一起，在他们并排躺着睡觉时仔细地朝他们看；这样我们就会看出究竟哪一个更美更可爱。”

就这样，在他全然不知的领域中，某些偶然事件正在发

生，于是对生活不感兴趣的卡马尔·扎曼的命运，在没有他本人意志的有意识地合作下，开始自动实现。[38]

4

跨越第一个阈限

在他的命运化身的指引和帮助下英雄动身去冒险，直到他在扩大其力量的区域的入口处遇到“阈限的守护者”。这些守护者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还有上和下——形成世界的边界，他们代表英雄目前的活动范围或生活视野，在这些守护者外面的就是黑暗、未知的事物和危险；就像在父母照看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幼儿就有危险，在社会的保护范围以外之处
78 对部落成员就有危险一样。对于普通人来说，呆在规定范围之内会使他感到满足，甚至感到骄傲，而且流行的信念使他有充分理由害怕朝未经考察过的地方迈出哪怕只是第一步。这样，哥伦布的打破中世纪思想界限的勇敢船队就被认为是驶进像神话中咬着自己尾巴的蛇那样围绕着宇宙的、永生神灵的无边海洋，[39]而要这支船队的水手们工作就必须哄骗、催促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似的，因为他们害怕寓言中的海中怪兽、美人鱼、龙王和其他海洋怪物。

民间神话把村庄人来人往的范围之外的荒凉地方说成是狡诈的危险精灵居住出没之处。例如，霍屯督人这样描述有时在村外丛林地和沙丘上遇到的吃人妖魔。它的眼睛长在脚背上，因此它要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必须把两手、两膝撑在地上，抬起一只脚。这样它才能用眼睛朝后看；不然的话，它就只能不断地朝天看。这是个捕猎活人的妖魔，它用像手指一

样长的利齿把活人撕成碎片。据说这种妖魔出猎时成群地活动。[40]霍屯督人的另一种名叫哈伊-乌里的妖魔鬼怪遇到一块块丛林地时不是绕过，而是跳过。[41]一种只有一条腿、一只臂膀、半边身体的危险的半边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碰到；这种半边人从外侧看就变得无影无形。在非洲中部据说这种半边人对碰上他的人说："你既然遇见了我，就让我们来交手。"如果把他摔倒在地，他就会求饶说："不要杀死我，我会把许多的药物指给你看"；于是这个幸运的人就成了一个治病能手。但如果半边人（被称为"奇鲁维"意思是"神秘的东西"）得胜，受害人就死去。[42]

79 未知的地区（沙漠、丛林、海洋、异国，等等）是投射无意识内容的自由天地。乱伦的 libido（生存本能）和杀父的 destrudo（破坏本能）从那里又以暴力的威胁和想像中危险的欢乐的形式——不仅是吃人的妖魔，而且是美丽迷人的神秘海上女妖塞壬——朝该个人和他的社会反射回来。例如俄罗斯的农民都知道森林中的"野女人"，她们住在山洞里像人类一样照顾家庭。她们是漂亮的女性，长着美好的方脑袋、浓密的头发和多毛的身体。当她们奔跑或给孩子喂奶时，就把乳房甩在肩膀上。她们一小组、一小组地结伴行动。她涂抹用林中根茎配制的油膏就能使自己隐形。她们喜欢单独在树林里与迷路的人跳舞，把他跳得死去，或逗他发痒使他笑死；任何凑巧碰上她们的隐形舞会的人会死掉。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为她们把食物放在外面，她们就会替这些人收割谷物、纺纱、照看孩子、整理房屋；如果哪个姑娘梳理大麻给她们去纺麻，她们就会给她能变成黄金的树叶子。她们喜欢男人做她们的情郎，经常和乡下的年轻人结婚，据说她们能成为极好的妻子。可

是她们像所有超自然的新娘们一样，只要丈夫对她们关于婚
80 姻礼貌的荒唐概念稍有违背，她们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43]

为了说明危险的吃人妖魔和诱惑的性欲本质的结合，再举一个俄罗斯人的水爷爷的例子。水爷爷是个机敏的变形者，据说他会使在午夜或正午游泳的人淹死。他和淹死的或被剥夺继承权的姑娘们结婚。他有诱骗不幸的女人们落入他的圈套的特殊才能。他喜欢在月明之夜跳舞。当他的妻子中的一个快要生孩子时，他就到村子里去找一个接生婆。可是从他的衣服边缘渗出的水就可以察觉他是谁。他秃顶，长着大桶似的肚子和虚胖的面颊，身穿绿色衣服，头戴芦苇编的高帽子；可是他也能以迷人的青年或社区知名人物的形态出现。这位水中的主人在岸上并不算强大，可是在水里他却是至高无上的。他住在江河、小溪和池塘的深处，他喜欢呆在水车磨房附近。他在白天里像鳟鱼和鲑鱼似的躲藏起来，可是在夜里他就浮到水面，像鱼似的拍水，溅起水花，驱赶他水中的牛、羊和马到岸上去吃草；要不然他就高踞在水车的轮子上安静地梳理他的绿色长发和胡子。在春天里他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他沿着河打碎坚冰，把冰块堆成一堆堆高高的冰堆。他捣毁水车的轮子给自己逗乐。可是当他脾气好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鱼群赶进渔夫的网里去，或警告人们洪水就要来了。跟他去的接生婆会得到用金银支付的丰厚的酬劳。他的那些
81 美丽的女儿，身材长得高大，脸色苍白，有一种哀伤的神态，身上穿着透明的绿色衣服；她们虐待、折磨淹死的人。她们喜欢坐在树上，一边摇晃，一边唱着美妙的歌。[44]

阿卡迪亚的潘神是住在村庄保护范围之外的危险妖精中最有名的古典的例子。罗马神话中与潘相对应的神是西尔瓦

努斯和法乌努斯。[45]潘是牧人排箫的发明者，他为山林水泽神女的舞蹈吹奏排箫，他的男性伙伴是半人半羊形状的萨提洛斯。[46]在偶然冒险进入他的领地的人的心里，潘所引起的感情是“恐慌”、害怕、突如其来的毫无理由的惊惧。于是任何微不足道的原因——一根小树枝的断裂声，一片树叶的颤动声——都会使这人的头脑里充满自己臆想中的危险，他就疯狂地竭力逃避他自己的被激发的无意识意象，受害者就在这种惊恐的奔逃中丧命。可是对那些崇拜他的人潘是仁慈的，赐给他们以神圣的自然界的卫生术，给那些用第一批劳动成果向他献祭的农夫、牧人和渔夫以赏赐，使按照一定仪式到他的专管治病的神圣处所去的人恢复健康。他还给人以智慧，那种世界之脐翁法罗斯石[47]的智慧；因为跨越阈限是进入宇宙之源的神圣区域的第一步。在吕卡伊翁有一个由潘给予灵感的厄拉托女神主持的神示所，就像阿波罗给德尔菲神示所的女祭司以灵感一样。普卢塔克把潘的狂欢仪式的狂喜和库柏勒女神的狂喜、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典的狂乱、缪斯激起的诗人的狂热、战神阿瑞斯（即马尔斯）激起的狂热相提并论，作
82 为摧毁理智，释放出既毁灭又创造的黑暗力量的神圣热情的例子。

一位中年已婚的先生说：“我梦见我想要走进一座美妙的花园。可是花园前面有一个看守，他不允许我进去。我看见我的朋友爱尔萨小姐在花园里；她想要把她的手从大门上面伸给我。可是被看守制止。看守抓住我的臂膀把我送回家。‘你毕竟应该明白道理！’他说，‘你知道，你不能做那种事。’”[48]

这个梦阐明了阈限守卫者第一方面，或保护性方面的意

义。人们最好不要向业已确立的边界的守卫者提出挑战。可是只有跨越这些边界，激发这同一位神的毁灭性的另一方面，你才能活着或在死亡中进入新的经验领域。安达曼群岛的俾克米人用奥科-久马(oko - juma，意思是“做梦的人”，“从梦中说话的人”)这个词来指那些高度受人尊敬和高度使人害怕的个人，这些个人与他们的同辈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具有超自然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有遇见妖精——直接在丛林中遇见，在异乎寻常的梦中遇见，或通过死亡和回到人世的方式遇见——才能获得。[49]无论在什么地方，冒险总是跨越已知世界的帷幔进入未知世界；守卫在边界的是危险的神，和他们打交道要冒风险，可是任何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危险就会消失。

83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班克斯列岛，如果某个年轻人在礁石上捕鱼，傍晚时分回家，凑巧在朝上通向悬崖的路上，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鲜花的姑娘在悬崖的坡上朝他招手，而且辨认



插图4 攸利西斯和塞壬

出是他自己村子里或邻近村子里某个姑娘的面容，他就会站住、犹豫不前，心里想她莫非是个马埃。[50]他更仔细地朝她看，注意到她的两肘和两膝都是朝反方向弯转的，这就泄露了她的本来面目，于是他逃走。如果某个年轻人用血龙树的叶子敲打这个诱惑者，她就会现出原形，变成一条蛇在地上滑动着走开”。这种马埃蛇使人极为害怕，可是人们相信，只要你和它们性交，它们就会成为供你差遣的妖精。[51]这种妖魔——既危险又能给人以魔力——每个英雄只要他走出他的传统边一步，就必然会遇到。

84 有两个生动的东方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具有两种结果的令人困惑的跨越过程，并且表明虽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的人面前那些令人恐惧的妖魔会退避，可是不自量力、过分胆大的冒险者会遭到可耻的毁灭。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贝拿勒斯的沙漠商队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冒失地带领一支由满载货物的五百辆牛车组成的商队进入一个找不到水的、有恶魔出没的荒无人烟的地区。由于事先得到警告，他采取了预防措施，用车子载运了许多盛满水的巨大瓦水罐，因此可以合理地认为他具有极好的前景来完成这个不超过六十里格的沙漠旅程。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吃人的妖魔心里想：“我要叫这些人扔掉他们携带的水。”因此他变幻出一辆用纯白色小牛拉的车来使他们心里高兴，这辆车轮上沾满泥浆的牛车在路上朝他迎面驶来。在车前、车后作为他的侍从列队行进的恶魔头发是湿淋淋的，衣服是湿淋淋的，戴着用蓝色、白色睡莲编成的花环，手里拿着一束束红色、白色的莲花，嘴里嚼着滴着水珠和泥浆的含纤维的藕。当商队和那伙恶魔靠在路边互相让路时，吃人的妖魔友好地向

商队的领导人打招呼。“你们到哪里去?”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商队的领导人回答说:“先生,我们从贝拿勒斯来。可是你们朝我们走来,戴着蓝色、白色睡莲的花环,手里拿着红色、白色的莲花,嚼着沾着泥浆的含纤维的藕,水从你们身上滴下来。你们来的路上在下雨吗?湖水的面上被蓝色、白色的睡莲和红色、白色的莲花遮住了吗?”

吃人的妖魔说:“你看见那条深绿色的林带吗?走过了那里,整个树林就是一大片水;一直都在下雨;低洼地积满了水;到处都变成被红色、白色莲花遮盖着的湖。”然后当车子彼此
85 驶过时,吃人的妖魔问道:“你的这些车子里装的是什么货——那些车子里呢?它们好像很重,里面装的是什么货呀?”“里面装的是水,”商队的领导人回答说。“当然,你们把水一直带到这里是很为明智的;可是再走下去,你们就没有理由给自己增加负担了。把那些瓦水罐打碎,把水倒掉,舒舒服服地轻装前进吧。”吃人的妖魔径自前进,等到走出视程之外,就又回到自己的妖魔之城去了。

现在那个愚蠢的商队领导人,由于他自己的鲁钝,听从了吃人妖魔的劝告,砸碎了瓦水罐,让车队轻装前进。可是前面连一滴水也没有。由于没有水喝,那些人感到困乏。他们一直走到太阳落山,然后解下套具,把车子紧紧围成一圈,把牛拴在车轮上。牛没有水喝,人没有粥和饭吃。虚弱的人随地躺下,睡着了。到了午夜时分,那些吃人的妖魔从妖魔之城来到这里,杀死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吞吃他们的肉,只留下白骨,干完这一切之后妖魔就离去了。死者的手骨和其他骸骨朝四个方位和四个中间方位丢弃得到处都是;那五百辆车仍然满载货物停在那里。[32]

第二个故事的风格迥然不同。它讲的是一位刚刚在世界闻名的老师那里学成武艺的青年王子。他接受了象征高超武艺的称号“五兵王子”之后，收下了老师给他的五种武器，然后带着弓箭和新的兵器走上通向他父亲王宫的路。在途中他走到了一座森林。在进入森林之处人们向他提出警告。“王子，不要走进这座森林，”他们说，“森林里有个名叫‘粘性头发’的吃人妖魔；他逢人就杀。”

86 可是王子像一头披着鬃毛的狮子那样自信和无畏。他照样走进森林。当他走进密林深处时，吃人妖魔就出现了。这妖魔使自己的身材增高到棕榈树的高度，使自己的头大得像座带钟状顶的凉亭，使眼睛大得像化缘钵，使獠牙大得像巨大的球茎或花蕾；他长着老鹰的尖鸟嘴；他的肚子上有着斑纹；他的手和脚呈深绿色。“你到哪里去？”他问道，“站住！你是我的掌中物！”

五兵王子毫不害怕，而是对自己学到的武艺感到信心十足。“吃人的妖魔，”他回答说，“我走进这座森林时，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你如果想攻击我，你就最好小心些；因为我要把一支浸过毒药的箭射进你的肉里，叫你当场毙命！”

年轻的王子威吓了吃人妖魔之后，就把一支浸过致命毒药的箭搭在弦上射了出去。箭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里。接着他一支接一支地一连射出五十支箭。所有的箭全都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里。吃人的妖魔把那些箭一支支地抖落在自己的脚下，然后就朝年轻的王子走过去。

五兵王子再一次威吓吃人的妖魔，拔出他的剑，使了个绝招。这把三尺三寸长的剑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上。然后王子用长矛刺他，长矛也粘在他的头发上。看见长矛被粘住，王子

就用大棒打他。大棒也粘在他的头发上。

王子看到大棒被粘住，就说道："吃人的妖魔，你从未听说过我。我是五兵王子。当我走进这座被你骚扰的森林时，我根本不重视弓箭之类的兵器；当我走进这座森林时，我只重视我自己。现在我要把你打碎成齑粉！"宣布了他的决心之后，
87 王子大吼一声，用右拳打他。他的右拳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上。他用左拳打他。左拳也被粘住。他用右脚踢他。右脚也被粘住。他用左脚踢他。左脚也被粘住。他想："我要用我的头把你撞碎成齑粉！"他用头撞他。头也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上。[53]

五兵王子大吼了五次，五处地方被粘得牢牢的，他悬挂在吃人妖魔的身体上。可是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毫不气馁。吃人妖魔心里想："这是个狮子般的人，是个出身高贵的人——他不仅仅是个人！因为他尽管被我这样的吃人妖魔抓住，看起来却既不胆战，也不心惊！自从我占据这条路以来，我从未看到过能和他相比的人！他为什么不害怕呢？"吃人的妖魔不敢吃他，就问道："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害怕？为什么死亡不能使你感到恐怖？"

"吃人的妖魔，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因为在一生中，人总有一死。而且，我的肚子里有雷电作为武器。如果你吃掉我，你不可能把这个武器消化掉。它会把你的五脏六腑撕成碎片，使你送命。既然这样，我们两人都会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的原因！"

读者应该知道，五兵王子所指的是他心里的"知识的武器"。实际上这位年轻的英雄不是别人，而正是未来佛陀的一个较早期的化身。[54]

88 “这个年轻人说的是真话，”吃人妖魔心里想，死亡的恐怖使他感到害怕。“我的胃没有办法从这个狮子般的人身上消化掉甚至像一颗菜豆那样小的一块肉。我要让他走！”于是他让五兵王子走。这位未来的佛陀向吃人妖魔宣讲佛法，将他降服，使他否定自己，然后使他成为一个有资格接受供品的林中精灵。这个年轻人告诫吃人的妖魔要多加注意之后，就离开森林，他在森林的出口把他的故事告诉众人，然后上路。[55]

粘性头发作为世界的象征（我们通过五种感官把自己粘在这世界上，而且我们无法用身体器官的行动来摆脱这个世界），只有当未来的佛陀不再受到代表他的短暂名声和体质特点的五种兵器的保护，而求助于无名无形的第六种兵器时，妖
89 魔才被降服；这第六种兵器即：超验知识的神圣雷电，这种知识超越于名和形的感官认识领域。于是情况随之改变。他不再被抓住，而得到解脱；因为他现在所记得的自己是永远自由的。从感官认识到的妖魔的力量消失了，妖魔被迫否定自己。否定了自己，他就变为神圣——一个有资格接受供品的精灵——就像被认识的世界本身一样，不是最终认识，而是仅仅作为超于所有的名和形，可是又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名和形之内的东西来认识。

库萨的尼古拉斯把遮住上帝不让凡人看见的“地上乐园之墙”描述为由“对立物的一致”所构成，墙的门由“最高理智的神灵”看守，这位神圣把人拦在门外，直到他被制服。[56]那些成对的对立物（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以及把人的官能束缚于希望与恐惧、把人的行动器官联系于防护与取得的其他种种相反倾向）就是要把旅行者砸碎的撞岩，可是英雄总是能从撞岩之间通过。撞岩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基本

主题。希腊人把这个基本主题和黑海中的被风吹动会撞在一起的两座岩石海岛联系在一起；可是乘坐阿耳戈船的英雄伊阿宋在撞岩之间驶过，从那时起这两座海岛就一直分开着。[57]在纳瓦霍人的传说中蜘蛛女人也警告孪生英雄有撞岩的危险；可是有象征道路的花粉和从活的太阳鸟身上拔下的鹰的羽毛保护他们，这一对英雄能够在撞岩之间通过。[58]

就像焚烧祭品的烟穿过太阳之门那样，摆脱了自我的英雄穿过世界之墙，让他的自我粘在吃人妖魔的头发上，而他自己则向前行进。

90

5
鲸的腹腔

那种跨越魔法的阈限就是进入重新出生的领域的思想，是用全世界通行的代表子宫的鲸的腹腔这一象征符号来表现的。英雄不是征服守卫阈限的神，或博得这位神灵的好感，而是被吞进未知的领域，以致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死去。

米希——纳马，鱼中之王，
他愤怒地朝上窜，
他跳进闪闪的阳光
他张开大口吞掉
海华沙和他的小船。[59]

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讲述恶作剧英雄乌鸦的故事，说他有一天坐在海滩上晒干他的衣服时，看见一头雌鲸庄重地

朝海岸游近。他喊道："亲爱的，你下次浮出海面呼吸空气时，把嘴张开，把眼睛闭上。"然后，他急忙穿上他的乌鸦衣服，戴上他的乌鸦面具，把他的取火棒挟在腋下，飞到海面上。雌鲸游了过来，她按照他对她说的那样做了。乌鸦飞进她张开的嘴，直入她的咽喉。雌鲸吃了一惊，马上闭嘴，潜入海底；乌鸦站在鲸腹中朝四面看。[60]

91 祖鲁人有个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让大象吞下的故事。当这个女人到了大象的胃里，"她看见大森林和大江、大河，还有许多高地；在一边有许多岩石；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建成了他们的村庄；还有许多狗和牛；所有这些都在大象的肚子里。"[61]

爱尔兰的英雄芬·麦库尔让一个没有固定形状的妖怪吞吃，这种妖怪在凯尔特世界称为佩斯特。德国女孩小红帽让狼吞掉。波利尼西亚人喜爱的英雄莫伊让他的高祖母吞进肚子里。希腊的众神，只有宙斯是唯一例外，全都让他们的父亲克洛诺斯吞吃。

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带着阿玛宗人女王的腰带回家途中，在特洛伊停留，他发现这座城市受到海神波塞冬派来的妖怪的骚扰。这个海妖会到岸上来吃掉在旷野里来往走动的人们。国王的女儿美丽的赫西俄涅刚被她父亲捆绑在海中礁石上作为求海神息怒的牺牲品，来访的伟大英雄就同意接受赏金将她拯救。到了时候，妖怪就窜出水面张开大口。赫拉克勒斯猛然冲进妖怪的喉咙，用刀从妖怪的肚子里开出一条路，走了出来，妖怪就这样死掉。

这个流行的基本主题着重教导我们，跨越阈限是自我消灭的一种形式，其显然和撞岩的冒险相似。可是在这里英雄不是朝外跨越到看得见的世界范围之外，而是朝内进入，以便

能再一次出生。消失于鲸的腹腔之内，相当于拜神者进入神庙，在神庙里他想起自己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即：除非获得永生就只是尘埃、灰末——从而受到鼓励。神庙的内部，
92 鲸的腹腔，位于世界范围之外、之上、之下的天国都是同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进神庙的路旁和神庙入口的两旁都由矗立着的奇形怪状的巨大雕像守卫着，如龙、狮、举刀的斩魔者、愤懑的小矮神、长翅膀的公牛。这些都是把不能承受神庙内肃静的人挡在外面的阈限守护神。他们预先体现出精灵的危险的一面，他们相当于神话中给传统世界形成边界的吃人妖魔，或巨鲸口中的两排牙齿。他们说明宗教信徒们在进入神庙之时，就经历了一次变形。他把自己的世俗属性留在外面；他抛弃自己的世俗属性就像蛇蜕皮一样。他一进入神庙就犹如从时间领域中死亡，从而返回到世界的子宫中、世界的肚脐中、地上乐园中。任何人都能在肉体上走过神庙的守护者，可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这些守护者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侵入者不能包围圣所，那么他实际上是在神庙之外。任何不能理解神的人都把神看成是魔鬼而不敢接近，这样，神就受到了保护。就其寓言的含义而言，信徒进入神庙和英雄冲进鲸的大嘴是同样的冒险，两者都是用图象语言来表示集中生命和更新生命的行动。

“任何生物，”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写道，“如果不终止存在，就无法获得高一级的属性。”[52]确实，英雄的肉体可能被杀，被肢解，被分散地抛弃在陆地或海洋上——就像在埃及死者的救主俄赛里斯的故事中，他被他的弟弟塞特装进石棺，扔
93 进尼罗河，[53]当俄赛里斯从死亡中复活时，他的弟弟再一次把他杀死，将尸体切成十四块，分散地扔在辽阔的大地上。纳瓦

霍印第安人的孪生英雄不仅必须通过撞岩，而且要通过割碎行人的芦苇、撕碎行人的大仙人掌和淹没行人的滚烫流沙。已经消灭了自我依恋的英雄来来回回地跨越世界的边界，进进出出地通过毒龙的身体，容易得就像国王进出于宫中的所有房间一样。他的拯救人的力量就在于此；因为他的跨越与归来说明耗尽感官认识领域的所有相反事物；剩下的就是永恒的不灭之物，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可畏惧。

因此，在整个世界上，那些其职能是使杀死毒龙从而让生命多产的奥秘能为人间肉眼所见的人们，都曾在自己身上演出这伟大的象征性戏剧，为了使世界恢复活力，他们把自己的肉，像俄赛里斯的尸体那样，分散地抛掉。例如，在弗里吉亚，为了纪念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阿提斯，人们在三月二十二日砍倒一棵松树，带到母亲女神库柏勒的圣所，在那里用羊毛布条把树像尸体似的缠起来，并用紫罗兰花环加以装饰，再把一个年轻人的模拟像绑在树干中央。第二天吹起号角，举行哀哭仪式。三月廿四日被称为是血日：大祭司使自己的双臂流出血液，将血作为祭品；次要的祭司们在鼓声、号角声、笛声和铙钹声中旋转着，跳起托钵僧的狂舞，他们在出神的狂喜中用刀在自己身上切开深长的口子，把血溅在祭坛和树上；至于见习祭司们则模仿他们所纪念的死而复活的阿提斯神，他们阉割自己，然后昏厥过去。[64]

按照同样的精神，印度南部奎拉卡尔省的土邦主在他统
94 治的第十二年结束时，在一个庄严的节日里，命令人修建一座木头的台架，在台架上铺上丝绸的帷幔。当他在音乐声中隆重地在水槽中沐浴之后，就到神庙中去向神礼拜。然后他登上台架，当着人民的面，拿起十分锋利的刀，开始割下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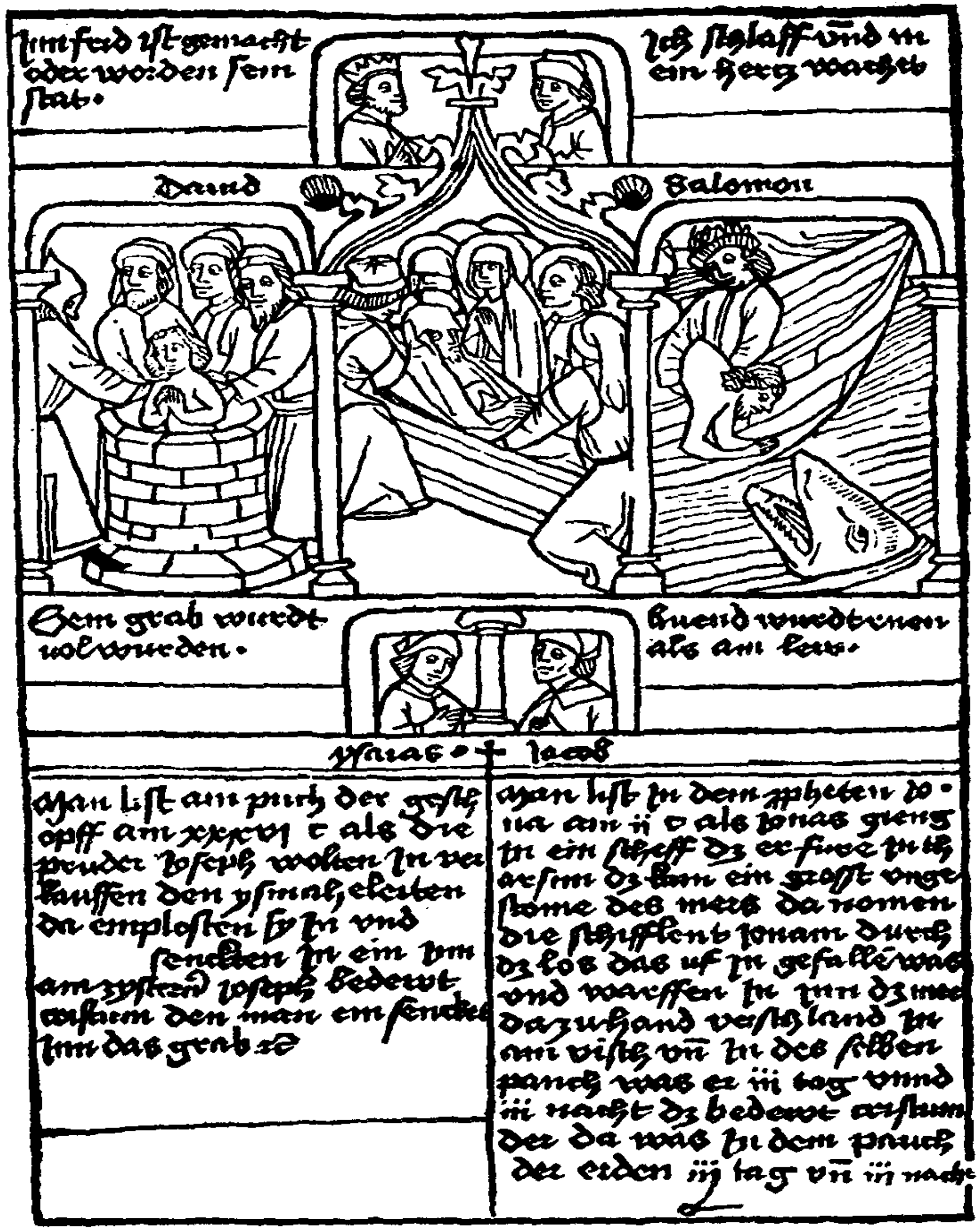


插图5 黑夜之海的航程

约瑟在井中;埋葬耶稣;约拿与巨鱼

鼻子，然后割下两耳和双唇，并割下尽可能多的肉，朝四面扔，直到他流血过多而开始变得虚弱，这时他立即割断自己的咽喉。[65]

注释：

① 《格林童话集》，第1篇，"青蛙国王"。

②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标准本，第6卷；原版1901)。

③ 伊夫林·昂德希尔，《神秘主义，人类精神意识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纽约：E·P·达顿出版公司，1911)，第2部分，"神秘之道"，第2章，"自我的觉醒"。

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导论讲稿》(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本，第14卷；伦敦：霍格斯出版社，1963)，第396~397页。(初版1916~1917。)

⑤ 马洛礼，《亚瑟王之死》，第1篇，19。追踪公鹿和看见搜索的怪兽标志着与寻找圣杯相联系的一系列神秘事件的开始。

⑥ 乔治·A·多尔西和艾尔弗雷德·L·克罗伯，《阿拉帕霍人的传说》(菲尔德·哥伦比亚博物馆，出版物第81号，人类学系列，第5卷；芝加哥，1903)，第300页。重印于斯蒂思·汤普森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事》(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29)，第128页。

⑦ C·G·荣格《心理学和炼丹术》(全集，第12卷；纽约和伦敦，1935)，第71,73页。(初版1935。)

⑧ 威廉·施特克尔，《梦的语言》(威斯巴登：冯·J·E·贝格曼出版社，1911)，第352页。施特克尔博士指出血红色的光辉与肺结病使人咳出血来的想法有关。

⑨ 经出版者许可引自亨利·克拉克·沃伦，《通过译文了解佛教》(哈佛东方丛书之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896，第56~57页。

⑩ 我无意在本书以上部分及整个以下部分详尽无遗地举出例证。如果这样做(例如像弗雷泽在《金枝》中的做法)就既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又不能使单一神话的主线更为清楚。因此我在每一部分中只从广泛分散的具有代表性的传说中选择一些突出的例子。在本书的进程中，我逐渐改变资料来源，

使读者能领略到不同风格的特点。当读到最后一页时,读者便会浏览大量的各种神话。如果读者想证明是否能把一切都在单一神话的每一部分引用,他只要去找脚注中列举的原书,在那大量的故事中选择一些来阅读。

⑪ 《箴言》,第一章,第 24~27,32 节。

⑫ "宗教书籍有时引用[这句]使一些人害怕的拉丁文格言"(欧内斯特·迪姆内特,《思维的艺术》,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29,第 203~204 页。)

⑬ 弗朗西斯·汤普森,《天上的猎狗》,开头的几行。

⑭ 同上书,结束的诗句。

⑮ 奥维德,《变形记》,第 1 篇,第 504~553 页(弗兰克·贾斯特斯·米勒译,洛布古典文学丛书)。

⑯ 上文,第 5 页。

⑰ 弗洛伊德:阉割情结。

⑱ 荣格,《心理学和炼丹术》,第 58,62 节。

⑲ 蛇(在神话中,蛇是大地之水的象征符号)明确地相当于达佛涅的父亲河神珀纽斯。

⑳ 格林,第 50 篇童话。

㉑ 《一千零一夜》,里查德·伯顿译(孟买,1885),第 1 卷,第 164~167 页。

㉒ 《创世纪》,第 19 章,第 26 节。

㉓ 维尔纳·齐鲁斯,《阿哈苏鲁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德国文学素材和主题的历史之 6,柏林和莱比锡,1930),第 1 页。

㉔ 上文,第 55 页。

㉕ 参阅奥托·兰克《艺术和艺术家》,查尔斯·弗朗西斯·阿特金森译(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1943),第 40~41 页:"如果我们把神经机能病患者和创造性艺术家作一比较,很明显,前者生活中的冲动受到过份的抑制。……这两种人与接受现实的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倾向于运用自己的意志力来重新塑造自己。然而,这两种人有如下的不同之处:神经机能病患者在有意识地重新塑造自我时,不超越于具有破坏性的初步产品,因此不能把整个创造过程和自己分离,并把整个创造过程转移到思想意识的抽象上去。创造性的艺术家也是……从那种导致在思想意识上重新构成自我的重新创造自己开始;[但是,就创造性的艺术家而言,]这种自我能够把创造

的意志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自己，这样就使这种自我具有客观性。必须承认，这个过程不仅在其建设性一面、而且在其破坏性的一面，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于个人本身。这就说明为什么要完成任何创造性的工作都必须经历一个‘神经机能病’性质的病态的危机。”

㉖ 维齐尔是伊斯兰国家中的高官或大臣。——译注

㉗ 马穆鲁克是伊斯兰国家中的奴隶。——译注

㉘ 节录自伯顿，前引书，第3卷，第213～228页。

㉙ 布鲁诺·古特曼，《瓦恰加部落民间话本》(莱比锡，1914)，第144页。

㉚ 华盛顿·马修斯，《纳瓦霍人的传说》(美国民俗学协会研究报告卷5，纽约，1897)，第109页。

在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中，花粉是精神活力的象征符号。花粉在所有的仪式中都被广泛使用，既用它来驱除灾祸，又用它来标出生命之路。(关于纳瓦霍人英雄冒险的象征体系的讨论，参阅杰夫·金、莫德·奥克斯和约瑟夫·坎贝尔，《兄弟同来见父亲——纳瓦霍人的战争仪式》，博林根系列第1卷，第2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第33～49页。)

㉛ 但丁，《天堂》，第33篇，第12～21行(查尔斯·埃略特·诺顿译，前引书，卷3，第252页；经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许可引用)。

㉜ 参阅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西方的衰落》，查尔斯·弗朗西斯·阿特金森译(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公司，1926～1928)，卷1，第144页。施彭格勒补充说：“假定拿破仑作为‘经验主义的人’在马伦戈战役中阵亡，那么他所表示的东西将会以其他的形式实现。”在这种意义上和在这种程度上的英雄失去了个性；在他从事划时代壮举的时期中，他是推动文化进程的力量的化身；“在他作为事实的自己和其他事实之间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节奏的和谐”(同上书，第142页)。这和托马斯·卡莱尔将英雄国王作为“能力出众的人”的概念相一致(《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第6讲)。

㉝ 在希腊化时期赫耳墨斯和透特合并成Hermes Trismegistus(“三倍最伟大的赫耳墨斯”)，这个神被认为是所有技艺的，特别是炼丹术的保护神和教师。其中放置着神秘金属的“密封的”(“hermetical”，这个词来源于“赫耳墨斯”)曲颈瓶是个与人间脱离的世界，是个类似神话世界的有着强大力量的特殊区域，在其中那些金属经受奇怪的变形和转化，象征灵魂在超自然导师指导下的变

形。赫耳墨斯是古时候传授奥秘的仪式之师，他代表神的智慧下降到人间世界，这一点也表现在神圣的救助者的咒语中(参阅下文，第349~350页)。(参阅C.G.荣格，《心理学和炼丹术》，第三部分，"炼丹术中的宗教思想"(初版1936)。关于曲颈瓶，参阅第338节。关于三倍最伟大的赫耳墨斯，参阅第173节和此词下的索引。

㉞ 下面的梦提供了对立物在下意识中互相熔合的生动例子："我梦见我走到一条妓院街去找一个姑娘。我进去时，她变成了一个半穿衣服躺在沙发上的男人。这男人说道：'这不打扰你吗(我现在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看上去很老，有着白色连鬓胡子。他使我想起某个林务官，这人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威廉·施特克尔，《梦的语言》，第70~71页。)"所有的梦，"施特克尔博士说，"都有雌雄同体的倾向。当这种倾向看不出来时，它隐藏在梦的潜在内容中。"(同上书，第71页。)

㉟ 井是下意识的象征。比较《青蛙国王》童话中的井，上文，第49~50页。

㊱ 比较童话中的青蛙。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精灵(或译作镇尼，单数阳性形式是Jinni，阴性形式是Jinniyah)是沙漠和荒野里作祟的魔鬼。他们身上长毛、形状丑陋，或者形状像走兽、鸵鸟或蛇，对于未受到保护的人来说，他们很危险。先知穆罕默德承认这些异教精灵的存在(《古兰经》，37:158)，并把他们结合在伊斯兰教体系之中，伊斯兰教承认在安拉之下有三种创造出的智慧：安拉用光明造成的天使，用火造成的精灵和用地上尘土造成的人。伊斯兰教的精灵能随意变成任何形状。精灵只有火和烟那样稠密，要通过所变成的形状使凡人能看得见他们。精灵有三等：飞翔的，行走的和潜水的。有许多精灵被看成是信奉真主的，这些被认为是善良的精灵；其余的被认为是邪恶的。邪恶的精灵和以易卜劣厮(Iblis，"使人绝望者")为首的堕落的天使们结成一伙并为其工作。

㊲ 马里德是一种易夫里特(阴性形式是易夫里塔)，即大力精灵。马里德是一类特别危险的大力精灵。

㊳ 节录自伯顿，前引书，第3卷，第223~230页。

㊴ 比较梦中的蛇，上文，第62页。

㊵ 莱昂哈德·舒尔茨，《在纳马兰和卡拉哈里地界之外》(耶拿，1904)，第392页。

㊶ 同上书，第404,448页。

㊷ 戴维·克莱门特·斯科特,《英属中非洲所说的曼安贾语大词典》(爱丁堡,1892),第97页。

比较下面所述的一个十二岁男孩的梦:"一天夜里,我梦见一只脚。我想这只脚是躺在地上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就摔倒在这只脚上。这只脚的模样就像我自己的脚一样。这只脚突然跳起来,并开始追我;我想我是从窗户跳了出去,从院子里逃到街上,用尽两腿的气力沿街狂奔。我想我奔到了伍尔维奇,接着,这只脚突把我抓住,将我摇晃,然后我醒了过来。这只脚我已经梦见了好几次。"

这男孩曾听见人们对他说,他当水手的父亲在海上遇到一次意外事故把踝关节损伤。(C·W·基明斯,《儿童的梦,尚未考察过的领域》,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37,第107页。)

弗洛伊德博士写道:"脚是个古老的性的象征符号,这个象征符号甚至在神话中出现。"(《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第155页。)应该注意到俄狄浦斯这名字的意义是"肿起的脚"。

㊸ 比较V.J.曼西卡在黑斯廷斯的《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第4卷,第628页的文章"恶魔和妖精(斯拉夫人的)"。在总标题"恶魔和妖精"下,收集在这一卷中的,由许多位权威学者写的一组文章(分别论述非洲的、大洋洲的、亚述-巴比伦的、佛教的、凯尔特人的、中国的、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的、埃及的、希腊的、希伯来人的、印度的、耆那教的、日本的、犹太人的、伊斯兰教的、波斯的、罗马的、斯拉夫人的、条顿人的和西藏人的恶魔和妖精),是这个课题的极好的入门读物。

㊹ 同上书,第629页。比较德国女水妖洛勒莱。曼西卡的关于斯拉夫人的森林,田野、水泽妖精的讨论是以哈努斯·马哈尔的内容丰富的 *Nákres slovanského bájesloví*(布拉格,1891)为根据的,此书的英语节略本见马哈尔的《斯拉夫神话》("各民族神话大全",第3卷;波士顿,1918)。

㊺ 在亚历山大时代人们把潘等同于埃及的阴茎勃起的神敏;敏的职司之一是沙漠道路的守护神。

㊻ 比较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是和潘相对应的色雷斯的大神。

㊼ 翁法罗斯石是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里的著名的圣石,被看作是大地的中心。——译注

㊽ 威廉·施特克尔,《梦的解释的进展和技术》(维也纳-莱比锡-伯尔尼:魏德曼医学出版社,1935),第 37 页。

根据施特克尔博士,看守象征"意识,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意识中的所有道德与限制的聚集体。弗洛伊德,"施特克尔博士继续说,"会把看守描述为'超我'('superego')可是他实际上是个'中间自我'('interego')。意识制止危险的愿望和不道德的行为。这是圆梦时通常对看守、警官和官员的解释。"(同上书,第 37 ~ 38 页。)

㊾ A·R·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民》(第 2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33),第 175 ~ 177 页。

㊿ 马埃是一种人们看见就多少会感到害怕的、身上有深色浅色相间的条纹的两栖海蛇。

51 R.H.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891),第 189 页。

52 《本生经》,1:1。删节自尤金·沃森·伯林格姆翻译的《佛教寓言》(耶鲁大学出版社,1922),第 32 ~ 34 页。经出版者许可重印。

53 曾有人指出,五兵王子的冒险是著名的,几乎是全世界民间传说中普遍流行的柏油娃娃故事的已知的最早例子。(参阅奥里利奥·M·埃斯皮诺萨:"论柏油娃娃故事的起源和历史",《美国民俗学杂志》,第 43 期,1930,第 129 ~ 209 页;"以 267 种变体为根据的柏油娃娃故事基本因素的新分类",同上书,第 56 期,1943,第 21 ~ 37 页;和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论牢牢粘住的基本主题",同上书,第 57 期,1944,第 128 ~ 131 页。)

54 雷电(vajra,金钢杵,表示坚利之智)是佛教主要象征之一,表示佛陀的精神力量(不可摧毁的觉悟),这种精神力量能粉碎世界上虚幻的现实。绝对者,或 Adi Buddha 在藏传佛教形象中表现为 Vajra -Dhara(藏文为 Dorje -Chang)"持金刚杵者"。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阿卡得,巴比伦和亚述)传下来的神像中,形象和金刚杵相似的雷电起着重要作用(参阅图版 21);宙斯的雷电是从这里继承来的。

我们还知道在原始民族中,战士可能把他们的武器说成是雷电。Sicut in coelo et in terra:被传授奥秘的战士是神的意志的代理人;他所受的不仅是体

力技艺的训练，而且是精神技能的训练。除了体力和化学毒剂之外还有魔法（雷电的超自然力量）使他的打击足以致命。一个精于此道的大师根本不需要物质的武器；他所念的咒语的力量就足够了。

五兵王子的寓言说明了这个主题。可是它也教导我们，仅仅依靠自己凭经验的体力特点或为这些特点而自豪的人就已经失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个英雄的形象，”库马拉斯瓦米博士写道，“他可能陷入美学经验的烦恼之中[“那五个点”即五种感官]，可是他能用内在的精神优势来解救自己，而且甚至解救别人。”（《美国民俗学杂志》，第 57 期，1944，第 129 页。）

55 《本生经》，55：1。272～275。根据尤金·沃森·伯林格姆的译本，前引书，第 41～44 页改写并略有删节。经出版者耶鲁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

56 库萨的尼古拉斯，《论神的显圣》，9，11；引用于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论唯一的移居者”（《美国东方协会会刊增刊》，四月—六月，1944），第 25 页。

57 奥维德，《变形记》，第 7 篇，第 62 行；第 15 篇，第 338 行。

58 上文，第 70 页。

59 朗费罗，《海华沙之歌》，第 8 篇。朗费罗归之于易洛魁人的酋长海华沙的冒险故事，严格说来应该是属于阿尔冈昆人的文化英雄马纳博佐的事迹。海华沙是 16 世纪的真实历史人物。参阅下文第 298 页脚注。

60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太阳神时代》（柏林，1904），第 85 页。

61 亨利·卡拉韦，《祖鲁人的儿童故事和传说》（伦敦，1866），第 331 页。

62 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Akimcanna：自我消失”（《新的印度文物》，第 3 卷，孟买，1940），第 6 页，注 14，引用并讨论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概要》，I，63，3。

63 石棺或棺材是鲸的腹腔的替代物。比较在蒲草箱中的摩西。

64 詹姆斯·G·弗雷泽爵士，《金枝》（一卷本），第 347～349 页。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于 1992 年获得版权，经出版者许可引用。

65 杜瓦特·巴博萨，《十六世纪初的东非和马拉巴尔海滨地区描述》（哈克卢伊特协会，伦敦，1866），第 172 页；引用于弗雷泽，前引书，第 274～275 页。经出版者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许可重印。

这些就是当初弥诺斯国王扣留了波塞冬送来的公牛时海神要求他献出而遭他拒绝的祭品 。如弗雷泽所指出，弑君仪式是古代世界的普遍传统。“在印度南部，”他写道，“国王的统治和他的生命随着木星绕太阳一周而宣告

结束。另一方面，在希腊，国王的命运每隔八年出现一次危急状态……我们可以并不过分轻率地作出推测，雅典人每隔八年必须作为贡品送给弥诺斯的七个青年和七个少女，以更新国王的力量，与使之能再度过一次八年的周期有关。”(同上书，第208页。)要求弥诺斯国王用公牛献祭，根据传下来的传统模式，意味着在八年的周期结束时，国王要用他自己作为祭品。可是相反，他似乎用雅典青年和少女作为代用品献祭。这也许是神圣的弥诺斯怎么会变成怪物弥诺陶洛斯，变成自我消灭的国王，变成“牢牢抓住不放”的暴君的原因；在祭司国家里人人扮演各自的角色，在商业帝国里人人为自己。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期间，在早期祭司国家的伟大时代末期，这种转变似乎在古代世界普遍发生。

97 # 第二章 被传授奥秘

1

考验的道路

一旦穿过阈限，英雄就在奇怪的，变幻不定、模棱两可的，梦也似的景色中活动，他必须在这种环境中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并活下来。冒险神话故事中的这一阶段是人们最喜爱的部分。它形成了描述奇迹般地通过考验的世界文学。英雄往往有他在进入这个地区以前就已经遇见过的超自然的帮助者暗中相助。他也可能在这个地区初次发现有个慈祥的神在他从事超人旅程的过程中处处给他以支持。

最著名、也是最吸引人的这种"困难任务"基本主题的例子之一是普绪刻寻找她失去的情郎丘比特的故事。[1]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主要角色全都反了过来；不是情郎设法赢得他的新娘，而是新娘设法赢得她的情郎；不是狠心的父亲阻止女
98 儿和情郎相见，而是嫉妒的母亲维纳斯把她的儿子丘比特藏起来不让他的新娘找到。当普绪刻去向维纳斯求情时，这位女神凶暴地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朝地上撞，然后搬出一大堆混合在一起的小麦、大麦、小米、罂粟花子、豌豆、小扁豆和蚕豆，命令这位姑娘在天黑之前把各类种子分开来。普绪刻

得到了蚂蚁大军的帮助，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维纳斯要她去收集野羊的金羊毛；这种危险的羊有着尖利的角，而且能使被咬的人中毒而死，它们栖居在危险树林中的难以进入的山谷里。可是一根绿色的芦苇告诉她可以到周围的芦苇丛中去收集羊群经过芦苇丛时脱落的金羊毛。现在女神要一瓶从冰冷的泉中取来的水，这冰冷之泉位于由好几条不眠的毒龙看守着的悬崖顶上。一只老鹰飞来替她完成这奇迹般的难事。最后普绪刻奉命到阴间的深渊中取回一盒超自然的美。一座高塔告诉她如何到阴间去的方法，给她两个硬币作为付给卡隆的往返摆渡钱，以及往返途中扔给把守地狱入口的三头恶狗刻耳柏洛斯吃的两个肉包子，并祝她成功。

普绪刻的阴间之行仅仅是童话和神话英雄的类似冒险中的一个而已。最危险的这类冒险，是最遥远的北方民族（拉普人、西伯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某些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萨满出发去寻找并重新找回病人失去的或被诱拐的灵魂。西伯利亚人的萨满从事这种冒险时穿的是象征鸟或驯鹿的魔法服装，鸟或驯鹿是萨满本人的精神本原，是他灵魂的形状。他的鼓是他的牲口——即他的鹰、驯鹿或马；据说他骑在这种牲口上飞行或奔驰。他携带的鼓槌是他的另一个助手。伴随他的还有一大批供他差遣的看不见的精灵。

有个到拉普人中去的早期旅行者留下一段生动的记录，
99 描述一位到死者王国去的使者的怪异表演。[2]由于那另一世界是个永恒黑夜的地方，因此萨满的仪式必须在天黑之后举行。朋友们和左邻右舍聚集在病人小屋里摇曳的昏暗灯光下，注意地看着魔法师的一举一动。首先，他召唤帮助他的精灵；那些精灵来到，可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都看不见他们。

照顾他的有两个穿礼仪服装、戴麻布头兜但不系腰带的女人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女。萨满除去帽子，松开腰带和鞋带，用两手遮住脸，开始按照各式各样的圆圈旋转。突然他做出猛烈的手势，喊道："套好驯鹿！准备上船！"他抓起一把斧头，开始用斧头敲打双膝的部位，并朝那三个女人挥舞斧头。他用赤裸的手从火炉里抽出燃烧着的木柴。他在每个女人的周围奔三圈，然后终于"像死人似的"跌倒在地上。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准任何人触摸他。当他精神恍惚地昏睡时，要非常仔细地照看他，甚至不能让一只苍蝇停歇在他身上。他的灵魂已经离开躯体，他此时正在观看那些圣山和圣山上的神灵。照顾他的那几个女人互相低语，试图猜出他现在可能在那另一世界的哪一部分。[3]如果她们提到了正确的山名，萨满就会微微地移动一只手或一只脚。后来他开始回转来。他用低而微弱的声音说出他阴间听到的话。然后那三个女人开始唱歌。
100 萨满缓慢地醒转来，说出病人生病的原因，并指出应该怎样献祭。然后，他宣布病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健康。

"在他那艰苦的旅程中，"另一位观察者报道说，"萨满必然会遇到而且必须克服各种不同的障碍(pudak)，这些障碍并不总是容易克服的。当他穿越幽暗的森林和漫游在巨大的群山之中时，有时会碰上死在路上的其他萨满和他们坐骑的尸骨。在此之后，他到达一个地下的洞口。现在这种冒险的最困难阶段开始了，这时地狱深渊以及其中的奇怪形象呈现在他的眼前。……当他平息了死者王国看守者的怒气，克服无数险阻之后，他终于来到地狱之主厄尔利克的面前。这位地狱之主会一面发出可怕的吼声，一面朝他冲过来；可是如果这位萨满具有足够的技巧，他就能用献给他丰盛祭品的允诺来使

他平静下来。这段和厄尔利克的对话是仪式的紧要关头。这时萨满进入恍惚出神的状态。[4]

“在每一个原始部落中，”盖察·罗海姆博士写道，“我们都发现在社会中心的是巫医，而且不难表明巫医要末是个神经机能病患者，要末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说，至少他们的技艺是以产生神经机能病，或精神病的同样心理机制为基础的。人类集团的行为是由集团的理想所激励的，而这种理想总是以幼儿期的情景为基础的。”[5]“这种幼儿期的情景让成熟过
101 程加以改变或颠倒，也让必须的对现实的适应加以改变，然而，这种幼儿期的情景的确存在，而且提供看不见的性欲的（力必多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任何人类集团都无法存在。”[6]因此，巫师只不过是使那种存在于该社会每个成年成员心灵中的象征性的幻想体系既能看得见、又能为公众所接受而已。“他们是这种幼儿游戏的领导者，是共同忧虑的避雷针。他们和恶魔作斗争，好让其他人能去捕猎作为食物的野兽，并和实际存在的事物作斗争。”[7]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任何人——无论他在何种社会之中——有意或无意地到黑暗领域去冒险，下降到他自己精神迷宫中的曲折小巷里，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充满象征人物的景色之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能把他吞食掉，这种景色与荒凉的西伯利亚险阻和圣山同样神奇。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道”的第二阶段，是“净化自己”的阶段，在这阶段中感官被“洗净和贬低”，而精力和兴趣则“集中于超脱凡俗的事物上”；[8]或者用更现代的词汇来说：这是把我们过去的幼儿期形象加以分解、超越和变形的过程。每天夜里在我们的梦中，仍然能遇到那些永恒的危险、奇形怪状的人物、考验、

暗中帮助我们的人和教导我们的人；这些形象不仅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全部现状，而且向我们提示应该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

“我站在黑暗的洞穴前面，我想进去”，一个病人在开始分析他的梦时写道，“可是想到我可能找不到回来的路时，我吓得发抖。”[9]“我看见一个接一个的走兽，”埃马努埃尔·斯韦登博格在记录1744年10月19～20日的梦时写道，“这些兽展开

翅膀变成了龙。我在它们上面飞翔，可是它们中的一个托着我。”[10]一个世纪以后（1844年4月13日），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记录道：“在梦中，我让一股强大的力量朝海里拉去，有时在这里、那里，有块可以抓住的礁石。”[11]地米斯托克利梦见一条蛇盘绕在他身上，然后朝上爬到他的脖子上，这条蛇触到他的脸时，变成了一只老鹰，用爪子抓住他朝上飞，带着他飞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把他安全地放在一根突然出现的传令官的金杖上，于是他立即从忧虑和恐惧中解脱出来。[12]

做梦者心理上的具体困难往往会以简单而有力的动人方式展现出来：

“我必须爬一座山。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险阻。我必须一会儿跳过一条沟，一会儿爬过一道树篱，最后我必须站住，因为我喘不过气来”。这是一个口吃者的梦。[13]

“我站在一个似乎是完全静止不动的湖边。突然间，暴风骤起，风急浪高，溅得我满面是水”；这是一个害怕自己会脸红（ereuthophobia，恐脸红症）的姑娘的梦，当她害羞脸红时脸上会出汗。[14]

“我在一条黑暗的街上，跟在一个走在我前面的姑娘后面。我只能从后面看她并爱慕她美丽的身材。我突然感到一

103 阵强烈的欲望，于是我开始追起她来。突然，一根横杆像被弹簧弹出来似的横在街上，挡住我的路，我在激烈的心跳中醒来。”这位病人是个同性恋者；横杆是阴茎的象征符号。[15]

“我走进一辆汽车，可是不知道怎样驾驶。一个坐在我后面的男人向我发出指令。终于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开到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些女人站着。我未婚妻的母亲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这个男子患阳萎症，可是他把他的精神分析医生看成是他的指导员。[16]

“一块石头砸碎了我的挡风玻璃。我现只得任凭风吹雨打。我泪水盈眶。我乘坐这辆汽车还能够到达目的地吗？”做梦的人是位少妇，她失去了贞操，可是她无法忘记这件事。[17]

“我看见半匹马躺在地上。它只有一只翅膀，它正在想办法站起来，可就是站不起来。”这位病人是个诗人，可是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当个记者。[18]

“我让个婴儿咬了。”做梦的人患意淫幼稚病。[19]

“我和我的弟弟一同被锁在一间黑房间里。他手里拿着一把大刀。我害怕他。‘你会使我发疯，会把我弄进疯人院，’我对他说。他怀着恶意，高兴地笑着回答说：‘你永远也别想离开我。有条链子把我们两个人缠绕在一起。’我朝我的两腿看一眼，第一次注意到那根把我的弟弟和我绑在一起的粗铁链。”施特克尔博士解释说，那个弟弟是病人所患的病。[20]

“我在一座狭窄的桥上走，”一个做梦的十六岁姑娘说，“突然，桥在我的脚底下断了，我跳进水中。一位军官跟在我
104 后面跳进水中，用他那强壮的双臂把我抱到岸上。突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具死尸。那位军官看上去也十分苍白，像是一具死尸。”[21]

“做梦的人彻底被遗弃，他独自一人在深深的地下室里。他房间的墙壁变得越来越窄，使他无法动弹。”这个形象兼有母亲的子宫、囚禁、牢房和坟墓的概念。[22]

“我梦见我必须走过无数的长廊。接着，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呆在一间房间里，这间房间似乎是公共浴室的浴池。他们强迫我离开浴池，于是我又必须再经过一条潮湿、容易滑跤的管道，直到我通过一扇小格子门走到户外。我感到我好像是个重新出生的人，我想：‘经过我的分析，这对我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重生。’”[23]

毫无疑问早期的人类是在他们的神话和宗教遗产中的象征符号和精神仪式的引导之下通过这些心理危险的，而这些心理危险今天我们（我们不信宗教，即使信宗教的话，我们所信的宗教并不能代表当代生活中的问题）必须单独面对，至多也只有试验性的即兴引导，而这种引导往往是不太有效的。这就是我们作为“开明的”现代个人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说，所有的神灵和恶魔全都被理性化得不复存在。[24]然而，在为我们
105 保存下来的、和我们在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大量神话和传说中，我们可能看到被描画出来的、仍然是人类的道路。然而，为了听一听这些神话和传说并从中得到益处，我们可能必须净化和放弃自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的一部分：可是该怎样做呢？“你们认为可以进入无上幸福的乐园而不经受先你们而去的前人所经受的考验吗？”[25]

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走过变形之门的故事是苏美尔女神伊南娜下地府的神话。

她身在“天堂”，心里却想着“地府”，

女神她身在“天堂”，心里却想着“地府”，
伊南那身在“天堂”，心里却想着“地府”。

女神离开了天堂，离开了人世，
　　她要下降到阴曹，
伊南那离开了天堂，离世了人世，
　　她要下降到阴曹，
离开了大人、爵爷，离开了夫人、小姐，
　　她要下降到阴曹。

她用女王穿的华丽长袍和首饰珠宝打扮自己。她把神的七道圣旨系在腰带上。她做好准备进入“有来无回的国土”，也就是她的仇敌和姐姐埃瑞什基加尔所统治的死亡和黑暗的阴曹。她担心她的姐姐会置她于死地，因此她吩咐她的使者
106 尼恩舒布尔，如果三天之后她还没有回来，他就到天上去，在众神的会议大厅里为她大叫大嚷。

伊南那下到阴间，走近用天青石建造的神庙，在大门前遇见大门总管内提。内提查问她是谁，为什么到地府来。“我是太阳升起处的天后，”她回答说。“如果你是太阳升起处的天后，”他说道，“请问，你为什么来到这有来无回的国土？你的心是怎样把你引上这无人能走回的道路？”伊南那宣称她是为了参加她姐姐的丈夫古加兰纳老爷的葬礼才来的；于是大门总管内提请她等着，他要去向埃瑞什基加尔报告。内提奉命向天后打开七道大门，但她要遵照习俗在每一道大门前让人卸下她的一部分服饰。

他对纯洁的伊南那说：
“来，伊南那，进来。”

当她刚走进第一道大门时，
她头上的“平原的王冠”就让人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当她刚走进第二道大门时，
她那天青石节杖就让人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107 当她刚走进第三道大门时，
细小的天青石就让人从她颈上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当她刚走进第四道大门时，
她胸前闪闪发光的宝石就让人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当她刚走进第五道大门时，
她手上的黄金指环就让人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当她刚走进第六道大门时，
她胸前的胸铠就让人拿掉。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当她刚走进第七道大门时，
她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都让人拿去。
108 “请问，这是为什么？”
“阴曹的法令，哦，伊南那，已经改善得完美无瑕。
哦，伊南那，不要对阴曹的仪式提出问题。”

她被赤身裸体地带到宝座前。她深深地鞠躬。阿努恩纳基（也就是阴曹的七位判官的总称），在埃瑞什基加尔的宝座前坐着，他们用眼睛——死亡的眼睛——朝伊南那注视。

他们的话使精神遭受折磨，
听了他们的话，女神变成尸体，
尸身让人在木桩上悬挂。[26]

伊南那和埃瑞什基加尔这两姊妹分别象征光明和黑暗。按照古代的符号表示方法，她们在一起代表着具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女神；而她们的对抗则集中表现了考验的危险道路。英雄——无论他是男性的神还是女神、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神话中的人物还是梦境中的做梦者——发现他的对立物，并用吞食对立物或被对立物吞食的方法来将对立物同化。抵抗一个接一个地被粉碎。他必须把他的骄傲、品德、美貌和生命放在一边，并且向那绝对难以忍受的东西鞠躬或屈服。然后，他发现他和他的对立物并非异类、而是同宗。[27]

109 考验是第一个阈限这一难题的深化，而且这个问题仍然处于未定之秋：自我是否能把它自己消灭掉？因为自我就像是将人围困住的九头蛇，砍掉它的一个头就长出两个——除非在残根上面涂上恰当的腐蚀剂。出发到考验之地仅仅是学到奥秘和得到启示的漫长而确有危险的道路的开始。现在必须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杀死毒龙，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意想不到的障碍。同时也将会获得初步的胜利、体验到转瞬即逝的狂喜，见到奇妙国王的短暂一瞥。

2

与女神相会

克服了所有的障碍，战胜了所有的吃人妖魔之后，最后的冒险通常表现为胜利英雄的灵魂和世界神后的神秘婚姻。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它发生在天底、天顶，或在地球的最远边缘，在宇宙的中心，在神庙的圣堂，或在内心幽暗的最深处。

在爱尔兰西部,人们至今还流传着荒岛王子和火井夫人的
故事。这位英勇的年轻人希望能治愈爱林(爱尔兰的古称)的
王后,决定去取三瓶火井的仙水。他在路上遇见一位超自然的
大婶,遵照这位大婶的劝告,骑上她给他的那匹肮脏、瘦小、邋
110 遢的神马,跨过一条火河,穿过一座毒树林,并且不让有毒的树
接触他的身体。这匹马以风一般的速度奔到火井城堡的尽头,
王子从马背上纵身一跃,穿过一扇开着的窗户,平安落地。

"整个巨大的城堡里充斥着沉睡的巨人和海洋里、陆地上的妖怪——巨鲸,滑溜溜的大鳗鲡、熊、和各种各样的走兽。王子越过这些怪物,到达一座巨大楼梯前面。他走上楼梯进入一个房间,发现房间里有一个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沉睡在卧榻上。'我可没有话要对你说。'他心里想,于是他走进下一个房间;就这样,他进出十二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个比上一个房间的女人更美的女人。可是当他到达第十三间房间,打开房门时,耀眼的金光使他丧失了视力。他站了一会儿,直到视力恢复,然后走进房间。在这巨大、明亮的房间里有一张托在黄金轮子上的黄金卧榻。轮子不停地旋转;卧榻兜着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永不停息。在卧榻上躺着火井王后;如果说王后的十二个姑娘长得美丽,可是在王后面前,她们就不算美丽了。在卧榻下面就是那座火井。井上有一个黄金井盖,井盖随着王后的卧榻旋转不停。

"'说老实话,'王子说,'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于是他躺在卧榻上,七天七夜没有离开。"[28]

在神话和童话中,沉睡之家的夫人是个熟悉的人物。我
111 们在讲布琳希尔德和刺蔷薇[29]时已经谈到过她。她是美丽典
范中的典型,她是每个英雄所追求的尘世的或超自然的能给



图版 5 塞赫迈特女神(埃及)



图版6 墨杜萨(古罗马)

予至福的目标。她是母亲、姐妹、情妇、新娘。世界上任何诱人的东西,任何可能给人带来欢乐的东西,都预示她的存在——存在于深沉的睡眠之中,如果不是存在于人间的城市和树林之中。因为她是完美允诺的化身,她是灵魂的保证,保证灵魂在不如人意的世界中的放逐期结束时,将能再体验到过去曾一度体验到的巨大幸福:那安慰你、养育你的年轻貌美的"好母亲",我们在遥远的过去知道过,甚至体验过的好母亲。时间把她密封起来,可是像睡在永恒中的人那样,她仍然居住在永恒之海的海底。

然而人们所记得的形象并不仅是仁慈的;因为"坏"母

亲——(1)漫不经心,可望而不可及的母亲,我们将挑衅性的幻想;指向这种母亲,并害怕她向我们挑衅;(2)阻碍、禁止、惩罚你的母亲;(3)试图把挣扎着想要离开的孩子拉在自己身边的母亲;(4)渴望得到可是又不准得到的母亲(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母亲有时会引诱人产生危险的欲望(阉割情结)——也一直存在于成人的幼儿期回忆的隐秘境域之中,而且有时是更强大的力量。她存在于像贞洁而可怕的狄安娜似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伟大女神的根源之中——狄安娜使年轻的猎人阿克特翁彻底毁灭的故事说明包含在被阻碍的精神和肉体欲望的象征符号中的是一阵极端恐惧。

阿克特翁凑巧在正午时分看见这位危险的女神;正午是太阳中止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上升,稳一稳冲势,然后开始向死亡奋力俯冲的致命时刻。在整个上午追逐猎物之后,阿克特翁离开了他的同伴,以便能和他那身上沾有血迹的猎狗稍事休息一下;他漫无目的地漫游,离开他进行狩猎的熟悉的丛林和田野,到邻近的树林中去探险。他发现一个长满茂密柏树和松树的山谷。他怀着好奇进入山谷的僻静之处。那里有
112 个洞窟,一道潺潺的清泉从中流过,那条溪水变得宽阔,形成一个长着绿草的水池。这个荫凉隐蔽的角落是狄安娜常来之处,那时她正全身赤裸地和她的山林水泽仙女们一同洗澡。她已经把她的猎矛、她的箭袋、她那没绷上弦的弓、以及她的凉鞋和衣服放在一边。她的头发已经让一个赤裸着身体的仙女挽成一个发髻;另一些赤身裸体的仙女则从大水瓮里倒出水来。

当那位漫游的年轻男性闯进这个宜人的角落时,响起了女性的尖叫声,所有的身体都围在女神的四周,试图把她遮

住，不让凡人的俗眼玷污。可是她的身躯高大，站在那里露出了头和双肩。年轻人看见了，而且不住地看。她朝她的弓扫了一眼，可是弓在她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因此她拿起在她手边的东西，即水，把水洒在阿克特翁的脸上。"现在你可以随便告诉人们，如果你能告诉的话，"她朝他愤怒地喊道，"说你看到脱光衣服的女神。"

鹿角从他头上窜出来。他的颈子变粗变长，他的耳朵变尖。他的两臂伸长，变成了腿，他的两手、两脚变成了蹄子。他吃惊地跳了起来——他奇怪他的动作竟然那样迅速。可是当他停下来喘口气、喝点水时，他在清澈的水池里看到了他的面貌，于是他惊呆了，朝后跳了起来。

阿克特翁遭到了可怕的命运。他自己的猎狗闻到了一头大雄鹿的气味，就吠叫着穿过树林。他听见狗的吠叫声感到了一阵高兴，就停了下来，可是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立即奔逃。那一群猎狗跟在他后面追逐，它们逐渐迫近。当它们碰到他的脚踵时，第一条狗朝他的胁部飞跃过去，他试图喊出那些狗的名字，可是他喉咙里发出的不是人的声音。

群狗用獠牙咬住他。他倒在地上，而和他一同狩猎的同伴则向狗发出鼓励的喊声，并及时赶到，给他以致命的一击，使他免受痛苦。狄安娜神奇地知道了阿克特翁的奔逃和死亡，现在可以息怒了。[30]

113 这种宇宙母亲的神话人物把最初的养育、保护之神的女性特征归之于宇宙。这种幻象主要是自发的；因为在幼儿对母亲的态度和成人对周遭物质世界的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十分一致之处。[31]可是这种原始意象在无数的宗教传统中，也被有意识、有控制地用作教育手段，来净化、稳定、引导人们的

思想，使之认识可见世界的性质。

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印度密宗经典中，这位女神的住处称
114 为“珍宝之岛”（Mani – dvipa），[32]在那里的一座如意树丛中有着她的卧榻宝座。岛的海滩布满金沙。冲洗拍打着金沙的是长生琼浆之海的水。女神是红色的，因为她充满生命之火；地球、太阳系、遥远空间的星系都在她的子宫之中。因为她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永恒的母亲，是永恒的处女。她包含着包含者，她滋养着滋养者，她是一切活着的生物的生命。

她也是一切要死去的生物的死亡。整个生存周期在她的统治下完成，从出生，经过青春期、成熟、衰老，直至死亡，她既是子宫又是坟墓：她是吃掉一胎小猪的母猪。这样，她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她表现出记忆中的母亲的两种状态，不仅作为个人的母亲，而且作为宇宙的母亲。信徒应该以相同的镇定心情对这二者安之若素。通过这种修炼清除他精神上幼稚而不恰当的脆弱感情和忿恨不满，从而使他心灵能接受那难以理解的神灵，这种神灵主要不是根据人类的孩子气的祸福观，作为“好”的和“坏”的而存在，而是作为生存的法则和形象而存在。

上一世纪的伟大的印度教神秘主义者罗摩克里希纳
115 （1836～1886）是新近为宇宙母亲在加尔各答郊区的达克希内斯瓦建造的寺庙里的僧人。这座庙里的神像同时表现出这位女神的可怕和仁慈的两个方面。她的四只手臂显示出她多方面的力量：左上方的手中挥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左下方的手中抓住一颗砍下的人头的头发；右上方的手扬掌作“施无畏印”，右下方的手下垂展掌作“施愿印”。她胸前挂一串人头作为项圈，她腰上围一圈人手作为短裙；她伸出长舌舐食血液。她是

宇宙女神，是宇宙的总体，是所有成对的对立物的协调，把彻底毁灭的恐惧与无个人情感然而是母亲般的保证神奇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变化的象征，这位女神同时创造、保全并毁灭时间的长河、生命的流水。她的名字是黑色女神时母；[33]她的称号是“跨越生存之海的渡船”。[34]

在一个安静的下午，罗摩克里希纳看见一个美丽的妇女从恒河里升起，走到他在里面打坐默想的小树丛中。他看出这个妇女即将生产。过了一会儿，孩子生下来了，她温柔地给孩子喂奶。可是，不久她的面貌变得可怕起来，她把孩子送进她那后来变得丑陋的血盆大口，把他碾碎，将他咀嚼。她把孩子吞下之后，又回到恒河，在河水中消失。[35]

只有具有最高理解才能的人才能够忍受这位女神无比庄严形象的全部显示。对于天资差的人，女神减弱她的光辉，使自己的形象适合于他们的不发达的智能。看到女神的全部形象对任何精神上毫无准备的人来说是个可怕的事故：精力充沛的年轻公子哥儿阿克特翁的不幸遭遇就是证明。他不是圣者，而是个以狩猎为乐的人，他毫无准备地看到了女神的形象，而那种形象是不容许带着正常人的（即幼儿的）情欲、惊奇和恐惧的联想和含义来看的。

在神话的图像语言中，女人代表着所能知道的事物的全部。英雄是前来求知的人。在他被传授奥秘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生活）中缓慢前进时，对他来说女神的形态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形：她决不可能变得比他更伟大，但她所许诺的总是可以超出他迄今为止所能理解的范围。她劝诱他，她引导他，她叫他打破他的桎梏。如果他能配合她的意思，这两人，一个是求知者，一个是知晓者，都会摆脱一切局限。女人是达到感官

冒险之极至的引导者。在有缺陷者的眼光中，女人被贬低到卑下的地位；在无知者恶毒的眼光中，女人被符咒镇压在平庸和丑陋之中。可是她在理解者的眼光中获得拯救。能够并不过分慌乱，而是以她所需要的仁慈和保证，按照她的现状将她接受的英雄，在潜在的意义上就是她所创造的世界的国王，或人身化的神。

例如，有一个关于爱尔兰国王埃奥凯德的五个儿子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五兄弟出去打猎，发现迷了路，四面被困住。他们口渴难忍，就一个接一个地出去找水。弗格斯第一个去；“于是他偶然找到一口井，发现有个老太婆站在那里，守卫这口井。这老太婆的模样是这样的：她全身从头顶到脚底长得比煤炭还要黑；从头皮上钻出和野马尾巴相似的坚硬的灰白头发；她可以用她那弯到耳朵的绿色镰刀似的獠牙砍断一棵长得茂盛的橡树的绿树枝；她长着一双让烟熏黑的烂眼睛；歪在一边的鼻子上长着两个大鼻孔；肚子上的皱皮肤布满雀斑；弯曲的小脚上长着巨大的踝节和铁铲般的大脚；她长着有节疤的双膝和青灰色的指甲。这个丑老太婆的模样实在令人作呕。‘事情就是这样，对吗？’年轻人问。‘事情正是这样。’她
117 回答说。‘你在看守这口井？’他问道。于是她说：‘正是。’‘你允许我拿走点水吗？’‘我允许，’她同意说，‘可是你先得在我脸上亲个吻。’‘不行，’他说。‘那么，我就不给你水。’‘我向你保证，’他继续说，‘与其吻你，我宁愿渴死！’然后这个年轻人回到他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他没有弄到水。”

奥略尔、布赖恩和菲亚克拉也同样去找水，也同样找到那同一口井。每个人都向那老东西要水，但都拒绝和她接吻。

最后由尼亚尔去找水，他走到那同一口井旁。“‘女人，给

我点水！'他喊道。'我愿意把水给你，'她说，'但你得给我一个吻。'他回答说：'我不仅要给你一个吻，甚至还要和你拥抱！'接着，他俯身和她拥抱，并给她一个吻。在这之后，当他朝她看时，他发现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少女能比她的步态更优雅，能比她的外貌更美丽：从头顶到脚底，她的每一部分都白得像沟里刚下的雪一样；她长着王后般丰满的前臂，细长的手指，颜色可爱的挺直的双腿；在她那雪白、光滑、柔软的双脚和地面之间的是一双白铜的凉鞋；她身上披的是件宽敞的纯红色的上等羊毛斗篷，她的衣服上别着一枚白银的胸针；她长着闪光的珍珠似的牙齿，高贵的大眼睛，和红得像花楸浆果似的嘴唇。'喂，女人，所有的魅力都集中于你的一身，'年轻人说。'的确是这样。''你是谁？'他接着问道。'我是"庄严的法则。"'她回答，并且说出这句话：

"'塔拉的国王！我是庄严的法则。……

"'现在你回到你的弟兄们那里去，并且把水带给他们；另外，你和你的子孙将永远统治这个王国，享有最高权力。……正像你起初看见我丑陋、凶残、可憎——后来看见我美丽——庄严的法则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激烈的冲突，
118 就不可能有胜利；但结果是认为外表的秀丽和漂亮无足轻重的人成了国王。'"㊱

庄严的法则是这样的吗？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看守永不枯竭之井的女神——无论她是让弗格斯，还是让阿克特翁，还是让荒岛王子所看到的那样——需要英雄具有游吟诗人和恋诗歌手所说的"温柔的心"。具有阿克特翁的那种兽欲的人，或像弗格斯那样挑剔嫌恶的人都是无法理解这位女神并正确地为她服务的，要理解她并正确的为她服务只能通过温

柔,即十至十一世纪日本宫廷爱情诗中所说的 awaré(“温柔的同情”)。

爱情在温柔的心中得到庇护,
  就像鸟儿们在绿树林中定居。
爱情的出现不会先于温柔的心,
  反之亦然,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因为有了太阳
就立即出现阳光,而阳光的照射
    不可能先于太阳。
爱情的效力在于自己内心的温柔;
    这就好像是
最高的温度要在火焰中心去寻求。[37]

与女神相会(女神化身在每一个女人之中)是对英雄的天赋的最后考验,英雄的目的是赢得爱的恩赐(仁爱的施舍:amor fati),这种爱的恩赐就是在保证永生的情况下来享受生活。

119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冒险者不是一个青年而是一位少女,那么她就是个由于她的品质或美貌有资格成为神的配偶的人。于是作为丈夫的天神就会下降到她身旁,把她带到他的床上,不管她是否愿意。如果她躲避他,她就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如果她追求他,她就会因欲望得到满足而感到安宁。

那个跟随豪猪爬上伸长的树的阿拉帕霍姑娘被引诱到天神的营地。在那里她成了年轻天神的妻子。那位天神化身为一头吸引人的豪猪,把她引诱到他的超自然的家中。

童话中的公主,在她井边冒险的第二天听见有人砰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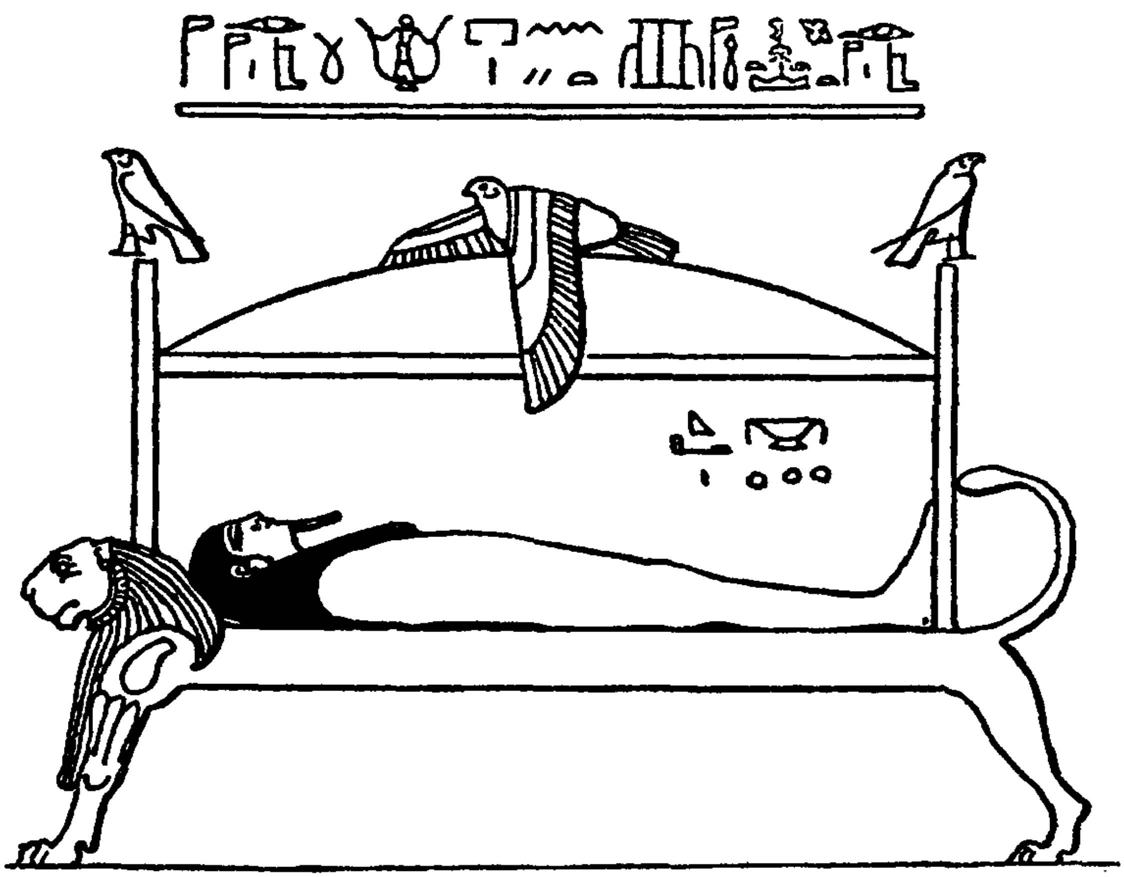


插图 6　伊希斯化身为鹰在阳间和俄赛里斯相会

敲她的城堡的大门：原来是青蛙来强迫她履行交换条件。青蛙不顾她的厌恶，跟着她坐到桌子旁边椅子上，从她的黄金盘
120 子和黄金杯子里和她一同进餐，甚至坚持要到她那丝绸被褥的小床上和她一同睡觉。公主发脾气了，她把青蛙从地上抓起来朝墙上扔去。等他落到地上时，他不再是一只青蛙，而是一位眼睛美丽、目光仁慈的王子。后来听说他们结了婚，两人乘一辆漂亮的马车到等待着这位王子归来的国家去，在那里他们成了国王和王后。

或者也可能是这样：当普绪刻完成她所有的困难任务之后，朱庇特给她喝了一副长生不老药，使她和她所爱的邱比特

在幸福的天堂里永远结合在一起。

希腊正教会和天主教会都举行仪式庆祝圣母升天节的神迹：

“圣处女马利亚被带天堂里的新房中，在那里万王之王坐在星光灿烂的宝座上。”

“哦，像日出一样光明的、最谨慎的处女，你到哪里去?啊，天国的女儿，你美丽、温柔，像月亮一样美丽，像太阳一样卓越。”[38]

3

女人作为诱惑者

和世界神后的神秘婚礼象征着英雄对生命的全面掌握；因为女人就是生命，英雄是生命的知晓者和掌握者。英雄在
121 其最后的考验和功绩之前所受的考验象征认识上的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使他的意识得到扩大，从而能够经受对他那注定会有的、既是母亲又是毁灭者的新娘的占有。随着对新娘的占有，他知道他和父亲是同一体：他取代了父亲。

用这样的极端词句来表达，这个问题可能看上去和正常人的情况距离很远。然而，在应付生活中复杂局面时的每一次失败，最后都必然成为束缚意识的限制。战争和发脾气是无知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后悔是来得太迟的领悟。这种普遍存在的英雄冒险历程神话的意义在于当男人和女人面临紧要关头时，它为他们提供一个普遍模式。因此，它是用最一般的词句来阐述的。个人只要根据这个适用于全人类的公式，找出他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让它来帮助他跨越限制他自己的高墙。他的吃人妖魔是谁，在哪里？那些吃人妖魔就是他

自己人性中未能解决的难题的反映。他的理想是什么？那些理想就是他掌握生命的征候。

在现代精神分析学家的诊所里，英雄冒险的各个阶段又在病人的梦和幻觉中出现。对自己的无知被深入地、更深入地探索，在这探索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学家起着帮助者、传授奥秘的祭司的作用。在令人激动的顺利开端之后，接下来的冒险经历是黑暗、恐怖、令人作呕、幻影似的可怕旅程。

这种奇怪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意识地认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而生活实际却很少与我们所意识的相一致。一般来说，我们拒绝在我们自己内心中完全承认，或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完全承认侵略成性的、保护自己的、令人厌恶的、食肉的、淫荡的狂热是有机体的本性。相反，我们往往美化、粉饰、重
122 新解释现实；与此同时，我们把油膏中的苍蝇，把肉汤中的头发归咎于某个讨厌的人。

可是当我们突然明白，或突然被迫注意到，我们所想、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肉体的臭气，就会并不奇怪地体验到一阵厌恶：生命、生命的行为、生命的器官，特别是作为生命伟大象征的女人，对于纯洁、纯洁、纯洁的灵魂来说变得难以容忍。

> 啊，但愿这一个不太坚实的肉体
> 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
> 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上帝啊！

这一时刻的代言人哈姆莱特说道：

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
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
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想不到事情居然会到这种地步！[39]

俄狄浦斯最初占有他的王后时的天真的欣喜，当他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时，就变成了精神上的折磨。像哈姆莱特一样，他厌恶世界的美景，而到黑暗世界去寻求一个比这个充满乱伦、通奸，充满纵欲而无可救药的母亲的世界更高的王国。追求超越于生活的人必须摆脱女人，不为她那诱惑的呼唤所动，从而上升到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纯洁无瑕的苍空。

有个天神呼唤他——已经多次呼唤：
“喂，俄狄浦斯，”呼声来自四方，
“俄狄浦斯，我们为什么要停留？
来吧！你已经耽搁得太久。”[40]

123 只要这种哈姆莱特－俄狄浦斯式的厌恶困扰着灵魂，世界、肉体，特别是女人，就不再是胜利的象征符号，而变成失败的象征符号。一种修道士－清教徒的否定世界的伦理体系就立即使神话形象彻底变形。英雄就从此不能再天真地对待情欲女神；因为她已经变成了罪恶的王后。

“只要人关心这个尸体似的臭皮囊，”印度僧人香卡拉查里亚写道，“他就变得不纯洁，并且既会让仇敌使他痛苦，又会

让出生、疾病和死亡使他痛苦；可是当他认为自己是纯洁的、是善的、是固定不移的，他就得到自由。……把本性迟钝而肮脏的、束缚你的臭皮囊远远地扔掉。不要再去想它。因为呕出的东西（正如你应该呕出你的臭皮囊），只要你再想到它时，就会令人作呕。”[41]

这是一个西方人从圣徒的传记和著作中读到的熟悉的观点。

“当圣彼得注意到他的女儿佩特罗尼拉长得太美时，他得到上帝的恩准，使她害上热病。一天，当他的门徒和他在一起时，提多对他说：‘你治愈很多人的病，你为什么不去使佩特罗尼拉从床上起来？’彼得回答说：‘因为我对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意。’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治愈她的能力；因为他立即对她说：‘起来佩特罗尼拉，赶快来伺候我们用餐。’这位年轻姑娘的病好了，她从床上下来伺候他们。可是当她伺候完毕，她的父亲对她说：‘佩特罗尼拉，回到床上去！’她回到床上，马上又害起热病来。后来，当她全心爱上帝时，她的父亲使她完全恢复健康。

124 那时，有个名叫弗拉库斯的贵族被她的美貌所打动，来向她求婚。她回答说：‘如果你想和我结婚，就请派一些姑娘来把我带到你家！’可是当这些姑娘来到时，佩特罗尼拉马上开始斋戒禁食、虔诚祈祷。接受圣餐之后，她躺在床上，三天之后她向上帝献出了自己的灵魂。”[42]

“明谷的圣伯尔纳小时候有头痛的毛病。一天，有个年轻的女人看他，用她的歌声来减轻他的痛苦。可是那个愤怒的孩子把她从房间里赶了出去。为了他的热忱，上帝给他以奖励；他立即从床上起来，他的头痛病痊愈了。

“现在人类的老仇敌看到他的身心如此健康，就亲自动手设置圈套来破坏他的贞洁。一天，在魔鬼的煽动下，这孩子站着不动，盯着一位夫人看了一会儿，突然他为自己感到脸红，于是他走进池塘冰冷的水中用苦行来赎罪，他站在水里直到冻得寒冷彻骨。另外一次当他熟睡时，一个姑娘赤身裸体地来到他的床上。伯尔纳意识到这个姑娘在他身旁，就不声不响地让出他睡的那半边床，滚到床的另一边去，继续睡觉。这个不幸的姑娘抚摸、搂抱了他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一阵羞惭，尽管她厚颜无耻，也只得起身溜走，她对自己感到厌恶，对这位年轻人感到钦佩。

“还有一次伯尔纳和他的几位朋友接受了一位有钱的夫人的邀请到她家里去。这位夫人看到他容貌俊美，就产生了情欲，想和他睡觉。这天夜里她从自己的床上起来，睡到她客
125 人的身旁。可是他一觉得有人靠近他，就开始高呼：‘有贼！有贼！’听见喊声，这个女人就连忙急匆匆地走了，整个房子里的人全都行动起来了。灯笼点了起来，每个人都到处搜寻窃贼。可是找不到窃贼，所有的人，除了夫人，都回去睡觉了；这位夫人无法入睡，就又一次起来，悄悄地溜到她客人的床上。伯尔纳又开始喊道：‘有贼！’人们又一次惊醒，再去到处搜寻，在这之后，那位夫人甚至使自己第三次受到同样的羞辱；于是她不是出于害怕，就是由于泄气，终于放弃了她那邪恶的计划。第二天在路上伯尔纳的同伴问他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关于窃贼的梦。他回答他们说：‘我真的非击退那个窃贼的进攻不可；因为我的女主人试图抢走我的珍宝，如果我失去它，我就永远没法把它找回来。’

“这一切使伯尔纳深信和蛇在一起生活是很危险的事。

因此作了离开世界的打算，进入了西多会的修道院。"[43]

然而即使是修道院的高墙，即使是最遥远的沙漠都无法防范女人的出现；因为只要隐士的皮肉仍然粘在骨头上，只要他那搏动着的血液仍然是热的，生命的形象就会随时准备对他的头脑发起猛攻。圣安东尼在埃及的特巴伊德沙漠中苦修时，他的孤独像磁石似的吸引着一些女魔，她们炮制出激起情欲的幻象来扰乱他。这种有着难以抗拒的阴部和丰满乳房的怪影在历史上隐士苦修的所有地方都存在是人所共知的。"啊！俊美的隐士！俊美的隐士！……如果你把手指放在我的肩上，就会有一股火流遍你的血管。占有我身体的最小之处，就会使你充满比征服一个帝国更强烈的喜悦。把你的嘴唇伸过来吧。……"[44]

新英格兰的科顿·马瑟写道："我们去上帝应允的乐土途
126 中所经过的荒野上，充满着飞行的火蛇。可是，感谢上帝，迄今为止这些蛇从未缠在我们身上，使我感到极端惶惑。在我们去天堂的途中有许多狮穴和豹山；我们的路上有一群群的魔鬼。……我们是世界上可怜的旅行者，这个世界既是魔鬼的活动场所，又是魔鬼的目标；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魔鬼和一伙伙的强盗安营扎寨来骚扰所有转脸向锡安遥望的人。"[45]

4

与天父和解

"上帝的愤怒之弓已经弯曲，利箭已在弦上；正义把利箭对准你的心，将弓拉开；利箭之所以暂时没有染上你的血，只

是由于上帝、那愤怒上帝的高兴，这高兴既不是承诺、也不是恩惠。……”

乔纳森·爱德华兹用这番话毫不隐讳地揭示出天父残忍的一面，使来听他讲道的新英格兰教徒们胆战心惊。他描绘神话中的考验，把教徒们吓得僵坐在教堂里的长凳上；虽然清教徒禁止用雕刻的神像，他却准许自己用词语来描绘神的形象。“上帝的愤怒，”乔纳森·爱德华兹雷鸣般的吼道，“上帝的愤怒就像暂时让水坝拦住的洪水；在得以宣泄之前，它愈积愈
127 多、越涨越高；流水阻塞得愈久，一旦被释放就流得愈速、力量愈强。的确，至今尚未对你的恶行进行过审判；上帝的报复洪流一直被抑制着；可是与此同时，你的罪行不断增加，你每天激起更大的愤怒；洪水不断升高，力量变得日益强大；制止那不愿受阻、亟欲冲泻的洪水的，只是上帝的高兴；如果上帝抬起按住闸门的手，闸门就会立即大开，上帝震怒的狂涛就会汹涌奔泻，以难以想象的无比威力朝你冲来，即使你的力量比地狱中魔王的力量高出万倍，对，即使高出万倍，也微小得不足以抵挡。……”

用水进行恐吓之后，乔纳森牧师又使用了火的形象。“上帝抓住你，把你悬置于地狱深坑的上方，就像你抓住蜘蛛或某
127 种可憎的昆虫置于火上一样；上帝厌恶你，被你惹得极为愤怒；他对你的愤怒像火在燃烧；他认为就该把你扔进地狱的烈火之中；他的眼睛纯净，容不得你在他的目光之中；你在他的眼中，比最可恨的毒蛇在我们眼中还要可憎万倍。你激怒了他，远甚于顽固的叛逆激怒君王；然而每时每刻使你免于跌进火中的都是他那只抓住你的手。……

“哦，罪人！……你让一根细线悬挂着，而上帝的怒火就

在这根线的四周闪烁，准备随时将它烤焦、将它烧断，而你却对任何调解者都不感兴趣，你没有可抓住来拯救自己的东西，你没有能使自己免遭愤怒火焰焚烧的东西；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做任何事、没有任何能做的事足以使上帝把你一时饶过。……”

128 可是，那种解决矛盾的第二次出生的形象现在终于出现——虽然仅仅是暂时出现：

“你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从未因灵魂为圣灵的强大力量所影响又改变心灵，你们从未再度出生成为新人，从未从罪孽的死亡中重生从而达到过去从未体验到的新的光明与生命的境界(虽然你们可能具有宗教感情，可能在家中、在私室内、在上帝的圣殿里遵守宗教仪式，而且是严格遵守)，你们就是这样在上帝的手中；此刻除了上帝的高兴，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们免遭永远毁灭之苦。”[46]

保卫罪人不为利箭、洪水和火焰所伤的“上帝的高兴”，在传统的基督教词汇中称之为上帝的“仁慈”；使心灵改变的“圣灵的强大力量”则是上帝的“恩惠”。在大多数神话中，仁慈和恩惠的形象生动地用正义和愤怒的形象来表现，以保持一种平衡，因此心灵一直是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惩罚。当大神湿婆在信徒面前跳宇宙毁灭之舞时，他的手势表示“无畏”。[47]“不要害怕，因为要相信神会把一切安排好。各种既生又灭的
129 形体——你的身体也只是形体之一——是我舞蹈着的手足的一闪。既然对我完全了解，你又有什么可害怕?”圣礼的法力(圣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或由于佛陀的入定而获得效验)，原始护身符和符咒的保护力量，以及神话和童话中的超自然援助者向人类保证利箭、火焰和洪水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

样残忍。

因为天父残忍的一面是受害者本人自我的反映——这种自我派生于遗留下来、但又投射在他面前的育儿室场景；教育灌输给他的对不存在物的一成不变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错误

130 的，这种错误使他沉浸在犯罪感之中，这样就使他在成年后得不到更好的精神平衡，而且不能对父亲，乃至对世界采取更为符合现实的看法。与天父和解只不过是抛弃自己想像出的双重妖怪——想像成上帝的毒龙（superego，即超我）[48]和想像成罪恶的毒龙（受抑制的 id，id 即本我）。但这需要抛弃对自我本身的依恋，而这是困难的。他必须相信天父是仁慈的，而且信赖天父的仁慈。这样，信仰的中心就转移到对他凶残的上帝带鳞片的身体紧缠着的圈子之外，于是可怕的吃人妖魔就消失了。

在这种考验中，英雄可能从乐于助人的女性人物那里得

131 到希望和保证，这种女性人物的魔法（花粉咒语或代人祈祷的能力）使他在天父传授奥秘的摧毁自我的经验中得到保护。因为如果没有信赖天父的令人害怕的容貌的可能性，就必须把信心转移到其他地方（蜘蛛女人，圣母）；有那种信心支持着，他就能经受住危机——最终他会发现父亲和母亲互相反映出彼此的形象，父亲和母亲本质上是同一的。

当纳瓦霍人的孪生战士带着蜘蛛女人的忠告和保护他们的咒语和蜘蛛女人分手后，在危险的旅程中走过挤碎行人的岩石，穿过割碎行人的芦苇、撕碎行人的大仙人掌，接着越过滚烫的流沙，最后终于到达他们的父亲太阳的家门口。有两头熊守卫着大门。这两头熊站起来咆哮；可是蜘蛛女人教给孩子们的咒语使得它们又蹲伏下去。在熊之后又有两条蛇对

他们进行威协，然后是狂风，然后又是闪电：这些都是最后阈限的守护者。[49]

太阳的屋子是用绿松石建成的，造得方方正正，而且宽敞，耸立在一条大河的岸上。孩子们走进屋里，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西面，两个英俊的小伙子坐在南面，两个漂亮的少女坐在北面。两个少女一声不响地站起身来用四件天空罩袍把孩子们裹起来放在架子上。孩子们一动不动地躺着。不久挂在门上的拨浪鼓摇晃了四次，一个少女说道："我们的父亲来了。"

背着太阳的人大步走进屋里，把太阳从背上卸下来，挂在屋里西墙上的一根钉子上，太阳在钉子上晃动了一会儿，发出"特啦，特啦，特啦，特啦"的声响。他转身怒气冲冲地向那女人问道："今天到这里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可是那女人不回
132 答。那几个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背太阳的人怒气冲冲地问了四次，那女人才终于对他说："你最好不要话说得太多。今天有两个年轻人来找父亲。你对我说过，你在外面没有去拜访过任何人，还说你除了我之外没有和任何女人相会过。那么，这两个孩子是谁的儿子？"她指了指架子上的包裹，包裹里的孩子意味深长地相顾而笑。

背太阳的人把包裹从架子上拿下来，打开那四件长袍（黎明的长袍、蓝天的长袍、傍晚黄光的长袍和黑夜的长袍），于是两个孩子掉在地上。他立即抓住这两个孩子，凶狠地把他们朝插在东面的白色贝壳的巨大尖刺上扔过去。这两个孩子紧紧握住他们的生命羽毛，随即被反弹回来。这人又同样地把孩子们朝南面的绿松石尖刺、西面的鲍壳尖刺、北面的黑石尖刺扔过去。[50]孩子们一直紧握他们的生命羽毛，一次次地被反弹回来。"我希望这是真的，"太阳说，"我希望他们的确是我

的孩子。”

这个可怕的父亲企图在超高热的蒸气浴室里用蒸气把孩子们烫死。孩子们有风来帮助,风在浴室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避难所,让他们在里面藏身。当他们从浴室里出来时,太阳说:“对,这两人是我的孩子,”——可是这仅仅是个诡计;因为他仍然在想办法欺骗他们。最后的考验是一支塞满毒草的烟斗。一条刺毛虫警告那两个孩子,并给他们解毒的东西让他们衔在嘴里。他们抽烟斗而能不受伤害,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把一袋烟抽完。他们甚至说烟的味道很
133 香。太阳感到自豪。他完全满意了。“说吧,我的孩子们,”他问道,“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你们为什么来找我?”这一对孪生英雄完全赢得了他们的父亲太阳的信任。[51]

父亲必须十分小心,只让经过严格检验的人进入他的家门。这种必要性可以用著名希腊故事中所描述的少年法厄同不幸的英雄行为来加以说明。法厄同为埃塞俄比亚的处女所生。由于受到一同玩耍伙伴的嘲笑,他要弄明白他的父亲究竟是何人。他离家出发,跨越波斯和印度,去寻找太阳宫——因为他母亲对他说他的父亲是驾太阳车的大神福玻斯。

“太阳宫耸立在一排排高高的柱子上,闪烁的黄金和青铜使宫殿像火一样灿烂夺目。宫殿的象牙三角形屋顶闪闪发光;两扇白银的折门擦得锃亮。而做工比材料更为精美。”

法厄同爬上陡峭的路,走进宫殿。他看见福玻斯坐在绿宝石的宝座上,四周环绕着钟点、季节、日、月、年和世纪之神。勇敢少年的凡人肉眼忍受不了强烈的光,只得在门口停下;父亲在大厅的另一头语气温和地和他说话。

“你为什么来?”父亲问道,“你要什么,哦,法厄同——父

亲不会拒绝儿子的要求。”

这少年恭敬地回答道：“哦，父亲（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叫你）！福玻斯！整个世界的光明！请给我一个证据，让人人都知道我是你真正的儿子。”

伟大的天神脱下他那闪光的王冠，把它放在一旁，叫这孩子走近。他把孩子搂在怀里，然后作出许诺，并宣誓使许诺具有约束力量，答应给孩子以任何想要的证据。

134 法厄同想要的是他父亲的太阳车，和在一天之内驾驭飞马的权利。

“你的要求，”父亲说，“证明我许诺得太性急。”他放开孩子，让他离自己远一些，并设法说服他放弃他的要求。“你出于无知，”他说道，“竟然提出了我甚至不能向天神许诺的要求。每一位天神都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除了我自己之外，任何天神，甚至宙斯，都没有力量来代替我驾驭喷射火焰的太阳车。”

福玻斯说明道理。法厄同坚决不听。父亲无法收回誓言，就尽量拖延时间，可是最后不得不把顽固的儿子带到巨大的太阳车前；车子的轴是黄金做的，辕杆是黄金做的，车轮有着黄金的轮箍，轮辐是白银做的。车轭上面装饰着橄榄石和宝石。几位钟点之神已经从高大的马厩里把四匹马牵来，这四匹马吃饱了天上的食物，呼出火焰。钟点之神把铿锵作响的马具套在马身上；这几匹巨大的马扬起蹄子猛踢横杆。福玻斯在法厄同的脸上涂上油膏以防被火灼伤，然后把光芒四射的王冠戴在法厄同的头上。

“如果你至少还能听从父亲的警告，”天神劝告说，“你就不要挥鞭，而要紧紧抓住缰绳。马自己会奔驰得够快的。不

要沿着直接穿过五个天区的直路走，而要在岔路口转向左方——你会清楚地看见我的车辙。另外，你要小心驾驭，既不能过高，又不能过低，以便让天和地能得到同等的温度；因为如果你驾驶得过高，你就会把天烧毁，如果你驾驶得过低，你就会把地点燃。中间的一条是最安全的道路。

“可是你得赶快！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带露水的黑夜已经到达了她在西海岸的目的地。该是我们启程的时候了。你看，黎明在发出红光。孩子，愿幸运帮助你，有他引导，比你自己引导自己好。注意，抓住缰绳。”

海之女神忒堤斯放下横杆，四匹马猛然一跃，突然开始奔
135 驰，马蹄劈开云层，翅膀在空气中鼓动，追上并超过了一同在东方升起的风。太阳车由于比惯常的份量轻，立即开始摇晃，正像没有压舱物的船在波涛中摇晃一样。驾车人惊恐万状，忘记了拉缰，而且不认识路。拉车的一组马疯狂地上升，掠过天空的高处，吓坏了最远的星座。大熊座和小熊座被烤焦了。巨蛇星座缠绕着变得温暖起来的北极星，而且升温的速度急剧到危险的地步。牧夫星逃走，可是他的犁使他行动不便。天蝎座甩动尾巴挥打。

在一段时间里太阳车在高空陌生地区翱翔和群星碰撞；接着又发疯似的朝下冲到比地上浮云略高的地方；月亮女神惊异地看到哥哥的马奔驰在她自己的马下面。浮云蒸发掉了。火焰突然从大地升起。群山熊熊燃烧；城市连同城墙一同毁灭，国家化为灰烬。埃塞俄比亚人就是在这时候变得黝黑；因为血液让高热吸引到身体表面。利比亚变成了沙漠。尼罗河惊慌地逃到大地尽头，把她的头藏在地下，而且现在仍然藏着。

大地母亲用手遮住她那让火烤焦的额头，炎热的烟使她窒息，她提高她的大嗓门向万物之父朱庇特呼吁，请他拯救他的世界。“你朝四面看！”她朝他喊道，“天上从天极到天极到处都在冒烟。伟大的朱庇特，如果海洋、大地和天上的所有领域都毁灭了，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混沌初开的状态！你关心关心吧！你关心我们宇宙的安危吧！把还剩下的东西从火焰中拯救出来吧！”

全能的天父朱庇特急忙把众神召来作证，证明除非迅速采取措施，一切就将丧失殆尽。他连忙登上天顶，右手拿起一枚雷霆，举到耳边扔出去。太阳车被击碎；受惊的马挣脱羁
136 绊；法厄同的头发被烧得火焰熊熊，他像流星一样陨落。波河接受了他那燃烧着的身躯。

当地的水泽女神们把他的尸体埋葬在一座坟墓中，坟墓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 在这里埋葬着乘过太阳车的法厄同，
> 虽然失败，可是他的勇气值得称颂。[52]

这个父亲纵容儿子的故事说明了一个古老的思想，即当一个未经适当传授奥秘的人承担生活中的任务时，混乱就会产生。当孩子长大得超越于人人皆知的母亲乳房田园诗的范围，而应去面对人人各司其职的成人世界时，他在精神上就进入了父亲的势力范围，这时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了未来任务的象征，而对女儿来说，父亲则象征未来的丈夫。不管他自己是否知道，也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父亲变成了传授奥秘的祭司，青年男女通过他的教导而进入更大的世界。就像从前母

亲是“善”和“恶”的象征那样，现在是由他来象征“善”和“恶”，可是有个复杂的情况，即新的竞争因素：儿子从父亲手中争夺世界的控制权，而女儿则对抗母亲，争做被控制的世界。

传统的传授奥秘的概念是既向受教育者传授有关其职务的技能、任务和权利，同时又彻底调整他对父母形象的感情关系。这位传授奥秘者（父亲，或父亲的代替者）的任务是只把职务的象征符号交给已经有效地清除了所有不恰当的幼稚精神发泄的儿子，只有清除了所有不恰当的幼稚精神发泄的儿子才不致由于无意识地（或甚至可能是有意识和使之成为有理地）扩大自我权势的目的和出于个人好恶的目的，而无法公正地、不带个人感情地行使权力。最理想的是接受职务象征符号者能消除自己的人性，从而成为宇宙力量的非人格性的
137 代表。他是两次出生者；他自己成了父亲。因此，他现在有资格履行传授奥秘者、引导者、太阳之门的职责，在他的帮助下人们能超越幼稚的“善”和“恶”的错误观念，清除希望和恐惧，平静地理解存在的启示，从而体验到宇宙法则的宏伟。

“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小男孩宣称，“我被一些炮弹捕获[原文如此]。这些炮弹又跳又喊。我很奇怪地发现我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房间里面有火，火上面有个装满开水的锅子。他们把我扔进锅里。厨师偶尔过来把叉子戳进我的身体，看我是否煮熟。后来他把我从锅里取出来给头头。正当头头要咬我时，我醒了过来。”[53]

“我梦见和我的妻子一同用餐，”一位有教养的先生说，“在用餐的过程中，我伸手拿起我们的还是个婴儿的第二个孩子，毫不在乎地把他放进盛满热水或某种热的液体的蔬菜汤罐里；因为把他拿出来时，他已经像燉鸡似的熟透了。

"我把这道菜放在切面包的板上用刀切开。当我们把这道菜，除了像鸡肫似的一小块外，全都吃完时，我担心地朝我妻子看，向她问道：'你能肯定你真的要我做这件事吗？你打算吃他当晚餐吗？'

"她皱了皱眉头，回答说：'他煮得那样好，就只好那样做了。'我正准备吃掉最后一块时，就醒了。"[54]

这种恶梦般的父亲作为吃人妖魔的原始意象在原始部落成年式的考验中以真实的形象出现。我们已经看到澳大利亚穆尔恩金部落的男孩子们首先被吓得奔向他们的母亲。大蛇
138 父亲要他们的包皮。[55]这就把女人置于保护者的地位。一个名为攸尔龙古尔的巨大号角吹响，这据说是从洞里出来的大蛇父亲的呼唤声。当一些男人来带走男孩子们时，女人们抓起长矛，不仅假装战斗，而且嚎咷大哭；因为这些小家伙要被带去"吃掉"。男人的三角形跳舞场地是大蛇父亲的身体。在跳舞场地上，人们一连几夜向男孩子们表演象征各个图腾祖先的舞蹈，并教给他们解释现今世界的那些神话。另外，人们也派男孩子们长途旅行到邻近和遥远的家族去，以模仿神话中的崇拜阴茎的祖先们的漫游。[56]这样，男孩子们就好像是在大蛇父亲的"身体里面"让人们把一个新的、有趣的客观世界介绍给他们，以补偿他们失去母亲的损失；于是男性生殖器，而不是女性的乳房，成了想象力的中心(世界之轴)。

这漫长的一系列仪式的最后教导是通过割礼执行者的可怕而痛苦的袭击，把男孩的英雄-阴茎从包皮的保护下解放出来。[57]例如，在阿隆塔部落中，当与过去作决定性决裂的时刻到来时，牛吼器的轰鸣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是夜里，在怪异
139 的火光中突然出现了执行割礼者和他的助手。牛吼器的轰鸣

是割礼仪式中大魔王的声音，那两个执行割礼的人是大魔王的鬼怪。那两人把胡子塞进嘴里表示愤怒，把两腿分得很开，把两臂朝前伸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实际做手术的人站在前面，右手握着一把做手术用的小燧石刀，他的助手紧挨着他站在后面，两人的身体互相接触。然后一个男人从火光中出来走近，头上顶着一个盾牌，同时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做出劈啪声响。牛吼器的声音隆隆震耳，女人和小孩们在遥远的自己营地都能听到。与此同时，头上顶着盾牌的人走到做手术的人前面，稍许离开他一些，屈一膝跪下，一个男孩的叔叔伯伯们从地上抬起孩子，在全体男人雷鸣般的低沉吟唱声中，把孩子放在盾牌上。手术迅速完成，那些可怕的人形立即退出火光照亮的区域，或多或少地处于茫然状态的男孩受到照顾，男人们向现在已经到达成年男人这一人生阶段的男孩表示祝贺。“你表现得很好，”他们说，“你没有喊叫。”[58]

澳大利亚土著神话教导说，最初成年式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杀死。[59]因此，这种仪式，除了别的以外，还是年长一代人的俄狄浦斯式挑衅行为的戏剧化表现；而包皮环切手术则是缓和了的阉割。[60]可是，这个仪式也满足了上升的年轻男性集团的食人肉的和杀父的冲动，同时还显示了作为原始
140 意象的父亲的仁慈和舍己为人的一面；因为在这漫长的象征教育期间，有一段时间里人们强迫被传授奥秘者以从长者身上抽取的新鲜血液为主食。“土著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听到圣餐仪式后，把这种仪式和他们自己的饮血仪式相比较。”[61]

“到了晚上，男人们来到并按照他们在部落中的尊卑顺序就座，男孩躺着，头枕在他父亲的大腿上。他不能动，否则他

就会死。父亲用双手蒙住男孩的双眼，因为如果这男孩目击到下面发生的活动进程，人们相信他的父亲和母亲就都会死。一个木制容器，或树皮做的容器，放在靠近这男孩的一个舅舅的地方，这位舅舅轻轻扎住自己的手臂，用一根鼻骨刺穿手臂的上部，把手臂放在容器上方，直到流出一定量的血。下面的人接着刺穿自己的手臂，就这样下去，直到容器装满。容器的容量可能为两夸脱左右。男孩喝一大口血。万一他感到恶心想吐，父亲就抓住他的脖子，不让他把血吐出来，因为如果他把血吐了出来，他的父亲、母亲、姐妹、弟兄就全都会死。剩下的血浇在男孩的身上。

"从这时起，有时长达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了人血之外，不让这男孩吃其他食物，神话中的祖先雅明加制定了这条法律。……有时，血在容器里干了，监护人就用鼻骨把干血切成一段段让男孩吃。先吃首尾两段。这一段段的血块必须经常分开，否则这男孩就会死。"[62]

141 提供血液的人经常因精疲力竭而昏厥过去，并在一个多小时内处于昏迷状态。[63]"在从前，"另一个观察者写道，"这种血液（由被传授奥秘者按照仪式的规定喝下去的）得自一个为此目的而被杀的人，这人尸体的一部分被吃掉。"[64]"在这里，"罗海姆博士评论道，"我们遇到了一个所能找到的最接近杀死并吃掉原始父亲仪式的例子。"[65]

毫无疑问，不管这些赤身裸体的澳大利亚野蛮人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多么愚昧，他们的象征仪式却是遗存至今的那种难以置信的古老精神教育体系，这种遗存的证据不仅可以在印度洋沿岸岛屿和陆地上找到，而且也可以在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独特文明的古代中心找到。[66]那些老人们究竟懂得些什

142 么，很难根据我们西方观察者所发表的记录加以判断。可是把澳大利亚仪式中的人物和我们所熟悉的来自高等文化的人物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那些伟大的主题、永恒的原始意象，和它们对心灵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来吧，狄提兰玻斯，
进入我男性的子宫。[67]

雷电投掷者宙斯对他的儿子狄俄尼索斯的这声呼叫表现
出希腊的传授奥秘的第二次出生的神秘主导动机。“无形的
可怕幽灵发出牛的吼声，空气中沉重地飘荡着由鼓敲出的地
下雷鸣似的可怖的隆隆声。”[68]“狄提兰玻斯”是被杀后又复活
的狄俄尼索斯的称号，希腊人把这个词理解为“具有双重门
的人”，即经历了第二次出生的可怕奇迹而活下来的人。我们
知道庆祝酒神的合唱赞歌（dithyrambs）和发出血腥味的仪
143 式——这种庆典和植物界的更新、月亮的更新、太阳的更新、
灵魂的更新相联系，并在岁时之神复活的季节隆重举行——
标志着古希腊雅典悲剧的开始。在整个古代世界，这种神话
和仪式比比皆是：坦木兹、阿多尼斯、密特拉、维尔比乌斯、阿
提斯和俄赛里斯以及他们的动物象征（山羊、绵羊、公牛、猪、
马、鱼和鸟）是每一个研究比较神话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些狂
欢节的流行游戏，如圣灵降临周的傻瓜、格林·乔治、约翰·巴
利康、科斯特鲁邦科、带走冬天、带来夏天和杀死圣诞节的鹪
鹩等等，以欢乐的情绪把传统延续到我们当代的日历之中；[69]
我们通过基督教（堕落和赎罪、钉十字架和复活、洗礼所象征
的“第二次出生”、坚振礼中面颊上的一击、象征性的吃肉和喝

血的神话)把自己庄严地,有时是有效地和传授奥秘的力量的永恒形象结合在一起;人类自从在地上出现的第一天起通过基督教会的圣餐仪式消除自己的感觉上的恐惧并获得改变一切的永生的幻象。“因为,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都能使他成圣、身体洁净;基督以他永恒的圣灵,把自己洁白无瑕地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上帝么?”[70]

东非巴松布瓦部落中有个民间故事,说的是有个人死去的父亲赶着死神的牛群在他面前出现,沿着一条通到地下的小路,把他带进一个巨大的地穴。他们走到一个有着许多人的广阔地带。父亲把儿子藏好,然后走开去睡觉。第二天早
144 晨大酋长死神出现了。他半边身体长得美丽,但另一半已经腐烂,蛆朝地上掉。他的侍从们把蛆收集拢来。替他擦洗溃疡的疮。等到擦洗完毕,死神说道:“今天出生的人如果去做生意就会遭到抢劫。今天受孕的女人会怀着孩子死去。在园子里工作的人会得不到收成。今天到丛林去的人会让狮子吃掉。”

死神就这样宣布了他的普遍诅咒,然后回去休息。可是第二天早晨当他出现时,他的侍从们擦洗他那半边美丽的身体,洒上香水,用油按摩。等到这些事情做完,死神宣布他的祝词:“祝今天出生的人成为富翁。祝今天受孕的女人生个长寿的孩子。今天出生的人到市场去,将会赚大钱;祝他和瞎子做生意。祝到丛林里去的人杀死猎物;祝他甚至能遇到大象。因为我今天宣布我的祝福。”

父亲对儿子说:“如果你今天来到,你就会得到许多东西。可是现在你注定要穷,这是明摆着的事。你最好明天就回去。”



图版7 巫师(旧石器时代洞穴绘画,法国,比利牛斯)



图版 8 在哭泣的万物之父维拉科查(阿根廷)

于是儿子回到自己的家中。[7]

阴间的太阳、死者之主就是那光辉灿烂的、给人以白昼并

统治白昼的同一位神王；因为《古兰经》中这样问道：“在天和地之间支持着你的是谁？使生者脱离死者的是谁？使死者脱离生者的是谁？统治并调节世界万物的是谁？”[72]我们想起瓦
145 恰加人关于赤贫者基阿津巴的故事；基阿津巴被一个干瘪的皱皮老太婆带到正午时太阳停在那里的天顶；[73]在那里大酋长使他交上兴旺发达的好运。我们想起非洲的另一边海岸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恶作剧精灵埃德舒：[74]这个恶作剧精灵的最大乐趣是散布不和。这些是对同一位可怕的上帝的不同看法。在这位上帝自身里面包含着矛盾，并从他引起矛盾，例如：善和恶、死和生、痛苦和欢乐、给予恩赐和剥夺恩赐。就像太阳之门一样，他是所有成对的对立物的根源。“他掌握着看不见的事物的答案。……最后，我们都要回到他的身旁；那时他将向你显示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真象。”[75]

史前秘鲁大神维拉科查的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显然自相矛盾的父亲的奥秘。他的王冠是太阳；他两手各拿一支雷电；雨水以眼泪的形式从他的两眼下降，来更新世界上的山谷里的生命。维拉科查是宇宙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可是在关于他出现在人间的传说中，他像乞丐似的到处流浪，衣衫褴褛，遭人辱骂。这使人想到福音书中说的马利亚和约瑟在伯利恒客店门前，[76]使人想到朱庇特和墨邱利在包喀斯和菲勒蒙的门前乞讨的古典故事。[77]使我们还想到未被人认出的埃德舒。这是一个在神话中经常遇到的主题；《古兰经》中的词句表达了这个主题的意义：“无论你转向何方，你总能见到真主。”[78]“虽然他藏身于万物之中，”印度教的信徒们说，“显不出灵魂的光；可是具有微妙的较高智力的目光敏锐的人能将他看出。”[79]“劈开棍棒，”诺斯替教的格言说，“那里就有

耶稣。”

146 因此，当维拉科查这样地显示他无处不在时，他表现出最高宇宙神的特征。另外，维拉科查把太阳神和暴风雨神接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人们是熟悉的。我们通过希伯来人雅赫维神（Yahweh）的神话知道这种结合，雅赫维具有两个神的特点（Yahweh 是暴风雨神，El 是太阳神）；这种结合在纳瓦霍人孪生战士的父亲，太阳神的化身中也很明显；这种结合在宙斯和某些形式的佛像头顶的光环和雷电的特征中也能清楚地看出。这种结合的意义是：通过太阳之门注入宇宙的神恩和具有毁灭性能量然而它本身却是不可摧毁的雷电是同一回事：粉碎错觉的不灭之光就是创造万物的不灭之火。或者用自然界第二位的相反倾向来表达：在太阳内部熊熊燃烧的火，也在使大地肥沃的暴风雨中炽热发光；在这一对互相对立的元素后面的能量，即火和水，是同一的。

可是这位秘鲁的宇宙神维拉科查的构思崇高的形象中最使人惊奇、最使人深深感动的是他的性格细节，即他的眼泪。这一形象把僧侣怀疑世界的领悟“所有生命都是悲伤的”和天父创造世界的肯定见解“必须有生命”结合在一起。完全意识到他亲手创造的生物的生活烦恼，完全知道痛苦荒原上的呻吟、受骗者的痛心的怒火，完全明白他所创造出的将是个自取灭亡、充满贪欲和愤怒的世界，这位神灵默然同意向生命提供生命。不给予繁殖万物的水就等于毁灭；可是给予繁殖万物的水就等于创造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因为时间的本质是变化、是消灭暂时的存在；而生命的本质则是时间。此位慈悲的、广爱众生的、创造万物的人中之人为无边的苦海所动容，在他完全明白自己所做之事的情况下，他给予的生命之水是

他的眼泪。

147 创造世界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从永恒中形成时间性的形态，是天父创造世界的秘密。这个秘密从未很好地得到解释。因此在每一种神话体系中都有一个核心点，一个生命母亲的手指触过的跟腱，这个核心点是获得完全知识的可能性遭受到损伤之处。英雄应该做的是亲自准确地刺穿这一点(并随之刺穿他的世界)；是粉碎并摧毁他那有限存在的关键难题。

去和天父相会的英雄的难题是毫不恐惧地极度敞开他的灵魂,使自己成熟得能够理解这个残酷无情的巨大宇宙的令人厌恶的疯狂悲剧在上帝的威严之中变得完全合法。英雄跨越了生命和它的盲点,一时间他升高到得以窥见本源的一瞥。他看到了天父的面容,他理解了——于是两人和解了。

在关于约伯的圣经故事中,上帝不打算用人类的或任何其他标准来证明他对“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有德的仆人所给予的恶意待遇是公正的。约伯的仆人们之所以被迦勒底军队所杀,约伯的子女们之所以被倒塌下来的屋顶压死,也都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约伯的朋友们来安慰他,他们虔诚地相信上帝是公正的,说约伯一定做了恶事,因此理当遭受如此可怕的痛苦。可是正直、勇敢、力求扩大视野的受难者坚持说他所做的都是善事;于是来安慰他的以利户谴责他说了亵渎上帝的话,因为他把自己说得比上帝更正直。

当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时,他根本不打算用伦理学的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只是夸大自己的力量,并吩咐约伯模仿他,要约伯在地上做他在天上做的事:“你要像勇士那样把腰束起来;我要问你,你要回答我。你也要废除我的决

定？你要将我定罪，好显得你自己是正义的？你有像上帝那
148 样的臂膀？你能像上帝那样声音如雷鸣一般？你去用威仪和
庄严装饰自己，用荣耀和华美为衣服。你要勃然发出你的怒
气：看见每一个骄傲的人都要使他谦恭。看见每一个傲慢的
人都要使他卑贱。你要把恶人就地踩在脚下。把他们一起藏
在尘土之中；把他们的脸蒙在隐蔽之处。这样，我就承认你能
用自己的手拯救自己。”[80]

这里没有解释的话，没有提到《约伯记》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上帝和撒旦的含糊其词的打赌；这里只有用雷霆闪电来表达的事实，即人无法估量上帝的意志，因为上帝的意志来自人类范畴之外的中心。的确，《约伯记》中的全能的上帝粉碎，而且永远粉碎了一切范畴。可是英雄人物约伯本人具有经得起炉火锻炼的勇气，没有让自己垮掉并在公认的至高无上者的面前卑躬屈节的思想准备，证明他自己能够面对比他的朋友们所满意的更大的启示。我们不能把最后一章中约伯的话仅仅解释为被吓得屈服者的话。这是一个看到超出于任何说过的辩解的话的某种东西的人所说的话。“我一直听到过有你：可是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因此我憎恶自己，并用尘土和炉灰来表示懊悔。”[81]那些虔诚的安慰者受到上帝的斥责；作为报偿，上帝使约伯重新得到房子，重新得到仆人，重新得到子女，“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看到了他的儿孙，直至四代。就这样，约伯日子过得满足，年纪老迈而死。”[82]

对于成长得能真正理解天父的儿子来说，他不难忍受考
验的痛苦；于是世界不再是眼泪之谷，而是上帝的、给他以最
149 大幸福的不断显灵。与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他的教徒们所理
解的愤怒的上帝相对比，下面是来自同一世纪的贫困的东欧

犹太人区的一首充满柔情的抒情诗：

哦，宇宙之主，
我要为你唱一首歌。
在哪里能找到你，
在哪里找不到你？
我走过的地方—那里就有你。
我留下的地方—那里也有你。
有你，有你，只有你。

事情顺利—应该感谢你。
事情不顺利—也应该感谢你。

你是，你曾是，你将是。
你过去统治，你现在统治，你将来统治。

天堂是你的，大地是你的。
你充满高的地区，
你充满低的地区。
无论我转向何处，你，哦你，就在那里。[83]

5

凡人成神

中国大乘佛教，中国西藏地区的藏传大乘佛教和日本大乘佛教中，最具有神力，最受到爱戴的菩萨之一，是手持莲

花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即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怀着怜悯之心注视着受苦受
150 难的芸芸众生。[84]西藏的转经筒和寺庙钟声成百万次地向这位菩萨祈祷:唵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i hum,意思是“如意宝在莲花中”)。[85]他每分钟所接受的祈祷多于人类所知的任何一位神,因为他在人世的前生中,当他粉碎最后的阈限时(就在这一刻,永恒的空虚展现在他面前,这种永恒的空虚超出了有限宇宙中令人失望的迷幻),他停下来发誓:在他进入永恒的空虚成佛之前,先要普度一切众生使之觉悟。从那时起他那救苦救难的神恩广被众生,在广大佛国中向他求助的任何些微祈祷,他都能听到。他以不同的化身漫游大千世界,出现在于危难中向他祈祷者面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以人形现身,有四臂、或六臂、或十二臂、或千臂,在其中的一只左手中持有宇宙莲花。

这种神性实际上是人间英雄超脱于愚昧状态,因而克服
151 最终恐惧时所达到的境界,就像佛陀本人的经历那样。“消除意识的束缚就能无所畏惧,就能不为变化所左右。”[86]这是潜存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解脱,任何人都能获得这种解脱——只要他能成为英雄,因为我们读到:“一切事物皆是佛的事物”;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同一句话:“一切存在皆属无我。”[87]

宇宙让这位菩萨充满,由这位菩萨照亮,而不是这位菩萨为宇宙所包容(这位菩萨的本质就是“觉悟”);宇宙是他手中所持的莲花。痛苦和欢乐不能包容他,而是他以极度的宁静包容痛苦和欢乐。由于他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就的,因此看到他现身、看到他的神像,甚至只要念他的名号就能使我们

获得救助。“他佩戴放射八千道光的花环，这些光反映出至高无上的美。他的身体呈紫金色。他的手掌混合五百莲花的颜色，他的每一指尖有八万四千印记，每一印记有八万四千色彩；每一色彩有八万四千道光柔和地照在宇宙万物上。他用这些宝手接引、拥抱芸芸众生。他头上的光环中密布着经过神奇变形的五百佛陀，每一佛陀有五百菩萨随侍，这些菩萨由无数神祇伴随。当他把脚置于地上时，钻石和珍宝的花洒向四面八方，遮盖万物。他的脸呈金色。他那高耸的宝冠上矗立一尊高二百五十里的佛陀。”⑱

在中国和日本，这位无上仁慈的菩萨不仅表现为男身，而
152 且也表现为女身。中国和日本的观音——远东的圣母——就是这位慈祥地观看世界的菩萨。在东方最远、最偏僻处的每一座佛教寺院里都能看到她。对于贤者、愚者她都是神圣的；因为她的誓言中包含着拯救世界和维护世界的深刻直觉。在即将进入涅槃的境界之时，她停了下来，并下决心在时间结束之前(时间是永不结束的)放弃沉浸于无忧虑、烦恼的永恒池水之中的福份，这个决定表明她认识到永恒和时间的区别只是表面现象——这种区别必然是理智的头脑所作出的，可是在具有超越于成对的对立物的真知的头脑中，这种区别就消失了，而所理解到的则是时间和永恒是同一完整经验的两个方面，是难以表达的同一非二元物的两个层面；即永恒之宝存在于化生和死亡的莲花之中；唵嘛呢叭咪吽。

在这里我们首看到的是这位菩萨的两性体性质：男性的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女性的观音。在神话中不乏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神。他们总是带着某种神秘色彩而出现；因为他们使人的思想离开客观经验的世界，进入一个舍弃了二元性的

象征领域。祖尼人的普韦布洛部落的创造并包容一切的主神阿沃纳维洛纳有时被称之为“他”，而实际上却既是“他”又是“她”。中国的太元圣母一身兼有代表男性的阳和代表女性的阴。[89]中世纪犹太人的神秘教义，以及公元二世纪的基督教诺
153 斯替派著作中都把上帝所造的人体描述为两性体——亚当被创造后，在夏娃这女性的一面从他身体里分离出来以前的状态的确是这样。在希腊人中，不仅赫耳马佛洛狄忒(赫耳墨斯和阿佛洛狄忒所生的孩子)，[90]而且爱神厄洛斯(柏拉图认为厄洛斯是众神中的第一个神)，[91]也都既是男性又是女性。

“上帝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92]人们会在头脑里产生关于上帝形象的疑问；可是经文中已经有了答案，而且答案很明确。“当值得赞美的上帝造第一个人时，他把这人造成两性体。”[93]把女性分离成另一个人，象征着从完美的境界堕落到二元状态的开始；很自然地接下来就发现善与恶的二元性，逐出上帝在其中行走于地上的伊甸园，于是建成的地上乐园之墙构成了“对立物的一致”，[94]这种对立物不仅使人(现在是男人和女人)看不到，而又甚至回忆不起上帝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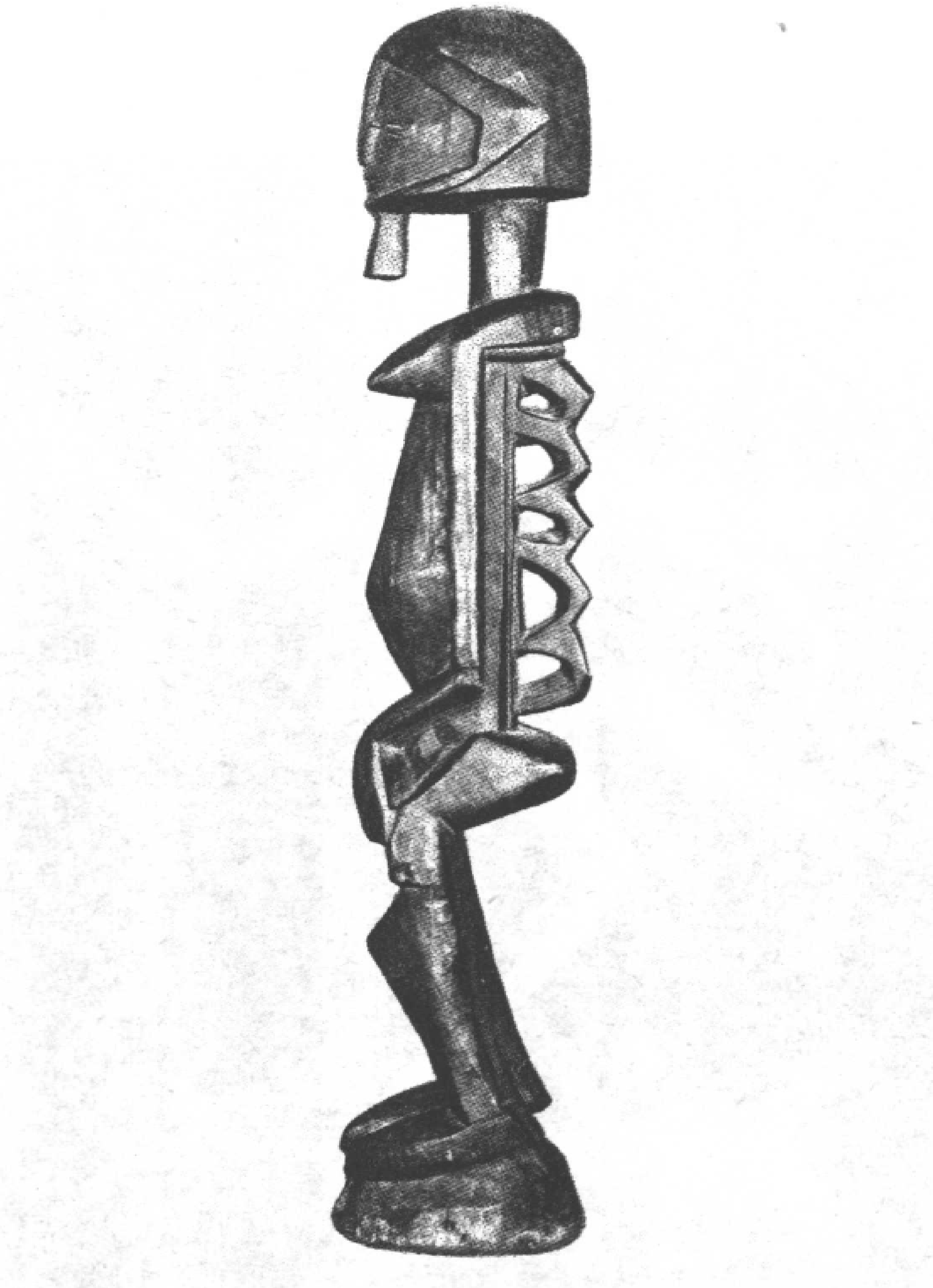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许多国家的人都知道的神话在《圣经》中的说法。这种说法是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创世奥秘的基本方法之一：即把永恒转移为时间，使一成为二，再成为众多，以及通过
154 二的重新结合而产生新的生命。这种象征手法标志着宇宙演化周期的开始，[95]也同样恰当地标志着英雄任务的结束，在那时地上乐园之墙消失，于是人们找到了、回忆起了上帝的形象并重新获得了智慧。[96]

盲先知提瑞西阿斯既是男性又是女性：他的双眼看不见

光明世界中的由成对的对立物构成的支离破碎的形象，可是却能在他内心的黑暗中看到俄狄浦斯的命运。[97]湿婆在称为Ardhanarisha（即"半是女人的神"）的化身中和他的妻子沙克



图版9 宇宙之舞神湿婆(印度南部)



图版 10 雌雄同体的祖先(苏丹)

蒂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身体——右边的一半是他,左边的一半是她。[98]某些非洲和美拉尼西亚部落的祖先雕像,在同一人体上雕出母亲的乳房和父亲的胡须和阴茎。[99]澳大利亚的男子在经受割礼约一年之后,为了完全取得男子汉的资格,需要经受第二次仪式性的手术——尿道切割(即切开阴茎下侧,形成永久性的尿道裂口)。这种裂口被称为"阴茎子宫"。这是象征性的男人的阴道。通过这种仪式英雄变成不只是男人的人。[100]

155 用来画宗教仪式图画的血和把鸟的白色绒毛粘在身上的血是澳大利亚的父亲们从他们的尿道切割的伤口里取来的。他们打开老的伤口让血流出来。[101]这种血液同时象征阴道的经血和男性的精液,以及尿、水和男性的乳汁。这种流血显示出男人体内有着生命和营养的源泉:[102]这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无尽的世界之泉。[103]

大蛇父亲的呼唤声对孩子们来说是可怕的;保护他们的是母亲。可是父亲来了。他是未知奥秘的传授者。作为婴儿和母亲的地上乐园的最初入侵者,父亲成了典型的敌人;从此以后,一生中所有的敌人在下意识中都成了父亲的象征。"任何被杀死的都成了父亲。"[104]因此,在具有猎头俗的社区中(例如在新几内亚),在家族仇杀行动中带回来的人头受到尊敬。[105]同样,也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强制人们发动战争的力量:即想把父亲消灭掉的冲动不断地转化为公众的暴力行动。直接有关的社区或家族中的年长者用图腾的心理魔法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成长中的儿子们的伤害。他们扮演作为吃人妖
156 魔的父亲,然后又显示自己是给孩子喂奶的母亲。这样,就建立了新的更大的地上乐园。然而这座地上乐园中不包括准备

打击的传统敌对部落或家族。"好"的父母两性体被留在家里，而"坏"的则被扔在家外。"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106]"对敌人要穷追不舍：如果你们有困难，他们也同样有困难；可是你们能从安拉那里得到希望，而他们则没有希望。"[107]

图腾、部落的宗教、氏族的宗教和用侵略方式传道的宗教只能部分地解决用爱来克服仇恨的这一心理问题。这些只能使人部分地受到启迪。他心中的自我并未消除；倒不如说他心中的自我得到扩大；个人所想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把自己献身于他的整个社会。与此同时，世界的其余部分(这就是说，人类的绝大部分)被排斥在他的同情心所及的和他所保护的范围之外，因为这些人处于他的上帝所保护的范围之外。于是产生了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把爱的原则和仇恨的原则绝然分离的例子。狂热的宗教信徒不是去使自己的心洁净，而是要去使世界洁净。天堂的律法只适用于他的小集团(他的部落、教会、民族、阶级，等等)，而把永远燃烧的圣战之火投向(问心无愧地，而且的确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任何凑巧成为他的邻人的未受割礼的、野蛮的、异教的、"土著的"或异邦的人们。[108]

结果世界上充满了互相争斗的帮派：即图腾崇拜者、旗号崇拜者和党派崇拜者。甚至连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据说它
157 们都追随同一位"世界"的拯救者——使自己扬名于历史的是它们野蛮的殖民行径和自相残杀的争斗，而不是无条件的爱的任何实际表现，这种爱的意义就是它们公开承认的至高无上的主所教导的要认真征服自我，征服自我的世界，征服自我的部落之神："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要善待仇恨你们

的人。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为凌辱你们的人祈祷。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那边的脸也要让他打；有人拿走你的斗篷，连上衣也要让他拿去。有人求你，你就给他；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要去讨回来。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因为甚至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如果你们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因为甚至是罪人也会这样做。如果你们借东西给人希望能收回，那有什么可感谢的呢？因为罪人也借东西给罪人，再如数收回。可是你们应该爱你们的仇敌，善待他人。借东西给人而不指望归还；你们的报偿就会很大，你们就会成为至高无上者的孩子：因为他施恩于忘恩的和作恶的人。因此你们要慈悲，就像你们慈悲的父一样。”[109]

一旦我们摆脱了局限于地域的基督教会的、部落的、或民
158 族的世界原型所造成的偏见，就有可能懂得最高的启迪并不是母亲似的父亲所给予的为了保护自己而侵略邻人的那种启迪。世界的拯救者带来的福音，那种许多人爱听、愿意热情宣讲、但显然不愿身体力行的福音是：上帝是爱；上帝能够为人们所爱，而且的确为人们所爱；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他的孩子。[110]信条中未解决的细节、礼拜的方式、组织主教团的方法，如此等等的琐事（这些琐事使西方神学家大感兴趣，以致成了今天引起严肃讨论的主要宗教问题），[111]如果不使之从属
159 于主要教导，就仅仅是些学究气的陷阱而已。的确，如果不使这些琐事处于从属地位，它们就会起退化的作用：即它们会使天父的形象重又退化到图腾的地步。而这正是迄今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所发生的事。人们会认为应该决定或知道在我们中

间天父更欢喜谁。而《圣经》中的教导却并不是奉承的话。“你们不要论断别人，免得自己被别人论断。”[112]不管自称为神父的人对十字架的态度如何，救世主的十字架是远远比地方性旗号更为民主的象征符号。[113]

自从圣奥古斯丁发动神的公民对魔鬼的公民之战以来的几百年中，人们所理解的基督教世界传统的有关拯救世界的文字和象征符号的最终涵意（也是关键性的涵意）变得十分混乱，以致想知道世界宗教的意义（也就是说，博爱的教义）的现代思想家不得不去考虑另一个伟大的（而且是更古老的）世界宗教，即佛教，佛教的基本口号仍然是安宁——让一切生灵享有安宁。

例如藏传佛教的高僧兼诗人弥拉惹巴大约在教皇乌尔班二世宣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所写的两首赞美诗中的诗句：

> 在六方世界的虚幻之城中，主要的是
> 产生于作恶的罪恶和掩盖恶行；
> 在那里人们让爱和憎所支配，
> 没有时间去懂得什么是平等待人：
> 哦，我的儿子，要避开爱和憎。[114]

> 如果认识到四大皆空，你们心中就会产生怜悯；
> 如果自己和他人之间无有差别，你们就能服务他人；
> 你们服务他人就会成就功德，就能和我相见；
> 和我相见，你们就能成佛。[115]

安宁在每一个人心中，因为全能的、无限慈悲的阿婆卢吉

低舍婆罗-观音包含着、观看着，并且居住在(毫无例外地)每一个有知觉的生灵心中。一只昆虫的脆弱、完美的翅膀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破碎，这个情况他观看到——他自己就是翅膀的完美和崩解。一个人永不停息地受折磨、自寻烦恼、上当受骗、陷入自己编织的谵妄的罗网之中、感到心灰意懒，可是在他心中有着未曾发现的、从未利用过的解脱的秘方：这一切他观看到——而且他就是这个人。在人类上面的是安详的天使；在人类下面的是恶鬼和悲惨的死者：这些都让这位菩萨宝
161 手的光芒所接引；他们是他，他就是他们。千千万万的受束缚、被桎梏的意识中心在存在的各个方面(不仅在现在以银河系为界的宇宙中，而且延伸到这个宇宙以外的空间)，超越于一个又一个的星系，超越于一个又一个的宇宙，从永恒的空虚之渊中产生出来，突然获得生命，然后又像泡影似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千千万万的生命：全都在受苦：每个生灵都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圈子里，他打、杀、仇恨、渴望胜利后的安宁：所有这些都是以空虚为其本质的观看一切者的漫长的梦中的子女，都是他梦中的转瞬即逝而又永无穷尽的疯狂形象："大慈大悲地朝下观看的神。"

可是他的名字也有"在心中看见的神"的意思。[116]我们都是这菩萨形象的反映。我们心中的受苦者就是这位菩萨。我们和那作为保护者的父亲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使人得救的悟性。作为保护者的父亲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因此必须知道，虽然这个愚昧的、受局限的、保卫自己的受苦者可能认为自己被他人——即仇敌——威胁，可是他也是神。吃人妖魔把我们损害，可是英雄——即合格人选——"像个男子汉地"经受被传授奥秘的考验；看哪，他就是父亲：我们就是他，他就

 是我们。[117]作为我们身体保护者的亲爱的母亲不能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大蛇父亲的伤害；她给予我们的终有一死的有形身体被交给大蛇父亲，任他摆布。可是死亡并不是结束。我们被给予新的生命、经历新的出生、获得新的生存知识，从而使我们不仅仅生活在一个躯壳之内，而是像这位菩萨一样，生活在宇宙的所有身体、所有躯壳之中。父亲他本身就是第二次出生的子宫、给予第二次出生的母亲。[118]

这就是两性体的神的形象的意义。这种形象是成年式主题的奥秘。我们被人从母亲身边带走，被毁灭世界的吃人妖魔嚼成碎片，让吃人妖魔的身体吸收；对吃人妖魔来说，一切宝贵的形体和存在只是筵席上一道道的菜；可是通过神奇的再生，我们比过去的自己更多。如果上帝是个部落的、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派的原始意象，我们就是他事业的战士；但如果他是宇宙之神，我们就作为懂得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的人而出现。在这两者的任一情况之下，童年时的父母形象和“善”与“恶”的概念都已被超越。我们不再渴望、不再害怕；我们是被渴望、被害怕的对象。所有的神、菩萨和佛陀都包含在我们之中，就像他们包含在这位全能的手持宇宙莲花者的光圈之中。

因此，“来吧，让我们回归于耶和华：因为他撕裂了我们，他会使我们痊愈；他打伤了我们，他会为我们包扎。两天之后，他会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会使我们站起来。我们将在他面前活着。如果我们继续努力认识耶和华，我们就能认识他：他的出现就像晨光；他一定会像雨水降临到我们之中，就像滋润大地的甘霖。”[119]

这就是菩萨第一个奇迹的意义：即菩萨的雌雄同体的性

质。这种性质使神话中的显然对立的两个冒险合而为一：即“与女神相会”和“与天父和解”合而为一。因为在第一个冒险
163 中被传授奥秘者懂得男人和女人（如《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中所说）是“一颗分开豌豆的两半”；[120]而在第二个冒险中，他发现上帝的存在先于两性的分离：代名词“他”只是一种说法，上帝制造男人的神话只是一根应该擦去的标线。而在这两个冒险中都发现（不如说回忆起）英雄所要寻找的就是他自己。

可以在菩萨的神话中找到的第二个奇迹，是生命和从生命解脱之间的区别的消失——这一奇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菩萨放弃涅槃来象征。简单地说，涅槃的意思是“熄灭欲望之火、敌意之火和妄想之火。”[121]读者还记得，在“菩提树下的诱惑”的传说中（上文，第 31 ~ 32 页），未来佛陀的敌手是妄想的魔法师爱魔。爱魔的梵文为 Kama - Mara，书面意思是“爱欲——敌意”，或“爱与死”。爱魔是三种火和艰苦的最后考验的化身，是宇宙英雄到达涅槃境界的冒险途中必须跨越的最后阈限的守卫者。当救世者把心中三种火的最后余烬抑制到临界时，他看到从那似乎围绕在他四周的镜子里反映出他希望像他人一样生活的原始意志的最后幻想，即幻想按照正常的爱欲和敌意的动机，在可感知的因、果和方式的妄想的
164 环境中生活。于是他受到被忽视的情欲的猛烈最后攻击。这是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一个煤块会重新又燃起一场大火。

这个著名的传说提供了一个极好例子来说明在东方，神话、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那种生动的拟人法使人能够理解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相互依赖的教义。毫无疑问，读者已经看出这种古老的心灵动力的神话教义和现代弗洛伊德学派的教导之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根据后

者，生的意愿（即性爱本能[eros]或生存本能[libido]，相当于佛教的 Kama，即“爱欲”）和死的意愿（即死亡本能[thanatos]或破坏本能[destrudo]，相当于佛教的 mara，即“敌意或死亡”）不仅是从内心推动个人，而且是使他感到周遭世界充满生气的两种动力。[122]另外，在这两种体系中，产生爱欲和敌意的妄想（基于无意识的）都是用精神分析法（梵文为 viveka）和启迪（梵文为 vidyā）来消除的。可是这两种教导（传统的和现代的）并不尽同。

精神分析学是治疗过分痛苦的人的技术，这种人被无意识的错误引导的爱欲和敌意织成虚幻的恐怖和矛盾的喜爱的罗网所缠绕；从这些罗网中解脱出来的病人发现自己能比较满意地参与他那具体文化所提供的更现实的恐怖、敌意、爱欲、宗教活动、业务、战争、娱乐和家务。但对于有意从事超越于村庄场地的困难而艰险的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就会被认
165 为是错误。因此宗教教导的目的不是把人治愈，使他回到妄想之中，而是使他完全脱离妄想；而这一目的不是用重新调整爱欲（eros）和敌意（thanatos）的方法来达到；而是按照著名的佛教八正道从根本上熄灭这些冲动；这八种正道是：

> 正确的信仰，正确的意图，
> 正确的言语，正确的行动，
> 正确的生活，正确的努力，
> 正确的记住，正确的专注。[123]

随着“妄想、爱欲和敌意的寂灭”（即 Nirvana，“涅槃”），心智知道这不是它所想的，于是思想消失了。心智以其真实的状态

存在着。它可能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直到躯体脱离。

> 如远星、如暗夜、如孤灯、如幻象、如朝露、如泡影、
> 如梦幻、如电光之一闪、如烟云：
> 　　对世间一切现象当作如是观。[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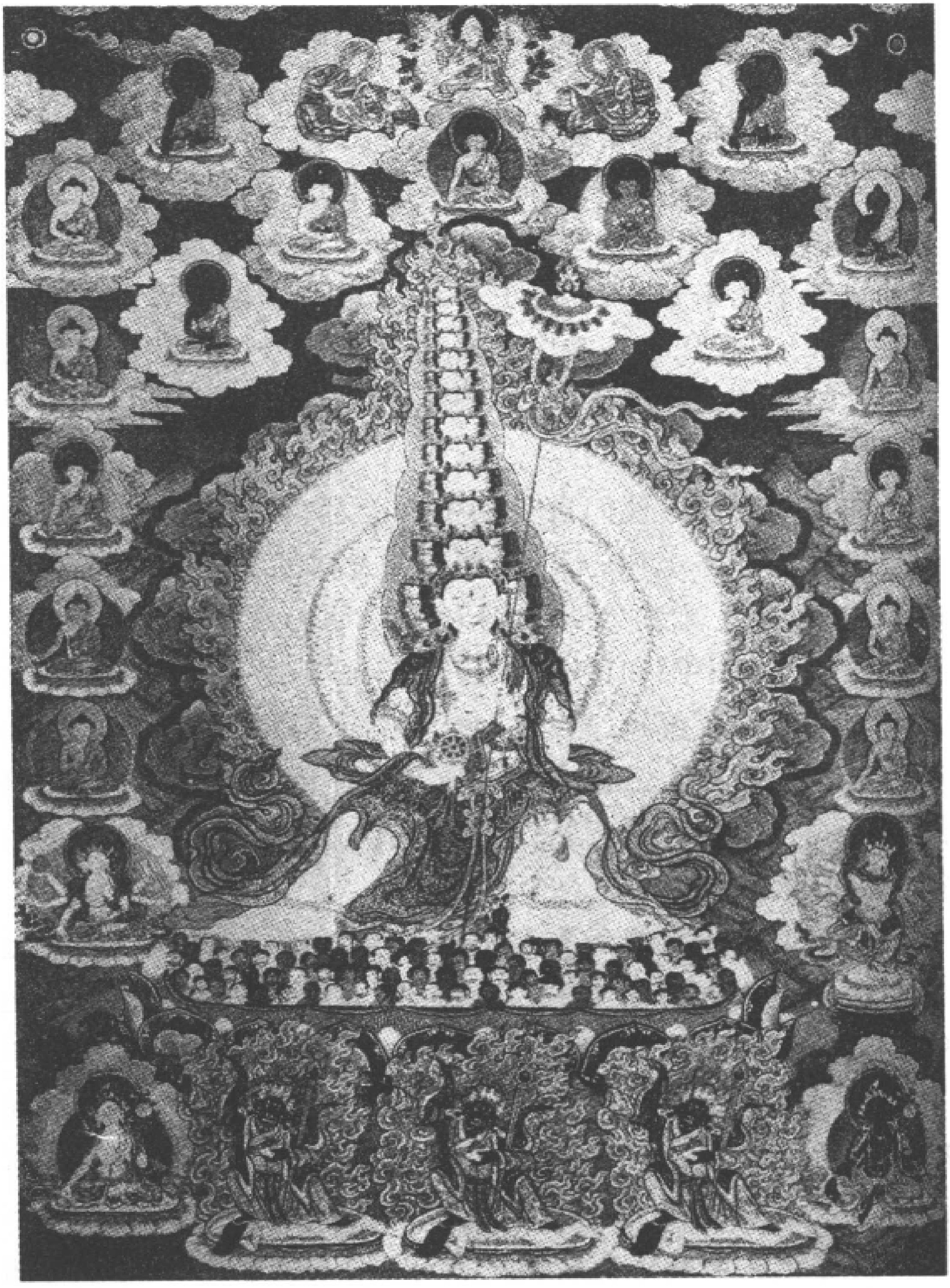
然而菩萨并不舍弃生命。他把目光从超越于思想的真理的核心(这种核心只能说成是“空虚”，因为它超越于语言)，又向外转移到可感知的世界，他在外界看到他在内心看见的万千生灵。“形体即是空虚，空虚即是形体。空虚无异于形体，形体无异于空虚。具有形体者即是空虚；空虚者即是形体。这种道理也同适用于感受、概念形成、思维判断和认识。”[125]超越于以前的表现自己、保卫自己、关心自己的自我的妄想之后，他在外界和内心都体验到同样的宁静。他在外界看到的是超越于思想的无边空虚，这无边空虚承载着他本
166 人的自我、形体、感受、言语、思维判断和认识的经验。他怜悯那些生活在害怕自己的恶梦之中的、自己吓唬自己的生灵。于是他站起身来，回到他们中间，作为一个心中毫无自我的人和他们住在一起，使他们明白四大皆空的简单道理。这就是他最大的“慈悲为怀的功德”；因为这一功德揭示出一个真理，即理解一个在心中熄灭了爱欲之火、敌意之火和妄想之火这三种火的人，人间世界就是涅槃。从这样的人身上发出一阵阵波浪似的礼物来解救我们所有的人。于是“我们的尘世生活就成了涅槃本身的活动，在尘世生活和涅槃活动之间没有差别。”[126]

因此，可以说现代医疗学的治愈患者使之恢复正常生活

的目的说到底是通过古代宗教修炼来达到的；只是菩萨所走的是个巨大的环状旅程；而且脱离世界并不认为是缺点，而认为是走上崇高道路的第一步，在这条道路的最远周边能获得关于圆形的宇宙是深邃空虚的启示。这种理想也为印度教所熟知：在生活之中获得解脱者（jīvan mukta）无有情欲，而富于



图版11　菩萨（中国）



图版 12　菩萨（中国西藏地区）

怜悯和智慧,“他的心因瑜伽修炼而专注,能以同样的关心看待一切事物,在一切生灵中看见自己,在自己之中看到一切生灵。无论他怎样生活,他都生活在神之中。”[127]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儒家学者,这位学者要求佛教第二
167 十八位祖师菩提达摩“平静他的灵魂”。菩提达摩反驳道:“把你的灵魂拿出来,我就能使它平静。”这位儒家学者说:“这就是我的麻烦,我找不到我的灵魂。”菩提达摩说:“我已经同意满足你的愿望。”这位儒家学者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平静地离去。[128]

那些不仅知道他们自身的生命无尽,而且知道他们自己和一切万物都是永存的人,居住在如意树的丛林中,饮使人长生不老的琼浆,能到处听到别人听不见的永远和谐的音乐。他们是仙人。中国和日本的道教风景画精湛地描绘出这种人间仙境。四种瑞兽凤、麟、龟、龙,栖息于柳园、竹林、梅圃之间和与天相接的神山云雾之中。脸上虽有皱纹但精神永远年轻的仙人或在山巅静坐沉思,或骑异兽跨越波涛,或在蓝采和的笛声中品茗谈心。

中国道教仙境的女主人是西王母,亦称“瑶池金母”。她住在昆仑山上由奇花异草、翡翠雉堞、黄金宫墙围着的仙宫之中。[129]她形成于西方空气之精髓。她那“蟠桃寿宴”(在六千年一熟的蟠桃成熟时举行)的来宾们在瑶池旁边的树荫之下和
168 凉亭之中由金母的婀娜多姿的女儿们侍候。在那里泉水喷射奔流。与会者品尝凤髓龙肝;而蟠桃和仙酒则能使人长生不老。在那里无形的乐器所奏的音乐、仙人的歌声和无形的仙女所跳的舞蹈乃是永恒的欢乐在时间中的表现。[130]

日本的茶道是按照道教人间仙境的精神来构想的。称为

"想象之居"茶室是为了能暂时关住诗的直觉的一瞬间而建造的房屋。也称为"空居"的茶室，内部空空而无装饰，仅有暂时悬挂的一幅图画或作为临时陈设的一瓶插花。茶室也称为"不对称之居"：不对称意味着运动；故意不使之完成是为了留下一个使人能将其想象注入其中的真空。

客人从花园小径走近茶室，他必须弯腰从矮门进入。他向那幅图画或那瓶插花行礼，向那发出嘭嘭声的茶炊行礼，然后坐到地板上自己的位置上。与茶室的克制、简朴相适应的最简单东西显得不可思议地美，它的沉默无声包含着短暂存在的奥秘。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状况完成这一经验。在座的人都在冥想这微型的宇宙，从而意识到自己和道教仙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茶道大师们所关注的是使这种神圣的奇迹成为能体验到的瞬间；走出茶室之后能将其影响带到家中；再从家庭渗透到全国。[131]在和平的漫长的德川时代(1603～1868)，在海军准将佩里于1854年来到之前，日本人民的生活结构中充满有着重
169 要意义的公式，他们用甚至是最细小的存在物来有意识地表现永恒。一处风景本身就是一个圣地。同样，在整个东方，在整个古代世界，在哥伦布以前的南、北美洲，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向人们显示那无法表达的东西。"植物、岩石、火、水全都是活的。它们注视着我们，能看得见我们的需要。它们能看得见我们没有东西保护自己，"一位年老的阿帕切说书人声称，"就在这种时候，它们就显示自己来和我们说话。"[132]这就是佛教徒所说的"无生命物的讲道"。

有个印度苦行者在神圣的恒河边上躺下休息，把他的双脚搁在湿婆的象征物("林伽"，即阴茎和阴户结合在一起，象

征大神湿婆和他妻子的结合)上面。一位祭司走过,看见他这样躺着,就对他提出指责。祭司问道:"你怎么敢亵渎神的象征物,把脚搁在它上面?"苦行者回答说:"我很抱歉,先生;你是否可以把我的双脚移到没有这种神圣林伽的地方?"祭司抓住苦行者的踝骨,把双脚搬到右边。可是当他把双脚放下时,一个阴茎突然破土而出,双脚又像以前一样搁在它上面。祭司再移动双脚,另一个阴茎又钻出来托住双脚。"啊,我明白了!"祭司说,态度变得谦恭了;他向躺着的圣者行礼,然后走开。

菩萨神话的第三个奇迹是:第一个奇迹(即两性体的形态)是第二个奇迹(即永恒和时间的同一性)的象征。在神圣的图象语言中,时间的世界是伟大母亲的子宫。子宫里由父亲所生的生命是她的黑暗和他的光明的混合物。[13]我们由她怀孕,住在她的腹中,和父亲分离,可是我们通过死亡时刻(这是我们进入永恒的出生)的子宫被交到父亲的手中。聪明的人甚至在这子宫中就意识到自己过去来自父亲,现在正在回
170 到父亲那里去;而十分聪明的人则懂得她和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佛陀、菩萨和他们自己的女性方面交合的欢喜佛像的意义;这种佛像被许多基督教评论家看成有伤风化。根据对这种有助于默想的佛像的一种传统看法,应该把女身(藏文为 yum)看成是"时间",而把男身(藏文为 yab)看成是"永恒"。这两者结合产生宇宙,在宇宙中,知道自己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的万物,都同时既是时间性的、又是永恒的。通过默想,入教者被引导去回忆自己内部的这种形象中的最高形象(yab-yum)。另一方面,也

可以把男身看成是入教的信条，即法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女身则表示入教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即是涅槃（即永恒）。这样，就应该把男身和女身交替地看成是时间和永恒。这就是说，这二者是同一的，其中的任何一个既是自己、又是二者在一起，而这种双重形象（yab－yum）只不过是错觉，然而这种错觉无异于通过智慧达到涅槃之彼岸的觉悟。[134]

这是这一伟大矛盾的绝妙说法，它粉碎了一对对的对立
171 物的分界线，使有福之人看见神；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时，他把人造成既是男的又是女的。在神的男性的右手中握着象征他自己的雷电，而神的左手则握着一个象征女神的铃。雷电既是方法又是永恒，而铃则是“领悟了的心灵”；铃声是整个宇宙中的纯洁心灵所听到的悦耳的永恒之声，因此这声音在心灵之中。[135]

在基督教的弥撒中，当上帝通过祝圣词的法力而进入面包和酒时所摇的正是这同一的铃。而基督对其意义的解释也是相同的：Et Verbum carno factum est，[136]即“永恒之宝存在于化生和死亡的莲花之中”：唵嘛呢叭咪吽。[137]

6

172 ## 最终的恩赐

当荒岛王子在黄金轮子托着的黄金卧榻上面，和睡着的火井王后六天六夜呆在一起的时候，轮子不停地旋转，于是卧榻不分白天黑夜地转个不停。到了第七天早晨，王子说道：“现在我该离开这个地方了。”于是他从卧榻上下来，去把三个瓶子装满火井的仙水。在这黄金的房间里有一张黄金的桌

子,桌上有一只羊腿和一只面包。即使整个爱林的所有居民都来到桌子旁边吃上一年,等到他们吃完之后,羊腿和面包仍然还是和以前一样。

“王子坐下来把面包和羊腿吃个饱,而羊腿和面包还是像他当初所看到的那样。然后他站起身来,把那三瓶仙水放进他的旅行袋。当他离开房间时,他对自己说:‘如果就这样离开而不留下点东西让王后知道在她睡着的时候是谁来过这里,那可太可耻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说爱林的国王和荒岛王后的儿子 曾在火井的房间里度过六天六夜,从火井里取了
173 三瓶仙水,并吃过桌上的食物。他把信放在王后的枕头下面,然后走了出去,从开着的窗子跳到那匹瘦小邋遢的神马背上,毫无损伤地跨过毒树林和火河。”[138]

这个故事中的英雄能如此不费气力地完成他的冒险历程,说明他是个超人、是个天生的国王。这种情况是有关天神化身事迹的无数童话和所有传说的特点。普通英雄往往要面对考验,而被神选定的英雄则不会遇到将他耽搁的障碍,而且不会犯错误。那口井是世界之脐,火泉是不可毁灭的生命本质,旋转不息的床则是世界之轴。沉睡的城堡是最终的深渊,下降到其中的意识沉浸在梦中,在那里个人的生命即将分解为无差别的能量:分解意味着死亡;而死亡也意味着缺乏火一般的生气。来自幼儿幻想的吃不完的菜肴的基本主题是永远给予生命并赋予形体的宇宙力量源泉的象征。它是众神的丰盛筵席的神话形象在童话中的对应物。而把与女神相会和盗火这两大象征符号结合在一起则明显而清楚地表明具有人形的神在神话领域中的地位。他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仙酒、乳汁、食物、火、神恩、不朽生命的守护神、化身和给予者。

这种形象不难基本地(也许不是最终地)从心理方面作出解释;因为可以在幼儿发展的最初阶段观察到一些超越于时间变化的“神话”的最初迹象。这些迹象似乎是对肉体毁灭的幻象作出的反应或自发的自卫行为;当婴儿被人强行从母亲怀中夺走时,这种幻想就会朝婴儿袭来。[139]“这婴儿的反应是
174 大发脾气,随之而来的幻想是要把母亲身体里的一切东西扯出来。……然后婴儿又害怕因这些冲动而受到报复,即自己肚子里的一切东西被别人挖出来。”[140]害怕身体会变得不完整的担忧,希望恢复原状的幻想,使身体不可摧毁,和保护自己不受内部、外部“坏”势力影响的沉默而迫切的要求,开始引导心灵的塑造;而且这些因素将继续决定着成年时期的生活(神经机能病的,或者甚至是正常的生活);决定着精神创造,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活动。

例如,作为一切原始社会核心的巫医这种职业是“通过一系列自己的机制而起源于……婴儿的肉体毁灭幻想的”。[141]在澳大利亚有种基本概念是精灵把巫医的肠子取出,代之以石英结晶、一段绳子,有时则代之以具有法力的小蛇。[142]“第一个公式是用幻想来发泄情感(我的肠子已经被毁坏),接着是形成反应(我的肠子不是充满排泄物的会腐败的东西,而是充满石英结晶,永不腐烂)。第二个公式是投射:‘并不是我要进入人体,而是外来的巫师使致病物质进入人们的身体。’第三个公式是复原:‘我不是在毁坏人们的肠胃而是在设法使他们痊愈。’同时,当初把宝贵的内脏从母亲体内扯出来的幻想因素又以治疗技术的形式出现:把某种东西从病人的身体里吸出来,拉出来,摩擦出来。”[143]

表现这种不可摧毁性的另一个形象是民间的关于精神

175 “替身”的概念——即体外灵魂，这种灵魂不因失去或损伤现在的躯体而受影响，而是安全地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地方。[144]“能致我于死地的原因，”一个吃人妖魔说道，“在遥远而难以找到的大海上。在大海上有座海岛，海岛上有棵绿色的橡树，橡树底下有个铁箱子，铁箱子里面有小筐子，小筐子里面有只兔子，兔子肚子里有只鸭子，鸭子肚子里有个蛋；有谁能找到这个蛋并把蛋打碎，这时候我就死了。”[145]试比较一位现代成功的商界妇女的梦：“我被困在一座荒岛上。岛上还有个天主教神父。他一直在把木板从一个岛铺到另一个岛上，好让人们通过。我们走到另一座岛上；在那里我问一个女人我曾去过哪里。她回答说我曾和一些潜水员一同潜水。然后我走到海岛内地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个充满宝石的美丽水池，那另一个‘我’身穿潜水服在水池里。我站在那里朝下看我自己。”[146]有个动人的印度教故事，说有位国王的女儿只愿和能在海底的太阳莲花国土找到并唤醒她的替身的人结婚。[147]被传授奥秘的澳大利亚青年结婚后，由他的祖父把他带到一个神圣的洞穴中，在洞穴里给他看一块上面刻着寓言性图案的小木板：“这是你的身体，”人们对他说，“它就是你，你就是它。不要把它拿到别的地方去，否则你就会感到疼痛。”[148]公元一世纪的
176 摩尼教徒和诺斯替教派的基督徒教导说，当有福之人的灵魂到达天堂时，会遇到给它送来为它保留着的“光明罩衣”的圣徒和天使。

不可摧毁的身体所渴望的最高恩赐是居住在有着无尽乳汁的地上乐园之中：“你们所有爱她的，都要和耶路撒冷一同欣喜，都要和她一同快乐；你们所有为她悲伤的，都要为了快乐而和她一同欢欣；你们可以在她那给你们以安慰的怀中吮

吸乳汁而得到满足；你们可以挤出奶来并为她的荣耀之丰富而喜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看啦，我要使安宁像江河一样朝她延伸……你们将吮吸，你们将让她抱在怀中，摇晃在膝上。”[149]灵魂和肉体的食粮，心灵的安宁是作为礼物的“万应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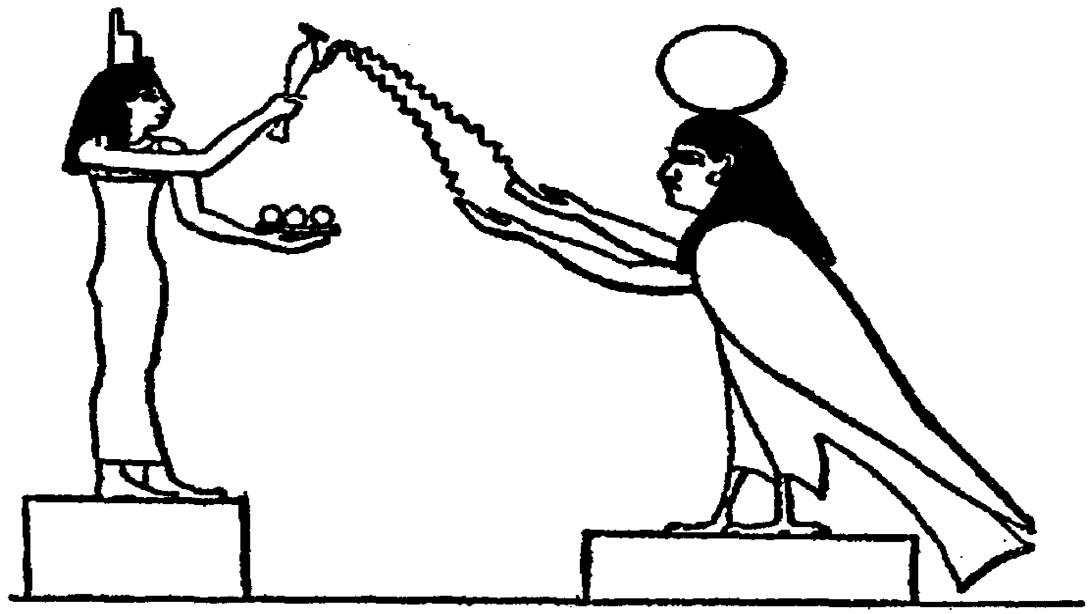


插图7　伊希斯给灵魂以面包和水

丹”是提供无尽乳汁的乳头。奥林波斯山高耸到天上，众神和英雄们在那里享用酒宴，畅饮长生不老的琼浆。在沃坦的山巅天宫中四十三万二千英雄吃不会减少的宇宙野猪萨克里姆尼尔的肉，喝从母羊海德鲁恩的乳房里挤出的奶：这头母羊吃
177 的是支撑宇宙的梣树伊格德拉西尔的叶子。在爱尔兰的仙山中，达努神族吃会自己重新长出来的马南南的猪，饮大量奎布尼的淡啤酒。波斯人的众神在哈拉·拜拉宰提山上的花园中饮从生命之树蒸馏出的仙露。日本的众神饮清酒，波利尼西亚的众神饮阿维酒，阿兹特克人的众神饮男人和处女的血。让阿赫维拯救的灵魂在世界之巅的花园中一面吃美味的、永

远不会吃完的陆地巨兽比希莫特、海中巨兽利维坦和齐兹等妖怪的肉，一面饮地上乐园中四条甜河的水。[150]

显然，在我们所有人的无意识中仍然珍爱的婴儿期的幻想，一直作为不可摧毁的存在的象征符号不断地进入神话、童话和教会的训诲之中。这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的头脑熟悉这些形象，而且似乎还记得这些曾经懂得的东西。可是这种情况也会产生障碍，因为我们的感情往往停留在这些象征符号之中，而强烈地拒绝超越于这些象征符号之外。在稚气而有福的、使世间充满虔诚的芸芸众生和那些真正自由的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在于是否能冲出那些象征符号的界限。“哦，你们，”但丁在离开地上乐园时写道，“哦，你们这些人乘坐一条小艇，为了想听那歌声，就一直跟在我这艘唱歌前进的船后面；请回到岸上，不要到大海上去冒险，因为万一和我失散，你们就可能迷失方向。我所航行的这片水域从未有人跨越。弥涅耳瓦为我吹风，阿波罗为我导航，九位缪斯为我指出大熊星座。”[151]那根分界线就在这里，这根分界线思想不能超越，超越这根分界线一切感觉就全都死灭：就像登山铁路的终点站，登山者离开、然后又
178 回到终点站，在那里他们和喜爱高山空气但又不能冒登高之险的人交谈。那种超越于想象力的、关于天福的难以表达的教导，不得不用那些能使我们藉之回忆起婴儿时所想象的至福的形象来表达；因此，故事中具有易引起误解的孩子气。因此，任何仅仅是心理方面的解释也同样是不够的。[152]

东方世界最著名的伟大神话之一，即印度教的提坦[153]和神在原始时代争夺长生不老甘露之战的故事，这是婴儿期形象的深奥幽默感折射于高明地表达形而上学教义的神话之中的一个例子。有个古老的地上生物迦叶波，即“海龟人”，娶了

更古老的创世神族族长达刹众多女儿中的十三个人为妻。其中的两个名叫底提和阿底提，她们分别生下了众提坦和众神。然而在一系列无休止的家庭斗争中，迦叶波的许多儿子被杀身亡。可是现在提坦的大祭司通过苦行和默想得到了宇宙的主宰湿婆的欢心。湿婆给他起死回生的符咒使死者复生。我们很快就看到这在下一次斗争中使提坦处于优于众神的有利地位。众神在混乱中败退，他们在一起商量并去求大神梵天
179 和毗湿奴。[154]大神建议他们和既是弟兄又是仇敌的提坦达成暂时休战；在休战期间，众神应该劝诱提坦们帮他们搅动乳海，以便能取得乳海的乳脂 Amrita（a 的意思是“不”，mṛita的意思是“死”），即“使人长生不老的甘露”。众神的邀请使提坦们受宠若惊，这等于承认了他们的优越性，因此他们很乐意参加；于是发生在宇宙周期第四时代开始时的划时代冒险壮举开始了。曼陀罗山被选作搅乳棒。蛇王伐须吉同意充当转动搅乳棒的绳子。毗湿奴亲自潜入乳海变成巨龟，用龟背支撑着山的底部。等到蛇王缠绕在山上之后，众神握住蛇的一端，提坦们握住蛇的另一端，接着，这伙人搅了一千年。

首先从乳海里冒出来的是一团称为“黑色山巅”（kalakuta）的黑色毒烟，这是浓度最高的致命毒药。“把我吞掉。”黑色山巅说。除非找到能吞下毒药的人，否则搅乳海的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在远方高坐的湿婆来到。他庄严地从默想内省的姿势中解脱出来，走到搅乳海的现场，把死亡的毒酒盛在杯子里一口吞进，然后用他的瑜伽功力使毒酒停留在咽喉里，可是他的脖子让毒酒烧成青黑色。因此湿婆被称为“青项”（Nilakantha）。

现在又开始搅动乳海，不久就开始从这永不穷尽的海底

冒出了具有浓缩法力的形体。出现了水中仙女阿布沙罗斯(Apsarases),出现了吉祥天女,出现了名为“嘶声嘹亮”
180 (Uchchaihshravas)的白马,出现了珠宝、和其他等一共十三种东西。最后出现的是众神的医术高超的医生檀凡陀梨,这位医生手中拿着月亮作为杯子,杯子里盛着生命甘露。

现在争夺生命甘露这无价之宝的斗争立即开始。一个名叫罗睺的提坦设法偷饮了一口甘露,可是甘露还未到达咽喉时,他的头就被砍了下来;他的身体腐烂了,可是他的头永生不死。现在这颗头永远在天上追逐月亮,试图把月亮再一次抓住。当这颗头把月亮抓住时,月亮就进入它的嘴里,然后又从咽喉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月食的原因。

可是毗湿奴担心,怕众神会失去优势,于是他就变成一个跳舞的美女。当好色的提坦们让这位姑娘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呆站在那里时,她拿起里面盛着不死甘露的月亮杯和他们调情,过了一会儿就突然把月亮杯传给众神。毗湿奴显出伟大英雄的原形,和众神站在一起对付提坦,帮助他们把提坦赶进地底下的巉岩和黑暗的峡谷。现在众神永远在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巅的美丽天宫中畅饮不死甘露。[159]

幽默感是区分缺乏想象力的、感情脆弱的神学思想倾向与真正神话气氛的试金石。作为偶像的神,他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关于神的有趣故事不是要把人们的头脑和精神提高到神的高度,而是要把人们的头脑和精神提高得超越于神而进入彼岸的空虚;按照这一观点,那些内容繁重的神学教条就似乎只是些教学上的吸引注意力之物:它们的作用是使不够聪明的智能脱离它自己的那些具体事实和事件,进入一个较为
181 纯化的领域中去,在那里一切存在——无论是天堂的、人间的

或地狱的——作为最终的恩赐，都变成轻盈短暂、反复出现的充满幸福与恐惧的儿时梦境的类似物。“根据一种观点所有的神都实际存在，”一位西藏喇嘛最近回答具有理解力的西方访问者时说，“根据另一种观点，所有的神都是虚幻的。”[156]这是古老的密教经典的正统教导：“所有具有形象的神只不过是表现修道途中所出现的各种事物的象征符号”；[157]这也是当代各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说。[158]同样的超神学的洞察力似乎也在但丁的最后诗句中有所暗示，在这些诗句中，但丁这位受启发的旅行者终于能抬起头来，勇敢地超越于圣父、圣子、圣灵的极乐景象而注目于那永恒的光。[159]

应该把神和女神理解为长生不老药的化身和保管者，而不是处于原始状态的最高主宰本身。因此，英雄通过与神和女神交往所要寻求的最终并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的恩赐，即他们的具有维持生命力量的物质。只有这种具有神奇能量
182 的物质才是不灭的，而在到处体现、分发、代表这种不灭物质的神的名字和形象则可能变化不定。这是宙斯、雅赫维、至高无上的佛陀的雷电的神奇能量，这是维拉科查的使大地丰产的雨水，这是弥撒仪式中献祭时的铃声所表达的德行，[160]这是圣徒和哲人的最终启发之光。保管者只敢向经过充分考验证明适合的人释放这种神奇的能量。

可是神可能过分严厉、过分小心，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就不得不用诡计来骗取他们的珍宝。普罗米修斯所要对付的就是这种难题。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甚至连最高的神也会变得像恶毒的吃人妖魔一样，而欺骗、杀死这种妖魔，或缓解其怒气的英雄就会被认为是世界的拯救者而受到尊敬。

波利尼西亚的莫伊向看管火的巨人马胡-伊卡挑战，要把

从他手中夺得的珍贵的火种带回来送给人类。他直接走到这个巨人跟前,对他说:"把我们这块平地上的灌木丛清除干净,好让我们进行一场友谊比赛。"应该知道莫伊是个诡计多端的大英雄。

"马胡-伊卡问道:'比赛什么本领?'

"'比赛抛掷东西,'莫伊回答说。

"马胡-伊卡表示同意;于是莫伊问道'谁先来?'

"马胡-伊卡回答说:'我先来。'

"莫伊表示同意,于是马胡-伊卡抓住莫伊,把他抛到空中;莫伊被高高抛起,然后落在马胡-伊卡手中;马胡-伊卡又一次把莫伊抛起,他唱道:'抛,抛——抛得你朝上升!'

"莫伊朝上升,于是马胡-伊卡念这样的咒语:

'你上升到第一级,
你上升到第二级,
你上升到第三级,
你上升到第四级,
你上升到第五级,
你上升到第六级,
你上升到第七级,
你上升到第八级,
你上升到第九级,
你上升到第十级!'

"莫伊在空中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筋斗,然后开始下落;他正好落在马胡-伊卡的身旁;然后莫伊说道:'你可一直玩得很

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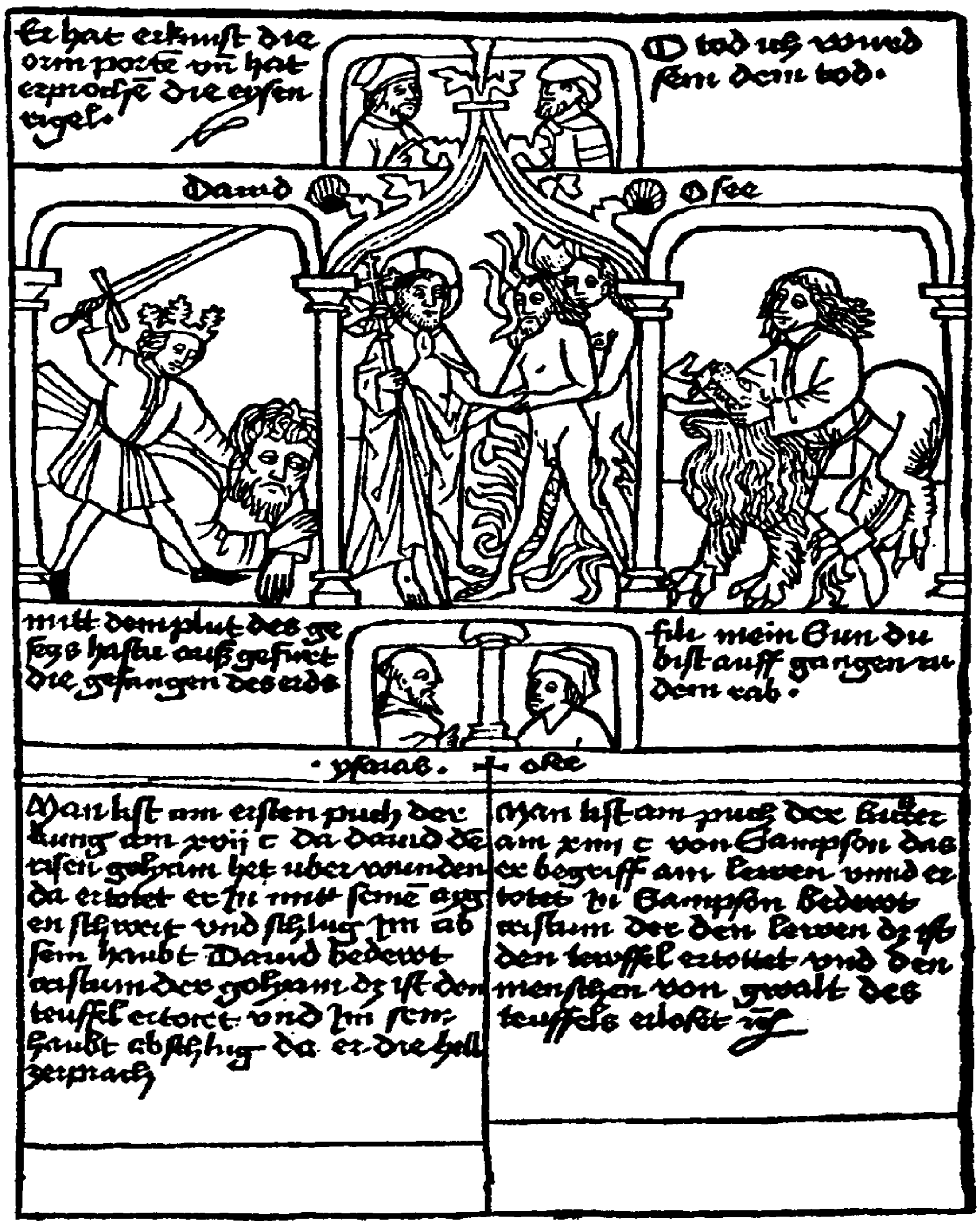


插图 8 征服妖怪

大卫与歌利亚;征服地狱;参孙与狮子

184 “‘的确很开心！’马胡-伊卡高兴地大声说。‘你想你能把鲸鱼般的巨人抛向天空吗？’

“‘我可以来试一试！’莫伊回答说。

“于是莫伊抓住马胡-伊卡，把他抛到空中，他唱道：‘抛，抛—抛得你朝上升！’

“马胡-伊卡飞也似的朝上升，现在莫伊念这样的咒语：

‘你上升到第一级，
你上升到第二级，
你上升到第三级，
你上升到第四级，
你上升到第五级，
你上升到第六级，
你上升到第七级，
你上升到第八级，
你上升到第九级，
你朝上升——在空中朝上升！’

“马胡-伊卡在空中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筋斗，然后开始朝回落；当他几乎到达地面时，莫伊喊出一句咒语：‘让空中的人头朝下倒栽葱地落下！’

“马胡-伊卡落了下来；他的脖子套在一起，于是马胡-伊卡死了。”英雄莫伊急忙抓住巨人马胡-伊卡的头，把它砍了下
185 来，然后他占有珍贵的火种，把火交给世界。[161]

在圣经传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寻求长生不老药传奇中的英雄是埃雷克古城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出发

去寻找被称为“不死”仙草的水田芥(watercress)。他平安地走过守护在山脚下的狮子,和保卫擎天的宇宙之山的蝎人,到达山中的充满奇花、异果和宝石的地上乐园。他继续前进,到达了环绕世界的大海之滨。在海滨的一个洞穴里住着伊什塔尔女神的化身西杜里-萨比图,这位用面纱严密地裹着的女人把门关上,不让他进入洞穴。可是当他向她说明情由之后,她让他走到她的面前,劝他放弃他的追求,而满足于凡人的生活乐趣:

吉尔伽美什,你为什么要这样到处奔波?
你要寻找的生活,将永远不会找到。
当众神创造人时,
　　他们使人类难免一死,
　　人的生命掌握在众神手中。
你可以吃个痛快,吉尔伽美什;
　　你可以日日夜夜过得快活;
　　你可以每天安排些乐趣。
你可以日日夜夜地寻欢作乐;
　　让自己穿上漂亮衣服,
　　让自己舒服地洗头、沐浴。
你可以凝视搀着你的手的孩子。
你可以让妻子在你的怀得到快乐。[162]

186 可是当吉尔伽美什坚持时,西杜里-萨比图才允许他通过,并告诉他路上会遇到的危险。

这个女人叫他去找摆渡人乌尔萨纳庇。他发现乌尔萨纳

庇在一些侍从的护卫之下在树林里砍木头。吉尔伽美什把侍从们打得粉碎(他们被称为是“活得高兴的人”,“石头做的人”),于是摆渡人同意带他越过死亡之海。完成这个航程需要一个半月。他警告他的乘客不得接触海水。

他们所要去的国土是原始时代战胜洪水的英雄乌特纳庇什丁[163]和他的妻子在永生的安宁中居住的地方。乌特纳庇什丁老远就看到在无边大海上驶近的孤独的小船,他感到奇怪,心中暗想:

为什么属于这条船的“石头做的人”被粉碎?
为什么有个不是供我差遣的人在乘船航行?
来的那个人:难道他不是个活人?

吉尔伽美什舍舟登陆后,不得不聆听这位长者关于洪水的长篇叙述。然后乌特纳庇什丁请他的客人睡觉,于是他睡了六天。乌特纳庇什丁吩咐他的妻子烘六个面包,把这六个面包放在躺在船边睡觉的吉尔伽美什的头旁。乌特纳庇什丁碰了碰吉尔伽美什,于是他醒了转来。主人命令摆渡人乌尔萨纳庇在某个水池里替客人洗澡,然后给客人穿上新的衣袍。在此之后,乌特纳庇什丁向吉尔伽美什宣布仙草的秘密:

187 吉尔伽美什,我要把秘密告诉你,
　　还要给你以指导:
那棵仙草就像田野上的欧石南,
　　它那玫瑰般的刺会戳破你的手,
可是你如果拿到那棵仙草,

你就能重返你的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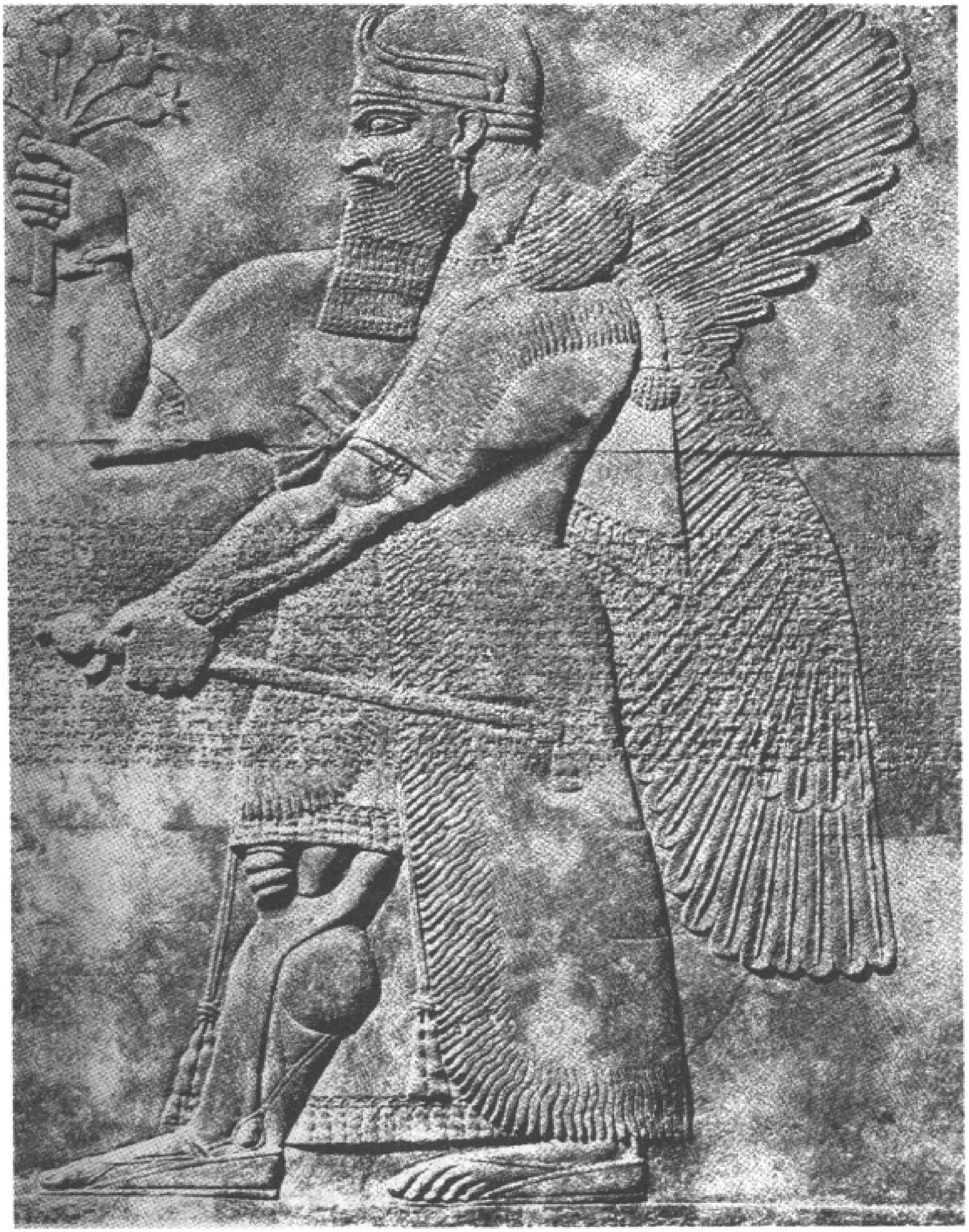
上面说的这棵仙草生长在宇宙之海的海底。

乌尔萨纳庇又一次把英雄摆渡到海上。吉尔伽美什把石子绑在脚上，跳进海里。[14]吉尔伽美什下沉，他强忍着难忍的苦痛，而摆 渡人则留在船里。当他下潜到无底深海的底部时，他摘下仙草，尽管仙草刺碎了他的手，然后割断把石头绑在脚上的绳子，朝海面浮升。当他冒出海面时，摆渡人用力把他拖进船里，于是他胜利地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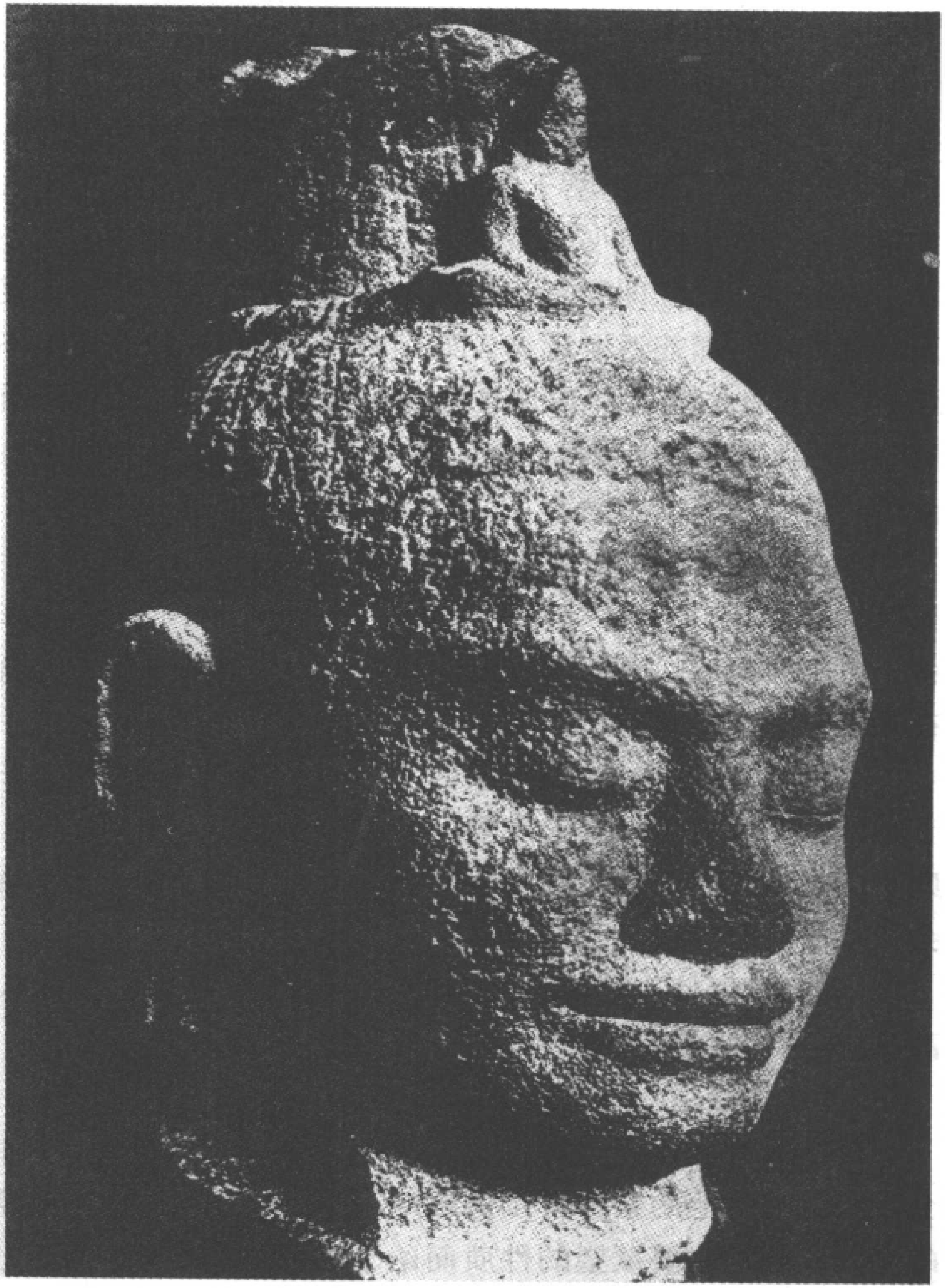
乌尔萨纳庇，这就是那棵仙草……
它能使人类精力充沛。
我要把它带回牧人的国土埃雷克……
仙草的名称是“使人类恢复青春”。
我要吃它，使自己重回青春年华。

他们继续渡过大海。当他们登上陆地后，吉尔伽美什在一个清凉的水坑里洗澡，然后躺下休息。可是在他睡着时，有一条蛇闻到仙草的奇妙香气，就突然冲过来把仙草拿走。蛇把仙草吞下，就立即获得了通过蜕皮使自己返老还童的能力。可是吉尔伽美什醒来时，只能坐下痛哭，“泪水沿着他的鼻腔朝下流[15]。”

直到今天，长生不老的可能性依然使人类神往。萧伯纳1921年上演的乌托邦式的剧本《重获长生》把这一主题转化为现代社会学一生物学的道德说教寓言。比这早四百年思想更为开明的胡安·庞塞·德莱昂在寻找“比米尼”国土时（指



图版 13　永生之枝(亚述)



图版 14　菩萨(柬埔寨)

望在那里能找到青春之泉)，发现了佛罗里达。几个世纪以前在遥远的中国，哲学家葛洪在他漫长一生的晚年炼制不老灵丹。“取三磅真正的丹砂(即朱砂)，”葛洪写道，“和一磅白蜜。将二者混合，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在火上烘焙直至能制成药丸为止。每日清晨服大小如大麻籽的药丸十粒，不到一年，白发即能转黑、蛀牙即能复生、身体即能变得柔润光泽。如老人长期服用，即能返老还童。如经常持续服用，即能长生不死。”[166]一天有位友人拜访这位独居的实验者和哲学家，只看
189 到葛洪老人留下的衣服。他本人则毫无踪影：他已经羽化登仙了。[167]

寻求肉体永生的出发点是对传统教导的误解。与此正相反，根本的问题是：放大瞳孔，肉体和与之相伴随的个人存在就不再阻碍视域。到那时永生就被体验为当前的事实：“它就在这里！它就在这里！”[168]

“万物都在发展，既发生又回复。植物开花，到头来仍归于其根。归根就犹如寻求宁静。寻求宁静就犹如归于命运。归于命运就犹如永恒。能知永恒就能明白道理，不知永恒就会招致混乱和凶恶。

“能知永恒使人理解；能理解则使人宽容；视野宽阔使人高贵；高贵即犹如是天。

“天犹如是道。道即永恒。肉身腐朽又何足畏惧。”[169]

日本人有这样一句格言：“只有当人们祈求财富时，神才会发笑。”神给他的崇拜者以恩赐时，总是按照这人精神境界的高低和他的主要欲望的性质而给予的：恩赐只是生命活力降低到某一具体需要时的象征符号。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得到神的欢心的英雄本可以要求神赐予他完美的启示时，

他所要求的却往往是让他多活几年、给他一件能杀死邻人的武器,或使他的孩子身体健康。

在希腊人中间流传着弥达斯国王的故事。这位国王有幸
190 能从巴克斯神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任何恩赐。他要求凡是他所接触到的东西全都变成黄金。作为试验,他在路上拾起一根橡树枝,树枝立即变成黄金;他捡起一块石头,石头也变成黄金;一只苹果在他手中变成一团金块。他欣喜若狂,吩咐准备盛宴来庆祝这个奇迹。可是当他坐下,伸手拿烤肉时,烤肉变成黄金;酒在他唇边变成液体黄金。他宠爱得胜过世间一切的小女儿来安慰他的痛苦,可是他抱住她时,她立即变成一座美丽的黄金塑像。

突破个人局限的痛苦是精神成长的痛苦。艺术、文学、神话和迷信崇拜、哲学和苦行修炼都是帮助个人跨出自己的有限天地而进入不断扩大的认识领域的手段。当他跨越一个又一个阈限、征服一条又一条毒龙时,他为实现最高愿望而唤起的具有神性的精神境界不断扩大,直至包括整个宇宙。最后,心智冲破宇宙的界限而超越于一切存在形式的体验——即超越于一切象征符号、超越于一切神明,从而认识到那必然的空虚。

但丁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精神冒险中跨出最后一步,在天堂的玫瑰中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最终象征符号,他仍然有个超越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存在形式的启示须要体验。"伯尔纳向我做了一个手势,"他写道,"又向我微笑,表示我应该朝上看;可是我已经作好准备去按照他所希望的做;因为我那已经变得纯净的目光正在逐渐深入地进入那崇高的光的灿烂光辉,这崇高的光本身就是真理。此后我所看到的超越于我们的语言,无法用语言表达,记忆力也无法完成超越于其能

力的任务。”[170]

191 “眼睛、语言、心智都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把它教给人。它和已知的一切事物都不同，它也超越于一切未知的事物。”[171]

这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终的、不仅是英雄的也是英雄的神的十字架上的酷刑。在这里，儿子和父亲都同样作为未知的个性面具而被消灭。正像一个做梦者生命力的梦中臆想只代表一种生命力的分裂与复合变化一样，所有星球的所有存在形式（无论是人间的或天上的）只反映一个不可知的奥秘的普遍力量：即构成原子和控制星球在轨道上运行的力量。

生命之泉是个人的核心，个人能在自己内部找到这个核心——如果他能把核心外面的覆盖物撕掉。异教的日耳曼人的神奥丁（即沃坦）撕裂光明的帷幕使自己获得那无边黑暗的知识，为此他献出了一只眼睛，并经受了十字架上的受难：

我悬挂在那风中的树上，
　　整整悬挂了九个夜晚；
向奥丁献祭，我被长矛刺伤，
　　我把自己作为祭品向自己献上，
悬挂我的那棵树，无人知晓
　　它的根是什么模样。[172]

佛陀在菩提树下取得的胜利是这一功绩的著名东方例子。佛陀用心智之剑刺碎宇宙的泡影，使之变为乌有。整个自然经验的世界，以及传统宗教信仰中的大地、天空和地
192 狱——连同其神祇和恶魔——全都破灭。可是成为奇迹中之

奇迹的是，虽然一切破灭，然而通过破灭一切又重新复原、获得再生，而且由于具有真实存在的光辉而变得灿烂。复原后的天堂里的众神齐声称赞深入到超越于他们的空虚（那种空虚是神的存在的根源）中去的凡人英雄："树立世界东方边缘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飘扬到世界西方边缘；同样，树立在世界西方边缘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飘扬到世界东方边缘；树立在世界北方边缘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飘扬到世界南方边缘；树立在世界南方边缘的旗帜让它们的饰带飘扬到世界北方边缘；树立在地面上的旗帜把它们的饰带向上飞扬直上梵天世界，而树立在梵天世界的旗帜则让它们的饰带下垂到地面上。在整个大千世界，花树上鲜花盛开，果树让累累果实把树枝压弯；长在树干上的莲花在树干上开花；长在树枝上的莲花在树枝上开花；长在蔓藤上的莲花在蔓籐上开花；下垂的莲花在空中开花；蔓延爬行的莲花穿出岩石开放七朵为一组的莲花。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在空中旋转的巨大花球，或一幅用厚厚的鲜花铺成的地毯；在天体之间的、八万四千里格长的地狱，以前七轮太阳都不能照亮，现在充满了光辉；八万四千里格深的海洋变得甘甜；生来就眼瞎的人获得了视力；生下来就耳聋的人能够听见声音；生下来就腿瘸的人能够用腿行走；捆绑被俘者的枷锁全都断坏脱落。"[173]

注释：

① 阿普列乌斯，《金驴》（现代文库本），第 131～141 页。

② 克努德·勒姆，*Beskrivelse over Finmarkens Lapper*（哥本哈根，1767），第 475～478

页。英语译本见约翰·平克顿《最佳和最有趣的世界各地航海和旅行游记总集》(伦敦,1808),第1卷,第477~478页。

③ 这些女人可能无法确定萨满在另一世界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萨满的灵魂可能回不到他的身体里。也可能有个敌对萨满的流浪着的灵魂在和他战斗,或把他引入歧途。据说曾有很多萨满没有回转来。(E.J. 耶森,Afhandling om de Norske Finners og Lappers Hedenske Religion,这篇作品包括在勒姆的那卷前引书中,作为独立编页码的附录。)

④ 乌诺·哈尔瓦,《阿尔泰山人的宗教想象》("民俗学研究员通讯,"第125期,赫尔辛基,1938),第558~559页;根据G.N. 波塔宁,《蒙古西北部论文集》(圣彼得堡,1881),第4卷,第64~65页。

⑤ 盖察·罗海姆,《文化的起源与功能》(神经病和精神病专著,第69种),第38~39页。

⑥ 同上书,第38页。

⑦ 同上书,第51页。

⑧ 昂德希尔,前引书,第2部分,第3章。比较上文,第51页,注3。

⑨ 威廉·施特克尔,《梦的解释的进展和技术》,第124页。

⑩ 《斯韦登博格的梦,1774》,"Jemte andra hans anteckningar efter original-handskrifter meddelade af G.E. Klemming"(斯德哥尔摩,1859),引用于伊格那斯·耶索韦尔,《梦之书》(柏林:恩斯特·罗沃尔特出版社,1928),第97页。

斯韦登博格自己对这个梦的解释是:这种要到让人看见它们的翅膀时才显示龙形的龙象征着不忠实的爱情。我现在正在写这个主题。"(耶索韦尔,第490页。)

⑪ 耶索韦尔,前引书,第166页。

⑫ 普卢塔克,《地米斯托克利》,26;耶索韦尔,前引书,第18页。

⑬ 施特克尔,《梦的解释的进展和技术》,第150页。

⑭ 前引书,第153页。

⑮ 前引书,第45页。

⑯ 前引书,第208页。

⑰ 同上书,第216页。

⑱ 同上书,第224页。

⑲ 同上书,第 159 页。

⑳ 同上书,第 21 页。

㉑ 施特克尔,《梦的语言》,第 200 页。“很自然,”施特克尔博士写道,“‘死’的意思就是‘活着’。她开始活着,军官和她一同活着。他们一同死去。这十分明白地表示出的是流行的两人一同自杀的奇想。”

还应该注意到这个梦包含了几乎是普遍存在的长剑之桥(即刀锋,上文,第 22 页)的神话形象;这座长剑之桥出现在朗斯洛爵士把圭尼维尔王后从死亡国王的城堡中救出来的骑士传奇中。(参阅海因里希·齐默尔,《国王和尸体》,J·坎贝尔编(纽约:波林根系列,1948),第 171 ~ 172 页;也参阅 D.L.库马拉斯瓦米,“危险的幸福之桥”,《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8 期)。

㉒ 施特克尔,《梦的语言》,第 287 页。

㉓ 施特克尔,《梦的语言》,第 286 页。

㉔ “这并不是新问题,”C·G·荣格博士写道,“因为我们以前的所有时代都相信某种形式的神。只是由于象征主义陷入空前的贫困,才使我们把神作为心灵因素(这就是说,作为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来重新加以发现。……天堂变成了物理学家的宇宙空间,上帝和天使居住的神圣最高天变成了一度存在事物的回忆。可是‘心在激动发热’,一种隐密的不安在折磨我们存在的根源。”(“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 前引版本,第 50 节。)

㉕ 《古兰经》,2:214。

㉖ S·N·克拉默,《苏美尔神话》(美国哲学协会论文集,卷 21,费城,1944),第 86 ~ 93 页。苏美尔神话对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是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圣经传说的来源(从圣经传说产生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且对异教的凯尔特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宗教有重要影响。

㉗ 或者按照詹姆斯·乔伊斯的说法,是“产生于同一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具有对立面的等同物,那种力量以这些等同物为唯一条件和方法来不时表现自己;这些等同物并被两极分化,以便能通过不相容之物的联合来实现其重新结合。”(《为芬尼根守灵》,第 92 页)。

㉘ 杰里迈亚·柯廷,《爱尔兰神话和民间传说》(波士顿:利德尔,布朗出版公司,1890),第 101 ~ 106 页。

㉙ 上文,62 ~ 63 页。

㉚ 奥维德,《变形记》,第 3 篇,第 138~252 页。

㉛ 比较 J. C,弗吕格尔,《家庭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国际精神分析学丛书之三,第 4 版;伦敦,霍格斯出版,1931),第 12 章和第 13 章。

弗吕格尔教授写道:“一方面,在思想、精神或灵魂的概念和父亲或男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很普遍的联系;另一方面在肉体或物质(即 materia,它属于母亲)的概念和母亲或女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很普遍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抑制那些与母亲有关的情感(在我们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对人类肉体、对地球、对整个物质宇宙采取不信任、鄙视、厌恶或敌视态度的倾向,和一种与此相对应的抬高并过分强调人和万物的精神因素的倾向。哲学中的许多较显著的唯心主义倾向之所以在许人的思想上具有吸引力,似乎很可能是由于这种对母亲的敌视情感的升华,而较为严守教义的、狭隘的唯物主义倾向则可能体现回到原先与母亲相联系的被抑制的情感。”(同上书,第 145 页,注 2。)

㉜ 印度教的神圣经典(Shastras)分为四类:(1)天启(Shruti),天启被认为是神的直接启示;天启包括四部吠陀(Vedas,古代赞歌集)和某些奥义书(Upanishads,古代哲学典籍);(2)传承(Smriti),包括正统圣人的传统教导,家庭仪式的教规指导,和某些世俗和宗教法律著作;(3)往世书(Purana),往世书是卓越的印度神话和英雄史诗;这些著作中谈到宇宙起源、神学、天文学和自然界的知识;和(4)坦陀罗(Tantra,即经咒),即描述礼拜天神的方法和仪式,以及获得超凡力量的修炼方法。在坦陀罗中有一组特别重要的经咒(称为《阿含经》),据说这些经咒是宇宙之神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神女的直接启示。(因此这一组坦陀罗被称为是“第五部吠陀”。)这些经咒是一种特别被称为“密宗”(“The Tantra”)的秘密传统的基础,这种秘密传统对后来印度教和佛教的象征图像起着广泛的影响。密宗的象征体系由中世纪的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地区、中国本土和日本。

下面关于“珍宝之岛”的描述根据约翰·伍德罗夫爵士,《沙克蒂女神和她的崇拜者》(伦敦和马德拉斯,1929),第 39 页,和海因里希·齐默尔,《印度艺术和文明中的神话和象征符号》,J·坎贝尔编(纽约:波林根系列,1946),第 197~211 页。这座秘密的海岛的插图,参阅齐默尔,插图 66。

㉝ 时母是湿婆的配偶雪山神女的十个化身之一。——译注

㉞《斯里·罗摩克里希纳的信条》,由斯瓦米·尼基拉南达,译成英语并撰写序言(纽约,1942),第9页。

㉟ 同上书,第21~22页。

㊱ 斯坦迪什·H·奥格雷迪,*Silva Gadelica*(伦敦:威廉和诺盖特,1892),第2卷,第370~372页。故事的变体见于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巴斯妇人的故事";高尔,《弗洛伦特的故事》;十五世纪中叶的诗《高恩爵士和拉格内尔夫人的婚礼》;和十七世纪的叙事诗歌《加韦恩爵士的婚礼》。参阅W.F.布赖恩和杰曼·登普斯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的来源和类似的故事》(芝加哥,1941)。

㊲ 圭多·圭尼切利·第·马尼亚诺(1230~75?),《论温柔的心》,但J.加布里埃尔·罗塞蒂译,载于《但丁和他的圈子》(1874年版;伦敦:埃利斯和怀特),第291页。

㊳ 圣处女马利亚升天节(8月15日)晚祷时的启应〔即独唱和应答——译注〕轮流吟唱颂歌:摘自罗马弥撒书。

㊴《哈姆莱特》,第1幕,第2场,第129~137行。

㊵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第1615~17行。

㊶ 香卡拉查里亚,*Vivekachudamani*,第396和414节,斯瓦米·马达瓦南达译(马亚伐提,1932)。

㊷ 沃拉吉纳的雅各,《金传》第76篇,"圣处女佩特罗尼拉"。(比较达佛涅的故事,上文,第61页。)后来的教会不愿意设想圣彼得生过一个孩子,于是把佩特罗尼拉说成是他的被监护人。

㊸ 同上书,第117篇。

㊹ 居斯塔夫·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示巴女王)。

㊺ 科顿·马瑟,《无形世界的奇迹》(波士顿,1693),第63页。

㊻ 乔纳森·爱德华兹,《罪人在愤怒的上帝手中》(波士顿,1742)。

㊼ 图版9。这尊意味深长的神像已经由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在《湿婆之舞》(纽约,1917),第56~66页,和海因里希·齐默尔在《印度艺术与文化中的神话和象征符号》,第151~175页作了阐述。摘要如下:伸出的右手持鼓,鼓敲出时间节奏,而时间则是创造世界的第一本原;伸出的左手持火焰,这是毁灭创造出的世界的火;第二只右手作"施无畏印",而指向抬起的左脚的第二只左手则作象征"大象"的姿势(大象是"世界丛林的开路者",即领路神);右脚踏在名为"无知"的矮精灵背上,这意味着灵魂从神的身体进入物质,可是左脚抬

起，左脚表示释放出灵魂：左脚是象征大象的第二只左手所指的脚，因此左脚也是第二只左手向之提供了保证“不用害怕”的原因的那只脚。这位大神的头平衡、安详、静止不动，处于创造与毁灭的动力的中央，这种创造与毁灭的动力由手臂摆动和右脚踵缓慢踩踏的节奏来象征。这意味着在中心处一切平静。湿婆的右耳戴的是男子的耳环，左耳戴的是女子的耳环；因为这位大神包含着并超越于那些成对的对立物。湿婆脸上的表情既不哀愁也不喜悦，而是不动情的动情者的面容，他超越于世间极乐和痛苦之外，可是又处于世间极乐和痛苦之中。他那蓬乱而披散的头发代表着此刻在生命之舞中飘扬着的印度瑜伽信徒长期未梳理的头发；因为生活的欢乐与哀愁和隐居冥想，只不过是同一个普遍而单一的“存在 - 意识 - 极乐”的两个方面。湿婆佩戴的手镯、臂环、脚镯和婆罗门索* 都是活的蛇。这意味着他的俊美乃蛇力所使然——蛇力即神的神秘创造力，是一种物质的和形式的根源，这种根源使神自我显身于宇宙及其万物之中，并自我显身为宙宇及其万物。在湿婆的头发里可以看见一个象征死亡的骷髅，这是毁灭之神的额头装饰，还可以看见象征出生和增殖的一弯新月，这是他给世界的另一种恩惠。另外，在他的头发里有一朵曼陀罗花——用曼陀罗这种植物可以制造出麻醉剂（比较狄俄尼索斯的酒和弥撒仪式中的酒）。他的头发中藏有一尊恒河女神的小神像；因为他用头承受神圣恒河从天上倾泻而下的冲击，使得这给予生命、拯救灵魂的圣水得以缓慢地流到地上使人类能够恢复体力和精神。这位大神的舞姿可以看成是音节 AUM ओं或 ॐ 的象征，这个音节是四种意识状态及其经验领域在词语上的等同物（A：醒觉意识； U：梦中意识； M：无梦睡眠；围绕这个音节的静寂则为超自然的无显示。关于这个音节的讨论，比较下文第 265 ~ 267 页，和第 267 页的注 16。）这样，这位大神既在崇拜者之内，又在崇拜者之外。

这样的神像表明雕塑出的形象的作用和价值，它说明为什么对偶像崇拜

---

* 婆罗门索是印度三个上层种姓成员（所谓的二次出生者）所佩戴的一根棉纱线。婆罗门索经头部和右臂绕到左肩上，再经过身体（胸部和背部）到达左臀。这象征着二次出生者的再生，这根线代表着阈限，或太阳之门，因此二次出生者同时居住于时间和永恒之中。

者来说,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讲道。信徒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深邃的沉默中浸透在神圣象征符号的意义之中。另外,正如这位大神佩带臂环和脚镯一样,信徒们也佩戴臂环和脚镯;这些饰物所意味的也就是大神的饰物所意味的。这些饰物是用黄金而不是用蛇做成的,黄金(不受腐蚀的金属)象征着永生;永生是神的神秘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表现为肉体的俊美。

同样,人形偶像的细节也复制、解释其他生活细节和当地习俗的细节,从而使这些细节有效。这样,整个生活都支持着沉思冥想。你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无声的讲道之中。

㊽ 或“interego”(参阅上文,第 82 页,注 48)。

㊾ 比较伊南那所跨越的众多阈限,上文,第 106 ~ 108 页。

㊿ 代表罗盘上四个方位的四种象征性颜色在纳瓦霍人的象征手法和膜拜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四种颜色是白、蓝、黄、黑,它们分别表示东、南、西、北。这四种颜色相当于非洲的恶作剧精灵埃德舒帽子上的颜色红、白、绿、黑(参阅上文,第 45 页);因为父亲的屋子像父亲本人一样,象征着中心。

这一对孪生英雄经受四个方位象征符号的考验,以检验他们是否具有任何一个方位的缺陷和局限性。

51 马修斯,前引书,第 110 ~ 113 页。

52 奥维德,前引书,第 2 卷,(根据米勒的译本改写;洛布古典文学丛书)。

53 基明斯,前引书,第 22 页。

54 伍德,前引书,第 218 ~ 219 页。

55 上文,第 11 页。

56 W·劳埃德·沃纳,《黑人的文明》(纽约和伦敦:哈珀兄弟出版社,1937),第 260 ~ 285 页。

57 “父亲(即执行割礼者——作者)是使孩子和母亲分离的人,”罗海姆博士写道。“从男孩身上割下的实际上是母亲。……包皮里面的阴茎头是母亲身体的孩子。”(盖察·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 72 ~ 73 页。)

饶有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割礼仪式至今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继续存在。在这两种宗教中,女性因素已经审慎地从法定的严格的一神论的神话中清除。我们在《古兰经》中读到:“把其他的神和真主结合在一起,这种罪恶真主不会饶恕。异教徒背离真主,只向女性的神祇祈祷。”(《古兰经》,4:116,117。)

㊽ 鲍德温·斯潘塞爵士和 F·J·吉伦,《阿隆塔人》(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7),第 1 卷,第 201 ~ 203 页。

㊾ 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 49 页起。

㊿ 同上书,第 75 页。

61 同上书,第 227 页,由 R·和 C·伯恩特引用于"南澳大利亚西部奥尔德阿地区野外考察初步报告",《大洋洲》,第 12 卷(1942),第 323 页。

62 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 227 ~ 228 页,引用 D.贝茨,《土著居民的消亡》(1939),第 41 ~ 43 页。

63 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 231 页。

64 R.H.马修斯,"瓦隆古拉仪式",《昆士兰地理杂志》,N.S.,XV (1899 ~ 1900),第 70 页;由罗海姆引用于《梦中的永存者》,第 232 页。

65 在一个有记录的事例中,有两个男孩在不许抬头看的时候抬头看了。"两个年老的男人走上前去,每人手中拿着一把石刀。他们俯身把那两个男孩的血管切开。血汩汩地流了出来,其他的男人齐声发出死亡喊声,两个男孩死去。一些年老的巫医把他们的石刀浸在血中,用带血的石刀碰一碰所有在场的人的嘴唇。……那两个博拉仪式的受害者的尸体被煮熟。凡参加过五次博拉仪式的人都吃一块这种肉;任何其他人都不许看到这一切。"(K.兰洛·帕克,《埃瓦拉伊部落》,1905,第 72 ~ 73 页;由罗海姆引用于《梦中的永存者》,第 232 页。)

66 关于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即遗存于当代美拉尼西亚的"迷宫集群"和公元前二千纪的埃及 - 巴比伦、特洛伊 - 克里特的"迷宫集群"基本相同,可比较约翰·莱亚德,《马勒库拉石器时代的人》(伦敦:查托和温德斯,1942)。W.F.J.奈特在他的《古城库米的大门》(牛津,1936)中曾讨论马勒库拉人的"灵魂的阴间之行"和古典神话中的埃涅阿斯和巴比伦神话的吉尔伽美什的地狱之行之间的关系。W.J.佩里在他的《太阳的孩子们》(纽约:E.P.达顿出版公司,1923)中,认为他能够辨认出从埃及、苏美尔,经过大洋洲地区到北美洲的文化连续性的证据。许多学者曾指出古典的希腊成年式和原始的澳大利亚成年式十分一致,著名的是简·哈里森,《忒弥斯—希腊宗教的社会根源研究》(修订第 2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27)。

现在仍然不清楚各种古代文明的神话和文化模式是通过什么手段、在什

么年代传播到地球上最遥远地方的;但是可以断言,我们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所谓“原始文化”极少(如果是绝无仅有的话)是原地生长成的。相反,它们是在别的地方、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由其他民族形成的社会习俗在当地的改编本、在另一地区的退化形式、和在很古的时候变成的化石。

⑥⑦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第526行起。

⑥⑧ 埃斯库罗斯,残篇57(Nauck),由简·哈里森(《忒弥斯》,第61页)引用于她对牛吼器在古典的成年式和澳大利亚的成年式中的作用的讨论中。关于牛吼器这一课题的导论,参阅安得鲁·兰,《风俗与神话》(修订第2版;伦敦:朗曼斯,格林出版公司,1885),第29~44页。

⑥⑨ 所有这些在詹姆士·G·弗雷泽爵士的《金枝》中均有描述,并作详细讨论。

⑦⓪《希伯来书》,第9章,第13~14节。

⑦① A·卡皮神父,“东非巴松布瓦部落的故事、歌曲和谚语”,非洲与大洋洲语言杂志》,第3卷(柏林,1897),第363~364页。

⑦②《古兰经》,10:31。

⑦③ 上文,第69页。

⑦④ 上文,第45页。巴松布瓦人(大酋长死神的故事)和瓦恰加人(基阿津巴的故事)是东非民族;约鲁巴人(埃德舒的故事)居住在西海岸殖民地尼日利亚。

⑦⑤《古兰经》,6:59, 60。

⑦⑥《路加福音》,第2章,第7节。

⑦⑦ 奥维德,《变形记》,第8篇,第618~724行。

⑦⑧《古兰经》,2:115。

⑦⑨《灾厄奥义书》,3:12。

⑧⓪《约伯记》,第40章,第7~14节。

⑧① 同上书,第42章,第5~6节。

⑧② 同上书,第42章,第16~17节。

⑧③ 利昂·斯坦,“哈西德派的歌声”,《芝加哥犹太论坛》,第2卷,第1期(1943年秋季),第16页。

⑧④ 小乘佛教(即在锡兰、缅甸、暹罗流传至今的佛教)将佛陀尊为人间英雄、至高无上的圣者和哲人。大乘佛教(即北传佛教)则将佛陀尊为救世主,尊为觉悟的普遍原则的化身。

菩萨是即将成佛者:按小乘的观点,菩萨是将在来世成为佛陀的修炼者;按大乘的观点(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阐述),菩萨是救世者,特别是慈悲普遍原则的表现者。梵文中菩萨(bodhisattva,即菩提萨埵)一词意为:"以觉悟为本者。"

大乘佛教形成了众多菩萨、众多过去佛和将来佛的众神体系。这些神都折射出超越于宇宙之上的、唯一的 Adi-Buddha("原始的佛")的法力(比较上文,第 87 页,注释 54)。Adi-Buddha 是一切存在的最高源泉和最终界限,他像一个气泡浮悬在不生不灭的空虚中。

⑧⑤ 唵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唵"意为"佛",意思是念此字时身、口、意与佛成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意为"如意宝",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入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意为"莲花",比喻法性如莲花纯洁无暇;"吽"表示祈愿成就。这六字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度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译注

⑧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东方的宗教经典",第 49 卷,第 2 部分,第 148 页;并参阅第 154 页。——原注。此处所引的内容在唐玄奘的译文中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般若波罗蜜多"或作"般若波罗蜜",意为"通过智慧到达彼岸",或"使人得以到达彼岸的智慧。"——译注

⑧⑦《金刚经》,第 17 章;同上书,第 134 页。《金刚经》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处所引的内容,在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文中为:"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无我"。此处"法"泛指一切事物及现象。——译注

⑧⑧《观无量寿经》,第 19 章;同上书,第 182~183 页。——原注。

此处所引的内容在南朝宋畺良耶舍译的《观无量寿经》中相应为"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璎珞。其璎珞中显现一切诸庄严事。身紫金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华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印文。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下足时有金刚摩尼华布散一切,莫不弥满。面如阎浮檀金色。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里格。"——译注

⑧⑨"阳"是光明的、积极主动的、男性的本原,"阴"是黑暗的、消极被动的、女性的本原。阴和阳的相互作用构成整个有形世界,并且是这个世界的基础。阴阳

由道而生，道由阴阳而体现。道是存在的根源和规律。道是自然界的、命运的、宇宙秩序的法则；道是绝对的体现。因此道也是“真理”，是“正确的行为”。作为道的阴和阳被描绘为。道是宇宙的基础。道存在于一切被创造物之中。

⑩“对男人们来说我是赫耳墨斯；对女人们来说我作为阿佛洛狄忒而出现：我父母的标志我都具有。”（*Anthologia Graeca ad Fidem Codices*，第2卷。）

“他的一部分是他父亲的，他其他的所有部分是他母亲的。”（马提阿利斯，《警句诗集》，4，174；洛布古典文学丛书，第2卷，第501页。）

奥维德关于赫耳马佛洛狄托斯的描述见于《变形记》第4篇，288行起。

希腊、罗马的赫耳马佛洛狄托斯形象有很多流传至今。参阅休·汉普顿·扬，《生殖器的变态，两性同体现象和有关的肾上腺疾病》（巴尔的摩：威廉斯和威尔金斯，1937），第1章，“文学和艺术中的两性同体现象”。

⑪《会饮篇》。

⑫《创世记》，第1章，第27节。

⑬《米德拉西》，关于《创世记》的注解，拉巴 8:1。

⑭ 上文，第89页。

⑮ 下文，第278～280页。

⑯ 比较詹姆斯·乔伊斯：“在天堂的经济体系中……不再有结婚，而只有获得荣耀的人，即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妻子的两性体的天使。”（《攸利西斯》，现代丛书版，第210页。）

⑰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并参阅奥维德，《变形记》第3篇，第324行起，第511和516行。关于两性人作为祭司、神或先知的其他例子，参阅希罗多德，4·67（罗林森版，第3卷，第46～47页）；泰奥弗拉斯托斯，《人物描写》，16·10－11；和J·平克顿的《航海和旅行游记总集》，第8章，第427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西印度群岛的新报告”。这些资料引用于扬，前引书，第2页和第9页。

⑱ 参阅齐默尔，《印度艺术和文明的神话和象征符号》，插图70。

⑲ 参阅图版10。

⑳ 参阅B·斯潘塞和F·J·吉伦，《中澳大利亚土著人部落》（伦敦，1899），第263页；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164～165页。尿道切割形成与某种两性人的情况相似的尿道下裂。（参阅扬，前引书第20页两性人玛丽·昂热的相片。）

⑩ 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94页。

⑩ 同上书,第218~219页。

⑩ 比较下面所引的关于达摩迦罗菩萨形象的描述:"从他的口中呼出比檀香木更香的芬芳。从他所有的毛孔中散发出莲花的香气,他雅致优美、鲜明多彩,人人看见都心中欢喜。一切美妙的标记和符号装饰着他的身体,从他的毛孔和手掌涌出各种花状的宝饰、香气、花环、油膏、伞、旗、幡、各种乐器奏出的音乐。从他的手掌还源源流出各种菜肴、饮料、食物、糖果,以及各种欢娱和乐趣。"(《大净土经》,第10章;"东方的宗教经典",第49卷,第2部分,第26~27页。)

⑩ 罗海姆,《战争,犯罪和契约》,第57页。

⑩ 同上书,第48~68页。

⑩ 《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26节。

⑩ 《古兰经》4:104。

⑩ "因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仇恨来终止仇恨:仇恨要用爱来终止,这是古老的法则。"(引自佛教的《法句经》,1·5;"东方的宗教经典",第10卷,第1部分,第5页;译者为马克斯·米勒。)

⑩ 《路加福音》,第6章,第27~36节。

比较下面基督徒写的一封信:

致年高德劭,受人爱戴的约翰·希金森先生:

现在一艘名为"韦尔科姆"号的船在海上航行,船上有一百多名被称为贵格会教徒的邪恶异端分子,他们的带头人是首恶分子W·佩恩。因此州议会发出神圣指示,命令双桅横帆船"海豚"号的马拉基·赫斯科特船长在离科德角尽可能近的地方偷偷地伏击"韦尔科姆"号,并捕获佩恩及其不敬神的一伙,从而使上帝荣耀,使我们这个新国家的土地不致因这些人的异教崇拜而遭受嘲弄。把他们全部在巴巴多斯卖掉,可获得可观的战利品,在巴巴多斯可以用奴隶划算地换得朗姆酒和蔗糖,我们不仅可以惩罚恶人而为上帝行善,而且使上帝的牧师和子女得到莫大的好处。

你的得到基督怜悯的

科顿·马瑟

主历1682年

（由罗伯特·菲利普斯教授重印于《美国政府及其问题》，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41，并由卡尔·门宁格博士重印于《用爱来反对仇恨》，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42，第 211 页。）

⑩ 《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40 节；《马可福音》，第 12 章，第 28～34 节；《路加福音》，第 10 章，第 25～37 节。据报道耶稣也曾委派他的使徒去“教诲万民”（《马太福音》，第 28 章，第 19 节），但不是去迫害，去掠夺，或用“世俗的武器”去对付不听教诲者。“我派你们作为羊先进入狼群：因此要像蛇一样聪明，像鸽子一样驯良”（同上书，第 10 章，第 16 节）。

⑪ 卡尔·门宁格博士指出（前引书，第 195～196 页），虽然犹太教的教士、新教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父有时能在一般的基础上就他们理论上的争议达成和解，可是他们只要一开始描述获得永生的规则时，就绝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直到这时为止，方案堪称无懈可击，”门林格博士写道，“可是你如果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些规则究竟是什么，一切就会变得荒谬可笑。”罗摩克里希纳对这情况作了回答：“神为了适应不同的追求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创造了不同的宗教。所有的教义只不过是那么多条道路；可是一条道路并不是神的本身。说实在的，一个人能从那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到达神的身旁，如果他能一心一意虔诚地走那条道路。……一个人能从正面或从侧面吃一块带糖霜的蛋糕，无论怎样吃法，蛋糕都是甜的。”（《斯里·罗摩克里希纳的信条》，纽约，1941，第 559 页。）

⑫ 《马太福音》，第 7 章，第 1 节。

⑬ “成群结队的强盗埋伏杀人，结党营私的祭司也同样杀人。……他们作恶使国王高兴，他们说谎使君王欢喜。”（《何西亚书》，第 6 章，第 9 节；第 7 章，第 3 节。）

⑭ “大圣、菩萨弥拉惹巴（约公元 1051～1135）最后格言的赞美诗”，选自《杰增-卡布姆》，或杰增-弥拉惹巴传，根据卡齐·达瓦-桑杜普喇嘛的英语译本，W·Y·埃文斯-温茨编，《西藏的伟大瑜伽修行者弥拉惹巴》（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第 285 页。

⑮ “弥拉惹巴瑜伽格言赞美诗”，同上书，第 273 页。

“四大皆空”（梵文为 Śunyatā，意思是“空”）一方面指可感觉到的世界是虚

幻的，另一方面指把从可感觉世界体验到的品质说成是不灭的是不正确的。

在空虚的灵光中，
不存在物或概念的影子
可是它渗透于一切可知物之中；
向永远不变的空虚致敬。
（“弥拉惹巴称颂他老师的赞美诗”，同上书，第137页。）

⑯ 梵文 Avalokita 的意思是“朝下观看”，但也有“看见”的意思；īsvara 的意思是“神”；因此既可称之为“[大慈大悲地]朝下观看的神”，又可称之为“[在心中]看见的神”。（在梵文中 a 和 i 可合并成 e，因此写成 Avalokitesvara。）参阅W·Y·埃文斯-温茨，《西藏瑜伽和密宗教义》（牛津大学出版社，1935），第233页，注释2。

⑰ 在奥义书中也经常讲述这种思想，即“这一自我将自己给予那一自我，那一自我将自己给予这一自我。这样，他们就互相皆有所得。他以这种形式得到彼岸的世界，以这种形式体验到这一世界”（《埃多梨耶森林书》，2·3·7）。伊斯兰教神秘派也知道这种思想：“三十年来，超于物质世界的神是我的镜子，现在我是我自己的镜子；这就是说，我现在不再是过去的我，超于物质世界的神是他自己的镜子，因为神用我的舌头说话，而我已经消失了。”（巴亚济德，引用于《伊斯兰的遗产》，T·W·阿诺德和 A·纪尧姆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31，第216页。）

⑱ “我从 Bayazid-ness 出来，就像蛇从蜕去的皮中出来。于是我观看。我看到爱人、被爱的对象和爱情合而为一，因为在统一协调的世界中，所有一切都能成为一体。”（巴亚济德，前引处。）

⑲ 《何西亚书》，第6章，第1~3节。

⑳ 《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1·4·3。比较下文，第278页。

㉑ “梵文动词 nirvā 的字面意思是‘吹熄’，不是作为及物动词，而是指火因不通风而停止燃烧。……没有燃料，生命之火就变得‘静寂’，这就是说‘熄灭’，当一个人的心神被抑制，就达到‘涅盘的静寂’，即‘寂灭成佛的境界’。……寂灭的境界是通过停止给火加燃料而达到的；关于这一点另一种传统说得好：‘寂灭超越于理解力的范围。’”（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印度教和佛教》；

纽约:哲学丛书出版社,无日期,第 63 页。)

12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于享乐原则》(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版,第 18 卷;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55)。并参阅卡尔·门宁格,《用爱来反对仇恨》,第 262 页。

123 八正道为佛教用语,意思是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或途径,佛经中译作:(1)正见(对佛教教义的正确见解);(2)正思维(对佛教教义的正确思维);(3)正语(不说一切非佛理之语);(4)正业(从事清净之身业);(5)正命(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合法的生活);(6)正精进(勤修涅槃之道法);(7)正念(明记佛教真理);(8)正定(修习佛教禅定,心专注于一境)。——译注

124 《金刚经》,32;"东方的宗教经典",前引书,第 144 页。——原注

在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这三行译作五言偈四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译注

125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同上书,第 153 页。——原注

唐玄奘的译文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此处的"色"相当于物质的概念。——译注

126 龙树《中论》。

"永生不死者和终有一死者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分开的"(阿湿伐瞿娑)。

"这种见解,"引用这些原文时,库马拉斯瓦米博士写道,"鲜明地表达在下面的格言之中:'罪恶即是智慧,生成即是涅槃'"(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佛陀和佛教的信条》;纽约:E·P·普特南之子,1916,第 245 页)。

127 《薄伽梵歌》,6:29,31。

这段话完全满足了伊夫林·昂德希尔女士所说的"密宗之道的目的:真正统一的生命:神圣的繁殖力:神化的境界"(在前引书中到处可见)。然而像托因比教授一样(上文,第 20 页注释),昂德希尔女士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认为这种理想为基督教所特有。"可以保险地说,"萨尔莫尼教授写道,"迄今为止,由于适应自我表现的需要,西方的判断一直是歪曲的。"(阿尔弗雷德·萨尔莫尼,"印度研究中的种族问题"《社会学月刊》,第 8 期,柏林 1926,第 534 页)。

128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教和佛教》,第 74 页。

⑫⑨ 这就是地上乐园之墙，参阅上文，第 89 页和 153 页。现在我们在墙内。西王母是行走在伊甸园中、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的上帝的女性的一面。(《创世记》，第 1 章，第 27 节。)

⑬⓪ 比较 E·T·C·沃纳，《中国神话词典》(上海，1932)，第 163 页。

⑬① 参阅冈仓觉三，《茶经》(纽约，1906)。也参阅铃木大拙(贞太郎)，《禅宗佛教论文集》(敦伦，1927)，和小泉八云，《日本》(纽约，1904)。

⑬② 莫里斯·爱德华·奥普勒，《吉卡里拉·阿帕切印第安人的神话和传说》(美国民俗学会研究报告，卷 31，1938)，第 110 页。

⑬③ 比较上文，152 页，注译。

⑬④ 作为比较，印度教的女神时母(上文，第 115 页)的形象站在她的配偶大神湿婆平躺着的身躯上。她挥舞着的死亡之剑是精神戒律的象征。那滴着鲜血的人头告诉信徒们为她而丧生的人将会获得生命。"施无畏印"和"施愿印"的手势教导人们她保护她的孩子们，教导人们普遍痛苦的成对的对立物并不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教导人们人间"善"与"恶"的幻觉，对于专注于永恒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心灵的反映——就像这位女神一样，虽然她表面上脚踏大神湿婆，实际上她是他的幸福之梦。

在七宝之岛的女神(参阅上文，第 113 ~ 114 页)脚下，这位神的两个方面被表现出来：一个是脸朝上、和她结合的，创造世界、享受世界欢乐的一方面；而转过脸去的另一方面则是逃避世界的神(deus absconditus)，这是神的本质，它超越于事件和变化、它是消极的、处于休眠状态的、空虚的，它甚至超越于赫耳玛佛洛狄忒的奥秘。(参阅齐默尔，《印度艺术和文明中的神话和象征符号》，第 210 ~ 214 页。)

⑬⑤ 比较印度教跳宇宙之舞的湿婆手中所持的创造世界之鼓，上文，第 128 页，注释 47。

⑬⑥ 这句引文的意思是"于是道创造了肉身"；这是奉告祈祷文中纪念耶稣在马利亚子宫中受孕的诗句。

⑬⑦ 在这一章中，被列为等式的有下列成对的对立物：

空虚	宇宙
永恒	时间
涅槃	轮回

真理	幻觉
通过智慧到达彼岸的觉悟	普渡众生的慈悲
神	女神
仇敌	朋友
死亡	出生
雷电	铃
永恒之宝	化生和死亡的莲花
主观	客观
Yab 阳	Yum 阴

道

至高无上的佛陀

菩萨

在生命之火中获得解脱者

道创造的肉身

比较《迦湿多及奥义书》,1:4。这一章节描述一位到达梵天世界的英雄:"就像驾车人朝下看两个车轮似的,他朝下看日和夜,看善举和恶行,看所有的成对的对立物。这个既无善举也无恶行的人,是个懂得神的人,他进入神之中。"

⑱ 柯廷,前引书,第 106 ~ 107。

⑲ 参阅梅兰尼·克莱恩,《儿童的精神分析学》,国际精神分析学丛书,第 27 卷(1937)。

⑳ 罗海姆,《战争,犯罪和契约》,第 137 ~ 138 页。

⑪ 罗海姆,《文化的起源与功能》,第 50 页。

⑫ 同上书,第 48 ~ 50 页。

⑬ 同上书,第 50 页。比较西伯利亚萨满的不可摧毁性(上文,第 99 ~ 100 页)。他用赤裸的手从火中拿起木炭,用斧头敲打自己的腿。

⑭ 参阅弗雷译关于体外灵魂的讨论,前引书,第 667 ~ 691 页。

⑮ 同上书,第 671 页。

⑯ 皮尔斯,《梦和个性》(D.阿普尔顿出版公司),第 298 页。

⑭⑦ “太阳的下降”，载于 F.W.贝恩，《月亮的一只手指》（纽约：G.P.普特南之子出版公司，1910），第 213～325 页。

⑭⑧ 罗海姆，《梦中的永存者》，第 237 页。这种护符即称之为丘隆加（或丘林加）的这个青年的图腾祖先。在更早的时候，在他出生时，有个保护他的丘隆加放在摇篮里。牛吼器是丘隆加的变种。“丘隆加”，罗海姆博士写道，“是个有形的替身，而澳大利亚中部居民宗教信仰中的、与丘隆加极为密切相联的某些超自然存在则是土著人的无形替身。……像丘隆加一样，这些超自然体被称为他们所保护的真实的人的阿尔普纳·姆博尔卡（即替身）”（前引书，第 98 页）。

⑭⑨ 《以赛亚书》，第 66 章，第 10～12 节。

⑮⓪ 路易斯·金兹伯格，前引书，第 1 卷，第 20，26～30 页。参阅金斯伯格，第 5 卷，第 43～46 页上的关于救世主的筵席的详尽注释。

⑮① 但丁，《天堂》，第 2 篇，第 1～9 行。诺顿译，前引书，第 3 卷，第 10 页；经出版者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允许引用。

⑮② 已出版的精神分析学文献，对梦的起因，梦的潜在意义和梦作用于心灵时所产生的影响都作了分析；但伟大导师们有意识地用梦作为隐喻的这个进一步的事实则被忽视：心照不宣的假设是过去的伟大导师们是些神经机能病患者（当然，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导师除外），他们把自己的未受批评的幻想误认为神的启示。同样，不少外行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启示是弗洛伊德教授的“好色的头脑”的产物。

⑮③ 提坦原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此处的提坦指的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恶神阿修罗。——译注

⑮④ 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分别是创造者、保存者和毁灭者，作为创造本质的三个方面，他们构成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的神。公元前 7 世纪以后，梵天的重要地位衰落，仅仅成为毗湿奴的创造动因。这样，今天的印度教分为两派，一派主要信奉创造者和保存者毗湿奴，另一派信奉将灵魂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毁灭者湿婆。可是这二者是同一的。在这个故事中是通过他们二者的合作才得到生命的甘露的。

⑮⑤ 《罗摩衍那》，I，45，《摩诃婆罗多》，I，18，《麻蹉往世书》，249～251 和其他多种文本。参阅齐默尔，《印度艺术和文明中的神话和象征符号》，第 105 页起。

⑯ 马科·帕利斯,《山峰和喇嘛》(第 4 版;伦敦:卡斯尔出版公司,1946)第 324 页。

⑰ *Sri – Chakra – Sambhara Tantra*,卡齐·达瓦-桑都普喇嘛译自藏文,约翰·伍德罗夫爵士(笔名亚瑟·阿瓦隆)编"坦陀罗经文",第 2 卷(伦敦,1919),第 41 页。"万一有人怀疑这些具有形象的神的神性,这人就应该说:'这位女神只是肉体的回忆';应该记住神就是道路"(前引处)。关于坦陀罗,比较上文,第 113 页,注释 32,和第 170 ~ 171 页(密宗佛教)。

⑱ 例如,可比较 C·G·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初版,1934;全集,第 9 卷,第 1 部分;纽约和伦敦,1959)。

"也许有不少人,"J·C·弗吕格尔博士写道,"仍然持这样的看法,即把具有准人形的父亲神看成是超智力理解的实体,即使这种神的纯智力起源已经很明显"(《家庭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第 236 页)。

⑲ 《天堂》,第 33 篇,第 82 行起。

⑳ 参阅上文,第 171 页。

㉑ J·F·斯廷森,《毛伊和塔哈基的传说》(伯尼斯·P·毕晓普博物馆公报,第 127 期;檀香山,1934),第 19 ~ 21 页。

㉒ 这个传奇的亚述语标准版本中遗漏了这一段出现于早得多的巴比伦残篇中的文字(参阅布鲁诺·迈斯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古巴比伦残篇",《亚洲基金会公报》,V11,1;柏林,1902,第 9 页。经常有人谈到古代女预言家的劝告往往是享乐主义的,但也应该注意到,她的劝告是传授奥秘时的考验,而不代表古巴比伦的道德哲学。就像在几世纪后的印度,当学生向教师求教长生不死的奥秘时,教师往往用描绘人世欢乐的话来加以劝阻(见《灾厄奥义书》,1:21,23 ~ 25)。只有当学生坚持时,才允许他进入传授奥秘的下一阶段。

㉓ 他是《圣经》中挪亚的巴比伦原型。

㉔ 虽然英雄受到警告,叫他在航程中不要接触海水,可是他现在能进入海中而不受损伤。这是因为他通过拜访永生之岛的主人和主妇从而得到了法力。战胜洪水的英雄乌特纳庇什丁-挪亚是父亲式人物的原型;他的海岛(即世界之脐)预示后来希腊 – 罗马的"极乐岛"。

极乐岛在西海洋中,为英雄亡灵的归宿处。——译注

㉕ 以上译文根据 P.延森,《亚述 – 巴比伦神话和史诗》(凯林丛书,VI,I,柏林,1900),第 116 ~ 273 页。上面引用的诗句见于第 223,251,251 ~ 253 页。延森

的译文系根据现存的主要文本，即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前626）图书馆藏书中的亚述语译本，遂行翻译的。年代早得多的巴比伦语译本（参阅上文，第185页）和更古老的苏美尔语原本（公元前三千纪）也都被发现并破译。

⑯⑥ 葛洪（又名抱朴子），《内篇》，第2章（译文引自奥贝德·西蒙·约翰逊，《中国炼丹术研究》；上海，1928，第63页。

葛洪还发明另外一些十分有趣的秘方，其中的一个能使人的身体"轻松而舒适"，另一个秘方能使人在水面行走。关于葛洪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的讨论，参阅阿尔弗雷德·福克，"葛洪，哲学家和炼丹术家"，《哲学史档案资料》，XLI，1～2（柏林，1932），第115～126页。

⑯⑦ 翟理思，《中国传记词典》，（伦敦和上海，1898），第372页。

⑯⑧ 这是一句密宗的格言。

⑯⑨ 老子，《道德经》，第16章（德怀特·戈达德译，《老子的道和无为》；纽约，1919，第18页）。比较上文，第152页脚注。——原注

此处的引文在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道德经》甲本中为："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译注

⑰⓪ 《天堂》，第33篇，第49～57行（诺顿译，前引书，第3卷，第253～254页，经出版者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许可引用）。

⑰① 《因孰奥义书》，1:3（斯瓦米·夏尔伐南达译；斯里·罗摩克里希纳·Math；米拉坡，马德拉斯，1932）。

⑰② 《诗体埃达》，"豪瓦毛尔"（又名"天主之言"），139（亨利·亚当斯·贝洛斯译；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纽约，1923）。

⑰③ 《本生经》，序，i，75（经出版者许可重印，引自亨利·克拉克·沃伦，《通过翻译了解佛教》（哈佛东方丛书之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896，第82～83页）。

193 # 第三章　归　　来

1

拒绝归来

当英雄的冒险，由于英雄自己进入事物的本源，或由于男性或女性的、人形或兽形的神灵化身的帮助而得以完成之后，冒险者还必须带着他那能改变人们生活的战利品归来。单一神话的整个周期或标准模式，需要英雄带着他所获得的智慧神秘符号、或金羊毛、或睡着的公主重回人类的国土，用他所得到的恩赐使社区、民族、行星或大千世界获得新生。

可是英雄往往拒绝履行这种职责。甚至佛陀在取得胜利之后曾怀疑成佛之道是否可能传播；据说圣徒往往在极度狂喜之中离开人世。另外，在故事中，有无数英雄在长生不老女神的极乐岛上永久居住。

有个关于印度教战士末丘恭达国王的动人故事。这位国
194 王从他父亲的左肋诞生，因为他父亲误吞了婆罗门僧侣为他母亲准备的安胎药；[①]与这一奇迹的预示前途的象征意义相一致，这位出自父亲的子宫、不由母亲生产的孩子成长为国王中的国王，以致当众神在他们与恶魔的长期斗争中一度被挫败时，就来向他求助。他帮助众神打了一个大胜战。众神十分

喜悦，同意让他能实现他的最大愿望。可是像他这样一位几乎无所不能的伟大国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像他这样的一位人中之主会要什么恩赐呢？故事是这样的：末丘恭达国王打完仗后十分疲倦：他所要求的只是让他永睡不醒，万一有人来弄醒他，他一睁开眼睛，所射出的目光就能把这人烧成脆片。

神按他的要求给以恩赐。于是末丘恭达国王退隐到一个深藏在大山内部的洞穴里去睡觉，几千万年过去，他在那里沉睡不醒。人们、民族、文化、时代从空虚中产生，又回归于空虚之中，而这位老国王在他下意识的极乐状态中持续地睡下去。这位山中老人，这位沉睡者活着，继续活着，就像弗洛伊德的自我经验不断消长的时间世界下面的永恒无意识状态一样。

他醒来的时间来到——可是这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这变化使我们对英雄冒险的整个问题以及伟大国王以睡眠为最大恩赐的奥秘有了新的看法。

宇宙之主毗湿奴化身成一个名叫黑天的英俊青年，把印度从恶魔的暴虐统治下拯救出来之后，登上了王位。他把印
195 度治理得像乌托邦一样安宁，这时一股野蛮人从西北方入侵。黑天国王去抵御入侵者，可是，与他那位天神的本性相一致，他用来赢得胜利的方法是一条可笑的诡计。他不带武器，佩戴莲花花环，走出城堡，引诱敌人追捕他，然后躲躲闪闪地走进一个洞穴。跟踪他的野蛮人走进洞穴，发现有个人躺在洞穴里呼呼大睡。

“哦！”野蛮人心想，“原来他把我引到这里，现在他又装成个无害的睡眠者。”

他用脚踢那个在地上躺在他面前的人，睡着的人微微动了一动。这人就是末丘恭达国王。末丘恭达国王缓慢地睁开

他那闭了经历无数沧桑循回、无数历史变迁之久的双眼，重见天日。他的第一道目光射在那个野蛮人，即敌人的国王身上，使他全身被火焰包围，顷刻之间烧成一堆冒烟的灰烬。末丘恭达转身，他的第二道目光射在佩戴花环的英俊青年身上，他从这青年的光辉认出这是神的化身，于是末丘恭达拜倒在他的救主面前祷告道：

“我的大神，当我作为一个人活着、工作着时，我活得、工作得不顾后果地偏离正道；在我许多次的前生中，我追求、我受苦，不知在何处能终止、在何处有休息。我把忧伤误认为是欢乐。我把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误认为是绿洲清泉。我追求快乐可是得到的是痛苦。国王的权力和人间的财产，金钱和力量，朋友、妻儿和仆从，所有吸引感官的东西——这一切我全都想占有，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能给我带来幸福。可是任何东西一旦得到，它就改变了性质，变成一团炽热的火。

“后来我设法和诸神为伍，他们像欢迎同伴似的欢迎我。可是我仍不知在何处能终止、在何处有休息。我的大神，这个世界的生物，包括众神在内，全都让你那可笑的诡计所欺骗；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断周而复始地徒然忍受生、老、病、死的原因。在两次生命之间，他们必须面对死者的主宰，被迫忍受一层层地狱中的各种苦刑。而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你！

“我的大神，让你那可笑的诡计所欺骗，我也是这个世界的牺牲品，在错误的迷宫中奔波，在自我意识的罗网中受困。因此，现在我在你这位法力无边、值得崇拜的神的面前请求庇护——我只渴望能从这一切得到解脱。”

当末丘恭达走出洞穴时，他看见自从他离开之后，人们的身材已经变得矮小。他在他们中间就像是个巨人一像。于是

他又一次离开他们退隐到最高的群山之中，在那里致力于最终将使他从他的最后存在形式解脱的苦行修炼。②

换句话说，末丘恭达没有回到世界之中，而是决定更进一步从世界退隐。有谁能说他的决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呢？

2

借助魔法逃走

如果取得胜利的英雄获得了女神或男性的神的祝福，并
197 且神明确地派他携带某种造福于社会的长生不老药返回人间，那么冒险的最后阶段就会得到超自然的庇护者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如英雄不顾守护神的反对而取得战利品，或英雄的返回人间为神祇或妖魔所忿恨，那么冒险神话的最终阶段就会是一场惊险而往往是喜剧性的追逐。英雄的逃走可能受到魔法的阻拦，英雄可能借助魔法来逃避阻拦，这样这场追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例如，威尔士人讲述有个名叫格维翁·巴克的英雄发现自己置身在波浪下面的国土上。具体地说，他是在威尔士北部梅里恩内特郡的巴拉湖底。在这湖底居住着一个年老的巨人秃顶特吉德和他的妻子卡里德温。卡里德温既是粮食和作物的女神，又是诗歌和文学的女神。她有一口巨大的锅，她要在这口锅里熬制科学与灵感的饮料。她参考了有关巫术的书，炮制出一种黑色的液体，然后把这种液体放在火上煮一年时间，到一年结束时，就能炼出三滴宝贵的灵感仙露。

她叫英雄格维翁·巴克搅拌锅里的液体，叫一个名叫莫达的盲人使火一直在锅下面燃烧，“她嘱咐他们注意，不要让锅

里的液体在一年零一天的时间里停止沸腾。至于她自己则根据天文学的书,每天按照行星运行的时间采集各种具有魔力的药草。在一年将尽的时候,有一天当卡里德温出外采药草、念咒语的时候,凑巧有三滴仙露溅到格维翁·巴克的手指上,烫得他把手指塞进嘴里,那三滴有魔力的仙露一进他的嘴,他就立即能够预见将来会发生的事,并且看清他首要的事就是要提防卡里德温的诡计,因为她法力无边。他十分害怕,就朝
198 自己国家的方向逃走。那口大锅裂成两片。由于锅里的液体除了那三滴之外都是有毒的,以致格维德诺·格兰希尔的马群让溪水毒死,因为锅里的液体流入了小溪。从此以后,那条汇流成的小溪被称为格维德诺马群的毒药。

“卡里德温随即回来,看到一整年的劳动全都白费了。她抓起一块木柴猛打盲人莫达的头,直到他的一只眼睛从眼眶里掉出来落在面颊上。莫达说道:‘你毁损我的面容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无辜的。你遭到损失并不是由于我的缘故。’‘你说的是真话。盗窃我的仙露的是格维翁·巴克。’

“于是她出去追他。他看见她追来,就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兔奔逃。可是她变成一头灵猩朝他追逐。他朝一条河跑去,变成一条鱼。于是她变成一头母水獭在水下追他,他走投无路时只得变成一只飞鸟。于是她变成一只鹰,在空中追得他无法喘息。正当她要朝他猛扑过去使他惊慌失措时,他看见谷仓前的打谷场上有一堆扬过的小麦,于是他钻到小麦堆里把自己变一粒麦子。她立即变成一只羽毛耸起的黑母鸡到麦堆上去用爪子扒麦粒,把他找了出来一口吞下。故事说他在她的腹中呆了九个月,等到她把他生下时,她不忍心杀死他,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因此她在四月二十九日把他装进皮袋扔

进大海，任上帝来摆布他。”③

199 逃跑是民间故事最受人喜爱的插曲之一，它往往发展成多种多样的生动活泼的形式。

例如，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声称他们的第一个萨满摩尔贡－卡拉本领高强，能够把死者的灵魂带回人间。于是死者的主宰向天上的高位神诉苦，神决定对萨满进行试验。神把某个人的灵魂摄来关在瓶子里用拇指把瓶口按住。这人生病了，他的亲属请来摩尔贡－卡拉。这位萨满到处寻找失踪的灵魂。他在树林里、水里、山峡里、地府里寻找，最后他“骑上他的鼓”到天上去，他在天上又搜寻了很长时间。很快，他就看到天上的高位神一直用拇指撳在一个瓶的口上，他观察情况，明白他来寻找的灵魂就在瓶子里。诡计多端的萨满把自己变成一只黄蜂。他朝神飞去，在神的额上狠狠地螫了一下，神的拇指在瓶口上猛地一动，于是关在瓶里的
200 灵魂逃走了。接着，神看到萨满摩尔贡－卡拉又坐在鼓上带着他找到的灵魂回到地上。然而这次逃跑并不完全成功。神勃然大怒，立即把萨满的鼓劈成两半以减少他的法力。这就是为什么原来（根据布里亚特人的这则故事）两面都蒙上皮的鼓，从那天起就只有一面蒙上皮了。④

借助魔法逃走的一个流行变体，是让留在后面的东西替逃亡者说话，以便拖延追逐者。新西兰毛利人讲述有个渔夫一天回家后发现他的妻子把他们的两个儿子吞吃掉。她躺在地板上呻吟。他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声称她病了。他查问两个孩子在哪里。她告诉他说孩子出去了，可是他知道她在说谎。于是他施展魔法，使她把两个孩子吐出来：他们完好无缺地活着出来。这男人害怕他的妻子，就下定决心尽快带着两

孩子离开她逃走。

当这个吃人的女妖魔到海边取水时，这男人就施展魔法把水位降低，让海水赶在她前面越退越远，使她不得不多走很多路。然后，他打手势对一座座小屋、对村庄附近的一丛丛小树、对污物坑和小山顶上的庙说，如果他的妻子回来呼唤他时，它们都要替他答话。他和他的两个孩子赶快登上独木舟，扯起船帆。那女人回来了，她到处张望不见人影就开始喊叫。污物坑首先回答。她就朝那个方向走，又一次喊叫起来。一座座小屋回答；然后一棵棵树回答。附近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回答她，她朝各个方向奔跑，弄得她越来越糊涂。她感到虚弱，开
201 始喘气、抽泣，后来她终于明白上了当。她急忙奔到小山顶上的庙前朝海上眺望，只见独木舟成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小点。[5]

借助魔法逃走的另一个熟知的变体，是拼命奔逃的英雄朝后面扔出一些东西来拖延对方。“一对小兄妹在泉水旁边玩耍时突然跌进水里。水底下有个巫婆，这个巫婆说：“我可把你们抓到了！现在你们要拼命给我干活！”于是她把他们带走。她给小女孩一团肮脏的乱麻要她纺纱，给她一个没有底的桶要她打水；小男孩则必须用钝斧子砍树；给他们吃的只是些硬得像石头似的面团。这两个孩子终于忍受不了，等到一个星期日，当巫婆到教堂去做礼拜时，他们就逃走了。礼拜散场后，巫婆回到家里发现她的小鸟儿飞掉了，于是她就一大步、一大步地跳跃着去追他们。

“可是孩子们老远就发现了她，于是小女孩就朝后面扔出一把刷头发的刷子，那把发刷立即变成一座有成千上万根鬃毛的大刷子山；尽管巫婆很难在鬃毛上面爬过，可是她终于出现了。当那两个孩子又看见她时，小男孩就立即朝后面扔出



插图 9A　戈耳工女妖追赶珀耳修斯；珀耳修斯正带着墨杜萨的头颅逃走

一把梳子，那把梳子立即变成一座有着一千乘一千根尖刺的大梳子山，可是巫婆知道该怎样抓住那一根根尖刺，到后来她终于穿过了梳子山。小女孩接着朝后面扔出一面镜子，那面镜子立即变成一座镜子山。镜子山光滑无比，巫婆没法爬过。她想：'我要回家去拿把斧头来把镜子山劈成两半。'可是等她回来把镜子砸碎时，两个孩子早已逃出老远了，巫婆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她的泉水里。"⑥

深不可测的势力不能轻易与之对抗。在东方，人们十分重视在缺乏良师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干扰心理状态的瑜伽修炼



插图 9B　珀耳修斯带着旅行袋中的墨杜萨头颅逃走

的危险。新手的静虑(禅定)必须适应于其修炼的阶段,使其想象力在每一步都能得到提婆多(devatas,想象出的有足够力量的神)的保护,直到经过修炼的精神能独自走出身体。正如荣格博士曾说过的那样:“教义象征符号之所以无比有益是因为它能保护一个人,使他不直接和神交流,只要他不去恶作剧地把自己暴露在神的面前。可是如果……他离开家乡和家庭、单独地生活得太久、朝那面幽暗的镜子凝视得太深,那么

203 令人敬畏的会见就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然而即使是这样，那种传统的、经过许多世纪发展成熟的象征符号可能起着使人康复的良药的作用，把活的神性的致命的人侵引向教堂的神圣空间之中。”⑦极度恐慌的英雄朝后面扔出的具有魔法的东西——能保护他的解释、原则、象征符号、合理的说明，或任何能保护他的东西——来拖延追踪的天上猎狗并吸收它的力量，使他作为冒险者得以平安回家，也许还能带回恩赐的礼物。但有时也有必不可少的伤亡。

制造障碍使自己得以脱逃的最骇人听闻的例子之一是希
204 腊英雄伊阿宋的故事。他出发去夺取金羊毛。大船阿耳戈载着一大批希腊英雄们出海，扬起风帆朝黑海方向行驶，尽管让许多难以置信的危险所耽搁，可是终于到达了远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埃厄忒斯国王的城市和王宫，由毒龙守卫着的金羊毛就挂在王宫后面树丛中的橡树上。

国王的女儿美狄亚对这位著名的外国客人怀着难以抑制的热情。当她的父亲向伊阿宋提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获得金羊毛的条件时，她准备了护身符来使他得以成功。伊阿宋的任务是驾驭长着黄铜牛蹄、口中喷火的神牛去耕一块田地，种下龙的牙齿，那些龙齿一入土就变成戴盔披甲、手持兵器的大军，而伊阿宋则要在战斗中杀死这些武士。这项任务
204 是无法完成的，可是伊阿宋的身体和盔甲上都涂抹了美狄亚的护身油膏，他制服了神牛；当一支大军从龙齿跳出时，伊阿宋搬起一块巨大的圆石扔到武士们中间，于是他们面对面地自相残杀，直到死得一个不剩。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美狄亚把伊阿宋带到挂着金羊毛的橡树前。守卫金羊毛的毒龙长着肉冠、三叉舌和弯曲可怕的獠

牙，可是美狄亚用某种药草的汁液使龙入睡。于是伊阿宋抢走金羊毛，美狄亚和他一同逃走，阿耳戈开船出海。可是很快国王就乘船飞速追来。美狄亚眼见她父亲的船帆越来越近，就说服伊阿宋把她带来的弟弟阿布绪耳托斯杀死，并把尸体切碎，一块块地扔到海里，使埃厄忒斯国王不得不掉转船头，命令船员捞起尸体碎片，返回岸上将碎尸妥为安葬。与此同时，阿耳戈船则顺风急驶，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8]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了另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可是
205 这故事的意义和前者大不相同。这是原始的万物之父伊耶那岐下到阴间的黄泉之地去找回他死去的既是妹妹又是配偶的伊耶那美。她在阴间的门口和他相会，他对她说：“我可爱的尊贵的妹妹！我和你一同创造的世界还没有完成；你回来吧！”她回答说：“真可惜，你没有早一点来！我已经吃了黄泉之地的食物。尽管如此，我可爱的尊贵的哥哥来到这里使我不胜荣幸，我希望能回去。而且我要和黄泉的众神专门讨论此事。可是你要注意，不要朝我看！”

她回到宫里；可是由于她在宫里呆了很长时间，他不能再等。他把插在左边那束头发里的梳子的齿折断一根，把它点着作为火把照路走进宫里去看。他看见一大群蠕动的蛆虫，伊耶那美在腐烂。

看到这种景象，伊耶那岐惊呆了，他转身逃走。伊耶那美说：“你使我丢了脸。”

伊耶那美派阴间的丑女人去追伊耶那岐。飞奔逃走的伊耶那岐取下他头上的黑色头巾扔在地上，头巾立即变成葡萄。当他的追踪者停下来一颗颗地吃葡萄时，他继续奔逃。可是她又开始追赶，而且离他越来越近。他取下插在他右边那束

头发里的梳齿细密的梳子，把它折断扔在地上，梳子立即变成竹笋。当她一根根地拔起并吃竹笋时，他逃脱了。

于是他的妹妹派八位雷神和一千五百名黄泉战士去追他。他抽出插在腰带上的十拳剑，一面逃走，一面在身后挥舞这把神剑。可是黄泉战士仍然紧追不舍。到达人世和黄泉之间的边界上的关口时，他摘下三颗在那里生长着的桃子，等着；当黄泉大军朝他冲来时，他就把那三颗桃子扔出。黄泉战

士让来自人世的桃子打得落花流水，只得转身逃命。

最后，尊贵的伊耶那美亲自出马了。于是他搬起一块需千人之力才抬得动的岩石，用它堵住关口。他们两人站在岩石两边彼此告别。伊耶那美说道："我可爱的尊敬的哥哥！如果你表现得如此不佳，从今以后我就要使你的国家里每天死掉一个人。"伊耶那岐回答道："我美丽的尊贵的妹妹！如果你这样做，我就要每天使一千五百个女人生孩子。"[9]

由于从万物之父伊耶那岐的创造领域跨出了一步，进入了死亡领域，因此伊耶那美试图保护她的哥哥和丈夫。当伊耶那岐看见了他无法忍受的景象时，他知道了什么是死亡，但是出于求生的意志，他搬起一块巨大的岩石作为保护性的帷幕，从那时起，我们都把这种帷幕遮挡在我们的眼睛和坟墓之间。

希腊的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和全世界数以百计的类似故事，像这来自世界最东端古代传说一样，都暗示尽管有过失败的记录，仍然有可能从可怕阈限的那一边把失去的爱人带回来。往往总是由于某种小错误、人性弱点的某种微不足道然而是关键性的表现而使得人世和阴间的畅通的相互关系成为不可能；因此我们几乎不免会认为如果这种微小的、把事情弄坏的意外事故得以避免，就会一切顺利。在这个爱情

故事的一些波利尼西亚变体中,逃走的一对通常都能脱险,另外在希腊的羊人剧《阿尔刻斯提斯》[10]中也有一个幸福的归来,但这个归来并不能使人放心,因为它是通过超人的力量来实现的。失败的神话使人感受到人生的悲剧,可是成功的神
207 话只能使人感到不可信。然而,如果单一神话想要实现自己的诺言,就该向我们显示人的胜利,而不是显示人的失败或超人的胜利。这就是归来的阈限这一关键性问题。我们将首先从超人象征符号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找出它在历史上对人类具有实际意义的教诲。

3

来自外界的救援

有时可能要通过来自外界的援助才能把英雄从超自然的冒险中带回来。这就是说,他不会轻易抛弃在远离人世的居处所享受的幸福而回到使自己分散的觉醒状态中去。“抛弃了尘世的人,”我们读到,“有谁还想再回到尘世中来? 他只想留在世外。”[11]然而只要他活着,生活就会向他召唤。人类群体唯恐失去那些脱离群体的人,会去敲他们的门、去找他们的。如果英雄不愿意回来,就像末丘恭达那样,打扰者就会受到可怕的冲击;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被召唤者仅仅是受到耽搁,仅仅是沉溺于死亡般的天福之中,就只要进行救援,冒险者就会归来。

当爱斯基摩人故事中的乌鸦带着他的取火棒冲进母鲸鱼的腹中时,发现自己站在一间漂亮房间的入口处。在房间的另一端点着一盏油灯。他惊异地发现在那里坐着一位美丽的

208 女人。这间房间干燥而清洁，鲸鱼的脊骨支撑着天花板，鲸鱼的肋骨构成房间的墙壁。一根管子沿着鲸鱼的脊骨延伸，从这根管子里缓慢流出的油滴进灯里。

当乌鸦走进房间时，这女人抬头朝他看，喊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第一个走进这房间的人。"乌鸦把自己来到这里的情况告诉她，她叫他坐在房间的对面一边。这个女人是鲸鱼的灵魂（伊努阿），她给客人开饭，一面请他吃浆果和油，一面告诉他浆果是她去年采来的。乌鸦作为伊努阿的客人在鲸鱼腹中呆了四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想弄明白沿着天花板延伸的是什么管子。这女人每次离开房间时都叮嘱他不许碰那根管子。可是现在，当她又出去时，他走到油灯前面，伸出爪子接住一大滴油用舌头舔掉。油的味道很甜，于是他又去接一滴，接着，每流下一滴油，他就连忙接住舔掉。不久，这只贪心的乌鸦觉得这样太慢，就伸出爪子折断一片管壁吃掉。还没等他吃完，喷出的油大量流进房间把灯熄灭，而且房间开始猛烈地前后摇晃。这种摇晃持续了四天，加上四周的可怕噪声，使乌鸦精疲力竭几乎死去。可是接着一切声音消失，房间静止下来；因为乌鸦弄断一根心血管，母鲸鱼就此死掉。那个伊努阿再也没有回来。鲸鱼的尸体被海水冲到岸边。

可是现在乌鸦像犯人似的被囚禁在鲸鱼腹中。正当他考虑该怎么办时，听见有两个人在鲸鱼背上讲话，他们决定召集村里所有的人来帮忙处理这条鲸鱼。不久他们在巨大鱼体的上部切开了一个洞。[12]等到洞足够大，而且所有的人都把一块
209 块鲸鱼肉搬到岸上高处时，乌鸦就悄悄地爬了出来。可是他脚一着地就想起他把取火棒忘记在鱼腹里了。他脱掉外衣，

取下面具，不久人们就看见一个用奇怪的兽皮裹着的小黑人朝他们走来。他们好奇地看着他。这人表示要帮助他们，他随即就捲起袖子开始工作。

过了一会儿，那些在鲸鱼肚子里工作的人们中间有个人喊道："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我在鲸鱼肚里找到了取火棒！"乌鸦说："天哪，这可糟了！我的女儿从前对我说过，如果在切开的鲸鱼肚子里找到取火棒，那些切开鲸鱼肚子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会死掉！我可要逃走了！"他把袖子重新放下，拔脚就逃。人们急忙学他的样子，逃之夭夭。可是乌鸦又跑了回来。这就是乌鸦怎样在一段时间里一人独享鲸鱼大餐的



插图 10　俄塞里斯的复活

经过。[13]

210 日本神道教的最重要、最有趣的神话之一——这神话于公元 8 世纪记录在《古事记》中时就已经很古老了——是在关键的世界第一阶段，把美丽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岩洞里引诱出来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援救者表现出不太愿意的例子。天照大神的弟弟风暴之神素戋鸣无可饶恕地行为粗鲁。虽然她用尽一切办法来抚慰他，异常宽宏大量地原谅他，可是他仍然继续毁坏她的稻田，弄脏她的房子。作为他最后一次的侮辱行为，他在女神的织布屋的房顶上打一个洞，把一头“被他剥掉皮的黑白斑纹的天马”从洞里扔下，女神的女侍们正在忙着织布，她们看见这头没皮的死马全都惊吓而死。这种景象使天照大神感到害怕，于是她退隐到天上的一个洞穴里，随手把门关紧。她做了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太阳永远不出现，就意味着宇宙的结束——宇宙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结束了。随着女神的消失，整个高天平原和中间的芦苇平原都变得漆黑一片。恶魔在世界上横行；预示灾祸的征兆纷纷出现；八百万神的呼声就像五月里云集在一起的苍蝇的嗡嗡声。

因此八百万神在安静的天河河床开会，请求他们中名叫思兼的神想个办法。他们彼此商量，结果制造出许多具有效验的神物，其中有八咫镜、草薙剑和布制的供品。他们竖起一棵大树，并用珠宝将树加以装饰；他们带来许多公鸡，这些公鸡可能会永远啼个不停；他们点起一堆堆篝火，举行一次次带唱歌的礼拜仪式。他们把八咫长的镜子绑在大树的中间树枝
211 上。一个名叫宇受卖的年轻女神跳起快乐、喧闹的舞。八百万神感到高兴，他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使高天平原摇晃。

听到欢腾的喧嚣，在洞穴里的天照大神心中惊讶。她感

到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把洞穴的门打开一线，在里面说道：“我想由于我退隐，高天平原将会是一片黑暗，中间的芦苇平原也将会是一片黑暗：宇受卖怎么会跳舞作乐，八百万神怎么也会齐声大笑呢？”于是宇受卖说道：“我们高兴是因为有一位比您更辉煌的神。”当宇受卖这样说的时候，两个神恭恭敬敬地把八咫镜推到前面让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看；女神感到越来越奇怪，就一步、一步地从门里出来，朝镜子注视。一个孔武有力的神把女神拖了出来；另一个神在女神后面，从出口的一边到另一边拉起一根草绳（称为注连绳），对她说道：“你只能朝后退到这里为止！”于是高天平原和中间的芦苇平原又重新有了光明。[14]太阳现在可能每天夜里后退一段时间——就像在生活中那样，去睡一个恢复精神的好觉；但是受到尊敬的注连绳使她不致永远消失。

太阳作为女神，而不是作为男神，是一个显然曾一度广泛传播的、从远古遗存下来的罕见而宝贵的基本主题。阿拉伯南部的伟大母性神是女性的太阳神伊拉特。在德语中，太阳(die Sonne)是阴性的。不仅在北美，而且在整个西伯利亚，女性的太阳遗存在分散的故事中。在小红帽让狼吃掉，但被猎人从狼腹中救出来的童话中，我们能看出一个隐约和天照大神的冒险相类似的故事。一些痕迹仍然在一些国家中存在着。但只是在日本，我们才发现一度曾盛行的伟大神话仍然
212 在文化中起着作用；因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孙子的直系后代，作为皇室的女性始祖，她在神道教的民族传统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神。[15]在她的冒险中可能感觉到一种与现在更为
213 普遍的男性太阳神迥然不同的世界感情：某种对神的可爱礼物的温柔之感，对使万物成为可见的温柔谢意——这种温柔

想必曾一度是许多民族的宗教感情的特点。

镜子、剑和树我们都认识。树,就其使愿望实现产生出结果的方面来看,它就是“世界之轴”——它就是冬至节日(冬至是太阳重生或归来的时刻)在基督徒家中陈设的树,这个欢乐的风俗是从日耳曼异教信仰继承来的,这种异教信仰使现代德语中出现了阴性的 Sonne 一词。宇受卖的舞蹈和众神的喧嚣意味着狂欢节:世界因至高无上的神退隐而变得乱七八糟,但又因神即将归来而感到高兴。当女神重新出现时拦在她后面的、受到尊敬的草绳(注连绳)则象征光明归来的奇迹。注连绳是日本民间宗教信仰中最明显、最重要、最意味深长的传统象征符号之一。把它悬挂在神社的入口、用它来沿街结彩时,它所表示的是在跨越归来阈限之际的世界更新。如果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话中进入死亡深渊的最生动的象征,那么注连绳则是复活的最简单的符号。这二者代表人间和阴间这两个世界的神秘边界——那根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线。

天照大神是伟大的伊南那的东方姐妹。伊南那是古代苏美尔用楔形文字写的神庙泥版所说的至高无上的女神,我们已经跟随这位女神下降到阴间。伊南那、伊什塔尔、阿斯塔特、阿佛洛狄忒、维纳斯是这位女神在相继发展的西方文化中的名字——这些名字不是和太阳、而是和有着她的名字的行星相联系,同时还和月亮、和天、和生育万物的地相联系。在埃及她成了犬星,即天狼星的女神;犬星每年在天上的出现宣布使大地多产的尼罗河洪水季节的开始。

我们还记得伊南那从天上下降到与她对立的姐姐死亡女王埃瑞什基加尔的阴曹地府。她留下她的使者尼恩舒布尔,并吩咐他说,万一她回不来就要援救她。伊南那光着身子走

到七位判官面前，他们瞪眼看她，把她变成一具尸体，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尸体被悬挂在木桩上。

过了三天三夜之后，[16]
她的使者尼恩舒布尔，
这位带给她好消息的使者，
这位给她以支持的使者，
在天上到处为她鸣冤，
在神的聚会上为她哭泣，
为她到众神家中奔走，
为她像乞丐似的只穿一件衣服，
独自一人朝恩利尔的家埃库尔走去。

这是援救女神行动的开始，这说明女神知道自己所进入的地区的力量，因而事先采取了措施使自己得以复活。尼恩舒布尔首先去找恩利尔神；可是这位神说伊南那从天堂下到地府，在阴间应该遵照阴间的法令。接着尼恩舒布尔又去找南那神；可是这位神说伊南那从天堂下到地府，在阴间就应该
215 遵照阴间的法令。尼恩舒布尔去找恩基神；恩基想出了一个办法。[17]他做了两个无性别的人，把“生命的食粮”和“生命之水”交给他们，并指示他们到阴间去，把食粮和水在悬挂着的伊南那的尸体上倾洒六十次。

他们把恐惧的火光照射在木桩上挂着的尸体上，
他们把生命食粮和生命之水六十次地洒在尸体上，
伊南那活了转来。

伊南那从阴曹上升，
七名判官匆匆逃走，
属于阴曹的本该安静地下降到阴曹；
当伊南那从阴曹上升的时候，
的确有死者赶在她的前面。

伊南那从阴曹上升，
像芦苇似的小恶魔，
像刻写板铁笔似的大恶魔
走在她的身旁。
走在她面前的，手中握着棍棒，
光在她边上的，腰间挂着武器。
走在她前面的，
走在伊南那前面的，
是不知道食粮、不知道水的幽灵，
216
他们不吃洒下的面粉，
他们不喝祭奠的酒，
他们从男子的腰部夺走妻子，
他们从喂奶的母亲怀中夺走婴儿。

伊南那让这群可怕的幽灵包围着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地在苏美尔的大地上流浪。[18]

来自不同文化、相距遥远的地区的三个例子——乌鸦、天照大神和伊南那——足以说明在整个考验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英雄的助力是如何在冒险的最后阶段起作用的。英雄的意识

崩溃了，可是潜意识起来维持平衡，于是英雄被带回他所来自的世界。不是像借助魔法逃走的模式中那样紧紧抓住自我并拯救自我，而是失去自我，可是通过神恩，自我又被归还。

这就把我们带到这一周期的最后关键时刻；对这个关键时刻来说，整个神奇的旅程仅仅是个前奏。这个关键时刻即英雄从神秘国土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相矛盾、极为困难的阈限跨越。无论是通过外来的救助，得到内力的推动，或让保护神小心翼翼地带回，他都必须带着神的恩赐重新进入他早已忘记的环境，在那环境中，分明是零碎不全的人们却把自己想像得完整无缺。带回消除自我、赎救生命的长生不老药的英雄必须面对社会并接受回击——如合理的质问，难堪的忿恨，和好心人的误解。

217

4

跨越归来的阈限

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互不相同，这两个世界的差异就像生和死，白昼和黑夜一样。英雄离开我们所知的世界到黑暗世界去冒险；在那个世界里，他或者完成他的冒险，或者被囚禁，使我们就此失去了他，或者遇到危险；他的归来就像从那遥远的地方回来。然而——这里蕴藏着一把理解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钥匙——这两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神的世界是我们已知世界的一个被遗忘的方面。英雄业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去探索那个被遗忘的方面。随着自己被吸收进原先认为是可怕的另一世界中去，正常生活中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准则和区别不存在了。就像在吃人妖魔的

故事中，失去个性的恐惧对不具备资格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这种超自然经验的全部内容。但英雄则勇敢地进入另一世界并发现老巫婆变成女神，恶龙变成神的看门狗。

然而，从正常醒觉意识的观点来看，在从另一世界带来的智慧和现实世界中行之有效的深谋远虑之间，总是有着使人迷惑的矛盾之处。于是机会主义从高尚的美德分离，其结果是人类的堕落。圣徒们殉教，但普通人有他们自己的直觉知
218 识，而这些直觉知识是不能像田野上的百合花那样任之生长的；彼得一再拔刀，就像他在客西马尼园所做的那样，来保卫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持者。[19]从超自然世界带回的恩赐很快就会被合理化得成为无足轻重之物，于是就亟须另一个英雄来使世界重新振作起精神。

可是，怎样去把几千年来由于人类愚蠢的深谋远虑，以致虽然成千次正确地传授却成千次错误地学到的东西再重新传授一遍呢？这就是英雄的最终艰巨任务。怎样把另一世界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见解翻译成现实世界的语言呢？怎样用二维的平面来表达三维的形体呢？或用三维的形象来表达多维的意义呢？怎样用“是”和“否”来表达那些使任何试图解释成对的对立物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的启示呢？怎样向那些只坚信自己的感官的人传达万物自空虚中产生的信息呢？

多次的失败正足以证明这个肯定生活的阈限难以跨越。归来的英雄的第一个难题是，在看到使灵魂感到满足的实现了夙愿的景象之后，再去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转瞬即逝的欢乐和悲伤、平庸陈腐和喧嚣淫秽。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这样的世界？为什么要试图使那些沉湎于情欲之中的男男女女相信超自然的幸福经验并对之感兴趣？就像在夜里看起来似乎意义

重大的梦，在白天却可能显得愚蠢可笑那样，诗人和先知可能在陪审团的冷静目光面前发现自己像白痴一样。最容易的解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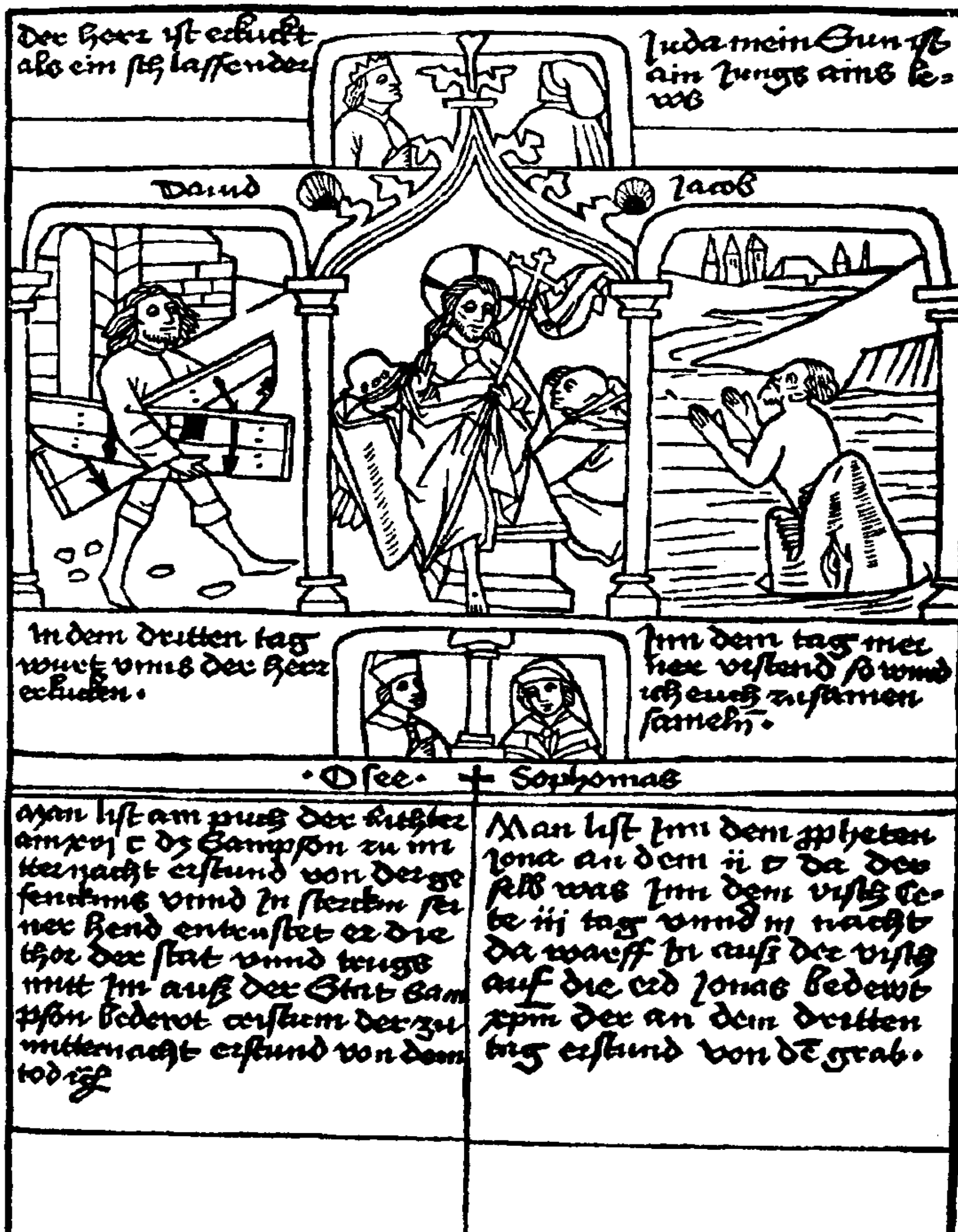


插图 11　英雄的重新显形：参孙折下圣殿大门；耶稣复活；约拿

决办法是让整个社区见鬼去，而自己则再一次退隐到天堂岩石间的洞穴中去，关上大门，关得紧紧的。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某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在隐居处的门口拉起一根注连绳，那么用时间来表现永恒和在时间中看到永恒的工作就不可避免。

瑞普·凡·温克尔的故事是归来的英雄的微妙处境的一个
220 例子。瑞普无意地进入了一个冒险领域，就像我们人人每天夜里睡觉时所做的那样。印度教教徒们宣称，在沉睡中，自我是统一而幸福的；因此沉睡被称为是自我认识的状态。[20]可是我们到另一世界去的访问虽然能使我们恢复精力，能给我们以支持，却不能改造我们的生活；就像瑞普一样，我们归来后除了长长的连鬓胡子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自己的经历。

“他朝四面观看，寻找他的枪，可是发现躺在他身旁地上的不是他那支擦得干净、加了油的鸟枪，而是一支旧的枪，枪管上盖着一层铁锈，保险栓脱落，枪托上布满蛀孔。……当他站起身来行走时，发现关节僵硬，不像平时那样敏捷。……当他朝村庄走近时遇见一些人，可是没有他认识的人；这使他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认为自己认识附近乡下的每一个人。人们穿的衣服也和他所熟悉的式样不同。他们也都用同样惊讶的神情目不转睛朝他注视，而且他们朝他看时总是用手摸下巴。这个姿式反复出现，使得瑞普也去做这同样的动作，这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胡子长得有一尺长。……他开始怀疑他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是否都中了邪。……

“瑞普的外貌，连同他那灰白色的长胡子，生锈的鸟枪，式样陌生的衣服和跟在他后面的一大群妇女与儿童，很快就引起了小酒店里的政治家们的注意。他们挤在他身旁，十分好奇地把他从头看到脚。那个发表演说的人急忙朝他奔过去，

把他稍微拉到一旁，问他投那一边的票。瑞普傻呼呼地朝他干瞪着眼。另一个矮小而忙碌的人拉着他的手臂，踮起脚尖把嘴凑在他耳边，问他支持联邦党还是支持民主党。这个问题使瑞普感到莫明其妙。就在这时一个歪戴尖顶帽的精明干
221 练、妄自尊大的老先生穿过人群走了过来，他一面走一面用两肘把人们朝左右推开，然后站在瑞普·凡·温克尔面前——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拄着手杖，他那锐利的目光和尖顶帽子似乎在穿透瑞普的身体径直进入他的灵魂——用严厉的语气问他为什么要在选举的时候肩上背着枪，身后跟着一群暴民，他是否打算在村庄里制造一场暴乱。‘哎呀！先生们，’瑞普喊道，感到惊愕，‘我是个出身在这里的、可怜的安份守己的人，是国王的忠实臣民。上帝保佑国王！’

“这时旁观者中间突然爆发出一阵喊声：‘他是个亲英分子！是个奸细！是个流亡者！把他赶走！叫他滚开！’那位歪戴帽子的妄自尊大的人好不容易才恢复秩序。”[21]

比瑞普的命运更令人沮丧的是爱尔兰的英雄奥伊辛在青春之国的国王女儿那里长期逗留之后归来时的遭遇。奥伊辛干得比瑞普好；他的眼睛在那冒险的国土上保持睁开。他有意识地（醒觉地）进入无意识的（沉睡的）王国，并把阈下经验的价值观念和他醒觉的人格结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变形。但正是由于这种十分令人向往的状况，他的归来也就更加危险。因为他的整个人格已经和永恒的力量和存在形式相一致，这样，他整个人就会被时间的力量和存在形式的冲击所否定、所摧毁。

一天，芬恩·麦库尔的儿子奥伊辛带着他的仆人到爱尔兰的树林中去打猎，就在这一天青春之国的国王女儿来找他。

奥伊辛的仆人们已经带着这一天被打死的猎获物先走了，留下奥伊辛和三条狗，让他自己想办法。这时那个神秘的女人在他面前出现，她有着女人的美丽身体，可是却长着一个猪头。她声称，她是让德鲁伊德的符咒镇住才长出猪头来的，[22]
222 只要他和她结婚，猪头就会立即消失。“好吧，如果你的处境是这样，”他说，“如果你和我结婚就能使你从符咒中解脱出来，那我就不会让猪头长时间地长在你身上。”

他毫不耽搁地使猪头消失，接着他们就一同动身到提尔－纳－恩－奥格，即青春之国去。奥伊辛在青春之国当上国王，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可是有一天他对新娘说：“‘我希望我今天能回到爱尔兰去看我的父亲和他的属下。’

“‘如果你回去，’他的妻子说，‘并且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你就永远不能回到我的身旁，你就会变成一个瞎眼的老人。你认为你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大约三年，’奥伊辛说。

“‘自从你和我一同来到这个国家，’她说，‘三百年已经过去。如果你一定要到爱尔兰去，我会给你这匹白马让你骑着去；可是如果你从这匹马上下来，或是让你脚接触爱尔兰的土地，这匹马就会立即回来，把你就地留下，让你变成一个可怜的老人。’

“‘别担心，我会回来的，’奥伊辛说，‘难道我要回来的理由还不充分吗？可是我必须再去看一次我的父亲，和我在爱尔兰的儿子和朋友；即使只是再看他们一眼。’

“她替奥伊辛备好那匹马，对他说道：‘这匹马会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直到那匹马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奥伊辛才停了下来，

接着又继续催马向前，直到他到达芒斯特的诺克帕特里克，在那里他看见有个人在放牛。在牛群吃草的田野里有一块扁平的大石头。

"'你是否过来，' 奥伊辛对放牛人说，'把这块石头翻转来?'

"'说真的，我不过来，'放牛人说，'因为我翻不动，那怕有二十个像我这样的人也翻不动。'

"奥伊辛骑马到石头旁边，弯腰用手抓住石头，把它翻了
223 转来。在石头下面的是那支巨大的芬尼亚人的科拉布号角，这支号角像蛇似的盘成圆圈；按照规定，任何一个爱尔兰的芬尼亚人吹响科拉布号角，其他的芬尼亚人无论他在爱尔兰的什么地方，都要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前来集合。[23]

"'你是否可以把号角拿来给我?'奥伊辛向放牛人问道。

"'我不拿来给你，'牧人说；'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人，都不能把它从地上拿起来。'

"于是奥伊辛驱马靠近号角，俯身伸手去拿；可是他急于想吹号角，以致忘乎所以，伸手时滑了一下，让一只脚接触到土地。那匹马立即无影无踪，而奥伊辛则躺在地上，变成一个瞎眼的老人。"[24]

天上的一年等于地上的一百年，这是人所共知的神话基本主题。整整一百意味着圆满无缺。同样圆周的三百六十度也意味着圆满无缺；因此印度的往世书中把天神的一年说成是等于人类的三百六十年。从奥林波斯山众神的观点来看，人世的历史一千万年、一千万年地滚滚流逝，永远显示出存在形式的圆满无缺的和谐，因此人类在其中只能看到的变化和消亡，在有福的神看来却是不变的存在形式和无尽的世界。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直接面对人间的痛苦和欢乐时保持宇宙
高度的观点。尝了人间的知识之果，就把精神专注从位于中
224 心的永恒转移到位于边缘的突发事件的瞬间。于是完美的平
衡就此失去，精神就此彷徨，英雄就此堕落。

用起隔绝作用的马来使英雄既不直接和地接触，又能在世人中间散步，是具有超常力量的人所普遍采取的预防措施的生动例子。墨西哥皇帝蒙提祖马的脚从来不沾地，他总是由贵族用肩膀背着，如果他要在什么地方下地，贵族们就在地上铺上华丽的花毯，让他在花毯上行走。波斯国王在王宫中行走在禁止其他人在上面行走的地毯上；在王宫外面他也从不步行，或是乘车或是骑马。在以前的乌干达，无论是国王，或他们的母亲，或他们的妻子都不能在他们居住的宽敞的围场外面步行。他们任何时候出外，都得由野牛族的男子汉们陪伴，这些男子汉轮流背他们。国王骑在背他的人的脖子上，他的双脚塞在背他的人的胳膊下面。当这人背累了，他就把国王抛到第二个人的肩上，不让国王的脚沾地。[25]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形象地解释为什么全世界的神
圣人物不能用脚和地相接触的原因。“被认为是圣者或禁忌
者所具有的被称为神性、魔力、德行、禁忌等等的神秘品质，显
然被原始哲学家想象成是充满于圣者体内的有形物质或流
体，就像莱顿瓶内所充的电一样；正如莱顿瓶内的电和良导体
225 接触就会放电，圣者体内的神性和魔力和地接触（根据这一理
论，地是魔法流体的良导体），就会释放出来并流失。因此为
了保存这种负荷不使流失，必须仔细防止圣者或禁忌者和地
接触；用电学的语言来说，必须将他绝缘，如果不让他那作为
小药水瓶的身体里装得满满的宝贵物质或流体倒空的话。在

许多情况下，将禁忌者绝缘起来的预防措施，显然不仅是为了禁忌者本人，而且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由于神性，可以这样说，是一触就会起爆炸的烈性炸药，因此为了大众的安全，必须把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否则冲出这个范围，它就会把和它接触的任何东西炸坏、损毁、消灭。”[28]

萨默塞特·毛姆写了许多故事描写为白人服务的印度仆人由于不注意无尾晚礼服的禁忌而遭到变形。有许多民歌指出指环破碎所带来的危险。在神话中——例如在奥维德的著名神话集成《变形记》中——一再叙述当高度集中的力量中心和四围世界的低度力场之间的绝缘状态，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突然消失时所产生的可怕变形。根据凯尔特人和日耳
226 曼人的童话，一个在外面走动的地下矮人或精灵突然遇到日出时，会立即变成一根枯枝或一块石头。

归来的英雄，为了完成他的冒险，还必须经受住现实世界对他的冲击。瑞普·凡·温克尔根本不知道他所经历的是什么；他的归来是一场笑话。奥伊辛知道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可是把握不住他所经历的中心，因此他垮掉了。在所有人中间，卡马尔·扎曼是最幸运的。他清醒地体验了沉睡中的幸福，然后带着他那难以置信的冒险的具有说服力的护符回到现实世界，从而能使他保持他的自信来面对能使他头脑清醒的每一次幻灭。

当卡马尔·扎曼在他的塔楼里睡着的时候，达赫纳什和玛伊穆娜这两个精灵从遥远的中国把海岛、大海和七座王宫的主宰的女儿布杜尔公主搬运到塔楼里。他们把这熟睡中的少女放在波斯王子睡的床上，让她和王子并排躺着。这两个精灵使他们露出面孔，发现这两人就像孪生兄妹一样相似。“安

拉在上,”达赫纳什宣称,“我所爱的人,我的这位小姐长得更美。”可是爱上了卡马尔·扎曼的女精灵玛伊穆娜反驳道:“不对,长得更美的是我所爱的人。”于是他们争吵起来,一再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再遭到对方的反对;最后,达赫纳什建议,他们应该找个公正的裁判。

玛伊穆娜用脚重击地面,从地下立即冒出一个易夫里特,这个易夫里特瞎了一只眼,是个驼背,皮肤上长满皮屑,脸上布满皱纹,头上长着七只角;四绺头发下垂到脚跟,他的手像干草叉,他的腿像桅杆;他的指甲像狮子的利爪,他的脚像野驴的蹄子。这个妖怪恭恭敬敬地吻玛伊穆娜面前的地面,问她有什么事要吩咐他去做。玛伊穆娜吩咐他去评判躺在床上、各伸一只手臂搂着对方脖子睡觉的那两个年轻人,于是他朝两人注视了很长时间,对他们可爱的容貌感到惊异,然后朝玛伊穆娜和达赫纳什转身,宣布他的裁决。

“安拉在上,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他说道,“我就要说这
227 两人长得同样美丽。我没法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因为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可是我另外有个想法,这就是我们轮流把他们弄醒而不让另一个人知道,两人中谁更迷恋对方,谁的美貌就较为逊色。”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达赫纳什变成一只跳蚤在卡马尔·扎曼的脖子上叮了一口。这个年轻人从梦中惊醒,擦了擦跳蚤叮过的地方,然后使劲地抓,因为很痒,与此同时,他的头微微偏向一边。他发现有个呼出的气息比麝香还香、肌肤比奶油还要嫩的人躺在他身旁。他仔细看那在他身旁躺着的人,发现是个珍珠似的或发光的太阳似的年轻女人,这女人美得就像是从远方看到的整齐高墙上的圆屋顶。

卡马尔·扎曼打算把她弄醒，可是达赫纳什已经使她睡得更沉。年轻人摇晃她。“哦，我心爱的人，你醒过来朝我看吧，”他说。可是她一动也不动。卡尔马·扎曼误把布杜尔想象成是他父亲希望他娶的那个女人，于是心里充满渴望。可是他担心他的父亲可能藏在房间里的什么地方看着他，因此他克制住自己，只满足于从她的手指上取下她的图章戒指，再把它套在自己的手指上。接着，那个易夫里特使他重又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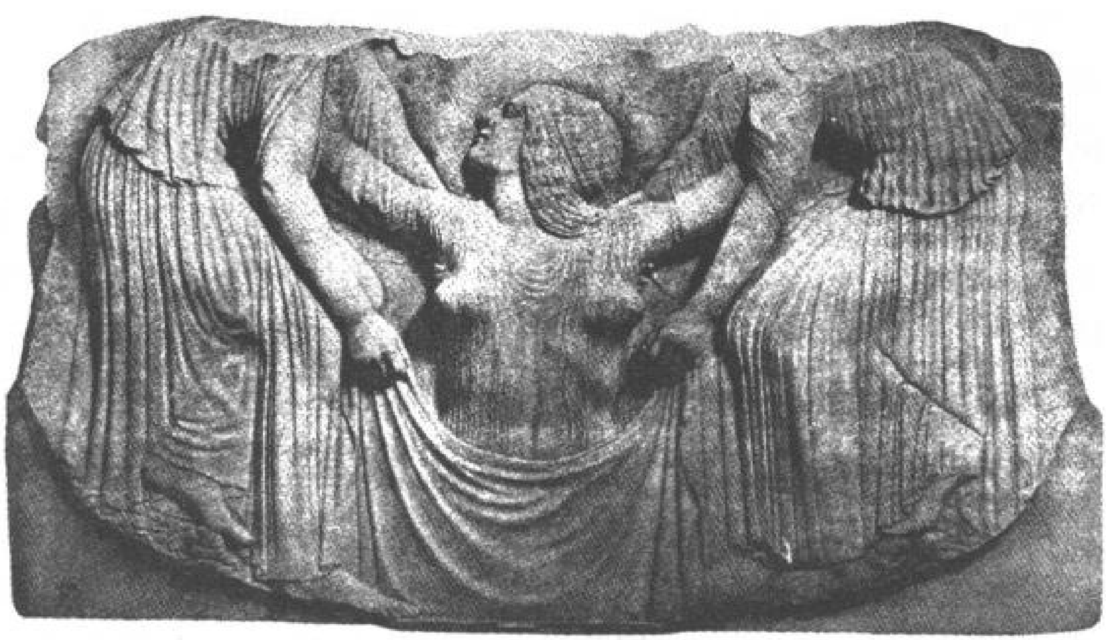
布杜尔的表现则和卡马尔·扎曼的大不相同。她没有想到、也不害怕会有人看她。而且把她弄醒的玛伊穆娜以她那女性的恶毒，朝上爬到她的腿丫，在那容易激动的地方狠狠地叮了一口。那位高贵美丽、光辉灿烂的布杜尔发现了她身旁的吸引人的青年，而且发现他拿走了她的戒指；由于她既无法把他弄醒，又无法想象他对她干了些什么，而且由于爱火中烧和被他那露出的身体所吸引，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她那无法抑制的热情达到了高潮。“情欲使她痛苦难忍，因为女人的
228 欲火比男人的强烈，她为自己的不顾羞耻感到羞愧。接着，她从他的手指上取下他的图章戒指，把它戴在自己的手指上，以代替被他拿去的戒指，并亲吻他的嘴唇和手，他身上没有地方不被她吻到；然后她把他搂在胸头和他拥抱，把一只手放在他的颈后，一只手放在他的腋下，紧偎着他，在他身旁睡着。”

因此，达赫纳什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布杜尔被送回到中国。第二天早晨，当这两位现在让整个亚洲隔开的年轻人醒来时，他们朝左、朝右看，可是看不见有人在他们身旁。他们呼唤他们的家里人，痛打并杀死他们周围的人：他们完全疯了。卡马尔·扎曼躺在那里气息奄奄，他的父王坐在床头为他流泪悲伤，无论在白天、黑夜都不离开他。可是布杜尔不得不

让人给她戴上手铐，脖子上套着链条，被锁在王宫里的一扇窗子上。[27]

相逢，接着又分离，虽然表现得过分狂热，这却是爱之痛苦的特点。因此恋爱中的人不顾人们的哄骗奉承，而坚持要实现自己的命运时，就会受到巨大痛苦，因而也会遭到巨大危险。然而那些感官所估计不到的力量将必然会开始运行。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逐渐凑在一起，于是巧合的奇迹使必然会发生的事终归实现。恋爱者在他和被爱的对象在回忆之乡相逢时带回的法宝戒指，表明这个恋爱者知道瑞普·凡·温克尔所不知道的梦中经历；这个法宝戒指也表明醒觉的头脑深信日常生活的真实不可能使梦中的真实成为假象。这标志着英雄此时所必须具备的把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这个卡马尔·扎曼的长篇故事，描绘的是被唤醒的命运如



图版 15　归来(古罗马)



图版 16　手执太阳的宇宙之狮女神(印度北部)

何在缓慢而神奇地起作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命运：只有英雄才会跳进深渊去接触命运，并且浮出深渊——带回一只戒指。

229 ## 5

两个世界的主宰

自由地来回跨越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从时间幻象的世界进入事物原因的奥秘世界再重新回来——既不让这一世界的原则影响另一世界的原则，但又能通过这一世界了解另一世界——这是主宰者的才能。尼采宣称，宇宙之舞的舞蹈者不是沉重地停留在单一的地点，而是欢快地、轻盈地从一处跳跃到另一处。虽然每一次只可能从一点来谈，但这并不意味对其他点的领悟没有价值。

在神话中并不常用单一形象来表现这种迅速往返于两个世界的神秘现象。当神话表现这种神秘现象时，这个瞬间就是一个值得珍视和深思的、意义重大的宝贵象征符号。基督的变形就是这样的一个瞬间。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并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他的衣服像光一样洁白。可是，看哪，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在他们面前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就让我们在这里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而搭，一座为摩西而搭，一座为以利亚而搭。[28]在他说话的时候，看哪，一片明亮的云把他遮暗：云里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十分害怕。耶稣走过

230 来抚摸他们，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观看，除了耶稣之外，没有看见别人。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在人子从死亡中复活之前，你们不要把所看到的显圣告诉人。”[29]

在这里，我们在一瞬间所看到是一个完整的神话：耶稣是领路人、是道路、是显圣、是归来时的同伴。门徒是他传授奥秘的对象，他们本身虽然并不是这一神秘现象的主宰者，却被带进两个世界合而为一的矛盾的全部经验之中。彼得十分害怕，于是他胡言乱语。[30]为了显示“道”，肉体在他们眼前消失。他们俯伏在地，当他们抬起头时，另一世界的门又关上了。

应该注意到，这一永恒的瞬间大大超越于卡马尔·扎曼的个人命运在爱情方面的实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熟练地来回跨越世界的阈限，而且是更为深入地走进另一世界之中。个人命运不是这种显神的主题；因为看到这种启示的是三个而不是一个目击者：这不可能简单地用心理学的术语来加以解释。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显圣斥之为无稽之谈。我们也可以怀疑这种场面是真的发生过。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是象征手法，而不是历史真实性。我们并不特别关心瑞普·凡·温克尔、卡马尔·扎曼或耶稣基督是否真有其人。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在不同地方表现为不同英雄的故事——因
231 此体现这一普遍主题的这个或那个当地英雄是否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只可能是个次要问题。强调历史因素就只能导致混乱，就只能使传达启示的图像变得模糊。

下面的故事出自印度教的“世尊之歌”，即《薄伽梵歌》。[31]

世尊即英俊的青年黑天，他是宇宙之神毗湿奴的化身；阿周那王子是他的门徒和朋友。

阿周那说："哦世尊，如果你认为我能够看见你，信奉瑜伽者的主宰，你就向我显示你的真身。"世尊说："我会让你看到我那多种多样的千百种神圣形体，这些形体状态各异、颜色不同。我会让你看到所有的神和天使；我会让你看到从未有人见过的奇迹。今天我会让你在这里看到集中于我一身的整个宇宙，运动的和不运动的天体，以及你所渴望看到的其他一切。可是用你的那双眼睛，你看不见我。我给你一只神眼；现在，你来看我的无上瑜伽法力。"

说完这些话之后，这位伟大的瑜伽之主向阿周那显示他作为宇宙之神毗湿奴的至高无上的形体：这个形体有着许多的脸和眼睛来显示众多奇象，戴着许多天上的装饰品，高举着的许多神圣的兵器，身穿天衣、佩戴天上的花环，身上涂抹着神圣的油膏；这个形体无比神奇，无比灿烂，无边无际，四面八方都长着面孔。这位大神的光辉就像一千轮太阳同时在天上
232 突然大放光明。阿周那看到整个宇宙的多种多样的区域在这位众神之神的身上合而为一。他不胜惊讶，感到毛骨悚然，于是俯首膜拜，双手合十，对大神说道：

"哦世尊，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了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众生——我看到坐在莲花上的梵天，看到所有的长老和所有的蛇神。我看你无数的手臂和躯干，无数的脸和眼睛；我在四面八方看到无穷无尽的形体，可是，哦宇宙的主宰，哦宇宙的形体，我看不到你的终结，看不到你的中部，看不到你的开端。我在四面八方看见你戴着王冠、握着神杵、擎着宝轮，像一团亮光似的大放光芒，像烈火、像炎炎赤日似的使一切熊熊燃

烧，你无边无际，使人难以观看。你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支持者；你是永恒法则的保卫者；你是我信仰中的原始存在。”

阿周那是在战场上吹响第一次进军号之前的那一刻看到这次显圣的。这位伟大的王子已经乘在由天神黑天替他驾驶的战车上进入两大族人准备一决胜负的战场。他自己的军队也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和那位篡夺王位的堂兄的军队决战，可是现在他看到在敌方的队伍中有许多他所爱的熟人。于是他的情绪低落。“可悲呀，”他对替他驾驶战车的大神说，“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去犯巨大的罪过，因为我们准备屠杀亲人来满足争夺王国的贪欲！对我来说，如果我不带武器，不进行抵抗，让我伯父持国的儿子们手持武器来把我杀死倒反而更好。我不想战斗。”这时，那位俊美的天神鼓起他的勇气，给他以神的智慧，并最后让他看到这次显圣。惊得发呆阿周那不仅看到他的朋友黑天变形成为宇宙支持者的活的化身，而且看到这两支军队中的英雄们被一阵风卷进这位天神的无数血盆大口。他惊惧地喊道：

233 “哦毗湿奴，当我看到你那高耸到天空的火焰万丈、射出彩色光芒的形体时，当我看见你张开大嘴、眼睛炽热发光时，我内心恐惧，吓得抖颤，我既没有勇气，又惶惶不安！当我看到你那些像烧毁一切的时间之火的、长着可怕獠牙的嘴时，我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求你发慈悲，哦众神之神，宇宙的住所！看到持国的所有儿子们连同各国君主的军队，还有毗湿摩、德罗纳和迦尔纳，以及我们这一方的将领全都猛然冲进你的那些长着獠牙的可怕的嘴，令人感到惊恐。有些人卡在你的牙齿之间，把脑袋撞成齑粉。就像百川奔流入海一样，那些人间英雄冲进你的那些喷出烈焰的嘴。就像飞蛾扑火自焚一样，

冲进你的那些嘴的生灵使自己毁灭。你用那些喷射火焰的嘴从四方八面把世界吞噬,然后舔净嘴唇。哦毗湿奴,你的光焰使整个宇宙充满光辉,并把整个宇宙烤焦!告诉我,你是谁,你长着这样可怕的形体。哦至高无上的神,我向你敬礼!求你发慈悲。我渴望理解你,你这位原始的神;因为我不懂得你的意图。”

世尊说道:“我是力大无穷的、毁灭世界的时间,我现在在这里致力于杀死这些人。即使没有你,所有这些置身于敌军队伍中的战士也全都会死绝。因此你要挺身而出,投入战斗,夺取光荣;征服你的敌人,享有富饶的王国。他们已经被我而不是被别人杀死;哦阿周那,你只要做我的工具。去杀死已经让我杀死的德罗纳、毗湿摩、阇耶陀罗多和迦尔纳,以及其他的伟大英雄。不要害怕。去战斗,你就能在战斗中征服你的敌人。”

听了黑天的这一番话,阿周那浑身发抖,他双手合十,顶
234 礼膜拜。他心中充满恐惧,于是他向黑天敬礼,用颤抖的声音再一次对他说话。

“……你是众神中的第一个,你是古老的灵魂;你是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休息所;你是知晓者,你是被知晓的,你是最终目的。你是被你充满的世界。哦你的形态无穷无尽。你是风,是死亡,是火是月亮,是水之主宰。你是第一个人,你是始祖。敬礼,向你敬礼!……我看到人们从未见过的你,我很欣喜;可是我心里也感到不安。你向我显示你的另一种形体吧。求你发慈悲,哦众神之主,哦宇宙的住所。我想看见头戴宝冠、手持神杵和宝轮的从前的你。具有千只手臂、形状变化无穷的你,再向我显示你那具有四只手臂的形体吧。”

世尊说道:“哦,阿周那,出于我的神恩,通过我的瑜伽法力,我向你显示我这光辉灿烂、充满宇宙、无穷无尽、至高无上的原始形体,我这形体除你之外没有人看见过。……看到我这可怕的形体,你不要害怕,不要困惑。你消除恐惧,心中欣喜地看我的另一种形体吧。”

向阿周那说完这一番话之后,黑天又重新显示他那俊美的形体,并安慰那位吓坏了的般度五兄弟之一。[32]

黑天使他的门徒经历了一次超越于常人命运范围之外的显圣,这次显圣相当于使他看到了宇宙的本质。让他看到的不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类的命运,包括原子和所有太阳系在内的整个生命的命运;而且这是用适合于他的人类理解能力的方式来显示的,也就是说用描绘为人形的方式,即用宇宙之人的形象来显示的。这同一奥秘也可能通过同样有效的其他形象来传授,如通过宇宙之马、宇宙之鹰、宇宙之树或宇宙
235 螳螂的形象来传授。[33]《世尊之歌》中所记载的显圣写得适合于阿周那的种姓和种族。他所看到的宇宙之人是个贵族,是个印度人。与此相对应,在巴勒斯坦宇宙之人则表现为犹太人,在古代德国则为日耳曼人,在巴苏陀则为黑人,在日本则为日本人。象征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超验的普遍性的人物的种族和境界具有历史的重要性,而不是语义的重要性;性别也是如此:出现于耆那教[34]图像中的宇宙女人是和宇宙男人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象征符号。

236 象征符号仅仅是传达信息的工具;不能把那些象征符号误认为是最终项,即不能把它们本身误认为是它们所传达的要旨。不管那些象征符号看起来如何吸引人或使人难忘,它们只不过是与人们的理想能力相适应的工具。因此神的单一

的或多种的性格——无论是用三位一体说、两位一体说还是用唯一神说来表现，无论是用多神论、一神论还是用崇拜单一主神论来表现，无论是用图像还是用文字来表现，无论是作为有文献记录的事实还是作为启示中的异象——任何人都不应把它看成是或解释为最终之物。神学家的难题是必须使他的象征符号保持半透明状态，以便让该符号所应该传达的光得以通过。“因为只有当我们相信上帝远远高于人们所能想象的神时，”圣托马斯·阿奎纳写道，“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上帝。”[35]在《因孰奥义书》中以同样的精神写道：“知即不知；不知即知。”[36]把工具误认为是要旨不仅会溅洒无价值的墨水，而且会溅洒宝贵的血。

其次，应该注意到的是耶稣变形的目击者是那些消灭了个人意志的信徒，这些人为了信奉主而完全克制自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生活、个人的命运一扫而光。“无论是念《吠陀经》，还是用苦行赎罪，还是施舍，都不能使人们看到你刚才所看到的我的形体，”黑天在他重新以大家熟悉的形象显身之后说，“只有虔诚地信奉我，才能看到、才能真正理解、才能进入我的这种形体。行我的功德、把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目标的人，虔诚地信奉我、对任何生物无仇恨的人才能到我身旁。”[37]耶稣所说的相应的话，更为简洁地说明这个问题：“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人必将获得生命。”[38]

237 意义很清楚；这是所有一切宗教实践的意义。个人通过长期的心理修炼，完全抛弃他个人的局限、个人的特性、个人的希望、个人的恐惧，于是他不再抗拒自我消灭（自我消灭是认识真理的重生的前提），因此他终于变得成熟，从而能和天父合而为一。他的个人野心完全消失，他不再企图活着，而是

从容地自愿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这就是说他变成无个性特征者。他毫无保留地同意让法存在于他自己之中。

有很多人物代表着这种最终的无个性特征的状态,特别是在东方的社会和神话环境中。这些人物的例子如:在树林中隐修的圣者和在东方的生活和传说中起引人注目的作用的漫游化缘托钵僧;像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那样的人物(遭到鄙视、碌碌无名、可是在口袋里却藏着价值连城的珍珠);被狗袭击的、衣衫褴褛的乞丐;行乞的神奇的游吟诗人,他的音乐能使人们的心平静;或是伪装的神,如沃坦、维拉科查、埃德舒。“有时是个傻子,有时是个圣者,有时光辉如君王;有时流浪,有时像巨蟒似的静止不动,有时面带慈祥的表情;有时受尊敬,有时被侮辱,有时不为人知——认识到真理的人就这样幸福地生活在极乐之中。就像演员永远是人一样,无论他穿上戏装、还是脱下戏装,完全通晓不灭奥秘的人永远是不灭者,而不是其他。”[39]

238

6

生活的自由

那么,这种神奇地跨越阈限,然后又归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战场是生活的象征;在生活中,每一个生物都以另一个生物的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认识到这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犯罪可能使人感到厌恶,于是他可能拒绝继续犯罪,就像阿周那或哈姆莱特那样。另一方面,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他可能臆造出一个虚假的、毫无根据的自我形象,把自己说成是世

界上的例外现象，他不像别人那样有罪，即使他犯了不可避免的罪过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代表着善。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会导致误解，不仅误解自己，而且既误解人类又误解宇宙。神话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现个人意识和宇宙意志的统一来使人们不再需要这种对生活的愚昧无知。而这是通过认识时间领域的短暂现象和万物生、死于不灭的生命中这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来实现的。

“就像人抛弃穿旧的衣服，穿上新衣服一样，具有躯体的自我抛弃用旧的身体，进入新的身体。武器不能刺穿这个自我；火不能烧毁它；水不能浸湿它；风不能吹干它。这个自我不会被刺穿，不会被烧毁，不会被浸湿，不会被吹干。这个自我是永恒的、无处不在的、不变的、固定不移的，这个自我永远是同一的。[40]

239 在行动世界中的人如果急于求成，就会迷失以永生原则为中心的目标，可是他如果把行为和成就放在充满活力的神的膝头，这些行为和成就会像献上的祭品一样，使他脱离死亡之海，获得解脱。“不怀私念地做你应做的事。……把一切行动交出给我，将思想专注于自我，使自己摆脱渴望和自私，奋斗不息而不为悲伤所干扰。”[41]

英雄以他的这种悟性而强大有力，他在行动上镇定自若，由于维拉科查的恩赐从他的手上流出而感到欣喜，他是令人敬畏的、神奇的法则的工具，无论他所做的是屠夫的工作、职业赛马骑师的工作，还是国王的工作。

格维翁·巴克吃了在有毒的大锅里熬制成的三滴灵感仙露之后被女巫卡里德温一口吞下，把他作为婴儿再生出来，然后把他装入皮袋扔进大海，第二天早晨被一个运气不佳、深感

失望的名叫埃尔芬的年轻人在捕鱼的鱼梁里发现。埃尔芬是拥有土地的富人格维德诺的儿子;格维德诺的马群被从破裂的锅里涌出的毒液毒死。当仆人们打开从陷阱里取出的皮袋,看到这个男婴儿的头时,他们对埃尔芬说:“看吧,这个光亮的额头(塔里辛)!”“就叫他塔里辛吧。”埃尔芬说。于是他把孩子从皮袋抱出来,他一面为自己的不幸感到悲伤,一面伤心地把孩子背在背后。他让他那匹本来一直在小跑的马轻轻地慢走,他轻柔地背着孩子,使他就像坐在世界上最舒适的椅子里似的。这孩子立即吟诵一首诗来安慰称颂埃尔芬并预言他将来的名声和光荣。

仁慈的埃尔芬,不要悲伤!
让人人都对自己感到满意。
失望不会给人带来好处。
没有人能看清支持他的是什么。……
在浪涛泡沫四溅的海滩上,
我虽然显得柔弱而幼小,
可是在遇到麻烦的日子里
我会比三百条鲑鱼对你更有用处。……

当埃尔芬回到他父亲的城堡时,格维德诺问他是否在鱼梁里捕获到很多鱼,他对父亲说,他捕获到的要比鱼好得多。“那是什么?”格维德诺问道。“是个吟游诗人,”埃尔芬回答说。格维德诺接着说:“唉,他又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于是那婴儿自己回答说:“他给他带来的好处要比鱼梁给过他的好处大得多。”格维德诺问道:“你能够说话吗,你是那么的幼

小?”婴儿回答他说:我能回答得比你问我的还要好。”“让我听一听你能说些什么,”格维德诺说。于是塔里辛唱了一首哲学的歌。

有一天国王临朝听政,塔里辛藏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吟游诗人和传令官们前来请求赏赐并宣称国王的权威和强大。当他们走过塔里辛蹲伏在那里的角落时,这孩子朝他们撅起嘴唇,用手拨弄嘴唇,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他们走过时谁也没有注意这孩子,而是一直走到国王面前,像往常那样,向国王鞠躬行礼,他们一语不发,接着向国王撅起嘴唇,用手指拨弄嘴唇,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就像他们看见那孩子在角落里所做的那样。国王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他心里想这些人是喝醉了。于是他命令管伙食的那位爵士去叫他们清醒清醒头脑,考虑考虑他们的地位,想想怎样做才合乎规矩。这位爵士欣然从命。可是他们仍然继续做那种蠢事。因
241 此国王第二次、第三次派人去命令他们离开大厅。最后国王命令他的一个侍从去打他们中的名叫海宁·瓦尔德的头领;这个侍从拿起一把扫帚朝他的头上打去,使他倒在椅子上。然后,他站起来,跪在国王面前,请求恩准他说明,他们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缺乏知识,也不是由于喝醉了酒,而是由于大厅里的某个精灵的影响。接着,海宁这样说道:‘哦,尊贵的国王,但愿您知道,我们哑口无言,像醉汉似的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并不是因为酒的力量太强,或喝得太多,而是受到坐在那边角落里的形状像小孩似的精灵的影响。’国王立即命令侍从去把小孩带来,于是侍从走到塔里辛坐着的角落里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国王问他是干什么的,是从哪里来的。塔里辛用诗来回答国王。

“我是埃尔芬的主要吟游诗人，
我原来的国家是夏日群星的区域；
伊德诺和海宁称我为梅尔丁，
将来所有的国王都将称我为塔里辛。

“当路济弗尔跌进地狱深处之时，
我在最高的天上和我主在一起。
我曾为亚历山大举旗先导；
从北到南的星宿的名称，我都知晓；
我曾置身于分配者的御前著名人物之中；
押沙龙被杀之时我在迦南；
我把圣灵带到希伯伦的溪谷；
在古迪翁出世以前我在多恩的宫廷。
我曾是埃利和伊诺克的指导者；
光辉权杖的守护神给我加上翅膀；
在我获得语言才能之前我已经十分健谈；
慈悲的上帝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在场；
我曾三度被囚禁在阿里安罗德的监狱中；
我曾是宁录之塔工程的主要指导者；
我是个出身不为人知的奇才。
我曾在方舟内和挪亚一同到过亚洲，
我曾亲眼看见所多玛和蛾摩拉毁灭；
罗马建国之时我在印度，
我现在来到特洛亚残存者之中。
我曾和驴槽中的我主在一起；

我曾给摩西以力量越过约旦河水；
我曾在天堂上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一起；
我从卡里德温的锅里得到诗人灵感；
我曾是利翁和洛赫林奏竖琴的吟游诗人。
我曾在辛维林宫廷里的白色山丘上
戴着手枷和脚镣度过一年零一天，
我曾为圣母的儿子忍饥挨饿，
我曾在神的国土受到培养，
我曾是一切鬼神的教师，
我能够教导整个宇宙。
我将在地面上直到世界末日；
没人能知道我是血肉之躯还是鱼。

“那时我在女巫格里德温的
子宫中度过九个月的光阴；
我原来是小格维翁，
后来我是塔里辛。

“国王和他的贵族们听了这首歌之后，感到大为惊奇，因为他们从未听到从这样小的孩子嘴里唱出这样的歌。”[42]

这位吟游诗人歌中的大部分是用来描述存于他自身之内
243 的不朽性的，只用了短短的一节诗来描述他个人传记中的细节。那些听这首歌的人被引向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内的不朽性，然后再附带给他们提供一条消息。虽然他曾害怕那个可怕的女巫，他还是被那女巫吞入腹中并重新生出来。他因死去而不再受他个人自我的影响，然后通过复活而确立自我。

英雄是正在变化生成之物的支持者，而不是已变化生成之物的支持者，因为他存在于现在。“当亚伯拉罕在过去活着之时，我已存在于现在。”他并没有把时间的貌似不变误认为是存在的永恒，他也不害怕下一刻(或害怕“其他之物”)用它的改变来破坏永恒。“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它自己的形体；可是大自然是更伟大的更新者，它永远用形体创造出形体。在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消灭；它只是改变并更新它的形体。”[43]因此，可以允许下一刻发生。——当永恒王子亲吻世界公主时，她的抗拒就被瓦解了。“她睁开眼睛，醒了过来，友好地朝他看着。他们两人一同走下楼梯，于是国王醒了，王后和整个宫廷庄园都醒转来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互相对看。宫廷里的马站起来抖动身体；猎狗跳跃、摇摆尾巴；屋顶上的鸽子从翅膀下面抽出头来朝四面看，然后飞越田野；墙上的苍蝇又爬了起来；厨房里的火亮了起来，火焰摇曳烧煮晚饭；烤肉又开始发出嗞嗞声；厨师打了厨房干粗活的男孩一记耳光，使他痛得大叫；女佣人连忙把鸡毛拔光。”[44]

注释：

① 这个细节使从雌雄同体的传授奥秘的父亲体内的重新出生有了合理的解释。

② 《毗湿奴往世书》，25；《薄伽梵往世书》，10:51；《诃梨梵沙》，114。以上故事根据海因里希·齐默尔，《摩耶，印度神话》(斯图加特和柏林，1936)，第 89 ~ 99 页。

将非洲的埃德舒(上文，第 44 ~ 45 页)与作为宇宙魔术师的黑天相比较。并比较波利尼西亚的恶作剧者莫伊。

③ “塔里辛”，夏洛特·格斯特夫人译，载于《马比诺吉昂》(人人丛书，第 99 种，第 263 ~ 264 页)。

塔里辛，被称为是“西方吟游诗人的领袖”，可能是公元6世纪的真实历史人物，与在后来的传奇故事中成为亚瑟王的那位酋长是同时代人。这位吟游诗人创作的传说和诗歌遗存在一份13世纪的手稿《塔里辛之书》中；《塔里辛之书》是《四部威尔士古书》中的一部。“马比诺格”(mabinog，威尔士语)是吟游诗人的学徒。“马比诺吉”(mabinogi 意思是“对青少年的教诲”)指的是向吟游诗人的学徒传授的口传资料(神话、传说、诗歌，等等)，而学徒的责任则是把这些资料背下来。“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即“马比诺吉”的复数，是夏洛特·格斯特夫人为她1830~1849年所译的、选自《四部威尔士古书》的11则传奇故事所起的书名。

威尔士吟游诗人的口头传说，像苏格兰的和爱尔兰的一样，来源于极古老而丰富的异教凯尔特人的神话。从5世纪起，这种神话被基督教传教士和历史编写者加以改编，使之恢复活力；他们记录下古老的故事，并煞费苦心地使这些故事和《圣经》挂钩。在10世纪时出现了以爱尔兰为主要中心的传奇故事创作的繁荣时期，使古代遗产变成一股影响当代的重要力量。凯尔特吟游诗人们纷纷进入基督教欧洲各国的宫廷；凯尔特主题让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吟唱诗人复述。大部分欧洲口传童话以及口传亚瑟王故事的基础都可追溯到这个西方传奇故事的最早创作时代。(参阅格特鲁德·舍珀勒，《特里斯坦和伊索尔特，传奇故事渊源的研究》，伦敦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13。)

④ 哈尔瓦，前引书，第543~544页，引用“布里亚特人的第一位萨满摩尔贡-卡拉”，俄罗斯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部记录汇编，卷11，1~2(伊尔库次克，1880)，第87页起。

⑤ 约翰·怀特，《毛利人的古代史、神话和传说》(惠灵顿，1886~1889)，卷2，第167~171页。

⑥ 格林，第79篇童话。

⑦ C.G.荣格，《个性的综合》(纽约，1939)，第59页。

⑧ 参阅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阿耳戈船英雄记》：逃走的故事在第四卷中叙述。

⑨《古事记》(公元712年)，改写自C.H.张伯伦的译本，《日本亚洲协会学报》，卷10，增刊(横滨，1882)，第24~28页。

⑩ 阿尔刻斯提斯为她的丈夫阿德墨托斯替死，但英雄赫剌克勒斯(他是宙斯的

儿子)将她从地府救出来还给她的丈夫。——译注

⑪《阇牟尼耶奥义书梵书》,3.28.5。

⑫ 在许多关于鲸鱼腹中英雄的神话中,是鸟儿啄开鱼腹使英雄得救的。

⑬ 弗罗贝尼乌斯,《太阳神的时代》,第85~87页。

⑭《古事记》,根据张伯伦,前引书,第52~59页。

⑮ 神道,即“众神之道”,是日本人民固有的传统,它有别于从国外引进的佛道,即“佛陀之道”。神道教信仰的是生活和民俗的守护神(地方精灵、祖先的灵魂、英雄、神王、活着的父母、活着的子女),他们有别于能使人从日常生活中解脱的神(菩萨和佛陀)。拜神的方法首先是保持和修炼内心的清净:“什么是沐浴仪式?沐浴仪式不仅是用圣水洗净身体,而是遵循正真和有德之道。”“神喜欢的是德和真,而不是任何数量的物质供品”(《神道五部书》)。

日本皇室的女性始祖天照大神是无数民俗神中的主神,可是她仅仅是看不见的、超验的、然而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无所不在的神的最高表现:“八百万神只不过是独一无二的国常立之神(从世界开始到世界结束永远存在的永恒常在的大地之神,宇宙万物的一统大神,原始的天地之神)的各种表现。”“天照大神在高天平原礼拜什么神呢?她把内心的自我作为神来礼拜,努力通过内心的洁净来修炼自身神圣的德,从而与神合而为一”(《日本书纪纂疏》)。

由于神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因此所有的东西都被视为神圣,从厨房里的锅、盘到日本天皇:这就是神道,即“众神之道”。居于最高位的日本天皇受到最多的尊敬,但这种尊敬与给予万物的尊敬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令人敬畏的神甚至可以在一片树叶或一根小草上显灵。”在神道教中,崇敬的作用是尊敬万物中的神;洁净的作用是保持神在自己身上的显灵——这是遵循天照大神的榜样。“无形的神洞察一切无声的秘密,真诚的人以他的心在地上和神相通”(摘自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以上所有的引文均见于加藤源值,《什么是神道教?》(东京:丸善出版有限公司,1935);也参阅小泉八云,《日本,一种解释》(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拉普,1904)。

⑯ 比较基督教的《信经》:“他进了地狱,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⑰ 恩利尔是苏美尔的空气之神,南那是月神,恩基是水神和智慧之神。在写成这份资料之时(公元前三千纪),恩利尔是苏美尔众神中的主神。他容易发

怒。他是使洪水泛滥之神。南那是他儿子中的一个。在神话中,善意的神恩基以典型的援助者的角色出现。他既是吉尔伽美什的、又是战胜洪水的英雄阿塔尔哈西斯－乌特纳庇什丁－挪亚的保护神和劝告者。恩基对抗恩利尔的基本主题在希腊罗马神话中继续表现为波塞冬和宙斯(尼普顿和朱庇特)之间的类似的对抗。

⑱ 克拉默,前引书,第87,95页。这首诗、这份有关我们文化的神话和象征符号来源的珍贵文件的结束部分已经永远遗失,不可复得。

⑲《马太福音》,第26章,第51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47节;《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

⑳《曼杜及耶奥义书》,5。

㉑ 华盛顿·欧文,《见闻札记》,“瑞普·凡·温克尔”。

㉒ 德鲁伊德是古代凯尔特人中的有学识的人,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或当巫师、占卜者等。——译注

㉓ 芬尼亚勇士团是芬恩·麦库尔的属下,他们都是巨人。芬恩·麦库尔的儿子奥伊辛也是其中的一员。可是他们的时代早已过去,爱尔兰的居民不再是古时候的巨人。这种古代巨人的传奇故事经常出现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例如,可参阅上文所述的末丘恭达国王的神话(第193～196页)。与此相类似是希伯来人的族长: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年,塞特活了九百一十二年,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年,等等,等等(《创世记》,第5章)。

㉔ 柯廷,前引书,第332～333页。

㉕ 出自詹姆斯·G·弗雷泽爵士,《金枝》,一卷本,第593～594页。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2年获得版权,经该公司许可使用。

㉖ 同上书,第594～595页。经出版者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许可引用。

㉗ 根据伯顿,前引书,第231～256页改写。

㉘“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非常害怕。”(《马可福音》,第9章,第6节。)

㉙《马太福音》,第17章,第1～9节。

㉚ 在彼得立即宣布(甚至在看到显圣时就宣布)的、把不能说出的显圣之处变为石头地基的计划中可以感觉到某种可笑的因素,他是借此来缓解他的恐惧。仅仅在六天之前,耶稣曾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

上。”过了片刻耶稣又说:“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而是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第 16 章,第 18,23 节。)

㉛《薄伽梵歌》是现代印度教的主要经典,共有伦理性的对话十八章,载于《摩诃婆罗多》的第 6 篇。《摩诃婆罗多》是印度的《伊利亚德》。

㉜《薄伽梵歌》,11; 1:45 – 46;2:9。根据斯瓦米·尼基拉南达的译文(纽约,1944)。

㉝“唵。献祭马的头是黎明,眼睛是太阳,马的生命力是空气,张开的嘴是称为 Vaishvanara 的火,献祭马的身体是年。马的背部是天堂,腹部是天空,马的蹄是地,马的胁下是方位,肋骨是中间方位,马的四条腿是四季,关节是月和两星期,脚是白天和黑夜,马的骨头是星,肉是云。马的半消化的食物是沙,马的血管是江河,肝和脾是山,毛是草本植物和树林。马的前半部是上升的太阳,后半部是下降的太阳,马的呵欠是闪电,身体的抖动是打雷,马的小便是雨,马的嘶鸣是声音。”(《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1.1.1;斯瓦米·马达伐南达译,马亚伐提,1934。)

……生命的躯体的
原型是让宽广如风暴的双翅所支撑的
长着钩形鸟嘴的食肉的欲望:可是两眼
是血的喷口;两眼被挖掉;黑色的血
从毁坏的眼眶流到钩状的鸟嘴上,
洒落在空荡荡天空的荒凉空间。
可是伟大的生命继续着,可是伟大的生命
是美丽的,她痛饮自己的失败,她吞吃
自己的饥饿作为食物。

(鲁宾逊·杰弗斯,《考德》,第 116 页,版权 1928 属鲁宾逊·杰弗斯,经兰登出版社许可重印。)

宇宙之树是人们熟知的神话形象(即《埃达》中的世界之树伊格德拉西尔)。螳螂在南非布须曼人的神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参阅图版 16。)

㉞ 耆那教是离经叛道的印度宗教（即否认吠陀的权威）。耆那教的象征形象具有某些异常古老的特点。（参阅下文，第262页起。）

㉟《反对异教徒概要》I,5,第3段。

㊱《因孰奥义书》,2:3。

㊲《薄伽梵歌》,11:53～55。

㊳《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

㊴ 香卡拉查里亚,*Vivekachudamani*, 542和555。

㊵《薄伽梵歌》,2:22～24。

㊶ 同上书,3:19和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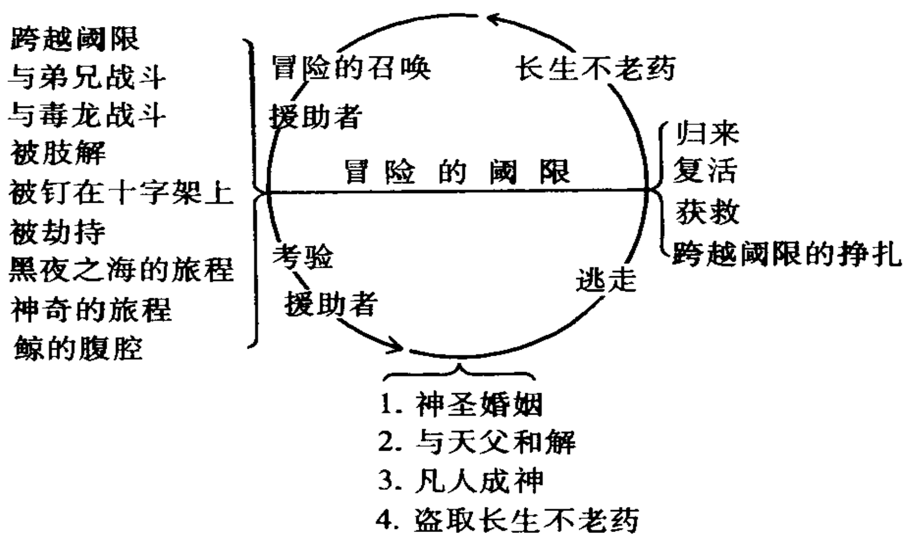
㊷ "塔里辛",前引书,第264～274页。

㊸ 奥维德,《变形记》,第15篇,第252～255行。

㊹ 格林童话第50篇;结束部分。

第四章　解　　答

英雄的冒险可以用图表概括如下：



神话中的英雄从他日常住的小屋或城堡出发，被引诱、被带到、要不然就是自愿走到冒险的阈限。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守卫着阈限不让通过的幽灵或神灵。英雄可能打败这守卫者
246 或博得他的好感而进入幽暗的王国(与弟兄战斗，与毒龙战斗；献上供品，运用符咒)，或被对手杀死而进入死亡之国(被肢解，被钉在十字架上)。越过阈限之后，英雄就在一个陌生而又异常熟悉的充满各种势力的世界中旅行，有些势力严峻地威胁着他(考验)，有些势力则给他魔法援助(援助者)。当

英雄到达神话周期的最低点时，他经历一次最重大的考验，从而得到他的报偿。他的胜利可能表现为他和大地女神——母亲性的结合（神圣婚姻），他得到天父——创世主的承认（与天父和解），他本人的神化（凡人成神），要不然——如果那些势力继续对他怀有敌意——他的胜利就表现为盗取他为之而来的恩赐（盗走新娘，盗取火）；这本质上是意识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存在的扩大（启迪，变形，自由）。英雄最后要做的事是归来。如果那些势力赐福给他，他现在就在它们的保护下启程（充当使者）；如果不是这样，他就逃走并被追捕（变形逃走，越过障碍逃走）。到达归来的阈限时，那些超自然的势力必须留下；于是英雄离开那可怕的王国而重新出现（归来，复活）。英雄带回来的恩赐使世界复原（长生不老药）。

在单一神话的简单梗概的基础上所可能发生的变化难以尽述。有许多故事孤立地讲述完整冒险周期中的一两个典型因素（考验主题，逃走主题，劫持新娘主题）并大大地加以扩展，另外一些则把一些独立的冒险周期串连在一起作为单一的一组故事（如《奥德奥》）。不同的人物或事件可能被融合在一起，一个单一的因素也可能以改变了的形式多次重复出现。

神话和故事的轮廓可能被破坏或弄得模糊不清。古老陈旧的特点一般会被删除或减弱。外来的材料会被修改得使之适合当地的景色、习俗或信仰，而在修改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损失。另外，一个口传故事在无数次反复讲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心或有意的颠倒错位。为了说明由于这种或那种原
247 因变得没有意义的因素，往往会编造出一些次要的解释，而且这些次要的解释往往编造得颇有技巧。①

在爱斯基摩人的乌鸦在鲸鱼腹中的故事中，取火棒的主



插图 12　伊阿宋的归来②

题被颠倒错位，后来又使这种错位合乎情理。英雄在鲸鱼腹中故事的原型流传很广。冒险者的主要事迹是在怪物的腹内
248 用取火棒生火，这样就使鲸鱼死亡，并使自己获得解放。用这种方法生火是性行为的象征。这两根取火棒——有凹窝的棒和旋转的棒——分别被称为雌棒和雄棒；火焰是新产生的生命。英雄在鲸鱼腹中生火是神圣婚姻的一个变体。

可是在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中，生火的形象经过改动。女性的原则由乌鸦在鲸鱼腹中遇到的大房间里的美丽女人来体现；同时，男性和女性的结合另外用油从管子里流入点燃的灯

来象征。乌鸦吃管子里流出的油表示他参加了这一行为。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大灾难表现了典型的冒险周期最低点的转折点，即极漫长的旧时期的结束和极漫长的新时期的开始。乌鸦的重新出现象征重生的奇迹。这样，原来的取火棒就变成多余的了，于是编造出一个聪明而有趣的尾声来使取火棒在故事情节中发生作用。乌鸦把取火棒遗忘在鲸鱼腹中，这样他就伪称找到取火棒是恶运的征兆，把那些人吓跑，于是他就能独享鲸油盛筵。这个尾声是个次要解释的绝妙例子。它烘托了英雄人物的恶作剧性格，但它并不是基本故事的一个因素。

在不少神话的晚期阶段，关键性形象像针似的隐藏在次要事件和合理化解释的巨大干草堆中；因为当某一文明从以神话的观点看事物转变为以现世的观点看事物时，人们不再感觉到那些较古老形象的存在，或对那些较古老形象不太赞同。在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帝国时期的罗马，古代的神被贬低为城市守护神、家庭宠儿和文学作品中特别受人喜爱的人物。未被理解的遗传下来的主题，例如弥诺陶洛斯的主题——弥诺陶洛斯是古老的埃及——克里特人所表现的被赋予形体的太阳神和神圣国王的阴暗可怖的方面——被加以合理化和重新解释以适应当时所需的目的。奥林波斯山变成了充满老一套丑闻
249 和桃色事件的里维埃拉式的休养胜地，母亲——女神变成歇斯底里的山林水泽仙女。神话被看成是超人的恋爱故事或冒险故事。与此相类似，在中国，儒家的人道主义说教已经差不多使古老的神话完全失去其最初的壮丽光辉，而官方的神话则只是一些地方官员子女的轶事集，这些人为地方上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因而被感恩的受益人尊为当地的神。在现代的基督教中，

基督——圣子和救世主的化身——主要是一位历史人物，他是过去半东方的一位乡下智者，他宣讲“你要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该怎样对待别人”的宽厚教义，可是被当成罪犯处决了。他的死被认为是正直和坚忍的光辉典范。

只要神话的诗被解释为传记、历史或科学，神话就被扼杀了。于是具有生命力的形象变成仅仅是遥远的过去或遥远的异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证明，作为科学和历史，神话是荒谬可笑的。当一种文明像这样地重新解释神话时，这个文明就失去了生命力，于是神庙变成了博物馆，而两种观点之间的联系也就消失了。这种导致枯萎的疫病已经肯定降临于《圣经》和大部分的基督教膜拜仪式。

要使这些形象恢复生命力，就需要我们去寻找过去的具有启迪性的暗示，而不是去寻找现代的令人感兴趣的在一些事务方面的应用。当我们找到了这些具有启迪性的暗示时，大量的濒于死亡的象征图像就会重又显示出表现人类本性的永恒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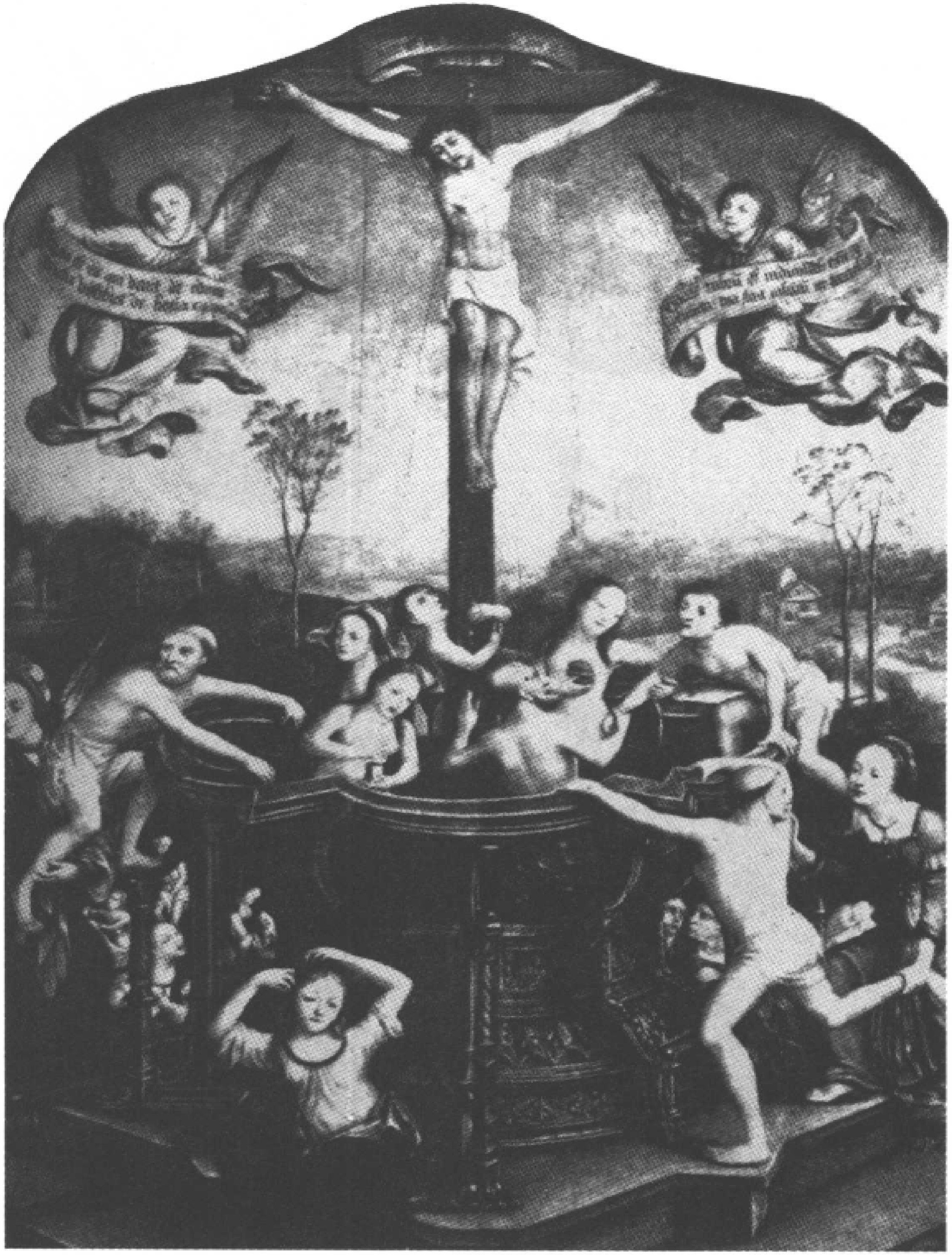
例如，在天主教的圣星期六，神父祝福新的火[③]（即祝福复活节的蜡烛）和宣读预言，然后，他穿上紫色斗篷式长袍，在
250 行列仪式的十字架、烛台和点燃的经祝福过的蜡烛的引导下，一面同他的助理和神职人员一同走向洗礼盆，一面唱下面的经文：“我的灵魂渴望你，就像鹿渴望泉水，哦上帝！我何时才能来到上帝面前，我日日夜夜地用眼泪当面包，而他们每天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诗篇》，第 41 篇，第 2～4 节；杜埃版《旧约全书》）。

到达洗礼堂的门槛时，神父停下来念一段祈祷文，然后走进洗礼堂去祝福洗礼盆中的水，“以便使圣洁受孕的天国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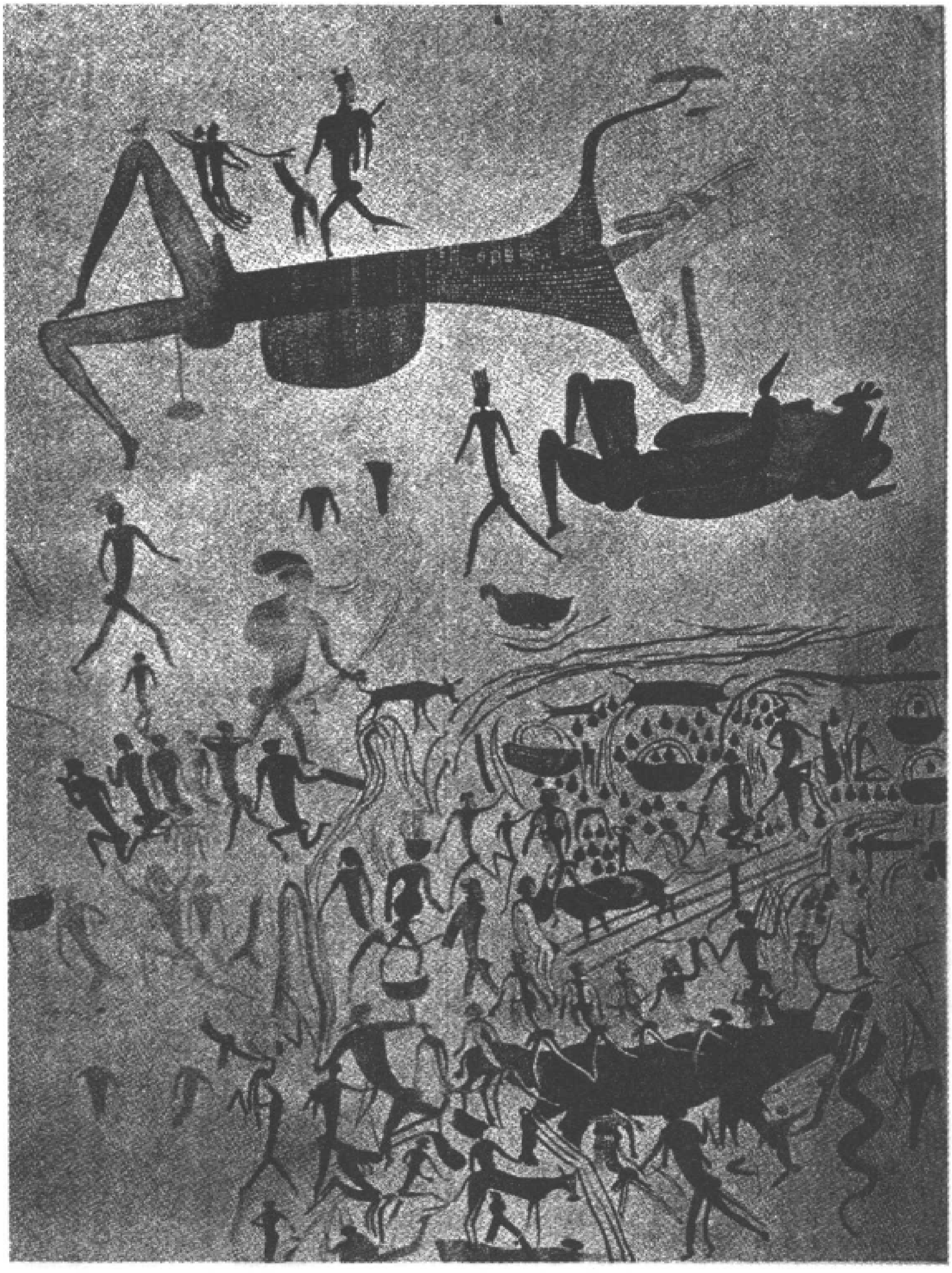
得以从神圣的洗礼盆的纯洁子宫中重新出生成为新人；以便使所有的人，无论其性别、年龄如何差异，都能由于他们的精神母亲神恩把他们作为婴儿重新生出来。”他用手触水，祈祷这水能洗清撒旦的恶意；他在水上面划十字；用手把水分成四份，并朝世界的四个方位抛出一些水；他在水面上按照十字架的形状吹三次气；然后一面把复活节的蜡烛浸入水中、一面吟诵：“愿圣灵的至善降临到这整个洗礼盆的水中。”他取出蜡烛，再把蜡烛更深地浸入水中，用更高的声音吟诵：“愿圣灵的至善降临到这整个洗礼盆的水中。”他再取出蜡烛，再第三次把蜡烛浸入水中直到池底，再用比以前更高的声音吟诵：“愿圣灵的至善降临到这整个洗礼盆的水中。”然后他在水面上吹三次气，并继续说：“并使这整个的水有效地使人再生。”然后他从水中取出蜡烛，在他念了几段结束的祈祷文之后，助理神父们把祝福过的水洒在人们身上。[4]

在基督教仪式中，雄性的圣灵之火使雌性的水在精神上
251 多产，这与一切神话体系中的变形的水的形象极为相似。这个仪式是神圣婚姻的一个变体；神圣婚姻是产生世界和使世界再生的原始时刻，也正是印度教的林伽所象征的奥秘。进入洗礼盆就是进入神话领域；冲破水面就是跨越阈限进入黑夜之海。把水浇在婴儿的头上象征婴儿从事黑夜之海的航行；婴儿的引路人和援助者是神父和教父、教母。婴儿的目的是去探望他永恒自我的父母、神的圣灵和神恩的子宫。[5]然后，婴儿回到他肉体的父母身边。

我们中极少有人对接受我们进入教会的洗礼的意义有任何概念。然而在耶稣的话中这个意义却表达得很清楚：“我明确地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到上帝的国。”尼哥底母



图版 17　生命之泉(佛兰德)



图版 18　月亮国王和他的人民(南罗得西亚)

对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 他能第二次进入母腹再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我明确地告诉你,人如果不从水和圣灵出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⑥

关于洗礼的普遍流行的解释是“洗去原罪”,重点放在洗清的概念上,而不是放在重生的概念上。这是一个次要的解释。如果说还能记得传统的出生形象的话,对出生前的婚姻却是只字未提。可是对于神话的象征符号必须领会它们的全部含义,然后它们才会展示出它们的整个对应体系, 而象征符号正是通过对应体系, 用类比的方法来表现灵魂的千年冒险的。

注释:

① 插图(摹自梵蒂冈伊特拉斯坎藏品)中所描绘的是文字记载中从未讲述过的关于伊阿宋归来传说的观点。参阅插图表中的说明。

②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阅我写的评论,载于潘西翁丛书版《格林童话集》(纽约,1944),第 846~856 页。

③ 圣星期六是耶稣去世之日和复活之日之间的一天,这时耶稣在地狱的腹中。这是极漫长时期的更新时刻。比较上面关于取火棒主题的讨论。

④ 参阅《天主教每日弥撒书》中的“圣星期六”条目。上文是天主教本笃会的多姆·加斯帕尔·勒费弗尔的英译本的节略。该英译文在美国由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E.M.洛曼公司出版。

⑤ 在印度神的生命力(shakti)是由作为他的配偶的女神来体现的;在这仪式中,神恩是以同样的象征方式来表现的。

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 3~5 节。

253 # 第二部分 宇宙演化周期

255 ## 第一章 发 生

1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

现代的知识分子不难承认这一观点，即神话的象征体系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特别是在精神分析学家们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大多数人既不会怀疑神话具有梦的性质，也不会怀疑梦是心灵动力的表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G·荣格、威廉·施特克尔、奥托·兰克、卡尔·亚伯拉罕、盖察·罗海姆和其他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写了大量关于梦和神话的现代学说的文献；尽管这些博士们在他们自己之间有不同意见，可是他们联合在共同原则的体系之下，形成一个巨大的现代运动。他们发现童话和神话的模式和逻辑与梦的模式和逻辑相一致，随着这一发现，长期斥为虚妄的古代人类的幻想又戏剧性地回到现代人的意识之中。

256 根据这种点，似乎通过那些奇妙的故事——这些故事假装是在描写传说中英雄的生平、自然神的力量、死者的鬼魂和群体的图腾祖先——来象征地表现无意识的欲望、恐惧和紧张，而这些无意识的情绪正是构成人类有意识行为模式的基

础。换句话说，神话是错误地解释为传记、历史和宇宙论的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家能使神话重新获得与其实际相符的名份，从而为当代世界抢救出一批说明人性最深层奥秘的丰富而雄辩的文献。在这里揭示出的(就像在荧光检查镜上揭示出的)是智人的——西方和东方的、原始的和文明的、当代的和古代的智人的——隐秘的变化过程。整个的景象全部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只需要去看它，去研究它的不变模式，去分析它的变体，就能理解那种深厚的力量，这种深厚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人类的命运，并一定会继续决定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可是我们如果要完全掌握这些材料的全部意义，就必须注意到神话和梦并不完全类似。神话和梦的形象都来自同一来源，即无意识的幻想的深渊，神话和梦的基本原则也是相同的，可是神话并不是睡眠的自发产物。恰恰相反，神话是受到有意识的控制的。神话为人们所充分理解的功能是交流传统智慧的图像语言。所谓的民间原始神话就已经具有这样的功能。容易进入鬼魂附体状态的萨满和被传授奥秘的羚羊祭司并不缺乏人世间的智慧，他们对于用类比方法进行交流的原则也并不生疏。他们所赖以生活并从事工作的隐喻已经被思考、探究、讨论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而且这些隐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思想和生活的主要支柱。根据这些隐喻形成了文化模式。通过学习、体验和理解这些隐喻的有效启蒙形式，
257 年轻人受到教育，年老者变得有智慧。因为这些隐喻实际上触及并调动了整个人类心灵的生命活力。这些隐喻把无意识和实践活动领域联系了起来，不是像神经机能病的投射那样地、无理性地联系起来，而是通过这种联系成熟地、清醒地、实际地理解客现世界，并使这种理解成为严格的克制手段而返

回孩子气的希望和恐惧的领域。如果这种情况适用比较简单的民间神话，即原始渔猎部落使自己得到支持的神话体系，那么我们对于那种由荷马的伟大史诗、但丁的《神曲》、《创世纪》和那些东方神庙所反映出的宏伟的宇宙隐喻可能说些什么呢？直到最近几十年以前，这些关于宇宙的隐喻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支柱，一直是哲学、诗歌和艺术的灵感。这些象征符号经过像老子、佛陀、琐罗亚斯德、基督或穆罕默德这样的造诣极高的伟大精神导师润色之处——大师用这些象征符号作为手段来教导最高深的道德观和形而上学——使我们看到的显然是无限的觉悟而不是蒙昧。

因此，我们要完全了解这些遗传下来的神话形象的全部意义，就必须懂得它们不仅是无意识的征候（正如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行动实际上都是无意识的征候），而且也是某些精神原则的有控制的、预期的陈述，这些精神原则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变，正像人类体格的形状和神经结构保持不变一样。简明地说，普遍的原则是世界上一切可见的结构——所有的物和存在——都是无处不在的力量的果，它们产生于这种力量，它们最终必将消失于这种力量之中。这种力量在科学中称之为能，美拉尼西亚人称之为马纳，苏印第安人称之为瓦康达，印度教徒称之为沙克蒂，基督教徒称之为上帝的力
258 量。精神分析学家称这种力量在心灵中的表现为力必多。[①]这种力量在宇宙中的表现即宇宙本身的结构和变化。

这种存在的基础虽无差别，但又无处不被具体化。在理解这种存在基础的根源时，由于理解器官具有局限性，往往使这种理解不能实现。人类思想的感受力和范畴的形式[②]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表现，[③]受到这样的限制，只要所理解的对象

超越于丰富多彩、易起变化、多种多样、使人迷惑的现象的范围之外,人类的思想就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想象。仪式和神话的功能就是用类比的方式使这种跳跃成为可能,并促进这种跳跃。仪式和神话把头脑及其感官所能理解的形状和概念按照一定的方式加以表现和安排使它们能暗示超越于此岸的真理或空旷。这样就为默想提供了条件,于是个人不受到干扰。神话不是最终的,而是倒数第二的;最终的是空旷——即那种超越于范畴的空虚或存在④——人的精神必须投入并消失于这种空旷之中。因此,上帝和众神只是一种提供方便的手段——他们虽然雄辩地说明并有助于最终地达到不得言传的神圣境界,可是他们自身的性质仍属于名和形的领域。上帝和众神仅仅是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推动精神使之超越于这些符号。⑤

259 精神分析学家把天堂、地狱、神话时期、奥林波斯山和所有其他的神的住所,都解释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因此打开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解释体系的钥匙是:形而上学领域 = 无意识领域。与此相对应,从相反方面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是这同一等式的逆转,即:无意识领域 = 形而上学领域。“看哪,”如耶稣所说,“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⑥实际上从超意识跌落到无意识状态恰好正是圣经中人类始祖堕落的形象。由于意识的收缩,我们无法看到宇宙力量的起源,而只能看到由感官认识所反映出的那种力量的形象;意识的收缩使超意识转变为无意识,同时,由于同样原因,也创造出世界。赎罪则是回到超意识状态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的消失。这就是宇宙演变周期(即世界的出现和后来的消失的神话形象)的伟大主题和公式。同样,个人的出生、生活和死亡也可以看成是下降到

无意识状态和回到超意识状态。英雄就是那种在他仍然活着时就知道并代表超意识状态的要求的人,而那些超意识状态的要求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英雄的冒险代表他一生中获得启示的那一时刻——在这一核心时刻,他在仍然活着的情况下,找到并打开通向我们活地狱高墙外面的光明的道路。

宇宙的象征符号就是这样地表现为令人费解的至上的矛
260 盾。上帝的国在你的心里,可是也在你的心外;然而上帝却只不过是个提供方便的手段,用它来唤醒睡美人,即灵魂。睡美人的沉睡是生活,她的醒觉是死亡。英雄是他自己的灵魂的唤醒者,同时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提供方便的手段,用它来使自己消失。上帝是灵魂的唤醒者,随即是他自己的立即死亡。

也许这种神秘现象的最雄辩的象征符号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神"向自己把自己作为供品"献上。[7]从一个方向来理解,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是非凡的英雄进入超意识状态:具有五种感官的身体——就像五兵王子粘在吃人妖魔粘性头发上的身体一样——被悬挂于生和死的知识的十字架上,在五个部位(两手、两脚和戴着荆棘王冠的头)被钉住。[8]可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帝自愿下降并忍受非凡的痛苦。上帝接受凡人的生活,凡人使上帝在"对立物的一致"之处,即十字架的两臂交叉的中心点解放自己,[9]而这个中心点即是太阳出入口(太阳之门),通过这个出入口上帝作为人的食物而下降,人作为上帝的食物而上升。[10]

当然,现代学者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研究这些象征符号,或者把它们作为别人的愚昧征候,或者把它们作他自己的愚昧迹象,把它们要么看成是形而上学转变为心理学,要么看

成是心理学转变为形而上学。传统的方法是从这两种意义来默想这些象征符号。不管怎样，这些象征符号是人类命运、人类希望、人类信仰和人类的阴暗秘密的生动隐喻。

261

2

宇宙的循环

就像人的意识浮在黑夜之海上、睡眠时意识进人海中、醒来时意识神秘地从海中出来一样，宇宙产生于并浮在无始无终的永恒之中，然后又在永恒之中消失。就像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健康有赖生命力从无意识的黑夜中流入白天醒觉的领域一样，在神话中，只有当力有控制地从本源流出时，才能保证宇宙秩序得以持续。众神是这种流动的法则的象征。众神随着世界的黎明而诞生，也将随着世界的黄昏而消失。从黑夜是永恒的这个意义上来说，众神并不是永恒的。宇宙演化周期也只有从人类存在比较短暂的角度来看才似乎是永久的。

宇宙演化周期通常被描述为自行重复、永不终止的世界。在每个大的循环中，通常包含一些小的终结，就像睡眠和醒觉的周期在整个一生中轮换一样。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一种说法，四大要素——水、土、气、火——分别结束世界的一个时期：水的时期以洪水结束，土的时期以地震结束，气的时期以大风结束，现在的时期将在火焰中毁灭。[11]

262 根据斯多葛派大火周期的学说，所有的灵魂都分解为原始的火，当这种普遍的分解结束时，新的宇宙即开始形成（西

塞罗的《更新》），于是一切事物重复其本身，每一位神祇，每一位个人再重新扮演他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塞内加在他的《安慰》中对这种毁灭加以描述，并似乎向往在未来的周期中重新生活。⑫

耆那教的神话描述了宇宙演化周期的宏伟幻想。这一很古老的印度宗教教派的最近的先知和救世主是佛陀的同时代人大雄（公元前六世纪）。大雄的父母是更早得多的耆那教先知和救世主巴湿伐那陀的信徒，巴湿伐那陀的形象表现为有蛇从他的两肩跳出，据称他的活跃时期为公元前 872 至公元前 772 年。在巴湿伐那陀以前好几个世纪就有过耆那教的救世主内密那陀，他宣称自己是印度毗湿奴神受爱戴的化身黑天的堂兄弟。在他之前还有二十一个救世主，一直可追溯到梨娑婆那陀，这位救世主生活在世界的较早时代（那时已经由婚姻配偶生出男人和女人），他身高两英里，他活了一个数不清的年头的时期。梨娑婆那陀教导人们七十二种技术（书写、计算，解释预兆，等等），六十二种妇女的技能（烹调、缝纫，等等）和一百种艺术（制陶、纺织、绘画、干铁匠活、理发，等等）；另外，他使人们懂得政治，并建立了一个王国。

在他以前，这些发明都是不必要的，前一时代的人们——他们身高四英里，有一百二十八根肋骨，寿命达到两个数不清年头的时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由十棵“如意树”（kalpa vriksha）提供给他们，这些树长出甘甜的果子，长出形状像盘
263 子罐子的叶子、会唱歌的叶子、夜里会发光的叶子，长出美丽、芬芳的花，长出既好看又味美的食物，长出可以用来做宝石饰物的树叶和用来做美丽衣服的树皮。其中的一棵树就像是一座可以在里面居住的高层宫殿；另一棵树射出柔和的光辉，就

像许多盏灯在发光一样。大地像糖一样甜，海洋像酒一样香。在这个幸福的时期以前，还有一个更幸福——确切地说，双倍这样幸福——的时代。那时候男人和女人身高都有八英里，每人有二百五十六根肋骨。这些最好的人死后直接进入神的世界；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宗教，因为他们天生的美德就像他们的美貌一样完美。

耆那教信徒们把时间想象成无穷无尽的周期。时间被描绘为一个有十二根辐，即十二个时代的轮子，这十二根辐分为每组六根的两组。第一组被称为“下降的”系列（avasarpinī），这一系列由一对最好的巨人的时代开始。那个天堂般的极乐时代持续了以千万计的千万个、以亿计的亿的数不清年头的时期，然后缓慢地让位于一个只有一半那样幸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身高只有四英里。第三个时代即二十四位救世主中的第一位即梨娑婆那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欢乐中掺杂着一些哀愁，美德中掺杂着一些邪恶。在这一时代结束时，男人和女人不再是一对对地生出来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

在第四个时代里，世界和世界上的居民继续不断地逐渐败坏、堕落。人的寿命缓慢缩短，人的身材缓慢变矮。在这段时间里有二十三位救世主诞生；每一位救世主用适合于他当时状况的方式重申耆那教的永恒教义。在最后一位救世主大雄逝世三年八个半月之后，这一时代结束。

我们的这一时代，即下降系列的第五个时代，自公元 522 年开始，并将持续两万一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不再有耆那
264 教的救世主诞生，永恒的耆那教将逐渐消失。这是一个邪恶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的时代。人的最高身材只有七肘尺，人们只有十六根肋骨。他们自私、不公正、凶暴、淫荡、骄傲和

贪婪。

可是在下降的第六个时代里，人类和世界的状况将变得更为可怕。最长的寿命只有二十年；最高的身材只有一肘尺，肋骨将只有可怜的八根。白天炎热，夜里寒冷，疾病猖獗，贞洁将不复存在。一次次的暴风雨将横扫大地，到这一时代将近结束时，暴风雨的次数将更多。最后，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和动物，和所有的植物种子，将在恒河中，在悲惨的洞穴中和在海上寻求庇护。

到下降的系列结束时，"上升的"系列（utsarpinī）就将开始。那时暴风雨和凄凉景象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然后将会下雨七天，下的是七种不同的雨，于是土壤得到更新，种子将开始生长。贫瘠、寒冷的大地上的可怕的矮人将冒险走出他们的洞穴；他们在道德、健康、美貌、身材等方面将会十分缓慢地出现细微的改进，直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像我们目前所知的世界。然后一位名为波多摩那陀的救世主将会诞生，他将重申永恒的耆那教；人类的身材将重新接近最高的高度；人类的美貌将胜过太阳的光辉。最后，大地将变得甘甜，海水将变成酒；大地上的幸福居民将是结为美满夫妻的孪生兄妹，如意树将为他们长出令人愉快的赠礼；这个社团的幸福还会增长一倍，于是时间的轮子，经过以千万计的千万个、以亿计的亿数不清年头的时期，将会接近朝下转动的起点，而朝下的
265 转动将导致永恒的耆那教再一次被消灭，导致不健康的寻欢作乐、战争的喧嚣、带来瘟疫的狂风再一次变得猖獗起来。[13]

这种耆那教的不断旋转的，十二根辐的时间之轮与印度教的四个时代的周期极为相似：第一个是漫长的无上幸福、美丽而完美的时代，这个时代持续4800神年；[14]美德略少的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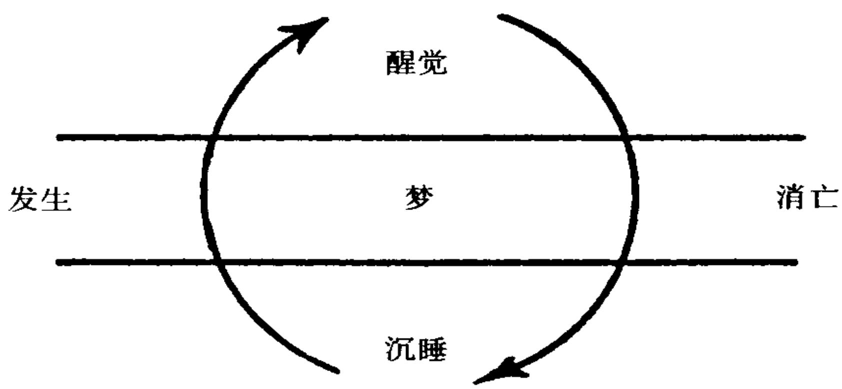
个时代持续 3600 神年；美德和罪恶相混合，各占一半的第三个时代持续 2400 神年；邪恶不断增长的第四个时代，即我们这个时代持续 1200 神年，按照人年计算则为 432,000 年。可是在现在的时代结束时，并不是立即从头开始进行改进（像耆那教信徒所描述的周期那样），而是先让世界万物在火与洪水的灾难中毁灭，从而回复到当初的永恒大海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得和那整个四个时代一样长。然后，世界的四大时代重新开始。

我们知道这个图像所表达的是东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究竟这个神话原先是这种哲学公式的图解，还是后者是从这个神话中提炼出的精华，对此我们今天很难作出结论。当然，神话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可是哲学也同样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谁又能知道逐步形成这个神话，珍视它，并把它传给后世的那些古代圣者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呢？在分析古老象征符号、探究其秘密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不得不感到，我们普遍接受的哲学史的概念是以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设抽象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从它出现于我们现存的文字记录之时开始的。

用宇宙演化周期来图解的哲学公式是意识在三个存在层
266 次的循环。第一个是醒觉经验的层次：认识由阳光照亮的外界世界中的确实无疑、肉眼能看到的事实。第二个是梦中经验的层次：认识自身发光、与做梦者融为一体的个人内心世界中的变化不定的微妙形象。第三个是沉睡的层次：既没有梦，而且无比幸福。在第一个层次中遇到的是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活经历；在第二个层次中这些生活经历被做梦者的内心力量所消化并吸收；而在第三个层次中，所有这一切在"内心的空

间"(即内心控制者的空间,亦即一切的本源和目的)中无意识地被享受、被知晓。[15]

宇宙演变周期应该理解为普遍的意识从无表现形式的沉睡区通过梦进入白天的醒觉状态;然后通过梦又回到永恒的黑暗中去。宏大的活的宇宙形象也像活的人的实际经验一样:在睡眠的深渊中精力得到恢复,在白天的工作中精力消耗殆尽;宇宙的生命用完后也必须得到更新。



印度教的信徒们用神圣的音节 AUM 来表现这一神秘现象。在这个音节中,A 代表醒觉的意识,U 代表梦中意识,M
267 代表沉睡。围绕这一音节的寂静则是被称为"第四"的无名状态。[16]这一音节本身就是作为创造者——保存者——毁灭者的神,可是那静寂则是与这一循环的开始和结束绝对无关的永恒的神。

> 它看不见,无关联,不可思议,
> 　　无法臆测,难以想象,无法描述。
> 它是一切意识状态所共有的
> 　　自我认识能力的本质。
> 一切现象在它里面终止。

它是安宁，它是至福，它体现非二元性。[17]

神话必然位于这个周期之内，可是神话体现这个被寂静所包围并弥漫着的周期。神话揭示出每一个存在原子内部和周围的充满寂静的空间。神话通过内容深刻的图像表现方法把人的头脑和心引向那充满并包围着一切存在的最终神秘。甚至在它的最滑稽可笑和显然琐碎的时刻，神话也是在把人的头脑引向眼前的看不见的、无表现形式的事物。

我们在中世纪希伯来语犹太教神秘主义的文章中读到："长者中的长者，未为人知者中的未为人知者既有形体，又无形体。他有形体因此宇宙得以保存，他又无形体因为他无法
268 被理解。"[18]这位长者中的长者是用侧面的脸来表现的：永远是侧面的，因为藏在另一边的脸永远不可能为人所知。这张脸被称为"宏大的脸"（Makroprosopos）；整个世界从这一张脸的一缕缕胡须开始。"那胡须是真理中的真理，它从两耳的部位开始，下垂到上帝的嘴部四周；接着再下垂，然后又上升，遮盖住被称为芬芳四溢之处的双颊；胡须洁白而修饰得美丽：它以均衡的力量下垂，直到遮盖住胸部的中央。那是修饰得美丽的胡须，真实而完美，从胡须里流下十三道清泉，清泉散布光彩夺目的最珍贵的香油。香油被安排成十三种形态。……按照从那长髯垂下的十三种安排，可以在宇宙中找到某些安排。那十三种安排又被展开成为十三道仁慈之门。"[19]

269 宏大的脸的白胡须下垂到另一张"微小的脸"（Mikroprosopos）上，微小的脸表现为长着黑胡须的正面的脸。宏大的脸的那只眼睛没有眼睑，是从不闭上的，而微小的脸的双眼则按照宇宙命运的缓慢节奏而开合。这就是宇宙演化周期的开始

和结束。微小的脸被称为“神”，宏大的脸被称“我是”。

宏大的脸是永恒的灭绝者，而微小的脸则是永恒的创造者：即分别是寂静和音节 AUM，分别是宇宙演化周期中无处不在的无表现形式之物和有形之物。

3

从空虚中产生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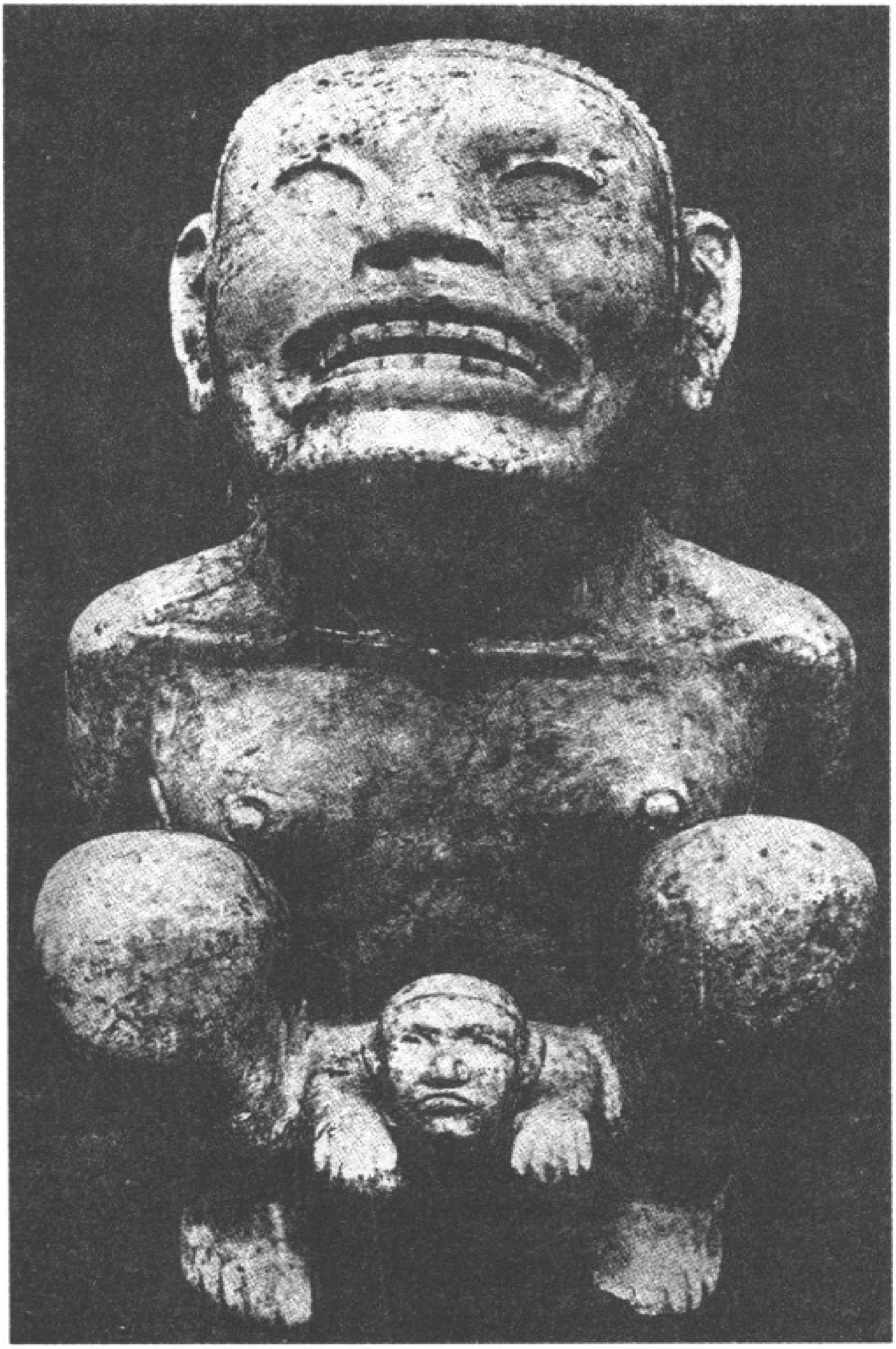
圣托马斯·阿奎纳斯宣称：“智慧只属于那种思考宇宙的结束的人，而宇宙的结束也就是宇宙的开始。”[20]在结束中开始是一切神话的基本原则。创世神话中渗透着毁灭感，这种毁灭感不断地把创造出的一切有形之物召回到它们当初产生于其中的永恒状态。各种形式的存在生机勃勃地前进，可是不可避免地会达到最远点，于是突然转向，重又回来。就这个意义而言，神话的观点是悲剧性的。可是神话不是把我们的真实存在置于会毁坏的状态之中，而是置于使之得以立即涌现的永恒状态之中；就这个意义而言，神话显然是非悲剧性的。[21]实际上，在任何时候只要弥漫着神话的气氛，就不可能
270 有悲剧。压倒一切的是梦的特征。同时，真实的存在并不在形体之中，而是在做梦者之中。

就像在梦中一样，神话中的形象从崇高的到滑稽可笑的无所不有。这些形象不容许人的头脑按正常的标准对它们作出评价，而是不断地使人的头脑受到冒犯，使之震惊得失去自信，并最后使之终于能够理解。如果人的头脑一本正经地牢牢抓住它所喜爱的、或是传统的形象并为之辩解，似乎这些形象本身就是它们所要传达的启示，那么神话就失去作用了。

应该把这些神话形象看成只不过是来自远不可及之处的幻影，那远不可及之处无论是眼睛、语言或思维都不可及，甚至连虔诚也不可及。就像梦中的琐事一样，神话中的任何琐事都具有重大意义。

宇宙演化周期第一阶段所描述的是在无形体的状态中突然出现形体，如下面的新西兰毛利人的创世赞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Te Kore(空虚)
Te Kore – tua – tahi(第一空虚)
Te Kore – tua – rua(第二空虚)
Te Kore – nui(广阔的空虚)
Te Kore – roa(伸向远方的空虚)
Te Kore – para(干燥无水的空虚)
Te Kore – whiwhia(一无所有的空虚)
Te Kore – rawea(令人愉快的空虚)
Te Kore – te – tamaua(被紧紧束缚的空虚)
Te Po(夜)
Te Po – teki(悬挂着的夜)
Te Po – terea(飘移着的夜)
Te Po – whawha(呻吟着的夜)
Hine – make – moe(睡不安宁的女儿)
Te Ata(黎明)
Te Au – tu – roa(持久不变的白昼)
Te Ao – marama(明亮的白昼)
Whai – tua.(空间)



图版 19　众神之母(墨西哥)



图版 20 创造神和人的汤加罗阿(鲁鲁图岛)

在空间中逐步形成了两个没有形状的存在：

Maku(水气[男性])
Mahora - nui - a - rangi(辽阔的天空[女性])

从这两者产生：

Rangi - potiki(天[男性])
Papa.(地[女性])

兰吉—波提基(Rangi -potiki)和帕帕(Papa)是众神的父母。[22]

在无边无际的空虚中产生出支撑宇宙的神秘的、植物似的东西。上面序列中的第十项是夜;第十八项是空间或太空，空间或太空是可见宇宙的框子;第十九项是男女两性的两极分化;第二十项是我们所见的宇宙。像这样的系列使我们联想到超越于存在奥秘的深渊的、更深的深渊。这个系列的层次相当英雄在探索宇宙的冒险 中所探测的深度;这些层次标出了在默想中转入内心的思想所知道的精神层次。它们代表着灵魂的深不可测的黑夜。[23]

希伯来人的喀巴拉把创世的过程描述为从名为“我是”的“宏大的脸”产生的系列。首先是头的侧面，即侧面的，从这张侧面的脸产生出“九道灿烂的光”。这些产生出的东西，也被描述为宇宙之树的树枝；这棵宇宙之树是颠倒的，它扎根于“神秘莫测的高处”。我们所见的宇宙是这棵树的颠倒的形象。

按照公元前八世纪印度数论派哲学家们的看法，空虚凝聚为太空或空间。从这个空间产生空气，从空气产生火，从火

272 产生水，从水产生土。每一种元素又产生出能感知它的相应的感觉功能，即分别为：听觉、触觉、视觉、味觉和嗅觉。[24]

一则有趣的中国神话把这些产生出的元素表现为从浮悬在空虚的圆球走出来的五位年高德劭的圣人：

“在天和地彼此分开之前，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团巨大的雾球，这个雾球称为混沌。就在那时五行之精逐渐成形，然后又发展成五位老人。其中的一位为黄帝，他是土之主。第二位是赤帝，他是火之主。第三位是黑帝，他是水之主。第四位是木公，他是木之主。第五位是金母，她是金之主。[25]

“现在这五位老人使他们所来自的原始之精运转，于是水和土下降；这样天上升而地则稳定在深处。然后水聚积为江河湖泊，于是出现了山岳平原。天变得清朗，地变分开；然后有了日、月、星辰、沙砾、云层和雨、露。黄帝发挥土的最纯净之力，再加上火和水的作用，于是出现了草、树、鸟、兽，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蛇、虫、鱼、鳖。木公和金母把光明和黑暗合在一起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从而产生了人类。世界就这样地逐步出现。……”[26]

273

4

在空间中产生生命

宇宙演化所产生的物的第一个作用是成为宇宙舞台的框子；第二个作用是在这框子内产生生命：生命为了自我繁殖而分化成男性形体和女性形体。我们可以用性的语言把这整个过程表达为怀孕和分娩。这个想法让毛利人用另一个形而上学的系谱作了绝妙的描述：

从概念产生增长，
从增长产生思想，
从思想产生记忆，
从记忆产生意识，
从意识产生欲望。

言词变得多产；
它和微弱的闪光呆在一起；
它产生黑夜：
无边的黑夜，漫长的黑夜，
最低下的黑夜，最崇高的黑夜，
能感觉到的浓厚的黑夜，
能触摸得到的黑夜，
看不见的黑夜，
以死亡告终的黑夜。

从无产生生育，
从无产生增殖，
从无产生充裕，
产生增殖能力，
产生活的气息。
它和空的空间呆在一起，于是产生
我们上面的大气。

在地面上飘浮的大气，

我们头上的无边天空，
　　和清晨的黎明呆在一起，
于是月亮涌现出来；
我们上面的大气，
　　和炽热的天空呆在一起，
于是产生太阳；
月亮和太阳被抛上空中，
　　成了天的主要的眼睛：
接着天空变得明亮：
　　破晓，清晨，
中午：从天上射下白昼的强光。
上面的天和哈瓦伊基呆在一起，
　　于是创造出土地。[27]

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波利尼西亚阿纳岛的大酋长帕伊奥雷画了一幅创世早期阶段的图画。这幅图画的第一个细节是一个小圆形，圆形里面有两个要素，特·图穆，即“基础”(男性)，和特·帕帕，即“岩层”(女性)。[28]

“宇宙像一个蛋”，帕伊奥雷说，“其中有特·图穆和特·帕帕。这个蛋终于爆裂开来，产生出重叠着的三层——下面的一层托住上面的两层。特·图穆和特·帕帕呆在最低的一层上，他们创造出人类、动物和植物。

“创造出的第一个人是马塔塔，他没有双臂，他在被创造出来之后不久就死了。第二个人是阿伊图，他有一只手臂，可是没双腿，他像他的哥哥一样也死了。最后，第三个人是霍阿特阿(天空)，他四肢齐全。在这之后是一个名叫霍阿图(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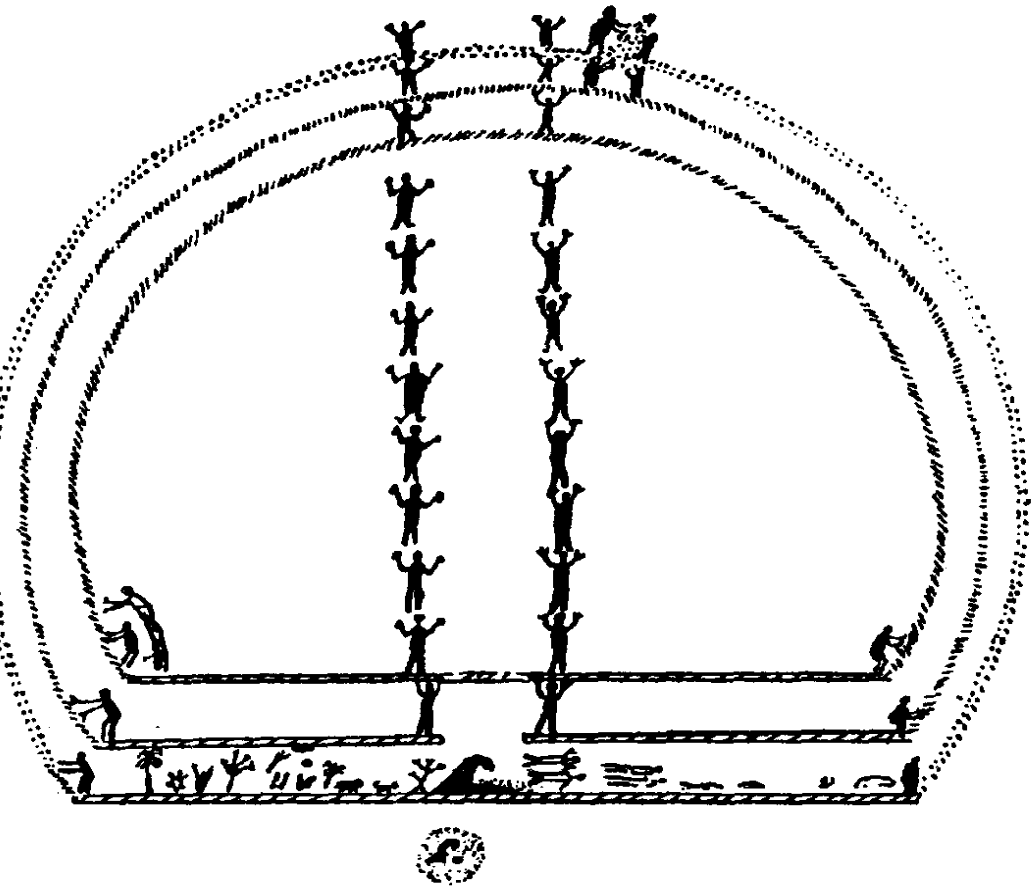


插图 13　下面是宇宙之卵上面是人们出现并塑造宇宙

的多产能力)的女人。她成了霍阿特阿的妻子,他们两人是人类的祖先。

“当最低的一层地面上布满创造物时,人们就在上一层的中间部分开一个洞,这样他们就也能够带着下面的植物和动物到上面一层去,并在那里居住下来。接着,他们使第三层升
276 高(这样第三层就成了第二层的天花板)……最后,他们也在第三层上居住下来,这样人类就有了三个居处。

在地的上面是天空,天空也是三层重迭着的;天空朝下延伸,由它们各自的地平圈支撑着,天空的地平圈和地面的地平圈相连接;人们继续工作,使一层层的天空按同样的方式扩

展，直到一切都安排妥当。”[29]

帕伊奥雷图画的主要部分表现人们扩大宇宙，他们站在彼此的肩上把天朝上推开。在这个宇宙的最底下一层，可以看到两个原始要素特·图穆和特·帕帕。他们的左边是他们生出的植物和动物，在他们的右边可以看到四肢残缺的第一个人和四肢齐全的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在上层天空中出现有四个人围着的大火，这个场面所表现的是世界史的一个早期事件：“在创造宇宙刚刚结束时，以干坏事为乐的汤加罗阿在最高的天上放了一把火，企图把一切付之一炬。幸亏这场火让塔马图阿、奥鲁和鲁阿努库看见，他们从地上到天上去把火扑灭。”[30]

许多神话中都有宇宙之卵的形象；宇宙之卵出现在希腊俄耳甫斯教的、埃及的、佛教的和日本的神话中。我们在印度的宗教经典中读到：“最初宇宙只是虚无。它存在，它发展。它变成一个蛋。它躺了一年。它爆裂开来。两片蛋壳中的一片变成银，另一片变成金。银的那片是地。金的那片是天。外膜是山岳。内膜是云和雾。血管是河流。里面的流体是海
277 洋。现在，从它产生出的是太阳。”[31]宇宙之卵的壳是作为宇宙的框子的空间，而里面的繁殖力则代表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空间之所以无边无际是由于重返的形态，而不是由于大量扩展。它的存在是一个浮在无限不存在中的壳。”这是一位现代物理学家为了说明他于1928年所见的宇宙图像而作的简明阐述，[32]这段话所说的正是神话中宇宙之卵的意思。另外，现代生物学家所描述的生命进化是宇宙演化周期早期阶段的主题。最后，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宇宙的毁灭必然来自太阳能量的枯竭和整个宇宙体系的停止运转，[33]而汤加罗阿的火所留下的瘢痕

预言了这一情况：创造者兼毁灭者的摧毁宇宙的影响将逐步增大，最后到宇宙演化的第二个过程，一切都将流入幸福的海洋。

经常读到的描述是宇宙之卵从里面膨胀，爆裂开来，露出一个使人畏惧的人形。这就是生殖力的具有人的形状的体现，在喀巴拉中称之为“强有力的活人”。“强有力的塔阿罗阿是宇宙的创造者，他的诅咒是死亡。”这就是我们在南太平洋诸岛中的另一个岛屿塔希提岛上听到的说法。[34]“他独自一人。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塔阿罗阿就活在空虚之中。没有土地，没有天空，也没有海洋。土地是朦胧不清的：没有地基。于是塔阿罗阿说：

> 哦需要空间来创造土地，哦需要空间来创造天空，
> 下面的世界处于朦胧状态就毫无用处，
> 从无法追忆的时候起就一直如此，一直如此，
> 下面的无用的世界，你扩展吧！

278 塔阿罗阿的脸出现在外面。塔阿罗阿的壳落下变成土地。塔阿罗阿朝四面看：土地出现了，海洋出现了，天空出现了。塔阿罗阿像天神一样活着，注视着他所创造出的东西。”[35]

有一则埃及神话，说造物主用手淫的办法来创造宇宙。[36]有一则印度教的神话，把造物主描述为处于瑜伽默想状态之中，他在内心世界中所看到形体和他脱离（这使得他自己感到惊异），这些形体站在他周围成了光辉的众神。[37]根据来自印度的另一种说法，这位众生之父开始分裂为男性和女性，随后分门别类地生育出所有的生物。

“当初，宇宙只是一个具有人形的‘自我’。他朝四面看，

除了他自己就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当初大声喊道:‘这是我。’从此就出现了‘我’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当别人问你怎么称呼时,你首先说:‘这是我’,然后再说你的其他名字。

“他感到害怕。这就是为什么单独一人时,人们会感到害怕。他想:‘可是我害怕什么呢?除了我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于是他不再感到害怕了。……

“他感到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单独一人时,人们会感到不快乐。他想要有一个伴侣。他变得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在一起那样大小。他把自己分成两个部分。这样就有了丈夫和妻子。……因此人体(在他娶妻子之前)就像半颗裂开来的豌豆。……他和她结合,从此就生出了人类。

“她想:‘我是从他产生出来的,他怎么能和我结合呢?好
279 吧,让我躲藏起来。’她变成一头母牛;可是他变成一头公牛和她结合;从此就出现了牛。她变成一头母马,他变成一头公马;她变成一头母驴,他变成一头公驴和她结合;从此就出现了只有一个蹄子的牲畜。她变成一头母山羊,他变成一头公山羊;她变成一头母绵羊,他变成一头公绵羊和她结合;从此就出现了山羊和绵羊。他就像这样地投射出所有成对的东西,一直到蚂蚁。

“随后,他懂得了。‘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天地万物;因为我投射出整个宇宙。’从此他就被称为天地万物。……”[8]

根据这些神话,个人的不朽的基本要素和宇宙万物的祖先完全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神话中造物者被称之为“自我”。东方的神秘主义者在默想中深入自我内心时,发现了这种深藏于心中的、雌雄同体的不朽的原始存在。

在他身上，天、地和大气互相交织，
他把思想和一切给与生命的气息结合在一起，
只有他被认为是唯一的灵魂。其他的
话都无须说。他是通向永生的桥梁。[39]

因此，这些创世神话讲的虽然是远古的事，可是它们所讲的同时也是当今个人的来源。"每一个灵魂和心灵"，我们在希伯来语的《光辉之书》中读到，"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都是由一个男性部分和一个女性部分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体的。当它下降到人间时，这两个部分分开来，获得生命，成为两个
280 不同的躯体。在结婚时，得到神（神懂得所有的灵魂和心灵）的祝福的圣洁的人把这两个不同的躯体像以前那样地结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部分又具有一个躯体，一个灵魂，形成一个个人的右半边和左半边。……然而这种结合受这个个人的事迹和处世方式的影响。如果这个个人是纯洁的，而且他的行为能够博得上帝的欢心，他就能够和他灵魂的女性部分（这一部分在他出生前本来就是他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40]

这一段喀巴拉经文是《创世纪》中从亚当产生出夏娃的故事的注解。类似的思想也出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根据这一性爱的神秘主义解释，爱的最终经验是理解到"二"的错觉之中含有同一性，即："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把这种理解加以扩大，就能发现同一性寓于周围整个宇宙中众多个体（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之中；因此爱的经验在宇宙中是普遍的；初次睁开眼睛的被爱者在创造的镜子中被放大了。懂得这种经验的男人或女人掌握了叔本华所说的"美无处不

在的科学”。他“上下于宇宙星球之间，吃他想吃的东西，变成他想具有的形体”，他坐下唱宇宙统一之歌，这首歌这样开始：“哦，奇妙！哦，奇妙！哦，奇妙！”[41]

281

5

单一分裂成为众多

宇宙演化周期圆环似的朝前滚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重大转折把已经创造出的宇宙分裂成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在帕伊奥雷的创世图中，人们在黑暗的低层出现后就立即进行工作，把天朝上推开。[42]他们显然是在按他们的独立性行动。他们开会讨论，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制订计划；他们把安排宇宙的工作接管过来。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些行动后面，有个木偶操纵者似的不动感情的原动力在起作用。

在神话中，只要这个不动感情的原动力，只要这个强大的活力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宇宙的形成就会奇迹般地自动进行。元素会自动或按照造物主的些微表示凝聚起来并开始活动；宇宙之卵自动分裂成的两个部分无需帮助就会自己到位。可是当视角转移到活人的身上时，当空间和自然界的全貌是由注定要居住于其间的人的角度来观看时，宇宙的景象就突然改变了。宇宙中的各个物体不再按照有生命的、生长着的、协调一致的模式运行，而变得不服从指挥，或至少也是毫不主
282 动。宇宙舞台上的道具必须调整，甚至必须敲打使之成形。大地上长出荆棘和有刺的蓟；人类要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才能够吃上面包。

因此，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神话模式。按照一种模式，创造

世界的各种力量继续自己运行；按照另一种模式，创造世界的各种力量抛弃它们的主动性，甚至使自己成为宇宙演化继续前进的阻力。这后一种形式的神话中，阻碍前进的困难甚至早在原始宇宙父母为了创造生物而拥抱的漫长黑暗状态中就已经出现。我们让毛利人的神话来介绍这一可怕的主题：

兰吉（天）紧紧地躺在帕帕（地母）的肚子上，使得孩子们无法从子宫里脱身出来。"他们处于不稳定的状况，在黑暗的世界中到处飘浮，他们的模样是这样的：有的在爬行……有的直立着举起双臂……有的侧身躺着……有的背朝下躺着，有的弯着身体，有的双腿曲起……有的跪着……有的在黑暗中到处摸索。……他们全都处于兰吉和帕帕的拥抱之中。……

"最后，这些由天和地生出来的生物让那持续不断的黑暗弄得厌烦起来，于是大家商议说：'我们现在决定该怎样来对付兰吉和帕帕，是把他们杀掉好，还是把他们扯开好。'接着天和地所生的孩子中最凶猛的图-马塔文加说：'还是把他们杀死好。'

"接着，森林、林中众生和一切树木制品之父塔内-马胡塔说：'不，不能这样做。最好还是把他们扯开，让天高高地在我们的头顶上，让地在我们的脚下。让天成为我们的陌生人，可是要让地继续靠近我们，成为哺育我们的母亲。'"

这些神中的好几个弟兄试图把天和地扯开，可都是白费气力。最后，森林、林中众生和一切树木制品之父塔内-马胡
283 塔亲自完成这项伟业。"他的头现在稳稳地顶在他的大地母亲的身上，他伸直双脚蹬住他的天空父亲，他使出巨大的气力伸张他的背脊和四肢。现在他把兰吉和帕帕扯开了；兰吉和帕帕哭喊呻吟，大声叫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地弄死你的父母？

你为什么要犯下这种弄死我们、把我们扯开的滔天大罪?'可是塔内-马胡塔毫不松劲,不理睬他们的哭喊;他把地远远地朝下压;他把天远远地朝上推。……"[43]

如希腊人所知,这个故事在赫西奥德的叙述中是把乌拉诺斯(天空父亲)和该亚(大地母亲)分开。在这一变体中泰坦克洛诺斯用镰刀阉割了他的父亲,把他朝上推开,免得他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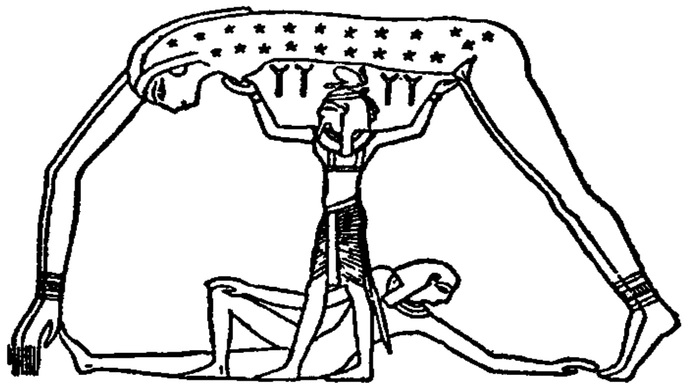


插图 14 天和地分离

事。[44]在埃及的图像中这对宇宙配偶的位置是倒过来的:天是母亲,父亲是充满生命力的大地;[45]这两者被他们的儿子空气之神舒推开。同样,这个形象也通过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和
284 四千纪的苏美尔人的古楔形文字原文流传至今。首先出现的是原始大海;原始大海产生出由天和地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宇宙之山;安(天空父亲)和基(大地母亲)产生出恩利尔(空气之神),恩利尔把安和基分开,然后他自己和他的母亲结合,产生出人类。[46]

如果这些胆大妄为的孩子们的行为显得暴烈,可是和我们在冰岛《埃达》和巴比伦《创世泥板》中读到的把父母神切成碎片的记载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在这些记载中,创世神灵深渊

最后被侮辱性地称为是“邪恶的”,“黑暗的”,“猥亵的”。现在那些身为儿子的生气勃勃的年轻武士们都鄙视生殖力之源、鄙视处于萌芽状态的沉睡之中的神,毫不犹豫地杀害他、砍碎他、把他切成一段一段的,用他来制造世界万物。这是后来的屠杀毒龙取得胜利的模式,这是漫长的英雄功绩史的开始。

根据《埃达》的记载,“裂着大口的深坑”[47]在北方产生出雾的世界,在南方产生出火的地区,南方的热量影响了从北方流下的冰川,于是起泡沫的毒液开始散布。从这种毒液产生出蒙蒙细雨,接着蒙蒙细雨又结成白霜。白霜融化下滴;生命在滴下的液体中躁动,于是出现一个名叫伊米尔的两性体巨人。这个横躺着睡觉的巨人流着汗水;他的一只腿和另一只脚生出一个儿子,而在他的左手下面则生出一对夫妻。

白霜继续融化滴水,滴下的液体凝聚成一头名叫奥杜姆
285 拉的母牛。从母牛的乳房流出四条乳河,伊米尔喝这四条河中的乳汁吸取营养。可这头母牛则是舐含有盐分的冰块来获得它自己的营养。第一天晚上它舐冰块,在冰块丛中出现了人的头发;第二天出现了一个人头,第三天整个人出现,这个男人名叫布里。现在布里有了一个名叫博尔的儿子(母亲是谁没人知道),博尔娶了伊米尔巨人般的众孙女中的一个为妻,这个女巨人生出奥丁、维利、韦三位大神,这三位大神把睡得很安宁的伊米尔杀死,把他的尸体切成碎块。

用伊米尔的肉形成大地,
　用他的汗水形成海;
用骨头做险崖,用头发做森林,
　用他的头颅形成天。

然后欢乐的众神用他的骨头
为人的子孙建造尘世；
用他的脑子造成天上所有的
寒冷而阴郁的云层。[48]

在巴比伦的版本中，英雄是日神马尔杜克；牺牲者是提阿
286 马特——由一群恶魔侍候着的可怕的毒龙似的原始深渊的女
性化身：她本是作为众神之母的混沌，可是现在成了宇宙的威
胁者。日神带着弓箭和三股叉、大头棍棒和罗网，在助战的风
的护送下登上战车。训练有素的四匹快马身上冒出点点白沫。

……可是提阿马特并未转身逃走，
她张开血盆大口谩骂不绝。……
于是英雄举起强大武器雷霆，
对暴怒的提阿马特大声说道：
“你自命强大妄想超越于一切，
你野心勃勃想发动一场战乱。……
你阴谋反对我的父亲众天神。
那你就去拿起武器调动魔军！
站好！我要和你两人大战一场！

当提阿马特听到这番话之后，
她像着了魔似的失去了理智。
提阿马特暴跳发出刺耳尖叫，
她气得发抖，混身不住地颤动。
她口念咒语施展出她的魔法。

参战的众神纷纷把武器拿起。

提阿马特和神的智囊马尔杜克
两人走出阵营准备决一死战。
马尔杜克洒开罗网将她擒获，
又朝她放出那些助战的恶风。
可怕的恶风吹得她肚皮鼓起，
她勇气丧失干净张开了大口，
他举起三股叉撕裂她的肚皮，
他割下她的内脏，刺穿她的心。
287 他将她制服并结束她的性命；
他扔下尸体在尸体上面站立。

接着，马尔杜克又制伏了提阿马特的剩余魔军，然后这位巴比伦的主神回到世界的母亲巴比伦：

主神站在提阿马特的下半身上，
用无情的大棒砸碎她的头颅。
他把她全身的血管割裂开来，
叫北风把血送往神秘的地方。……
然后他停下休息，注视她的尸体，
……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
他把她像鱼似的劈开成两半；
他用尸体的一半把天空遮盖。
他钉上一枚铆钉，派守卫站岗，
吩咐他们不得让她的水流出来。

他巡游天空，环视天上的地区，

他又俯瞰深渊，安排努迪穆德的住处。

然后主神又度量了深渊的构造。……[49]

马尔杜克就这样英勇地用天花板把天上的水推开，用地板把地下的水推开，然后在这两者的世界中创造人类。

神话总是孜孜不倦地说明创世的冲突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提阿马特虽然被杀并被肢解，但并未就此被毁灭。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场战斗，这个象征混沌的妖怪似乎是自愿被粉碎的，她的碎片也是自动走到各自的位置上去的。马尔杜克和他那整个一代的神只不过是她那血肉之躯的粒子。从那些被创造出的万物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一切似乎都
288 是由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危险和痛苦之中完成的。可是从产生存在物的中心来看，受害者是心甘情愿地放弃其血肉之躯的，宰割她的手说到底只不过是受害者本人意志的代理人而已。

这就是神话的基本矛盾，即：双重中心的矛盾。就像在宇宙演化周期开始时那样，我们可能说“上帝并未卷入”，可是与此同时，“上帝既是创造者、保存者，又是毁灭者”，因此在此刻单一分裂成为众多的关键时刻，命运是“自动出现的”，可是与此同时，命运又是“被促成的”。从创造者的观点来看，宇宙是形体产生、分裂、消亡的壮丽和声。可是转瞬即逝的生物所经历的却是战斗呐喊和痛苦呻吟的刺耳的不协和音。神话并不否认这种痛苦（如在十字架上钉死）；神话揭示在痛苦之中、痛苦后面、痛苦周围的是本质性的安宁（如幸福者的玫瑰）。[50]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堕落象征着观点从造物主（即“因”）的宁静中心到“果”的骚乱周边的转移。他们吃了禁果，

“于是两人的眼睛明亮了。”[51]地上乐园的幸福从此与他们无缘；他们从改变事物的纱幕的另一边观看创造出的世界。从此以后，他们必须历尽辛劳才能得到必需的东西。

289

6

创世的民间故事

未经发展的宇宙起源的民间故事简单淳朴，它们和具有深刻意义的宇宙演化周期差别悬殊。[52]在这些宇宙起源的民间故事中看不到明显的探索空间纱幕后的奥秘的企图。穿过空白的永恒之墙，一位面目不清的造物主似的人物突然闯进来创造世界万物。他的一天在时间的持续、流动和周围动力方面就像梦一样。那时大地尚未变得坚硬；要使大地能让将来的人居住，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蒙大拿的黑脚印第安人宣称有个老人家到处漫游，创造人们，安排万物。“他从南方旅行到北方，一路上创造出飞禽和走兽。他先创造出山、大草原、大树和小树丛，在各处安放一些河流，在河流上安放一些瀑布，在各处的土地里加上一些红颜色——把世界装点得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他创造
290 出奶河（特顿河），并跨过这条河；他感到疲倦，就登上小山，躺下休息。当他伸开手脚，背朝下地躺在地上时，他用一块块的石头标出自己的形状——他的身体、头、腿、手臂和一切的形状。你们今天还能在那里看到那些石头。他休息之后继续朝北方走；他让一个土墩绊了一交，跌得跪在膝盖上。于是他说：‘你是绊人脚的坏东西”；因此，他就在那个地方创造出两座高高的尖山，并把它们称之为“膝盖”，直到今天人们一直这

样叫这两座尖山。他继续朝北方走，用他随身带着的石头创造了香草丘陵地带。……

有一天他决定要创造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于是他用泥土把他们创造出来——女人和她的儿子。他把泥土做成两个人的形状之后，就对泥土说：“你要变成人。”接着，他把泥土遮盖好，然后离去。第二天早晨他回来拿掉遮盖的东西，看到泥土做的两个人有了一点变化。第三天又有了变化，第四天变化更大。第五天他拿掉遮盖的东西，朝两个用泥土做的人看着，叫他们站起来走路；他们就站起来走路。他们和他们的创造者一同走到河边，然后他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纳皮，意思是老人家。

当他们站在河边时，那个女人向老人家问道：“你说说，我们要一直活着，活个没完吗？”他说：“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我来拿起这一小块干野牛粪，把它扔到河里。如果它浮着，人就会死，可是四天之后又活转来；他们只死四天。可是如果它沉下去，他们的生命就会有尽头。”女人转身，拿起一块石头，然后说道：“不，不是这样。我来把这块石头扔到河里，如果浮着，我们就一直活着，可是如果它沉下去，人就得死，好让他们互相怜悯，互相为彼此感到
291 悲哀。”女人把石头扔进水里，石头沉了下去。“好吧！”老人家说，“你作了选择。他们的生命会有尽头。”[53]

安排世界、创造人类、决定死亡，是原始创世故事中的典型主题。很难知道人们对这些故事认真相信到如何程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相信这些故事。神话的做法与其说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意义，不如说是转弯抹角地说出意义：上面的故事说的
292 是老人家仿佛做过某些事。在各种创世类的故事集中，有许



插图 15 克努姆在陶工旋盘上塑造法老王的儿子，
透特标明他的寿命

多故事肯定被人们认为是民间流传的童话，而不认为是创世纪。这种开玩笑似的讲述神话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所有的文明之中，不仅在低级文明中，而且也在高级文明中。人口中较单纯的成员可能会过分认真地看待这些神话形象，但总的说来，它们并不代表教义或当地的“神话”。例如，毛利人(最好的宇宙起源论是毛利人向我们提供的)有个关于鸟把一枚蛋扔进原始大海的故事；这枚蛋裂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只狗和一艘独木舟，所有的人和

狗乘上这艘独木舟漂流到新西兰。[54]这显然是宇宙之卵的滑稽变体。另外,堪察加人显然十分严肃地声称,神本来住在天上,可是后来降临到地上。当他脚穿雪鞋到处旅行时,新的地面像又薄又软的冰似的在他脚底下陷下去。从那时起,地面就一直是高低不平的。[55]还有,根据中亚细亚吉尔吉斯人的说法,有两个早期的人照管一头巨大的牛,他们由于长期没有水喝而干渴得几乎要死去,于是这头牛用它那巨大的角撕开土地,给他们搞到水。吉尔吉斯境内的湖泊就是这样造成的。[56]

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个不断反对怀着良好祝愿的创世者的丑角之类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为什么在纱幕这一边的人类生活中会有罪恶和困苦的原因。新不列颠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说起一个模糊不清的人,“一开始就在那里的人”,这个人在地上画两个男人的形状,抓破自己的皮肤,把他的血洒在图画上。他摘下两张大叶子盖住这两张图画,过
293 了一会儿,这两张图画变成了两个男人。他们的名字是托·卡比纳纳和托·卡尔伏伏。

托·卡比纳纳一个人走开,爬上一棵长着黄色坚果的椰子树,摘下两个还未成熟的坚果,扔到地上;坚果裂开,走出两个漂亮女人。托·卡尔伏伏喜欢那两个女人,就问他的弟兄是怎样得到她们的。“爬上一棵椰子树,摘下两个还未成熟的坚果,把它们扔到地上。”可是托·卡尔伏伏把坚果尖的一头朝地上扔,从坚果里走出来的女人长着难看的塌鼻头。[57]

有一天,托·卡比纳纳用木头刻了一条土姆鱼,让它游到海洋里去,好让它以后永远成为活的鱼。现在这条土姆鱼把马利瓦兰鱼赶到岸上。托·卡比纳纳只需要从海滩上把鱼收拢来就行了。托·卡尔伏伏喜欢土姆鱼,也想做一条,可是当

他的弟兄教给他怎样做之后，他刻的是一条鲨鱼。这条鲨鱼吃掉马利瓦兰鱼，而不是把它们朝岸边赶。托·卡尔伏伏一面哭，一面走到他的弟兄面前，说道："我希望我不曾做那条鱼；它除了把其他的鱼吃掉之外，就什么事也不干。""那是条什么鱼？"托·卡比纳纳向他问道。"哦，"他回答说，"我做了一条鲨鱼。""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他的弟兄说，"你干的好事，我们凡人的后代要受苦了。你的那条鱼要吃掉所有其他的鱼，而且还要吃人。"[58]

在这种愚蠢行为后面，我们可能看到事物的起因（在这里就是那位抓破自己皮肤的模糊不清的人）服从于宇宙间双重结果的框架，这双重结果即善和恶。这个故事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天真。[59]另外，那条鲨鱼的柏拉图哲学范型的形而上学
294 先存在，在那最后一篇对话中已经有过暗示。这是神话所固有的概念。让代表恶的反对者扮演丑角，这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魔鬼——无论他们是兴高采烈的傻瓜，还是狡猾机灵的骗子——都是丑角。尽管魔鬼在时空世界中可能取得胜利，可是当背景转移到超自然领域中时，他们自己连同他们所干的坏事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错误地把幻影当成实质：他们代表幻影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只要我们继续处于纱幕的这一边，这些缺陷是无法消除的。

西伯利亚的黑鞑靼传说，当造物者帕贾纳创造第一批人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创造出能给他们以生命的灵魂。因此他只好到天上去从大神库达伊那里弄到灵魂，同时他让一条没有毛的狗守卫他所创造出的人。当帕贾纳离开的时候，魔鬼埃尔利克来了。埃尔利克对那条狗说："你身上没有毛，如果你肯把这些没有生命的人交给我，我就会给你一身金色的

毛。”这个建议使狗感到高兴，它就把它所守卫的人交给诱惑它的魔鬼。埃尔利克朝那些人吐唾沫把他们弄脏，可是他一看到大神来到，就立即逃走。大神看到魔鬼所干的事，就把人的身体内部翻到外面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肠子里面有粘液和脏东西的原因。[60]

295 民间神话只是在超自然发生物分裂成为空间形体之时，才把创世故事继续讲述下去的。尽管如此，就其对人类状况估价的任何基本方面而言，民间神话和崇高神话并无不同之处。民间神话中的象征人物在其含意方面（经常也在其特点和事迹方面）与高级神话中的象征人物彼此相符，而民间神话中的象征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神奇世界正是崇高神话所展示的宇宙；正是沉睡与醒觉之间的世界和时代；正是单一分裂为众多、众多融合为单一的区域。

注释：

① 比较 C·G·荣格，“论心灵活力”（初版 1928；全集，第 8 卷），早期文稿的篇名为“力比多的理论”。

② 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③ 梵文为 *māyā - śakti*。

④ 由于超越于范畴，因此不能用“空虚”和“存在”这一对对立物中的任一项来加以解释。像这样的一些词，仅仅是理解其超凡性的线索。

⑤ 认识到所崇拜的神祇的第二位的性质，是世界上大多数传统的特点（例如，参阅上文，第 181 页，注释 157）。然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则教导人们说神是最终的——这就使得这些宗教教派的成员比较难以理解，人怎么可以超越于他们自己的具有人形的神的局限性。其结果一方面是使得象征符号

普遍地变得模糊不清，而另一方面则是在宗教史上的其他地方很难找得到能和这些宗教相比拟的那种在神的支配下的偏见。关于这种异常状态的讨论，可参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詹姆斯·斯特雷奇译；标准本，第23卷，1964)。(初版1939。)

⑥《路加福音》，第17章，第21节。

⑦ 上文，第191页。

⑧ 上文，第87～88页。

⑨ 上文，第89页。

⑩ 上文，第42～43页。

⑪ 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索奇特尔，《奇奇梅卡民族史》(1608)，第1章(发表于洛德·金斯巴勒的《墨西哥文物》；伦敦，1830～1848，第9卷，第205页；也由阿尔弗雷多·恰维罗发表在《阿尔瓦·伊斯特利尔索奇特尔的历史著作》；墨西哥，1891～1892，第2卷，第21～22页)。

⑫ 黑斯廷斯的《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第5卷，第375页。

⑬ 参阅辛克莱·史蒂文森夫人，《耆那教的核心》(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第272～278页。

⑭ 一神年等于360人年。比较上文，第223页。

⑮ 参阅《曼杜及耶奥义书》，3～6。

⑯《曼杜及耶奥义书》，8～12。由于在梵语中a和u结合成o，因此这个神圣音节的发音和书写形式是"om"。参阅上文150页的祈祷文和235页，注释。

⑰《曼杜及耶奥义书》，7。

⑱ *Ha idra zuta*，《光辉之书》，iii，288a。比较上文，第181页。

《光辉之书》是博学的西班牙人摩西·德·莱昂所作，于1305年问世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作品集。据称书中资料来自犹太教神秘主义原著，这些原著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加利利地区的犹太教教士西缅·本·约哈伊的教导。由于罗马人威胁要将他处死，因此西缅在一座洞穴里隐居了十二年；过了十个世纪之后，在洞穴里找到他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光辉之书》的原始资料。

据认为西缅的教导来自摩西的神秘智慧(hokmah nistarah)，即摩西首先在他的出生地埃及研究过的神秘教诲；后来当他在荒野中度过四十年时(他在荒野中受到一位天使的特别教导)又思考过这种教诲；最后这种教诲又秘密

地编入《摩西五经》(即《旧约圣经》的首五卷)的首四卷,如果正确理解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神秘数值,就能从这四卷书中把这种教诲摘录出来。这种教诲和重新发现并运用这种教诲的方法构成喀巴拉(即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

据说喀巴拉(qabbālāh,"传授的教诲")首先由上帝亲自交托给地上乐园中的一个特殊的天使集团。在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乐园后,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天使把这种教诲传授给亚当,想用这种教诲使他重获幸福。亚当把这种教诲传给挪亚,挪亚再传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埃及时泄露了一些教诲,这就是为什么在异教徒的神话和哲学书中能找到这种无上智慧的缩影的原因。摩西首先和埃及祭司们一同研究这种教诲,但由于他的天使给他以特别教导,他使这一传统得到恢复。

⑲ Ha idra rabba qadisha, xi, 212~214 和 233, S.L.麦格雷戈·马瑟斯的译本,《揭开喀巴拉的奥秘》(伦敦:基根·保罗,特伦特,特吕布纳出版有限公司,1887),第 134~135 和 137 页。

⑳ 《反对异教徒概要》,I,i。

㉑ 参阅上文,第 25~30 页。

㉒ 约翰尼斯·C·安德森,《阿奥-特阿毛利人的生活》(克赖斯特彻奇,[新西兰,]无日期[1907?],)第 127 页。

㉓ 大乘佛教的经典列举并描述了十八种"空虚"或空虚的不同程度。这些是瑜伽修炼者和进入死亡的灵魂所经历的十八种空虚或空虚的程度。参阅埃文斯-温茨,《西藏瑜伽和密宗教义》,第 206 页和第 239 页起。

㉔ 参阅《萨达南陀的吠丹多娑罗》,由斯瓦米·尼基拉南达译成英语,附有序言、梵语原文及注释,(马亚伐提,1931)。

㉕ 根据中国的五行说,这五种元素是土、火、水、木和金。

㉖ 译自里夏德·威廉,《中国故事》(耶拿:欧根·狄德里希出版社,1921),第 29~31 页。

㉗ 理查德·泰勒,《特-伊卡-阿-毛利,或新西兰及其居民》(伦敦,1855),第14~15 页。

㉘ 这个小圆形在插图 13 主要部分的下面。比较中国的道;上文,第 152 页脚注。

㉙ 肯尼思·P·埃默里,"帕伊奥雷画的土阿莫土人的创世图",《波利尼西亚协会会刊》卷 48,第 1 期(1939 年 3 月),第 1~29 页。

㉚ 同上书,第12页。

㉛ 《坚多吉耶奥义书》,3.19.1~3。

㉜ A·S·埃丁顿,《物质世界的性质》,第83页。版权,1928属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经该公司允许引用。

㉝ "熵总是在增加。"再参阅埃丁顿,第63页起。)

㉞ 塔阿罗阿(塔希提方言)即汤加罗阿。参阅图版20。

㉟ 肯尼思·P·埃默里,"马雷所说的塔希提创世故事",《波利尼西亚协会会刊》,第47卷,第2期(1938年6月),第53~54页。

㊱ E·A·沃利斯·巴奇,《埃及人的神》(伦敦,1904),第1卷,第282~292页。

㊲ 《迦梨迦往世书》,I(译文载于海因里希·齐默尔,《国王和尸体》,波林根系列,第11卷,潘西翁丛书出版社,1948,第239页起)。

㊳ 《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1·4·1~5。斯瓦米·马达伐南达译(马亚伐提,1934)。比较民间传说中的通过变形逃走,上文,第197~198页。并参阅《库浦里亚》8,在这里,涅墨西斯"厌恶宙斯和她做爱",变成鱼和其他动物来逃避他的追逐(由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引用于《印度政治理论中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美国东方协会,1942,第361页)。

㊴ 《孟达迦奥义书》,2·2·5。

㊵ 《光辉之书》,i,91b。引用于C·G·金斯伯格,《喀巴拉的教义,发展和文献》(伦敦,1920),第116页。

㊶ 《台提梨耶奥义书》,3.10.5。

㊷ 这个情况在美国西南部的那些神话中有十分详细的描述,在阿尔及尔的卡比尔-柏柏尔人的那些创世故事中也是如此。参阅莫里斯·爱德华·奥普勒,《吉卡里拉·阿帕切印第安人的神话和传说》(美国民俗学研究会报告,卷31,1938);和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和道格拉斯·福克斯,《非洲的创世纪》(纽约,1927),第49~50页。

㊸ 乔治·格雷,《波利尼西亚神话和新西兰人的祭司和酋长们所提供的新西兰人种的口传古代史》(伦敦,1855),第1~3页。

㊹ 《神谱》,第116行起。在希腊的版本中,母亲欣然从命,她亲手用镰刀割断父亲的阴茎。

㊺ 比较毛利人的Mahora - nui - a - rangi和Maki的两极分化,上文,第271页。

㊻ S·N·克拉默,前引书,第40~41页。

㊼ "裂着大嘴的深坑"原文为Ginnungagap,即在宇宙演化周期结束("世界末日")时世界万物都堕入其中,在经过无尽的重新发展期之后世界万物再从其中出现的空虚或混沌的深渊。

㊽《散文埃达》,"吉尔法根宁",第1~8篇(根据亚瑟·吉尔克里斯特·布罗德的译本,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纽约1916;经出版者许可引用)。并参阅《诗体埃达》,"弗卢斯保"。

《诗体埃达》共收集34首诺尔斯语诗歌,这些诗歌讲的是日耳曼人异教的神和英雄。这些诗歌是北欧海盗世界的各个地方(其中至少有格陵兰)的歌手和诗人在公元900~1050年间创作的。这部诗歌集显然是在冰岛完成的。

《散文埃达》是信奉基督教的诗歌大师和酋长斯诺里·斯图鲁松(1178~1241)为年轻的诗人们编写的手册。《散文埃达》概述了日耳曼人的异教神话并评述了诗人的修辞规则。

这些文本提供了较早的种植文化层(与雷神托尔相联系的),较晚的贵族文化层(沃坦-奥丁的),和第三种显然是阴茎崇拜的文化集群(尼奥尔特,弗蕾娅和弗雷)。在这充满深邃的沉思,然而又荒诞得可笑的象征符号世界中,来自爱尔兰的古代吟游诗人的影响和古典的及东方的主题混合在一起。

㊾《创世史诗》,第4块泥板,第35~143行,根据L·W·金的译本《巴比伦的宗教和神话》改编(伦敦和纽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吕布纳出版公司,1899),第72~78页。

㊿ 参阅但丁,《天堂》,第30~32篇。这是十字架为人类打开的玫瑰。

51《创世纪》,第3章,第7节。

52 在真正原始的人(捕鱼者、狩猎者、掘根茎者、采集浆果者)的神话和约公元前6000年出现于产生出农业、饲养奶牛和放牧牛群之后的文明社会的神话之间可以大致加以区分。可是我说的那些原始事物,实际上大部分是殖民地的原始事物,即来自较高的文化中心、并被改变得适应于较简单社会的需要的那些事物。为了避免使用"原始的"这一易于引起误解的词,我把未经发展的或退化了的口传神话称为"民间神话"。用于目前的对普遍形式的初步研究,这个词已经足够,虽然它不适用于严格的历史分析。

㊸ 乔治·伯德·格林尼尔,《黑脚人棚屋故事》(纽约:查尔斯·司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892,1916),第137~138页。

㊹ J·S·波拉克,《新西兰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伦敦,1840),第1卷,第17页。把像这样的一篇故事看成是宇宙起源的神话是不恰当的,正如用童话"圣母的孩子"(格林童话,第3篇)中的一段来说明三位一体的教义一样。

㊺ 哈尔瓦,前引书,第109页,引用S·克拉谢宁尼科夫,《堪察加地貌描述》(圣彼得堡,1819),第2卷,第101页。

㊻ 哈尔瓦,前引书,第109页,引用波塔宁,前引书,第2卷,第153页。

㊼ P·J·迈埃尔,《加泽尔半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海滨居民的神话和故事》(人类学丛书,第1卷,第1分册,威斯特伐利亚的蒙斯特,1909),第15~16页。

㊽ 同上书,第59~61页。

㊾ "总的说来,宇宙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是在个人监督和控制之下。当我听到赞美诗、讲道和祈祷文,并天真单纯地或想当然地认为这充满种种可怕的意外事件的无情的宇宙运行是个经过精心规划、有人导游的观光活动时,我就想到某个东非部落的更为合理的假设。'他们说,'一位观察者报道说,'尽管神是善良的,并且对每个人都怀着良好的祝愿,不幸的是他有个智力不全的兄弟,这个兄弟总是要干扰他所做的事。'这个假设至少和事实有些相似。神的智力不全的兄弟可能解释为什么生活中会有某些令人厌恶的疯狂的悲剧,而这些悲剧是对每个人都怀着无限良好祝愿的全能者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我对宗教的看法》,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32,第53~54页。)

㊿ 哈尔瓦,前引书,第114~115页,引用W·拉德洛夫,《西伯利亚南土耳其部落民间文学样品》(圣彼得堡,1866~1870),第1卷,第285页。和宇宙进化脱离关系后,创世力量的消极的、丑角兼魔鬼的方面,一直是为逗乐而讲述的故事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一个生动的例子是美国大平原上的郊狼。列那狐是这个角色在欧洲的化身。

297 # 第二章 童贞女之子

1

宇宙母亲

作为父亲的创世神灵要通过能改变其形状的媒介才能进入人间的各种经验，这个变形媒介就是宇宙母亲。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读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宇宙母亲就是"水面"的化身。在印度教神话中，宇宙母亲就是"自我"通过她而创造出世界万物的那个女人。按照更为抽象的理解，宇宙母亲就是限定世界边界的边框："空间、时间和诱因"——即宇宙之卵的壳。再按照更为抽象的理解，宇宙母亲就是那种诱使处于自我沉思中的神从事创造的动力。

在强调造物主的母亲的一面、而不是强调其父亲的一面的神话中，这位原始女性在混沌初开时占据宇宙舞台，扮演其他神话中由男性扮演的角色。而且她是个童贞女，因为她的配偶是无形的不可知者。

这个人物的奇怪的图像可以在芬兰人的神话中找到。
299 《卡勒瓦拉》①在第一章叙述空气的童贞女儿从天宫降临于原始大海，在永恒的海水上飘浮了许多世纪。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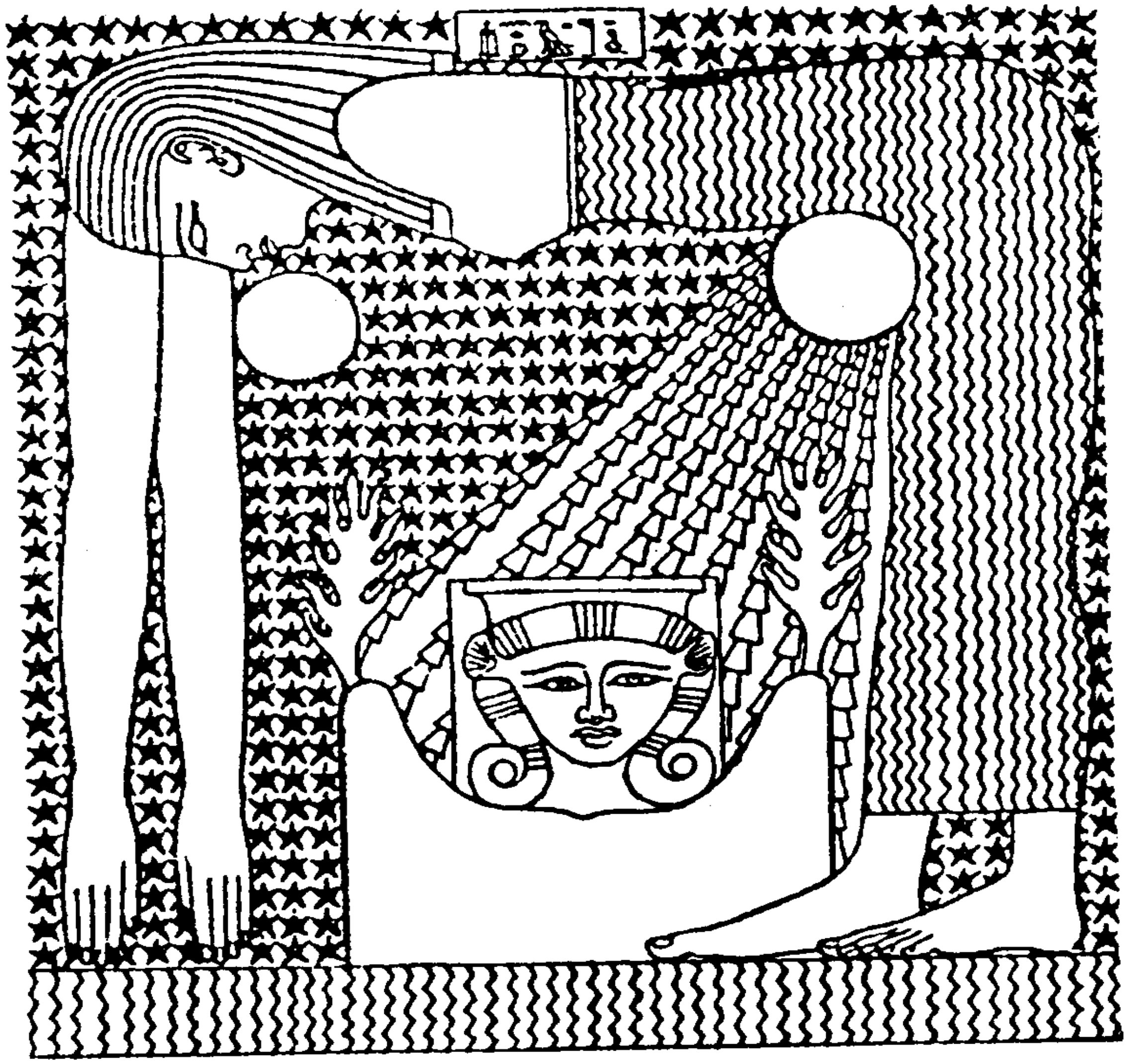


插图 16 努特(苍天女神)生出太阳;太阳的光线照射在地平线上的哈托尔(爱情与生命女神)身上

然后一场凶猛的风暴骤起,
强烈的暴风雨来自东方,
大海波涛汹涌白沫四溅,
巨浪滔天,一浪比一浪更高。

风暴就这样把童贞女
在蓝色的海面上摇撼,

把她抛到溅起白沫的浪尖上，
直到在她身旁咆哮的风
和大海把她腹内的生命唤醒。②

海水母亲和她腹中的孩子漂浮了七个世纪，无法把孩子生下来。她向最高神乌柯祈祷，乌柯派一只水鸭在她的膝盖上建造一个巢。这只水鸭的蛋从巢里落下碎裂；那些碎片形成了地、天、日、月和云。然后，仍然在漂浮的海水母亲开始了她亲自创世的工作。

　　当第九个年头已经过去，
第十个夏天也到尽头之时，③
她把头从海水里抬起，
她抬起她的额头，
于是她开始创造世界，
在那辽阔的洋面上，
在那无边的海水中，
她把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
　　不管她的手指到哪里，
她就在哪里创造出海角；
不管她的双脚搁在哪里，
她就在哪里给鱼创造出洞穴；
当她潜入海水下面，
她就在那里创造出深深海洋；
当她朝着陆地游去，
那里的平坦海岸就延伸；

当她的双脚伸向陆地，
她就在那里创造出捕鲑的渔场；
当她的头轻轻地触及陆地，
那里就伸展出曲折的港湾。
她离开陆地向大海漂浮，
居住在汪洋大海中，
她创造出海中的岩石
和眼睛看不见的暗礁，
在那里船舶经常撞得粉碎，
船员们的性命就此结束。[4]

可是婴儿仍然在她的腹中朝着易动情感的中年成长：

维纳莫伊宁仍没有从母腹出生，
这位不朽的诗人仍然没有出生。
　　年纪不小而坚定的维纳莫伊宁
长期呆在他母亲的腹中，
他呆了整整三十个夏天，
他呆了整整三十个秋天，
一直呆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
呆在那白沫飞溅的波涛中。
　　于是他心中默想沉思，
他怎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生活在这样昏暗阴郁的地方，
生活在过于狭窄拥挤的地方，
在那里他看不见月亮的光，

也看不见光芒四射的太阳。
　　于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话，
把他心中的想法来表达：
　　“你帮助我，月亮；太阳，把我解放，
大熊星座，你给我以忠告，
你们帮助我离开这禁锢我的小窝，
帮助我离开如此狭小的住所，
走出我所不知道的门户，
走出我所不熟悉的过道，
把我这漫游者引导到大地上，
把我引导到野外的空气中，
让我看到天上的月亮，
和太阳的耀眼光辉；
看到头顶上的大熊星座，
和天空上的灿烂群星。”
　　当月亮并未给他以自由，
太阳也没有将他解放之时，
他对生存产生了厌烦之感，
感到生活对他是个负担。
于是他移动身体到门口，
用他的手指，第四个手指，
迅速地打开骨头的门户，
然后他左脚的脚趾，
和他的双膝越过了大门。
　　他一头栽进了海水，
他用双手拨开海浪，

这人就这样呆在海上，
这位英雄在波涛中沉浮。[⑤]

在维纳莫伊宁——他在出生的过程中已经是个英雄——得以游到岸边之前，他还必须经历第二次母亲子宫（即自然力的宇宙大海的子宫）的考验。现在他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必须经受基本上是非人性的自然力的成年式。在水和风的面前，他必须再体验一次他已经熟知的经历。

302 　　他在海上漂泊了五个年头，
他在那无边无际的海面上
等待了五年，等待了六年，
等待了七年，甚至等待了八年，
这大海靠近一个无名的海角，
这海角和不毛的荒凉国土相邻。
　　他两膝跪在陆地上，
他用双臂把身体支撑，
他站起来以便能看见月亮，
以便能享受令人愉快的阳光，
以便能看头顶上的大熊星座，
和天上群星的灿烂光辉。
　　古老的维纳莫伊宁，
他，这位盛名不衰的吟游诗人，
就这样出生于神圣的女造物者，
出生于伊尔马塔尔，他的母亲。[⑥]

2
命运的母体

宇宙女神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因为从被创造的世界的观点来看，创世的后果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
303 自相矛盾的。生命之母同时也是死亡之母；她是用恶魔般的饥荒和疾病的丑恶面具伪装起来的。

苏美尔-巴比伦的星象神话把这个宇宙女性的不同方面和金星的不同阶段等同起来。作为晨星她是童贞女，作为晚星她是妓女；作为夜空的贵妇人她是月亮的配偶，在太阳的光芒下她是地狱的女巫。凡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影响所及之处，这位女神总是为这颗不稳定的行星的光所左右。

一则从东南非南罗得西亚收集到的瓦洪韦·马科尼部落的神话显示出金星母亲和宇宙演化周期第一阶段相配合的方面。在这个神话中，原始的人是月亮；晨星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晚星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正像维纳莫伊宁是靠自己的努力从母亲腹中出来一样，这位月亮人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从深渊的水中出来的。他和他两个妻子是地上生物的父母亲。我们收集到的故事如下：

“毛里（神）创造了第一个人并称他为姆韦齐（月亮）。他把他放在一个德西沃阿（湖）的底上，给他一支装满恩戈纳油的恩戈纳角。[7]姆韦齐住在德西沃阿。

“姆韦齐对毛里说：‘我要到地上去。’毛里说：‘你会后悔的。’姆韦齐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到地上去。’毛里说：‘那你就到地上去吧。’姆韦齐走出德西沃阿来到地上。

“那时地上寒冷而且空荡荡。没有草，没有矮树丛，没有大树。没有走兽。姆韦齐哭泣着说：‘我在这里怎么生活。’毛里说：‘我警告过你。你已经走上了一条你最后要死去的路。可是我要让你有个同类。’毛里给姆韦齐一个名叫马萨西，即晨星的少女。毛里说：‘马萨西和你做两年夫妻。’毛里给马萨西一根取火棒。

“晚上姆韦齐和马萨西走进一个洞穴。马萨西说：‘你帮我的忙。我们来生火。我去拾些奇曼德拉(引火物)，你可以转动鲁西卡(取火棒的旋转部分)。’马萨西拾来一些引火物，姆韦齐转动鲁西卡。当火点着后，姆韦齐躺在火的一边，马萨西躺在火的另一边。火在他们之间燃烧。

“姆韦齐心里想：‘毛里为什么把这个少女给我？我该拿这名叫马萨西的少女怎么办？’这天夜里，姆韦齐拿出他的恩戈纳角，在食指上涂一粒恩戈纳油。姆韦齐说：‘恩迪尼—查阿姆布卡—姆希里—内—姆希里尔(我要从火上面跳过去)。’[8]姆韦齐从火上面跳过去。姆韦齐朝那个少女靠近，用他手指上的油接触马萨西的身体。然后姆韦齐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

“姆韦齐第二天一早醒来时朝马萨西看。姆韦齐看到马萨西的身体胀大了。天亮时马萨西开始生育。马萨西生下了草。马萨西生下了矮树林。马萨西生下了大树。马萨西生个不停，直到地上布满了草、矮树丛和大树。

“树越长越高，直到树梢碰到了天。当树梢碰到天时就开始下雨。

“姆韦齐和马萨西生活得富裕。他们有水果和谷物。姆韦齐建造了一座房屋。姆韦齐制作了一把铁铲。姆韦齐制作

了锄头来种植作物。马萨西结网捕鱼。马萨西拾柴火，打水。马萨西煮饭。姆韦齐和马萨西就这样一同生活了两个年头。

“两年之后，毛里对姆韦齐说：‘期限到了。’毛里从地上带
305 走马萨西，把她放回到德西沃阿。姆韦齐恸哭。他恸哭流泪地对毛里说：‘没有了马萨西我该怎么办？谁去替我拾柴火，替我打水？’姆韦齐哭了整整八天。

“姆韦齐整整哭了八天。于是毛里说：‘我警告过你，你正在朝死亡的路上走。可是我要给你另一个女人。我要把晚星莫隆戈给你。莫隆戈将和你呆上两年。然后我就把她带回去。’毛里把莫隆戈给姆韦齐。

“莫隆戈来到姆韦齐的小屋。到了晚上，姆韦齐打算躺在火旁他的那一边。莫隆戈说：‘不要睡在那里。来和我睡。’姆韦齐在莫隆戈身边躺下。姆韦齐拿起恩戈纳角，在他的食指上涂些油膏。可是莫隆戈说：‘不要那样，我和马萨西不一样。现在你把恩戈纳油抹在你的生殖器上。你把恩戈纳油抹在我的生殖器上。’姆韦齐照她的话做了。莫隆戈说：‘现在你和我交合。’姆韦齐和莫隆戈交合。姆韦齐睡着了。

“清早，姆韦齐醒了转来。他朝莫隆戈看时，发现她的身体胀大了。到天亮时，莫隆戈开始生育。第一天莫隆戈生下了鸡、绵羊、山羊。

“第二天夜里姆韦齐又和莫隆戈睡觉。下一天早晨生下了大羚羊和牛。

“第三天夜里姆韦齐又和莫隆戈睡觉。下一天早晨莫隆戈首先生下了男孩，随后又生下了女孩。早晨生下的那些男孩到黄昏时都长大成人了。

“第四天夜里姆韦齐又想和莫隆戈睡觉。可是下起了雷

暴雨，毛里说道：‘别这样。你很快就要死去。’姆韦齐感到害怕。雷暴雨平息了。雷暴雨过去后，莫隆戈对姆韦齐说：‘去做一扇门把小屋的入口关住。这样，毛里就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和我睡觉。’姆韦齐做了一扇门。他把小屋的入口关住。然后他和莫隆戈睡觉。姆韦齐睡着了。

306 “清早，姆韦齐醒了转来。姆韦齐看见莫隆戈的身体胀大了。到天亮时，莫隆戈开始生育。莫隆戈生下了狮、豹、蛇和蝎。

“第五天夜里姆韦齐又要和莫隆戈睡觉。可是莫隆戈说：‘你瞧，你的女儿们都长大了。你去和你的女儿们交合。’姆韦齐朝他的女儿们看。他看见她们生得美丽，都已长大成人。因此他和她们睡觉。她们生下了孩子。早晨生下的那些孩子到夜里都长成大人了。于是姆韦齐成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曼博（王）。

“可是莫隆戈和蛇睡觉。莫隆戈不再能生育了。她和蛇住在一起。有一天姆韦齐回到莫隆戈那里，要和她睡觉。莫隆戈说：‘别这样。’姆韦齐说：‘可是我要。’他和莫隆戈睡觉。蛇躺在莫隆戈的床底下。蛇咬了姆韦齐。姆韦齐生病了。

“蛇咬了姆韦齐之后，姆韦齐生病了。第二天没有下雨。植物枯萎了。河和湖干涸了。走兽都死了。人们开始死去。许多人死了。姆韦齐的孩子们问：‘我们该怎么办？’姆韦齐的孩子们说：‘我们去请教哈卡塔（神圣的骰子）。’于是孩子们去请教哈卡塔。哈卡塔说：‘姆韦齐王病了，越来越衰弱了。你们把姆韦齐送回到德西沃阿。’

“于是姆韦齐的孩子们勒死姆韦齐，并将尸体埋葬。他们把莫隆戈和姆韦齐埋在一起。然后他们选了另一个人当曼

博。莫隆戈也在姆韦齐的津巴布韦里生活了两年。”[9]

307 很清楚，这故事中的三个生育阶段象征着世界发展的三个时代。发展进程的模式已经事先知道，就几乎像是已经看见似的；这一点可以由最高的神的警告来表明。可是这并未能阻止月亮人(即强大的活着的人)去实现自己的命运。湖底的会话是永恒和时间的对白，是“生者的独白”：“活着还是死去”。不可遏制的欲望终于找到诀窍：于是行动开始了。

月亮人的妻子和女儿既是他的命运的化身，又是他的命运的促成者。随着他的创世意志的演变，母亲女神的品德和特征也经历着变形。月亮人从自然力的腹中出生后，他最初得到的是两个人类前的、超人类的妻子。可是随着宇宙演化周期的运行，生育活动从原始的形式进入人类历史的形式，宇宙所生的女性让位于人所生的女人。于是这位老迈的造物者和父亲在他所生活的社区中就成了形而上学的不合时代的人物。当他最后对人所生的女人感到厌倦，并渴望再回到使他充裕的妻子身旁时，他的对抗行为使得世界在一段时间里为疾病所苦，但随即摆脱了这种疾苦。于是主动权转移到孩子们手中。那位让睡梦困扰的、作为父亲的象征性人物沉浸到原始深渊之中。在万物齐备的地上只有人。宇宙演化周期已经朝前运行。

308

3

赎罪的子宫

现在成问题的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那些讲究实际的国王用他们的审判指导人们，那些祭司们用神圣骰子[10]的

启示教诲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意识的领域变得狭窄，以致人间喜剧的宏伟轮廓消失在杂乱无章的、自相矛盾的目的之中。人类的眼光变得短浅，只看得见存在的反光的、可触知的表面。他们对深景的展望受到阻碍，看不见人类痛苦的意义。社会陷入错误和灾难之中。渺小的个人篡夺了造物者的法官席位。

在神话中这是永恒的主题，在先知的预言中这是熟悉的呼声。人民渴望在那肉体和灵魂都遭到扭曲的世界上能有某个人物来重新体现那个形象化身的命运。来自我们自己传统的神话我们都很熟悉。这种神话在其他地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当希律王（他是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的顽强自我的极端象征）使人类下降到精神堕落的最低点之时，一位姑娘在一个不显眼的村庄里出世了，这位姑娘使自己不受流行于她那一代人中的错误所玷污：她在人们中间就是那个曾是风的新娘也即宇宙女人的缩影。她的子宫像原始深渊那样保持着未孕状态，随时准备发挥出使空虚繁殖的原始力量。

309 “有一天，当马利亚在泉边灌满水罐时，上帝的天使在她面前出现并对她说，马利亚，你有福了，因为你在你的子宫里为上帝准备了住所。看哪，天上的光要来住在你的腹中，并通过你照亮整个世界。”[11]

到处都有与此相似的故事，而且其主要轮廓一致得令人惊异。这种情况迫使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认为是魔鬼在愚弄他们，无论他们传教到哪里，魔鬼就在哪里对他们的教导加以嘲笑。佩德罗·西蒙修士在他的《征服西印度大陆的历史记录》（昆卡，1627）中报道说，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通哈人和索加莫佐人中间开始工作后，“那地方的魔鬼就开始宣扬相反的

教义。除了别的以外，魔鬼还设法诋毁教士们关于圣子通过童贞女马利亚取得肉身成人的教导，宣称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可是不久太阳就会使之实现，到那时太阳就会用阳光使瓜切塔村的一个童贞女受孕并在她的子宫中取得肉身成人，而她则仍然是个童贞女。这个消息在当地广为流传。碰巧这个村子的村长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是童贞女，她们两个想要在自己身上实现这个奇迹。于是她们每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时就离开她们父亲的家，走出用篱笆围住的菜园子。村外有许多小山丘。她们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爬上其中的一座小山丘，使自己处于能使第一线阳光照在自己身上的位置。她们像这样一连做了好几天。据推测，魔鬼得到上帝的允许（上帝的判断是难以理解的），使事情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实现，就这样两
310 个女儿中的一个怀孕了。据她声称，使她受孕的是太阳，九个月之后她生下一块大的、珍贵的哈夸塔，在他们的语言中哈夸塔就是绿宝石。这个女人拿起绿宝石，用棉布包好，放在两个乳房之间，让它在那里一连呆上好多天，在这段时间结束后，绿宝石变成了一个男孩：这一切都是奉魔鬼之命而实现的。这男孩被取名为戈兰恰丘，在他的祖父村长的家中受到抚养，直到他长到二十四岁时为止。”然后他在庆祝胜利的行列簇拥下来到国家的首都，并在所有的省份中被歌颂为“太阳之子”。[12]

印度教有个讲述山神喜马拉雅的女儿雪山神女隐居在高山进行苦行修炼的神话。那时一个名叫陀罗伽的专横的提坦篡夺了世界的统治权，根据预言，只有大神湿婆的儿子才能够打倒这个提坦。可是湿婆是瑜伽之神——他远离人群独处，进行内省沉思。要使他感情激动生个儿子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

雪山女神决心要使世界的状况改变，就和湿婆进行一场

比赛，她也离群独处，内省沉思，在烈日下赤裸着身体，不吃不喝，她甚至在四个方位上燃起四堆大火来增加温度。她那美丽的身躯皱缩成易碎的骨架，她的皮肤变得像皮革一样坚硬。她的头发纠缠得乱蓬蓬的。她那清澈的双眼被烤得枯干。

一天，有个年轻的婆罗门走来向她提出问题，像她那样美丽的人为什么要用这种苦刑来毁灭自己。

“我的心上人是至高无上的湿婆，”她回答说，“湿婆是离群独处、专心修炼毫不动摇的神。因此，我要用苦行修炼来感动他，打破他的内心平衡，使他怀着爱慕之心来到我的身旁。”

311 那个年轻人说：“湿婆是毁灭之神。湿婆是世界的毁灭者。他的爱好是在坟场的尸体臭气中沉思默想；他在那里观看死尸腐烂，而这和他那破坏一切的心情正好是协同一致的。湿婆的花环是活的蛇。湿婆是个乞丐，而且没有人知道有关他出生的任何情况。”

那位童贞女说道：“像你这种人是无法理解他的。他是个乞丐，但他却是财富之泉；他可怕，但他却是神恩之源；活蛇花环或宝石花环他可以随意戴上或取下。他是永恒之物的创造者，他又该怎样出生呢！湿婆是我的意中人。”

那个年轻人收起他的伪装——他就是湿婆。⑬

4

童贞女成为母亲的民间传说

佛陀以一头白象的形式从天上下来进入他母亲的子宫。“身穿百蛇编织之裙”的阿兹特克人的大地女神科亚特利库埃让一位以一团羽毛的形态出现的神和她亲近。奥维德的《变

形记》中尽是些山林水泽的仙女被伪装成各种形状的神(如伪装成公牛、天鹅、一阵金雨的朱庇特)所侵袭的故事。偶然地吞下一片叶子、一枚坚果,或甚至是一阵微风都足以使准备着的子宫受孕。生殖力无处不在。根据命运当时的心血来潮,
312 所怀的胎儿可能是个救世主,也可能是个毁灭世界的恶魔——谁也无法知道。

童贞女成为母亲的形象不仅在神话中,而且在民间故事中也比比皆是。只要举一个汤加群岛的奇怪的民间故事就足够了;这个故事是关于“美男子”西尼拉乌的一组故事中的一个。这个故事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它极端荒诞,而是因为它在不自觉的诙谐模仿中明白地显示出典型英雄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的基本主题:童贞女生子、寻找父亲、考验、与父亲和解、童贞女母亲的升天和加冕,最后是真正的儿子获得胜利和假冒者受到严厉惩罚。

“从前有一对夫妻,妻子怀了孕。当她的产期到了,她叫丈夫来把她抬起,好让她分娩。可是她产下的是个蛤蜊,丈夫就生气地把她扔下。可是她叫丈夫去把蛤蜊放在西尼拉乌洗澡的池塘里。后来西尼拉乌来洗澡,把用来洗澡的椰子外皮扔在水里。那只蛤蜊滑动过来,把椰子外皮吸了进去,就此受了孕。

“有一天,那个女人,也就是蛤蜊的母亲,看到蛤蜊朝她滚动过来。她生气地问蛤蜊来做什么,可是蛤蜊回答说这不是生气的时候,并要她用帘子遮出一块地方,好让她在那里生孩子。于是挂起了帘子,蛤蜊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然后滚动回到她的池塘里,由那个女人照顾那个名叫‘到檀树下去的法塔伊’的孩子。时间流逝,瞧,蛤蜊又怀孕了。又滚动到那座房

子里去生孩子。发生过的事情又重演一遍，蛤蜊又生下一个名叫‘让常春花任意缠绕着的法塔伊’的大胖儿子。这孩子也留下来让那女人和她的丈夫来照顾。

313 “当那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时，那个女人听说西尼拉乌要举行一个喜庆节日，就决定让她的两个孙子去参加。于是她把那两个年轻人叫来，要他们做好准备，并告诉他们那个举办他们去参加的喜庆节日的人是他们的父亲。当他们到达举行节日庆典的地点时，所有的人都朝他们注视。女人们无不把眼睛盯在他们身上。当他们朝前走时，一群女人向他们喊叫，要他们转过身来朝她们走去，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拒绝了她们，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喝卡瓦酒的地方才停下。他们在那里给人们倒卡瓦酒。

“可是西尼拉乌为了这两个年轻人搅乱了他的节日而生气，他命令他手下的人拿两个钵子来，然后叫他们把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抓来砍成碎块。他们把竹刀磨利来砍他，可是当刀砍在他身上时，刀尖从皮肤上滑掉，于是他喊道：

刀砍在我的身上又滑掉，
难道你就坐着朝我们看，
看我们是否和你相像。

“于是西尼拉乌问他手下人那个年轻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就把那几句话说给他听。他命令手下人把那两个年轻人带过来，问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回答说，他就是他们的父亲。西尼拉乌吻了他刚找到的儿子，并叫他们去把母亲带来。于是他们到池塘里找到蛤蜊，把蛤蜊带到祖父那里，祖父打开蛤

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名叫‘住在河里的希纳’的美丽女人。

“接着,他们出发回到西尼拉乌那里,那两个年轻人各披一块称作陶佛呼阿的带穗子的草席;他们的母亲披一块称作图奥乌阿的十分精致的草席。两个儿子在前面走,希纳跟在后面。他们到达西尼拉乌那里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们坐在一起。接着,那两个年轻人去各人坐在西尼拉乌的一支大腿
314 上,希纳去坐在他的旁边。然后西尼拉乌叫手下人去准备一只火炉,并把火炉烧得烫烫的;他们去抓住那些妻子们和她们的孩子,把他们杀死烤熟;西尼拉乌娶住在河里的希纳为妻。”⑭

注释:

① 目前形式的《卡勒瓦拉》(“英雄国”)是埃利亚斯·兰罗特(1802~1844)的作品。兰罗特是芬兰乡村医生和语言学家。他收集了大量关于传说中的英雄维纳莫伊宁、伊尔马里宁、勒明基宁和库勒沃的诗歌后,将它们按照经过协调的顺序写成一部统一的长诗。这部长诗有23,000行。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看到过兰罗特的《卡勒瓦拉》的德语译本,阅读之后使他完成了他的《海华沙之歌》的构思,并选定了这首长诗的格律。

下面的译文来自W·F·柯尔比的译文(人人丛书,第259~260册)。

② 第1篇,第299~260行。

③ 即水鸭蛋破裂之后的第十个夏天。

④ 第1篇,第263~280行。

⑤ 第1篇,第287~328行。

⑥ 第1篇,第329~344行。

⑦ 这支角和油在南罗得西亚的民间传说中起显著的作用。恩戈纳角是创造奇

迹的器具,它具有产生火和雷电、使活物受孕、使死者复活的力量。

⑧ 这句话用感情夸张的、仪式似的语气重复多次。——译注

⑨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和道格拉斯·福克斯,《非洲的创世纪》(纽约,1937),第215~220页。比较图版18。

津巴布韦的意思大致是"皇家宫廷"。在维多利亚堡附近的史前期遗址被称为"大津巴布韦",在整个南罗得西亚的石头遗址都被称为"小津巴布韦"。(弗罗贝尼乌斯和福克斯的注。)

⑩ 即姆韦齐的孩子们的哈卡塔;上文第306页。

⑪ 《伪马太福音》,第9章。

⑫ 金斯巴勒,前引书,第8卷,第263~264页。

⑬ 迦梨陀娑,《战神鸠摩罗出世》。有R·格里菲思的英译本(第2版,伦敦:特吕布纳出版公司,1897)。

⑭ E.E.V,科洛科特,《汤加群岛的故事和诗歌》(伯尼斯·P·毕晓普博物馆公报,第46号,檀香山,1928),第32~33页。

315 # 第三章　英雄的变形

1

原始时代的英雄与人类

我们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自己本身存在的创造者所直接产生的散发物起到神话时代的易变的然而是永恒的人物为止;第二阶段从那些被创造出的创造者起到人类历史领域为止。散发物凝固了,意识的范围缩小了。因此这时推动宇宙演化周期运转的不是已经变为无形的神,而是或多或少、具有人的性质的英雄,通过这些英雄决定世界的命运。从这时起神话就开始让位于传说——就像《创世纪》中逐出伊甸园以后的篇章那样。形而上学随之让位于有历史记载以前的史前史,开始时史前史模糊不清,然后逐渐变得准确详
316 尽。英雄的虚构性变得越来越少,到最终阶段,世界各处的当地传说进入了有历史记载的共同明朗的阳光之中。

像摆脱被缠住的船锚似的摆脱了月亮人姆韦齐之后,他的子孙的社区就自由地浮到醒觉意识的白昼世界之中。可是我们听说在这些子孙中间有此刻在水底的父亲直接生出来的儿子,这位父亲和他最初生出来的孩子一样,在一天里就从婴儿长大为成人。这些具有宇宙能量的特殊的人构成宗教和社

会的贵族。他们具有双倍的创造力，因此他们本身就是启示的源泉。在过去的每个传奇时代的黎明阶段中，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文化英雄，是城市的创建人。

中国的编年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地变得坚实、人们定居在江河流经之处时，“天帝”（太昊）伏羲（公元前2953～前2838）治理万民。他教导他的部落网罟捕鱼、狩猎野兽、饲养家畜，把人们分为氏族，制定嫁娶制度。有个形状似马、身上有鳞的怪物出自孟津之水，把一块超自然的石板交付给他，他根据石板上的图纹画出八卦，至今八卦仍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象征符号。他的母亲通过神奇的受孕，怀胎十二年之后将他生下，他长着牛首、人臂、蛇身。[1]

他的继任者“地帝”神农（公元前2838～2698），身高八尺七寸，牛首人身。神农的母亲受龙的感应而怀孕。她为生下这样的孩子感到困恼，就把这婴儿抛弃在山坡上，可是野兽来保护他、给他食物，当她知道这种情况后，就把婴儿带回家。
317 神农在一天中发现了七十种毒草和解毒药：他能够透过覆盖在胃脏上的透明玉石来观察每一种毒草在胃中的消化情况。他后来写了一本名为《神农本草》的药典，这部药典现在仍然在使用。他发明了犁和以物易物的制度；中国的农民尊他为“五谷之君”。他在一百六十八岁时登仙而去。[2]

这样的蛇形国王和弥诺陶洛斯式的怪物具有比正常人类体格所体现的更为强大得多的创造世界和维持世界的力量。在那些时代中所完成的是无比艰巨的为人类文明打基础的工作。而随着宇宙周期向前运转，在随后的时代中所要做的不再是原人的或超人的工作，而是需要专门由人来做的工作——控制感情、探索技艺、为国家制定经济制度和文化惯

例。这时所需要的不是月亮公牛的化身，不是为命运卜卦的蛇的智慧，而是一个能洞察民心，知道人们的需要和希望的人。因此宇宙演化周期产生出一位人形的皇帝，他将成为未来每一代人的国王的模范。

黄帝（公元前 2697～2597）是可敬的三皇中的第三位。他的母亲是一位国王的妃子，有一天夜里她看见耀眼金光环绕大熊星座，有感而孕。孩子出世后七十天就能说话，他十一岁时登上王位。他的特长是做梦：他能在梦中游历最远的地区，并在超自然的领域和仙人作伴。在登极后，黄帝做了一个持
318 续了整整三个月的梦，在梦中学会修心养性。当他从同样长的第二个梦中醒来后，他获得了教诲万民的能力。他教导人民控制自己心中的性格力量。



图版 21　混沌怪和太阳神（亚述）



图版 22　年轻的玉米神(洪都拉斯)

这位了不起的人在中国统治了一百年，在他的统治下，人们生活在黄金盛世之中。他身边有六位大臣，在他们的辅佐下，他制定历法，开创算数，教导人民用木、陶、金属制造器物，建造舟车，使用货币，用竹制造乐器。他选定祭神的公共场地。他限定私人财产的范围并制定有关法律。他的妻子发明用蚕丝织绸。他种植一百种谷物、蔬菜和树木。他支持饲养鸟、兽、爬行动物和昆虫；他教导人民利用水、火、木、土；他调节潮汐的运动。在他一百十一岁时去世之前，整个帝国的花园中都出现了凤凰和麒麟，以昭示他的统治尽善尽美。[3]

2

人类英雄的童年

牛首蛇身的早期文化英雄从降生之时起就具有自然界的
319 自发的创造力。这就是他所具有的形体的意义。另一方面，人形的英雄必须“降格”，以便和类人动物重新建立联系。这就是英雄的冒险经历的意义，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传说的创作者很少满足于把世界上的伟大英雄仅仅看成是冲出限制他们同代人的地平线，并带回那种像他们同样勇敢并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们所可能找到的恩赐。相反，一直存在着的倾向是使英雄从出生时、或甚至从入胎时起就具有非凡的力量。

这一倾向是和那种看法相一致的，即认为英雄的地位是预先确定的，而不是通过努力所能达到的，这样就出现了人物和其传记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耶稣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通过苦行和默想而获得智慧的人；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是神亲自下凡来展示人的历程。第一种看法会促使人去切实地模仿耶

稣,以便能像他那样突破局限,得到超凡的赎罪经验。可是第二种看法则认为英雄是让人去为之沉思的象征符号,而不是让人去切实模仿的榜样。神性是全能上帝的启示,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对生命的思考应该作为对自己的内在神性的默想,而不是作为准确的模仿的前奏,我们从中所得到的教诲不是"行此从而成为善人",而是"知此从而成为神"。[④]

320 在本书第一部分"英雄的冒险"中,我们从第一种观点(可称为心理的观点)来观察英雄为人们赎罪的功绩。我们现在必须从第二种观点来描述这一功绩,在这里赎罪功绩就成了英雄发现并揭示超自然奥秘的功绩的象征。因此,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要考虑英雄的神奇童年,这种神奇的童年表明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圣原则的特殊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体现。接下来我们要考虑英雄为了实现他命中注定的工作而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些生活中的角色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在重要性方面各不相同。

用已经系统阐述过的词来说,英雄的第一个任务是有意识地去体验先于宇宙演化周期的阶段;去朝反方向冲出宇宙形成的各个时期。接下去,他的第二个任务是从那个深渊返回当代生活中来,在当代生活中充当一个能转变神的潜能的凡人。黄帝具有做梦的能力:那就是他能够下降到深渊并能返回的本
321 领。维纳莫伊宁的第二次出生,即水中出生,使他返回去体验自然界的力量。在汤加群岛的蛤蜊妻子的故事中,这种倒退从母亲出生开始:使英雄弟兄从低于人类的动物腹中出生。

英雄在他个人周期的第二部分中的业绩和他在个人周期的第一部分中所下降的深度成比例。蛤蜊妻子的两个儿子尽管来自低等动物,他们却长得极端俊美。维纳莫伊宁从水和

风的自然力量重新出生；他具有用吟游诗人的歌声来激发或遏制自然界的和人体的力量的才能。黄帝旅居神灵的国土；他能教导人们修心养性。佛陀超越于创世神的领域，从空虚中归来；他能拯救人们免遭轮回之苦。

如果真实历史人物的业绩使他成为英雄，替他写传奇的人会为他编造出适当的在深处冒险的事迹。这种冒险事迹往往描述到神奇的领域中去旅行。这种冒险应该一方面解释为下降到心灵的黑夜之海中的象征，另一方面解释为表现在各人生活中的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的象征。

阿卡得的萨尔贡（公元前约 2550）为地位低微的母亲所生。他的父亲是谁没人知道。他被放在芦苇编的篮子里，在幼发拉底河上漂流，被一个名叫阿基的农民发现，阿基抚养他，使他成为花匠。这个青年得到伊什塔尔女神的宠爱，于是他终于成为国王和皇帝，被誉为是活的神。

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公元四世纪）被装在一个陶罐里扔在牛棚门口。一个牧牛人发现并抚养这个弃婴。有一天当这个孩子和他的伙伴们玩国王审判犯人的游戏时，小旃陀罗笈多命令砍掉罪大恶极的犯人的双手和双脚；随后，按照他的话，被砍掉的手和脚又回到原处。一位过路的王
322 子看到这场奇迹般的游戏，就用一千元钱买下这孩子，后来在家中从这孩子身上的记号辨认出他是孔雀家族的人。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公元 540? ~604）是由一对受魔鬼唆使而乱伦的贵族家庭的孪生兄妹所生的。悔罪的母亲把他放在精致的小箱子里送到海上漂流。一个渔夫发现并收养了他，他六岁时被送进修道院受教士的教育。可是他渴望成为一名武士。他乘上一艘船，这艘船奇迹般地把他送到他父母

的国家,在那里他娶了王后为妻——很快就证明这位王后是他的母亲。格列高利发现这第二次乱伦之后,就连续过了十七年悔罪的生活,他被链条拴在海中的礁石上。锁住链条的那些钥匙被扔进海中,可是到这漫长的十七年结束时,那些钥匙在一条鱼的腹中发现,这被认为是上帝的神示,于是悔罪人被送往罗马,后来他在罗马被选为教皇。⑤

查理曼大帝(742~814)在童年时受到他的哥哥们的迫害,逃到萨拉森人的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化名为梅内,杰出地为那里的国王服务。他使国王的女儿改信基督教,他们两人秘密地作了结婚的安排。继续做出了一些业绩之后,这位高贵的青年回到法国,推翻从前迫害他的那些人,胜利地登上王位。接着,他统治了一百年,他身边有十二位大臣。根据报道,他留着白色长须和白发。⑥有一天,他坐在审判树下为一条蛇主持公道,这条蛇为了表示感激就送给他一件护符,这件护符使他和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彼此相爱。这件护符后来在
323 埃克斯落入一口井中: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在那里居住的原因。在长期和萨拉森人、萨克逊人、斯拉夫人和北欧人进行战争之后,这位永不显老的皇帝逝世;但他只是睡着了,在他的国家需要时,他会重新醒过来。在中世纪的晚期,他从死者中间回来参加了一次十字军东征。⑦

在这几篇传记的每一篇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用各种方法使之合理化的婴儿流放和归来的主题。这是所有的传说、民间故事和神话的显著特点。一般来说,作者总是努力使之尽量确实可信。然而,如果所描述的英雄是个族长、巫师、先知或神的化身,那就允许将那些奇迹大肆渲染。

流行在犹太人中的关于族长亚伯拉罕诞生的传说是明显

的超自然的婴儿流放与归来的例子。宁录观察星象,预知亚伯拉罕的诞生,“因为这个不敬神的国王是个熟练的星象家;星象向他预示,在他在位期间将有一个人诞生,这人将起来反对他并成功地揭露他宗教的虚伪性。星象向他预言的命运使他害怕,于是他召来他的王子和行政官员,要他们为这件事给他想办法。他们回答说:‘我们一致的忠告是你应该建造一座巨大的房屋,让全国的孕妇和她们的接生婆全都住在里面,直到她们把孩子生下为止。当一个女人的产期到了,生下孩子时,如果生的是个男孩,接生婆就有责任把这男孩杀死。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就让这孩子活下去,并把值钱的衣服作为礼物送给这孩子的母亲,还要让一名传令官宣布:“生女孩的母亲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这个建议使国王很高兴,于是他在全国张贴布告,召集
324 所有的建筑师来替他建造一座大房子,这房子高六十厄尔,[8]宽八十厄尔。房子造好后,他又张贴第二张布告,召集所有的孕妇到那座房子里居住,直到分娩。他指定官员把孕妇带到那里,并派卫兵在房子里和房子四周站岗,防止孕妇逃走。另外,他还派接生婆进入那座房子,命令她们把母亲怀中的男孩杀死。如果哪个女人生了女孩,就给她穿上黄麻布的、丝绸的和绣花的衣服,把荣耀的母亲送出禁闭所。就这样杀死了不下七万个孩子。于是天使们到上帝面前说:‘你没看见迦南的儿子,那个渎神的、罪恶的宁录所干的事,他杀害了那么多无害的无辜婴儿?’上帝回答说:‘圣洁的天使们,我知道了,我看到了,因为我并没有睡觉。我看到,我知道秘密的事和公开的事,你们将会看到我是怎样对待这个罪人和渎神者的,因为我要动手惩罚他。’

"大约在这时他娶了亚伯拉罕的母亲，接着她怀孕了。……当她的产期临近时，她惶恐地离开城里，沿着峡谷的边缘朝沙漠走去，直到她碰巧看见一个洞穴。她走进这个避难所，第二天阵痛发作，生下一个儿子。这孩子脸上太阳般的光辉照亮整个洞穴，使他母亲心中极为欣喜。她生下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母亲伤心地对儿子说：'唉，我不幸在宁录为王的时候生下了你。七万个男孩为你送了性命，为了你我心中害怕，怕他知道你活着会把你杀死。亲眼看见你在我的怀中被杀，还不如让你死在这座洞穴里。'她脱下身上穿的衣服
325 把孩子包住。然后她把孩子抛弃在洞穴里，说道：'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上帝不会忘记你，不会把你抛弃。'

"就这样亚伯拉罕被遗弃在洞穴里，没有奶妈照看他，于是他开始嚎啕大哭。上帝派天使加百列下来给他乳汁喝，天使就使乳汁从婴儿右手的小指流出，亚伯拉罕吸吮乳汁，直到他长到第十天，这时他站起身来走动；他离开洞穴，沿着峡谷的边缘走。当太阳落山，群星升起时，他说道：'这些就是上帝！'可是到天亮时，他不再能见到群星，于是他说：'我不再崇拜群星，因为它们不是上帝。'这时太阳升起，他说：'这才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可是太阳又落山了，他说道：'他不是上帝。'他看见月亮，他把月亮称为他要向之表示敬意的上帝。接着月亮变昏暗了，于是他喊道：'这也不是上帝！另有一位使日、月、星辰运行的上帝。'"⑨

蒙大拿的黑脚人中流传着关于杀妖怪的青年库特-奥-伊斯的故事。这个青年是当他的养父母在锅里煮凝成块的野牛血时发现的。"立即从锅里发出小孩啼哭的声音，就像小孩被

烧伤或烫伤似的。当他们朝锅里看时，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于是他们立即把小孩从水里抱了出来。他们感到非常惊异。……到了第四天，这小孩说话了，他说：‘把我依次绑在这座棚屋的几根柱子上；当我被绑在最后一根柱子上时，我就会从捆绑中解脱出来，长成大人。’老太太照他的话做；当她依次把他绑在一根根柱子上时，可以看出他在长大；当他们把他绑在最后一根柱子上时，他变成一个大男人。”⑩

民间故事中证实或代替流放主题的是受蔑视，或处于不
326 利地位的主题：受到欺凌的最幼子或最幼女、前妻或前夫生的儿子、丑小鸭或地位最低微的侍从。

一个普韦布洛少女用一只脚帮她的母亲搅拌粘土制造陶器时，感觉到有一块泥溅到她的腿上，可是她后来没有去想这回事。“过了几天，这姑娘觉得有东西在她肚子里动，她根本没有想到她肚子里有了孩子。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可是这东西越长越大。有一天早晨她觉得要呕吐，这天下午她生了个婴儿。到那时她的母亲才第一次知道她的女儿要生孩子。母亲对此很生气；可是当她朝婴儿看时发现那不像个婴儿，她看见一个有两个东西伸出来的圆的东西，那是一个罐子。‘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个东西的？’妈妈问道。那姑娘只是哭个不停。这时父亲进来了。‘没关系，我很高兴她有了个婴儿，’他说。‘可这不是个婴儿，’母亲说。父亲走过去朝它看，看出那是个小水罐。从那时起，他很喜欢那个小水罐。‘它在动，’他说。很快那个小水罐就开始长大。二十天后它已经很大了。它能够和孩子们四处走，它还能够说话。‘爷爷，带我出去，好让我到处看看，’他说。因此每天早上爷爷带他出去，他朝孩子们看，孩子们也喜欢他，他们发现他是个男孩，是个水罐孩

子。这是他们从他所说的话中发现的。"[11]

总的情况是：主宰命运的孩子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微贱阶段。这段时间里充满极端的危险、阻碍或屈辱。他被扔进自己的内心深处或被扔进未被发现的外界领域；无论是进入内心或进入外界，他所接触的都是未曾探索过的暗区。在这暗区中充满着未料想到的精灵，除恶意的精灵外还有善意的精灵，如：一位显身的天使，一头来给予帮助的动物，一个渔夫、一个猎人、老太婆或农夫。让动物抚养教育，或像齐格弗
327 里德那样，在地底下受到滋养生命树之根的矮地神抚养教育，或径自独处在某个小房间中（这种故事千变万化），这位人世间的年轻学徒懂得了存在于已知领域之外的萌芽力量。

这些神话一致显示要对付这种经历并幸存下来就需要有非凡的能力。关于英雄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具有早熟的气力、聪明和智慧的轶事比比皆是。赫拉克勒斯在摇篮里扼死女神赫拉派去伤害他的蛇。波利尼西亚的莫伊套住太阳使它缓慢下降，好让他母亲有时间煮饭。亚伯拉罕认识到只有一位唯一的上帝，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是个婴儿的佛陀有一天被放在一棵树下；他的保姆突然发现树的影子整个下午没有移动过，而佛陀则进入了瑜伽的入定状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受印度教徒爱戴的救世者黑天幼年时流放在瞿俱卢和沃林达沃纳的牧牛人中间的事迹组成了一套生动的故事。有一个名叫浮塔纳的女妖变幻成长为美丽但乳房中充满毒液的女人在自己的乳房上涂抹毒药，来到婴儿黑天的养母夜苏陀的家里；她装出友好的样子，马上把婴儿抱在怀里喂奶。可是黑天用力吮吸乳汁时把女妖的生命吸掉，于是她倒下死去，重现出她那巨大、可怕的身躯。然而当那散发恶臭的尸体被火化

时，却发出一阵芳香，因为那位神圣的婴儿在吃她的乳汁时拯救了这个女妖的灵魂。

黑天是个爱恶作剧的孩子。他喜欢在挤奶姑娘们睡着时，把她们的一罐罐凝乳神秘地偷走。他老是爬到高架子上，把放在他够不到之处的东西吃掉并溅泼出来。那些姑娘们称他是“乳脂贼”，并向他的养母诉苦；可是他总能够编造出谎话来为自己辩解。一天下午，当他在院子里玩耍时，有人去告诉他的养母，说他在吃泥土。养母拿着一根鞭子走来，可是他已经把嘴唇擦干净，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她扒开他的嘴巴，可是当她朝嘴里看时，她看到的是整个宇宙，是整个“三界”。她想道：“我多么傻，竟把我的儿子想象成是三界的主宰。”接着一切又对她隐蔽起来，这一瞬间立即从她的头脑中消失。她爱抚这小孩并把他带回家去。

放牧人习惯于崇拜天国之王和雷雨之神因陀罗（他是印度教中的宙斯）。有一天当他们献祭之后，黑天这孩子对他们说：“尽管因陀罗是天国之王，他却不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害怕提坦们。另外，你们所祈求的雨和幸运要靠太阳，是太阳把水引到天上再让水降下来的。因陀罗又能做些什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取决于自然和精神的规律。”然后，他把放牧人的注意力转向附近的森林、河流和山丘，特别是瞿婆檀山，说这些比远离他们的空中的主宰更值得他们崇拜，于是他们用鲜花、水果和甜食向瞿婆檀山献祭。

黑天变化出第二个形象：他化身为山神接受人们的献祭，与此同时，他以原来的形象在人们中间向山神礼拜。山神接受祭品后，把祭品吃得精光。[12]

因陀罗为此大为震怒，他召来云神，命令他在那些人头上

降下倾盆大雨，直到把一切东西冲扫得荡然无存。于是一大
329 片雷雨云飞驰到那个地区上空，开始倾泻洪水般的暴雨，就像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似的。可是黑天用他的无穷能量使瞿婆檀山发热，然后用他的小指顶起大山，叫人们到山底下躲避。雨打在山上发出一阵嗞嗞声，顷刻间化成气蒸发掉。暴雨下了七天七夜，可是没有一滴雨接触到牧人的社区。

这时因陀罗意识到他的对手一定是原始存在的化身。当黑天第二天一面用笛子吹奏音乐，一面赶着牛群出去放牧时，天国之王因陀罗骑着白色大象爱罗婆多从天上下来，俯身在微笑的孩子面前表示顺从。[13]

童年周期的结束标志着英雄的归来或受到承认，这时在长期处于微贱状态之后，他真正的品质得以表现出来。这种事情可能突然变成关键性的转折，因为这意味着突然出现了人类生活中迄今从未有过的力量。过去的模式被粉碎了，或者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灾难。可是在貌似大混乱的瞬间过去之后，人们看到新的因素的创造性价值，于是世界以从未预料到的灿烂光辉重新出现。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主题可以用英雄自己的身体，或英雄对他的世界的影响来说明。我们可以在普韦布洛人的水罐孩子故事中看到前者的例子。

"男人们准备出去追猎兔子，水罐孩子也想去。'爷爷，你能把我带到平顶山的山脚下吗，我要去打兔子？''可怜的孙子，你没法打兔子，你没有腿，没有手臂。'爷爷说。可是水罐孩子非常想去。'不管怎样你把我带到那里。你年纪太老，不能做任何别的事。'他的母亲哭了，因为她的孩子没有腿、没有手臂、没有眼睛。可是他们一直把食的东西喂到他的嘴里，喂

到水罐的嘴里。第二天早晨，他的爷爷把他带到南边的平地
330 上。然后他自己朝前滚动，不久他看见一道兔子的足迹，于是他跟踪足迹。兔子很快就跑了出来，他开始追兔子。在他追到沼泽地之前，地上有一块石头，他撞在石头上把自己打碎了，接着一个男孩，一个大男孩跳了出来。这男孩脖子上戴着许多串珠子，耳朵上戴着绿松石耳环，身穿跳舞短裙、鹿皮鞋和鹿皮衫。"捕猎到一些兔子后，他回转去把兔子送给他的爷爷，爷爷怀着胜利的喜悦把他带回家中。[14]

精力充沛的爱尔兰英雄库胡林(库胡林是被称为"全套红枝骑士故事"的中世纪的《全套厄尔斯特故事》中的主要英雄)[15]体内燃烧着的宇宙能量会突然爆发出来，既压倒他自己，也打碎他周围的一切东西。当他四岁时——故事这样说——他出发去考验他伯父科诺胡尔国王的"男孩军团"，用他们自己的运动项目进行比试。他携带他自己的用黄铜制成
331 的玩爱尔兰曲棍球的球棍、银球、标枪和玩具长矛，朝宫廷所在的城市埃马尼亚前进；他未经允许就猛冲到男孩们中间——"一共一百五十人，他们以科诺胡尔的儿子福拉明为首，在草地上玩曲棍球和练习武艺。"场地上所有的男孩都朝他进攻，他用拳头、手臂、手掌和小盾挡开从四面八方朝他飞来的曲棍、球和长矛。战斗的狂热生平第一次在他身上发作(这种战斗狂热是奇怪的变形，后来被称为是他的"突发"或"畸变")；在人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已经打倒了五十个最强的男孩。男孩军团的另外五个成员匆忙撤退时在国王身边走过，那时国王正坐在那里和能言善辩的弗格斯下棋。科诺胡尔站起身来制止这场混乱。可是库胡林不肯住手，直到国王把所有的男孩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保证不让他们

受到伤害时，他才罢休。[16]

库胡林处于武装状态的第一天就是他全面显示自我的一天。他的表现既缺乏冷静的克制，也没有我们在印度教黑天的事迹中所感到的顽皮的嘲弄，而是不仅使别人而且使自己第一次知道他本人的巨大力量。这巨大力量迸发自他的存在的深处，而这种力量一经迸发出来，就必须当即把它控制住。

又是在科诺胡尔国王宫廷中发生的事。这一天卡思巴德这位德鲁伊德[17]预言说，在这一天拿起武器、穿上盔甲的任何小伙子，"他的英名将使全爱尔兰其他青年的名字黯然失色，可是这位小伙子将会短命。"库胡林立即要求给他以战斗装备。给他的十七副武器全都在他那力量巨大的手中一一断
332 裂，直到科诺胡尔把自己的全套武器给他才罢。然后，他又把一辆辆战车弄成碎片，只有国王的战车才坚牢得足以供他使用。

库胡林命令国王的驾车人替他驾驭战车，他们驶过"当心浅滩"，到达遥远的"内赫坦子孙的城堡"，在那里库胡林砍掉防御者的头，并把那些砍下的头缚在战车的边上。在回去的途中，他跳下战车，"单凭他奔跑的速度"，捕获了两头身躯最雄伟的公鹿。他还用两块石头打下了二十四只在空中飞翔的天鹅。他把公鹿和天鹅全都用皮带和绳索拴在战车上。

当战车驶近埃马尼亚的城市和城堡时，女先知勒瓦尔汉看到这壮丽的景象感到惊恐。"这战车因为缚着流血的敌人首级而增光，"她宣称，"美丽的洁白的天鹅在战车里和他作伴，还有整只的公鹿拴在战车上。""我认识战车上的战士，"国王说，"他只是个男孩，是我妹妹的儿子，他今天出去行军。他将来肯定会手上沾满鲜血。如果他的狂怒不及时制止，埃马

尼亚的所有年轻人都会让他弄死。”必须想个办法来降低他的狂热，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城堡里以斯堪拉赫为首的一百五十名女人“赤身裸体、毫无遮盖地走出城堡去迎他”。这位小战士让这种女性展览弄得发窘，也许是弄得他难以自持，就把目光移开，就在这一瞬间人们把他抓住浸在一大桶冷水里。大木桶爆裂，木条和铁箍四散飞开。第二桶水变得沸腾。第三桶水只是变得很热。就这样库胡林被制服，于是那座城市得救了。[18]

“他真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库胡林每一只脚上有七个脚趾，每一只手上也有同样多的手指；他的眼睛明亮，每只眼睛
333 有七个瞳孔，每个瞳孔闪着七颗宝石般的火花。他的每边脸上有四颗痣：一颗是蓝的、一颗是红的、一颗是绿的、一颗是黄的。长在他两耳之间的是五十绺浅黄色的长头发，就像黄色的蜂蜡，或像白金饰针似的在晴朗的阳光下闪烁。他披一件用银搭扣扣在胸前的绿色斗篷，穿一件金线织的衬衫。”[19]

可是当他突然发作或产生畸变时，“他变成令人害怕的各种形状，变成迄今从未见过的怪物。”他的全身，从头顶到脚跟，他的肉、他的四肢，他的每一个尖端、每一个关节都在抖颤。他的双脚、双胫和双膝全都移位到身体的后面。他头部的肌肉移到脖子后面，变成一个又一个比满月男孩的头还要大的肉块。“一只眼球深深陷入头颅，直到靠近枕骨，以致苍鹭都难以把它拖到面颊的表面；相反，另一只眼球则突然自动伸出来挂在面颊上，他的嘴扭曲歪斜直到碰着两耳……火星从他嘴里喷出。心脏在他身体里跳动的声音就像一头看门狗在履行其职责时的狂吠，或像一头狮子在追逐熊群时的嚎叫。人们可以看到因野蛮的愤怒在他体内沸腾而在云端形成的剧

毒阵雨和熊熊火焰。他的头发缠结在他头的四周……如果在他头顶上摇撼一棵结满果实的苹果树，我们可以猜测到决不会有一个苹果落在地上，而是所有的苹果都会一个个地戳在他的每一根头发上，因为当他狂怒时，他的头发会在头上直立起来。他的“英雄的突然发作，从他的额头发射出来，比第一流军人所用的磨刀石更长、更粗。最后，从他头皮的中心点垂
334 直朝上喷出的暗黑色的血比大船的桅杆更高、更粗、更硬、更长，然后这股血洒向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于是形成一片阴暗的魔法迷雾，就像冬日黄昏国王走近宅邸时笼罩在屋顶上的烟幕一样。”[20]

3

英雄作为战士

英雄的出生地，或英雄的流放地（从那遥远的流放地归来后，成年的英雄在人们中创造业绩）是世界的中心点，称为世界之脐。宇宙的各种形体从这个发源地一圈圈地朝四面扩展，就像环形的水波从水下的泉源朝四方扩散一样。

“位于辽阔而永不移动的深渊上面、和天空的九层圆顶和七层平底下面的是世界的中心点，即世界之脐。世界之脐是地上最安静的地方，在那里月亮永不亏缺、太阳永不落山，在那里永远是夏天，在那里布谷鸟永远咕咕叫，在那里白色少年有了知觉。”西伯利亚雅库特人的一则英雄神话用这样的描述开始。这个白色少年着手弄清楚自己是谁，弄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模样。在他的东面是一片辽阔的休耕地，在休耕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大山，山顶上有一棵参天大树，大树的

树脂透明而芬芳，树皮永不干燥或裂开，树液发出闪闪的银光，茂密的树叶永不枯萎。这棵树的柔荑花序像一串倒置的杯子。这棵树的树巅高耸于七层天底之上。成为大神伊林-艾-托乔恩拴牛马的柱子；而这棵树的一枝枝树根则伸进地下深渊，成为一根根柱子支撑着那里的神话中生物的住所。通过它的树叶，这棵大树和天上的生物进行对话。

当白色少年转身面向南方时，他看见绿草如茵的平原中央有一个平静的、永远没有风能吹皱的乳湖，湖岸四周是凝乳的沼泽地。在他的北面是一座阴暗的森林，森林中的树木日夜簌簌作响；各种走兽在这座森林中活动。高山耸立在森林之上，这些高山就像戴着白色兔毛的帽子一样；它们倚天而立，保护中部的地方不受北风的侵袭。一片灌木丛林向西方延伸，灌木丛林外面是高耸的冷杉林，冷杉林后面有几座光秃秃的孤峰在闪闪发光。

这就是白色少年诞生于其中的世界的模样。可是他很快就厌倦于一人独处，于是他走到巨大的生命之树前面。“尊敬的女神，我的树和住处的母亲，”他祷告说，“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成双捉对地活着，并且繁殖后代，可是我却一人独处。我现在要出去旅行，寻找一个和我同属一类的女人做妻子；我想要和我的同类较量力量；我要熟悉人类，按照人类的方式生活。你不要拒绝给我祝福；我谦恭地向你祈祷。我向你低头屈膝。”

于是树叶沙沙轻响，从树叶上洒下一阵乳白色的细雨，这细雨落在白色少年的身上。他感到一阵温暖的风朝他吹拂。生命之树开始呻吟。一个女性的身体从树根升起，直到齐她的腰部：这是个中年女人，她目光诚挚，头发披散，裸露着胸

膛。女神让这位少年从她的一个巨大的乳房里吸取乳汁，他吸取乳汁之后觉得自己的力量增长了百倍。同时这位女神允诺让这个少年得到一切幸福和神恩，使他不受水、火、铁器以及其他任何东西的伤害。[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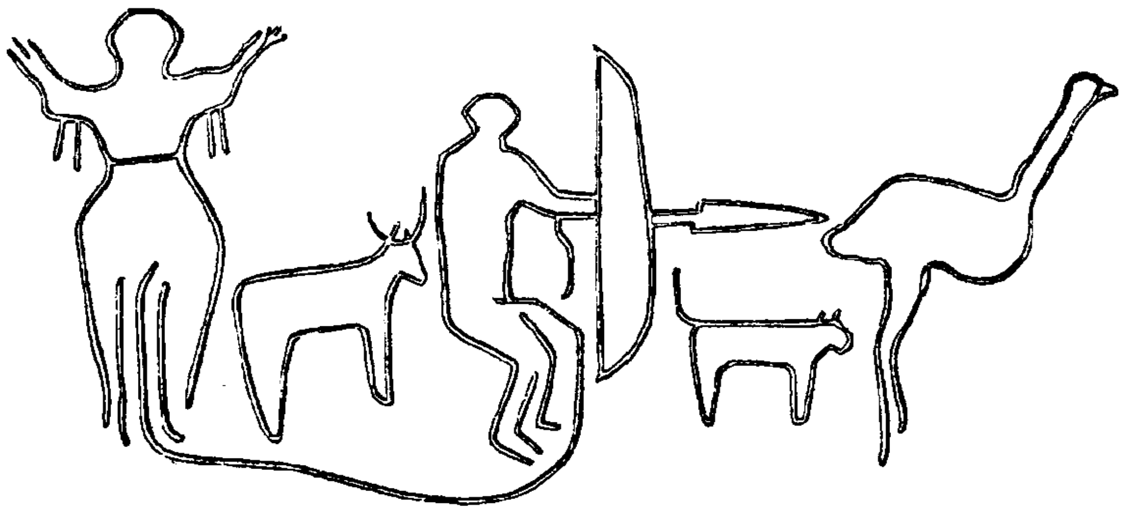


插图 17　旧石器时代岩画(阿尔及尔)

这位英雄从世界之脐出发去实现他的命运。他的成人的业绩给世界注入创造力。

　年老的维纳莫伊宁歌唱；
于是湖水上涨，大地抖颤，
紫铜色的群山摇晃，
巨大的岩石发出回响，
一座座高山分裂开来；
海岸上的石头震得粉碎。[22]

英雄吟游诗人的诗句中洋溢着词的魔法般的威力；同样，英雄战士的剑刃闪耀着创造之源的能量：剑刃所到之处陈旧的势

力分崩离析。

因为神话中的英雄不是“已成为”的事物的、而是“正在成为”的事物的卫士；他所杀死的毒龙正是“现状”的妖魔：即紧紧抓住不放者，也就是“过去”的保有者。英雄从碌碌无名的状态脱颖而出，可是拥有权位的敌人十分强大而不容忽视；他之所以成为敌人、成为毒龙、成为暴君，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地位所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他之所以成为紧紧抓住不放者，不是因为他保有“过去”，而是因为他“保有”。

暴君是傲慢的，这就是他会毁灭的原因所在。他之所以傲慢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力量是他自己的；这样他就充当了丑角的角色，因为他把影子误认为是实物；他注定要受骗。从黑暗的领域（这黑暗领域是白昼中的各种形体之源）归来的英雄带来暴君必然会毁灭的秘密知识。他用简单得就像按电钮的姿势把那令人畏惧的形体摧毁。英雄的业绩就是继续粉碎目前业已成形的东西。宇宙演化周期滚滚向前：神话的焦点集中在生长中的事物上。活着的神的特点是流动、变形，而不是滞重不变。当前的大人物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被打碎、被切成块、被抛向四方。简而言之，吃人妖魔般的暴君是庞大的既成事实的卫士，而英雄则是创造性的生命的卫士。

只有当村庄和城市在世界上大量出现之时，人形英雄的时代才开始。许多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妖怪仍然潜伏在边沿地区；出于恶意或由于绝望，这些妖怪与人类社区为敌。必须把它们清除掉。另外，出现了人类中的、占据邻人财物为己有的暴君；这些暴君是普遍苦难的根源。必须把他们制服。英雄的基本业绩就是扫清这些障碍。[23]

库特－奥－伊斯，即“血块孩子”，让人从锅子里拿出来，在一天之内就长成大人，他杀死他养父母的凶残的女婿，然后去对付潜伏在乡下的吃人妖魔。他消灭了残忍的熊的种族，只留下一头即将做母亲的熊。“她可怜巴巴地求他饶命，于是他饶了她。如果他不这样做，世界上就没有熊了。”然后他屠杀了蛇的种族，又同样留下了一条“即将做母亲”的蛇。接着他故意地走一条人家告诉他有危险的路。“当他朝前走的时候，一阵强风暴朝他袭来，最后把他带进一条大鱼的嘴里。这是一条鲫，那阵强风暴是这条鱼的吸引力。当他进入这条鱼的胃脏时，他看见里面有许多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死了，可是有些人还活着。他对这些人说：‘啊，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一定有颗心脏。我们必须跳起舞来。’于是把自己的脸涂成白色，在两眼和嘴的四周画上黑色的圆圈，在头上绑一把石刀，使刀尖伸出头顶。用兽蹄做成的拨浪鼓也带来了。于是人们开始跳舞。在一段时间里，血块一面用双手做出翅膀的动作，一面唱歌。然后他站起身来上下跳跃，直到他头上的刀刺进心脏，然后他把心脏割下来。接着他在鱼的肋骨之间挖了一个洞，让所有人全都走了出来。

339 “血块再一次说他必须继续旅行。在他动身前，人们警告他说过一会儿他就会遇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总是要求人们和她角力；他不能和这个女人说话。他把人们的劝告当作耳边风；他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他到她身边去。‘不，’血块说，‘我要赶路。’可是这个女人第四次叫他过去时，他说道：‘好吧，可是你得等一会儿，因为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等我休息好了，我会过来和你角力。’当他休息的时候，他看到有许多大刀从地上伸出，那些大刀几乎完全

让麦秆遮住。于是他知道这个女人是用把对手扔到刀上的方法来把和她角力的人杀死。他休息好了就朝前走。那个女人叫他站在他看见刀的地方；可是他说：‘不，我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活动一下。’于是他和那个女人开始活动，可是他迅速地抓住女人，把她扔到刀上切成两段。

“血块又继续旅行；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个营地，营地上有几位老太太，她们告诉他，再朝前走一段路就会遇见一个荡秋千的女人，可是他绝对不能和她一同荡秋千。过不多久他走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看见一道急流的岸上有一架秋千。有个女人在荡秋千。他朝她看了一会儿，看见她是用把人荡到急流上面，然后扔进水面的方法来杀人。他发现这个情况后就走到这个女人面前。‘你有架秋千，让我看你荡秋千。’‘不，’这个女人说，‘我要看你荡秋千。’‘好吧，’血块说，‘可是你得先荡。’‘好吧，’这个女人说，‘我现在来荡。你看着我。然后我要看你荡秋千。’于是这个女人荡到急流上面。当她这样做时，他明白该怎么办。于是他对这个女人说：‘在我做准备的时候，你再荡一次’；可是她这次荡到急流上面时，他把蔓藤砍断，让那个女人跌进水里。这件事情发生在‘砍藤河’畔。”[24]

这种业绩我们很熟悉，因为它们出现在儿童故事“杀死巨人的杰克”和古典英雄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的冒险故事中。这种业绩也大量出现在基督圣徒的传说中，例如在法国人写的关于圣马撒的动人故事中。

“那时在罗纳河畔，位于阿维尼翁和阿尔之间的森林里有一头半兽半鱼、比牛大、比马长的龙，这头龙的牙齿像兽角一样尖利，身体两旁有着巨大的翅膀；这头妖怪杀死了所有的过

往旅客，弄沉了所有的船舶。这头龙从加拉提亚渡海而来，它的父母是利维坦（蛇形的海中巨怪）和翁纳格（把触及的任何东西烧成灰烬的加拉提亚怪兽）。

"那时圣马撒在人们的恳求之下，出发去对付这头恶龙。她在树林里发现这头正在吃人的恶龙时，就把圣水洒在它身上并出示十字架。这头妖怪立即被她征服，它像一头羔羊似的来到她身旁，她把她的腰带绕在它的脖子上，把它带到附近的村庄里。在那里村民们用石头和棍棒把这头恶龙杀死。

"由于人们一直称这头恶龙为塔拉斯克，为纪念此事，这座村镇就命名为塔拉斯孔。直到那时以前，这座村镇的名字是内尔吕克，意思是黑湖，因为在那里河的两边是阴暗的森林。"[25]

古时候作为战士的国王把他们的事业看成是屠杀妖怪。



插图 18　特恩王（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 3200 年）打碎战俘的脑袋

341 这种光辉英雄出发征服恶龙的公式实际上是自我辩解的绝妙手段，使一次次的十字军东征都变得有理。于是撰写了无数

纪念碑文，例如下面用楔形文字写的歌颂阿卡得的萨尔贡的浮夸而洋洋自得的碑文，这位国王毁灭了一座座苏美尔人的城市，而他自己人民的文明却源于苏美尔人。

“萨尔贡是阿卡得的国王，是伊什塔尔女神的副摄政王，是基什的国王，是安努神的 Pashishu，[26]是大地之王，是恩利尔神的大 ishakku[27]；他毁灭了乌鲁克，将城池夷为平地。他和乌鲁克人交战，将他们俘虏，戴上镣铐，押送他们走过恩利尔之门。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和吾珥人交战，征服了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城市，将城池夷为平地。他毁灭了埃·尼思玛尔，将城池夷为平地，把从拉格什到大海的整个领土全部毁灭。他在大海里洗净他的兵器。……”

342

4

英雄作为情人

从敌人手中夺得的盟主地位，征服恶毒妖怪而获得的自由，制服紧抓不放的暴君而释放出的能量——凡此种种的象征符号是一个女人。她是杀死无数头恶龙后得到的姑娘，她是从怀有戒心的父亲家里诱拐来的新娘，她是从邪恶情男手中救出的处女。她是英雄的“另一半”，由于“两个一半构成整体”，因此如果他是统治世界的君主，她就是世界；如果他是战士，她就是英雄的英名。他必须从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自己的命运，她就是他命运的形象。可是如果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或让错误的想法所欺骗，那么他的任何努力都无法克服障碍。[28]

健壮的青年库胡林在他伯父科诺胡尔的宫廷中使得那些贵族们为他们妻子的贞操担忧。他们建议给库胡林找个女人

做妻子。国王派使者到爱尔兰的每个省份，可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库胡林会去向她求婚的姑娘。于是库胡林自己到卢格洛塔－洛加(即“卢格园”)去找他知道的某个姑娘。他发现姑娘在运动场上被她的义姊妹们围着；她在教她们做细针线活。埃默尔抬起她那可爱的脸，认出了库胡林，她说：“愿你平安地逃过一切危险！”

343 当她的父亲狡猾的福加尔被人告知他的女儿和库胡林在一起说过话时，他想出一条诡计，把库胡林送到阿尔巴去，让他在那里向勇猛的多纳尔学习战斗艺术，他估计这青年会有去无回。多纳尔又要这青年去完成一项任务，要他作一次准会送命的旅行，即到女战士斯卡塔赫那里去，强迫她教给他获得超自然勇气的方法。英雄库胡林的旅行异常简单而清楚地显示出那些完成难事的古典故事中的一切基本要素。

库胡林的旅行必须跨越恶运平原，这个平原近处的一段会把人的脚牢牢粘住；远处的一半则长满会把人牢牢戳在叶子尖上的草。可是有一位英俊的青年出现，这位青年给库胡林一个轮子和一个苹果。轮子会在近处的一半平原上朝前滚出一条路，苹果会在远处的一半平原上滚出一条路。库胡林只要紧跟它们在前面开出的那条狭窄的路线走，不要踩到路线的两旁，就能越过平原到达一座狭窄而危险的峡谷。

斯卡塔赫居住在一座海岛上，通向这座海岛的只有一座难走的桥：这座桥两头低、中间高；任何人只要跳上桥的一头，另一头就会抬起来把他仰天摔倒。库胡林三次被摔倒在地。接着他发生了畸变，他振作精神跳上桥头，来一个英雄鱼跃，落在桥的中央；桥的另一头还未完全抬起来时，他已经到了，他跳下桥头就到了海岛上。

女战士斯卡塔赫有个女儿——妖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女儿的——这个姑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没有见过像库胡林那样漂亮的人,这位青年从半空中落到她母亲的城堡里。当这位青年把他的计划告诉她后,她向他描述说服她母亲把超自然勇气的秘密教给他的最好方法。他应该用一个英
344 雄鱼跃使自己落在大紫杉树前,斯卡塔赫就在那里教她的儿子们;他应该把剑尖指在她的两乳之间,向她提出他的要求。

库胡林采纳了她的忠告从女战士那里学到她的武艺,得到她的允许不付聘礼就和她的女儿结婚,知道了自己的未来,并和女战士本人性交。他在那地方呆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帮助打了一场对付亚玛宗族女战士艾芙的大战,并和艾芙生了一个儿子。最后杀死一个在悬崖边上和他争一条窄路的巫婆,然后动身回爱尔兰。

在又一次战斗和爱情的经历之后,库胡林回到卢格园,发现狡猾的福加尔仍然和他作对。这一次他干脆带走他的女儿,到国王的宫廷去结婚。库胡林的冒险经历本身就给了他粉碎一切反对势力的能力。唯一使他烦恼的是他的伯父科诺胡尔国王在把新娘正式交给新郎之前,要先在她身上行使君主的特权。[29]

完成难事是登上婚床的先决条件。根据完成难事的基本主题编写出全世界从古至今的无数描述英雄事迹的故事。在这种类型的故事中,父亲或母亲充当紧抓不放者的角色;英雄机敏地解决难题则相当于杀死恶龙。英雄所必须经受的考验无比困难。这些考验似乎是吃人妖魔般的父亲绝对不允许生命按其本身意志发展的象征;然而只要有一位适当人选出现,

世界上就没有他不能解决的事。无法预料的援助者，时间、空间的奇迹都推动他的计划实现；命运本身（即那位姑娘）也帮助揭露父母控制体系的弱点。于是一切障碍、枷锁、陷坑、防御物都在具有权威的英雄面前分崩离析。命中注定的胜利者一眼就看出每一座命运堡垒的裂缝何在，他的一击就能把裂缝劈成豁口。

丰富多彩的库胡林冒险故事最意味深长的特点是那条由
345 滚动的轮子和苹果在英雄前面开出的独特的、看不见的路，这条路应该看成是命运奇迹的象征和启示。在一个不会由于看到表面现象而产生的感情从而误入歧途、而是勇敢地对自己本性的动力作出反应的人面前，在一个如尼采所说的在“一个自己滚动的轮子”般的人面前，困难会消失，在他前进时，那条无法预料的大路会为他而开。

5

英雄作为皇帝和暴君

作为活动家的英雄是宇宙演化周期的动原，他使当初推动宇宙的冲力持续到人类生活之中。由于我们对双重焦点的矛盾状态视而不见，因此把英雄的业绩看成是由一支强有力的臂膀在克服了危险、艰辛之后完成的，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英雄业绩就像马尔杜克杀死恶龙提阿马特一样，只不过是完成注定要发生的事而已。

然而最高的英雄不仅仅要使宇宙演化周期的动力持续，而是要使眼睛重新睁开——从而能透过整个宇宙中形形色色的事件，各种各样的欢乐和痛苦，再一次看到那唯一的神。这

就需要较前者所需的更深邃的智慧，这样所导致的就不是行动的模式，而是意义深长的象征的模式。前者的象征是正直的剑，而后者的象征则是代表统治权的节杖或法典。前者的代表性冒险是赢得新娘——新娘是生命。而后者的冒险是去见父亲——父亲是看不见的未知者。

346 第二种类型的冒险直接和宗教的象征模式相吻合。甚至在简单的故事中，当某一天童贞女的儿子问他的母亲："我的父亲是谁？"时，故事就突然具有了深度。因为这句问话接触到人类和看不见的上帝的问题。接下来的就必然是人们所熟悉的人和上帝合而为一的基本主题。

普韦布洛人的英雄水罐孩子向他的母亲提出问题。"'我的父亲是谁？'他问道。'我不知道，'他母亲说。他再向她问道：'我的父亲是谁？'可是她只是哭着不回答。'我父亲的家在哪里？'他问道。她没法告诉他。'我打算明天去找我的父亲。'——'你没法找到你的父亲，'她说，'我从来没有和小伙子谈过恋爱，因此你无论到哪里也找不到你的父亲。'可是这孩子说：'我有个父亲，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要去见他。'母亲不让他去，可是他要去。因此第二天她给他准备好一顿午饭，他动身到东南方人们称之为平顶山马泉的地方去。他走近泉水，看见有个人在泉边行走。他朝他走去。那人是个男子。他问这孩子：'你到哪里去？'——'我要去见我的父亲，'他说。'你的父亲是谁？'那人问道。'我的父亲住在这泉水里。'——'你永远找不到你的父亲。'——'那我就走到泉水里去，他住在泉水里。'——'你的父亲是谁？'这人又一次问道。'我想你就是我的父亲。'这孩子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的父亲？'那人说。'我知道你就是我的父亲。'于是那人盯

着这孩子看，吓唬他。这孩子不断地说：‘你就是我的父亲。’很快那男人说：‘对，我是你的父亲。我从泉水里出来迎接你。’他伸出手臂搂住这孩子的脖子。孩子的父亲很高兴自己的孩子来看他，接着他带着孩子进入泉水。”[30]

当英雄的奋斗目标是发现未知的父亲时，基本的象征手
347 法仍然是考验和自我揭露。在上面的例子中，考验变成坚持提问和吓唬人的面容。在前面的蛤蜊妻子的故事中，两个儿子经受了竹刀的考验。在回顾英雄冒险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父亲可能达到的严厉程度。对于听乔纳森·爱德华兹讲道的会众来说天父成了十足的吃人妖魔。

受到父亲祝福的英雄归来后，在人们中间代表父亲。作为导师(摩西)或作为皇帝(黄帝)，他的话就是法律。由于他现在处于本源的中心，他能使中心的安宁与和谐成为可见之物。他是同心圆从那里扩散开来的世界之轴——世界之山，世界之树——的反映，他是宏观宇宙的微观反映。看见他就看见了存在的意义。他能给与恩惠；他的话就是生命的春风。

可是代表父亲的人可能会变得品质败坏。这种危机在琐罗亚斯德教关于波斯黄金时代的皇帝杰姆希德的传说中有所描述。

人人瞻仰宝座，所听到、看到的
全是杰姆希德，他是唯一的国王，
他吸收各种思想；在人们的
赞扬和崇拜中，那个凡人
忘记了礼拜那伟大的造物者。
陶醉在人们的高声颂扬中，

他傲慢地对他的贵族们说：
“我是独一无二的，大地之所以
有科学得归功于我，从未有过
像我这样仁慈光荣的君主，
我在人口稠密的大地上消灭了
疾病和贫困。家庭的欢乐与安宁
都来源于我，所有美好的东西
全都听命于我；整个宇宙齐声
称颂我把国家治理得无比辉煌，
348 辉煌得超越于人们心中所想，
我是整个世界上唯一的君王。”
——自从他把这些话一说出口，
（这些不敬神的、侮辱上天的话）
他在人间的威望就减色——接着
众口喧嚷责难。杰姆希德的日子
变得昏暗，他的英名失去光彩。
说教者怎样说？“当你是个国王，
你的臣民将你拥戴，可是只要你
变得傲慢，不把你的神明礼拜，
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败落凄凉。”
——当他看到他的人民变得无礼横蛮，
他知道他已经激起了上天的愤怒，
为此他心中恐慌。[31]

349 **当皇帝破坏了他的职责即本应维护的神的形象，他就不再把他的统治所带来的恩惠归之于超然的源泉。他就不再是**

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类的视野就贫乏得只包括方程式中的人的一项，于是神力就立即不起作用。社区就失去了维持其存在的思想。就只能用暴力把社区成员结合在一起。皇帝就成了吃人妖魔般的暴君（希律、宁录式的人物），这时就必须把世界从这种篡权者手中拯救出来。

6

英雄作为世界的拯救者

应该把在父亲家中被传授奥秘的两个层次区分开来。第一个层次是儿子回去作为父亲的使者，但第二个层次则是儿子带“我和父亲是一体”的知识回到人们中间。这第二个层次的、受到最高启示的英雄们是世界的拯救者，是最高意义上的所谓神的化身。他们的神话所展示的是宇宙。他们的话远比英雄君王和英雄立法者所说的话更有权威。

“你们都看着我。不要朝四面看，”一个名叫杀敌者的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英雄说，“听我说的话。世界只不过像我的身体一样大。世界像我的话一样大。世界像我的祷告一样大。天只不过像我的话和祷告一样大。大海也一样；我的身体，我的话，我的祷告比大海还要大。

350 “凡是相信我的人，凡是听我的话的人将会长寿。不听我的话的人，具有邪恶思想的人，将会短命。

“不要认为我在东方，在南方，在西方，在北方。大地是我的身体。我就在那里。我到处都在。不要认为我只呆在地下，或只呆在天上，或只呆在四季，或呆在大海的另一边。这些全都是我的身体。事情的真相是：阴间，天空，四季，大海都

是我的身体。我无处不在。

“我已经给了你们,你们应该用我给的东西向我献祭。你们有两种烟斗,你们有山烟草(山金车)。”[32]

作为化身的英雄的工作是驳斥吃人妖魔般的暴君的无理要求。暴君用他自私的个人阴影去堵塞住神恩的源泉;而毫无利己之心的化身则是律法的体现。他表现英雄的壮丽生涯——创造英雄业绩,杀死妖怪——可是他做得从容不迫,以便让人们明白地看到这一切仅仅用意念也同样可能完成。

在摩塔罗城中黑天的残忍的舅舅庚斯篡夺了他自己父亲的王位。有一天庚斯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你的仇敌已经出世,你死定了。”黑天和他的哥哥大力罗摩被神秘而迅速地从他们母亲的子宫中带到牧牛人中间,以便保护他们不受宁录式的印度暴君的伤害。这个印度暴君派了一个又一个的恶魔去杀害他们——企图用有毒的乳汁杀害他们的女魔浮塔纳是其中的第一个——可是全失败了。当这些计谋失败后,庚斯决定把这两个青年引诱到城里来。他派使者去邀请牧牛人来参加献祭和比武大会。邀请被接受。牧牛人带了两兄弟来到,在城外扎营住宿。

351 黑天和他的哥哥大力罗摩进城去看城里的奇观。城里有大花园、宫殿和丛林。他们遇见一个洗衣人,他们要这个人给他们一些华美的衣服;遭到嘲笑和拒绝后,他们就强行把衣服拿走,使自己穿着得十分华丽。然后有一个驼背女人求黑天让她在他身上涂抹檀香膏。他走到她身边,把双脚放在她身上,再把两个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下面将她抬起,使她变得身体直挺而美丽。他说:“等我杀死庚斯之后,我会回来和你在一起。”

兄弟两人来到空荡荡的运动场。在那里安放着湿婆神的

巨大而沉重的弓，这把弓有三棵棕榈树那么大。黑天走过去拉弓，弓被他拉断，发出一声巨响。庚斯在宫里听见这声巨响，吓得丧胆。

暴君派出军队企图在城里把两兄弟杀死。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把士兵杀死，回到自己的营地。他们对牧牛人说在城里玩得很开心，然后他们吃晚饭，上床睡觉。

那天夜里庚斯做了一些不祥的梦。他醒来后就命令把运动场准备好以便举行比武大会。号手们吹号通知人们进场。黑天和大力罗摩扮作要把戏的人进场。他们进了门，就有一头巨象准备把他们踩成碎片，这头巨象气力有一万头普通的象那么大。象奴赶着巨象朝黑天冲过去。大力罗摩挥拳猛击，打得巨象止步并朝后退。象奴又赶象前冲。可是两兄弟把象打倒在地，这头巨象死了。

这两个青年走进场地。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身形：摔跤手们认为黑天是摔跤手，女人们认为他是个美男子，众神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宰，庚斯认为他是魔神，是死神本人。当黑天战胜派来对付他的每一名摔跤手，并最后杀死最强的对手
352 之后，他跳到王室成员坐的高台上，抓住暴君的头发，把他杀死。人、神、圣者们都大为欢欣，可是国王的妻妾们却前来哀哭。黑天看到她们伤心流泪，就用他的原始智慧安慰她们。“大娘，”他说，“不要伤心。没有人能只活着而不死去。把自己想象成拥有一切是错误的；没有人是父亲、母亲或儿子。只有出生和死亡的不断轮回。”[33]

关于拯救者的传说把遭受蹂躏的时期说成是由人的道德缺陷(伊甸园中的亚当，王位上的杰姆希德)造成的。可是从宇宙演化周期的观点来看，善良与邪恶的定期交替正是时间

景象的特性。正像宇宙史和国家史一样:发生导致消亡,青春导致衰老,出生导致死亡,创造形体的活力导致了无生气的惰性。在生命的涨潮时产生出各种形体,然后在生命的落潮时遗留下一批废弃物。在生命脉搏跳动的每一时刻,黄金时代,有道明君的统治都在和荒凉的大地,暴君的统治相交替。创世的神终于变成了毁灭者。

从这一观点出发,吃人妖魔般的暴君和其王位被他篡夺的有道明君一样,或者和取代他的光辉英雄(儿子)一样,都是父亲的代表。正如英雄是变革的中介一样,暴君是顽固不变的代表。由于每一时刻都是从前一时刻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因此可以把恶龙、把紧抓不放者看成是紧接着拯救世界者的上一代人。

用直接了当的话来说:英雄的工作是把父亲的顽强紧握的一面(恶龙,考验者,吃人妖魔般的国王)及从他的禁令下把给宇宙的滋养的生命能量释放出来。“这一点可以按照父
353 亲的意愿,或违背父亲的意愿来做到;他[父亲]可以‘为了他的孩子们而选择死亡’,或者神可以把受难加于其身,使他成为孩子们献祭的牺牲品。这二者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教义,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屠龙者和恶龙,献祭者和牺牲品在幕后是一致的,可是在舞台上却是死敌,在舞台上演出的是诸神和众提坦的永不休止的战争。无论如何,恶龙—父亲仍然是个“满盈的人物”,既不会因他散发出物质而缩小,也不会因他重新获得东西而增大。他是我们的生命所赖以存在的死亡;对于‘死亡是独一的还是众多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死亡是独一的,就像在那里的他一样,但又是众多的,就像在这里的他的孩子们一样。’”㉞

昨天的英雄如果今天不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就会成为明天的暴君。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在这种解脱中有一种似乎是虚无主义的鲁莽。世界的拯救者黑天对被杀的庚斯的妻妾们所说的话中带有令人害怕的暗示;耶稣的话里也有同样的暗示:“我来不是使世间太平,而是使世间动刀兵。因为我来是使人和父亲不和、使女儿和母亲不和、使媳妇和婆婆不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35]虽然神话坚决采用逐渐给人以启发的形式,但为了保护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也用半模糊的伪装来掩盖这种最终的启示。那种消灭暴君父亲之后自己戴上王冠的救世人物(如俄狄浦斯)等于走上父辈的老路。为了缓和令人厌恶的杀父行为,传奇故事中把父亲说成是残忍的舅舅
354 或篡位的宁录。尽管如此,半隐藏着的事实仍然未变。一旦瞥见这个事实,整个壮观的场面就坍塌了;儿子杀死父亲,可是儿子和父亲是同一体。这两个谜一般的人物又消亡在原始的混沌之中。这就是宇宙终结(和重新开始)的智慧。

7

英雄作为圣徒

在我们讲述英雄一生的最后插曲之前,还要先说一说,另一类型的英雄,即作为圣徒或苦修者的、摒弃世界的英雄。

“具有纯净的理智,严格克制自己,厌恶声色之娱,放弃爱情与仇恨;离群独处,饮食简陋,控制语言、身体和思维,永远默想入定,培养自己超越于感情;抛弃自满与权力、骄傲与情

欲、愤怒与财物，心静无我——能如是则能置身于不灭者之中。”㊱

这种模式是去见父亲的模式，但所见的是父亲的不显露的一面，而不是显露的一面：即走一条菩萨的放弃的路，一条不能走回的路。这里所想要达到的不是二元观点的矛盾，而是看不见的最终要求。自我已经烧尽熄灭。身体仍然像风中枯叶似的在地上走动，但灵魂已经消亡在幸福的海洋之中。

托马斯·阿奎纳由于一次在那不勒斯举行弥撒时得到的神
355 秘经验，把笔和墨水放在架子上，留下他那未写完的《神学概要》的最后几章让别人来完成。“我写作的日子已经结束，”他说，“因为我得到启示，知道我所写的，我所教导的一切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此我寄希望于上帝，就像我的教导已经结束一样，让我的生命也能很快结束。”此后不久，他在四十九岁时去世。

由于这些英雄超越于生命，因此他们也就超越于神话。他们不再探讨生命，神话也无法恰当地探讨他们。人们重述他们的传说，可是他们一生经历中的虔诚情感和教训是不可避免地讲述得不够的；简直可以说是讲得平庸。他们脱离了形体的领域(形体正是化身所要进入、菩萨所要留在其中的)，脱离宏大的脸显露着的侧面的领域。一旦那隐藏着的另一侧面被发现，神话就是倒数第二的，而寂静无声则是最后的。当灵魂进入隐藏处之时，所剩下的就只有寂静。

俄狄浦斯王终于知道他娶了自己的母亲，杀了自己的父亲；他挖出自己的眼珠，在大地上流浪，用苦行赎罪。弗洛伊德派的学者宣称我们每一人无时无刻不在杀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只不过是无意识地罢了，即：用迂回曲折的象

征手法来这样做，并使随之而来的冲动行为合理化；这两个方面构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共同的文明。如果我们的感情碰巧意识到世间行为和思想的真实意义，我们就会知道俄狄浦斯所知道的，即：肉体会突然变成亵渎自己的海洋。这就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传说的意义所在；这位教皇由于乱伦而出生，并生活在乱伦之中。事实真相使他惊呆了，于是他逃到海中的礁石上，在那里拼命地用苦行赎罪。

树现在成了十字架；吮吸乳汁的白色青年变成了吞食胆
356 汁的被钉上十字架者。以前是春花盛开的地方现在腐败蔓延。然而十字架阈限却意味着上帝的至福，因为十字架是一条路（即太阳的出入口），而不是结束。

“他在我身上打上了印记，使我宁愿爱他，不爱别人。

“冬天已经过去；斑鸠在唱歌；葡萄园中鲜花怒放。

“我主耶稣基督已经用戒指娶了我，给我戴上王冠，使我成为他的新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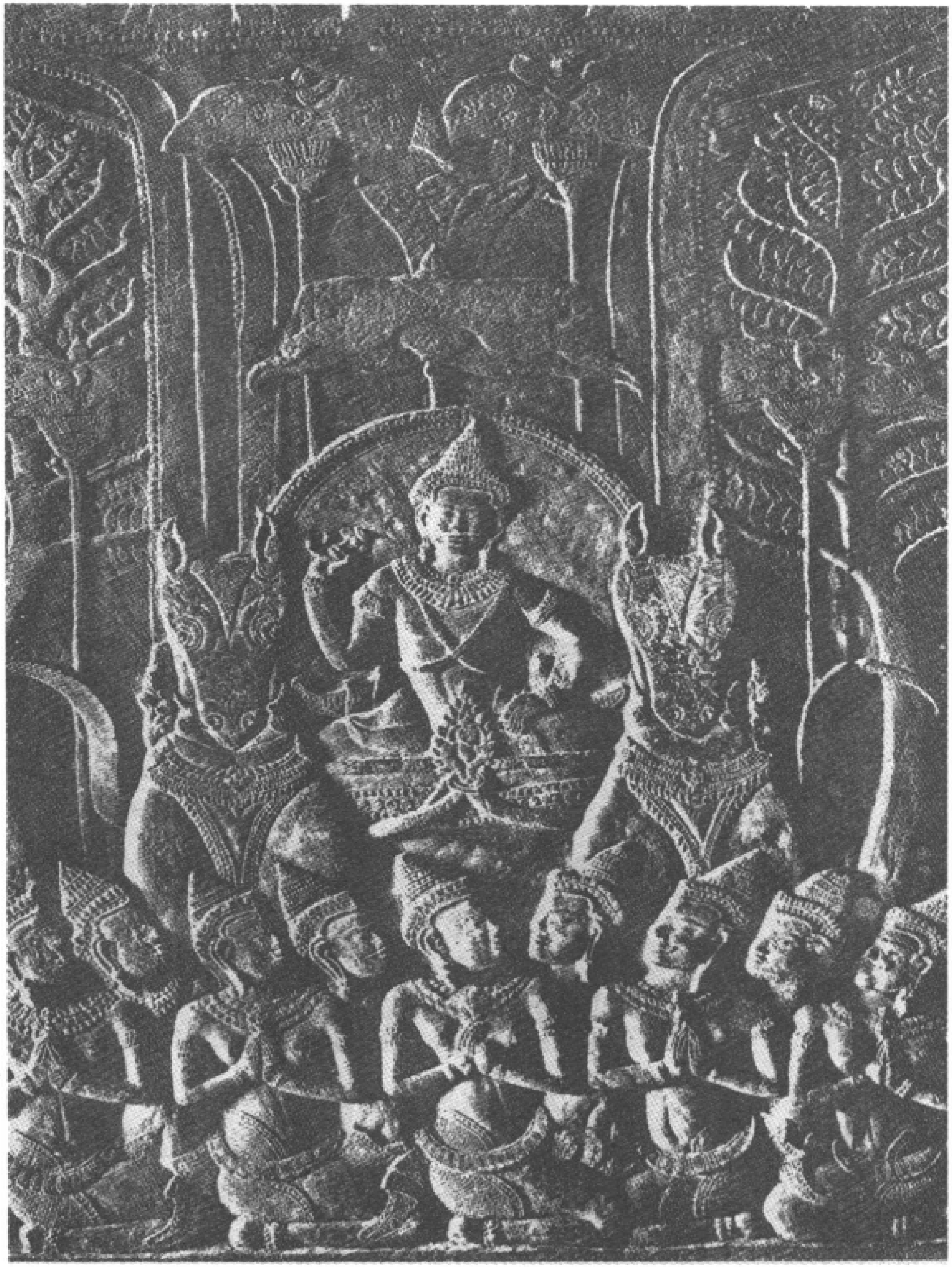
“我主给我穿上的长袍是用金线交织的光辉长袍，我主给我戴上的项链是无价之宝。”[3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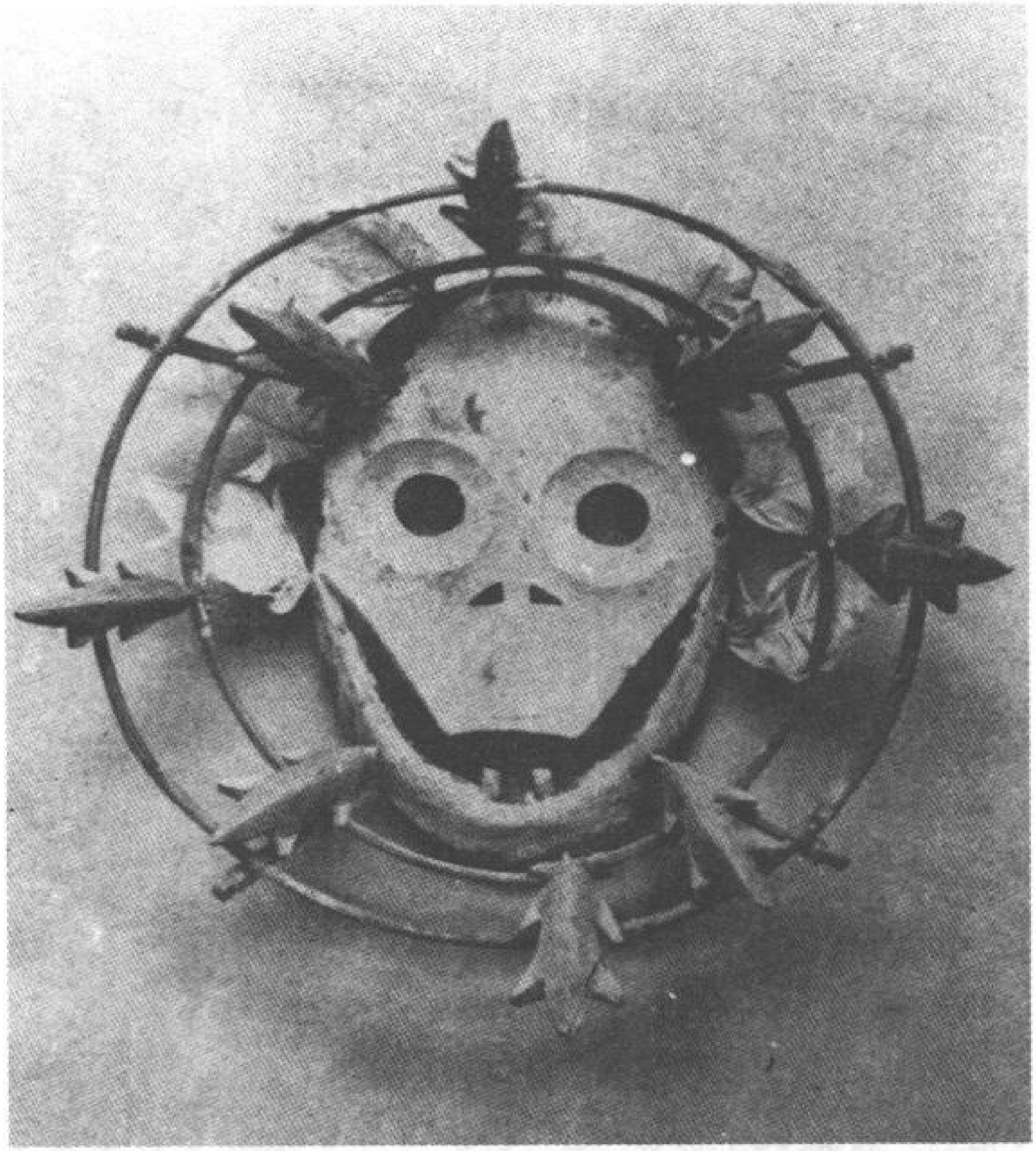
英雄的离去

英雄个人经历的最后一章是死亡或离去。这是生命全部意义的集中表现。不用说，如果死亡使英雄恐惧，那他就不是英雄；首要条件是坟墓不会使他心中不安。

“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看见一阵亮光，闻到一股香气，他转身，看见壮丽、秀美的死神朝他走来。死神对亚伯拉罕说：



图版 23　月神的彩车(柬埔寨)



图版 24 秋(阿拉斯加)

'亚伯拉罕,不要认为这美丽的外表是我自己的,也不要认为我到每个人那里去都是这副模样。如果是像你这样正直的人,我就戴上王冠去见他,但如果是罪人我就以腐烂的形态出
357 现,用他们的罪孽做一顶王冠戴在头上,我要让他们吓得发抖,叫他们感到惊慌。'亚伯拉罕对他说:'你的确是那个被称

为死神的那个人吗?'他回答说:'我就是叫那个使人痛苦的名字的人。'可是亚伯拉罕回答说:'我不跟你走。'接着,亚伯拉罕对死神说:'让我看看你那腐烂的形态。'于是死神露出他的腐烂形态,显现出两个头,一个头长着蛇的脸,另一个头像一把剑。亚伯拉罕的所有仆人看到死神的可怕外貌后全都死去,可是亚伯拉罕祈祷上帝使他们起死回生。由于死神的外貌不能使亚伯拉罕的灵魂脱离躯壳,因此上帝像在梦中似的,取出亚伯拉罕的灵魂,由天使长米迦勒率领天使把灵魂带到天上。带走亚伯拉罕的灵魂的天使们赞美上帝,亚伯拉罕弯腰崇拜上帝,然后上帝的声音说:'把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带进天堂,那里有正直的人们的帐篷,和我的圣徒以撒和雅各的住所,那里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叹息,只有安宁,欢乐和永生。'"[38]

比较下面的梦:"我在桥上遇见一个盲人小提琴手。人人都朝他的帽子里扔硬币。我走近去看,发现这位音乐家不是盲人。他的眼睛斜视,他歪着头,用斜着的目光朝我看。突然,有个小个子老女人坐在路边。天黑了,我感到害怕。'这条路通向哪里?'我心里想。一个年轻的农夫沿着这条路走来,他抓住我的手。'你想回家,'他说,'去喝咖啡吗?''放开我!你抓得太紧了!'我喊道,接着就醒了。"[39]

358 英雄在他的一生中代表着双重观点,他死后仍然是个综合形象:就像查理曼大帝,他只是睡着了,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他会醒来,或者他正在用另一种形象生活在我们中间。

阿兹特克人中间流传着关于羽蛇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故事。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古城托兰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的国王,他是各种技艺的传授者,是历法的发明者,是玉米的给予者。他和他的人民在他们那个时代结束时被入侵的阿兹特克

民族的强大的魔法所征服。这个年轻的民族和他们时代的英雄战士特兹卡特利波卡摧毁了古城托兰；黄金时代的国王羽蛇烧毁他的那些房屋，把他的珍宝埋在群山之中，把他那些可可树变成牧豆树，命令作为他的仆人的那些五色鸟在他前面飞翔，然后他极为悲伤地离去。他来到一个名叫夸乌提特兰的城市，那里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走到树前，坐在树下，朝拿来给他的镜子里注视。“我老了，”他说。于是这个地方就命名为“老夸乌提特兰”。他又在路上的另一个地方休息，并一面朝托兰的方向回首眺望，一面哭泣，他的眼泪穿透了一块岩石。他在那个地方留下了他坐过的痕迹和他的手掌印。在更远的地方，他被一伙巫术师拦住查问，要他把制作银器、木器、加工羽毛的技艺和绘画艺术留给他们才让他们前进。当他越过群山时，他的许多侍从（他们是矮人和驼背）死于寒冷。在另一个地方他遇到了他的对手特兹卡特利波卡，并在一场球赛中被对手击败。在又一个地方他用箭瞄准一棵波却特尔树；他的箭也是一棵波却特尔树；因此当他的箭射穿那棵树时，树和箭形成一个十字架。他就这样地朝前走，在身后留下
359 许多标记和地名，直到最后到达海边，乘着由蛇组成的筏子离去。人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到达他的目的地他的家乡特拉帕兰的。[40]

根据另一种传说，他把自己作为祭品，走上岸边的火葬柴堆，从他的骨灰中飞出一些五色鸟。他的灵魂变成了晨星。[41]

渴望生活的英雄能够抗拒死亡，使注定的时刻延缓一段时间到来。根据记载，库胡林在睡梦中听见喊声，这喊声“极为可怕，以致使他在房屋的东翼像一袋东西似的从床上跌了下来”。他不带武器就冲了出去，他的妻子埃默尔拿着他的武

器和衣服跟在他后面。他发现一辆套着一匹栗色马的马车，这匹马只有一条腿，辕杆穿过马的身体从马的前额出来。车上坐着一个身披红斗篷、长着红眉毛的女人。一个身躯伟岸的男人跟在车旁走，他穿的上衣也是红色的，手中拿一根榛木叉子赶一头母牛。

库胡林说那头母牛是他的，那个女人向他查问，于是库胡林要求知道为什么说话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大男人。她回答说那个男人的名字是瓦尔－吉思－斯基·卢瓦切尔－斯基。“说实话，”库胡林说，“这个名字长得令人惊讶！”“你和她说话的那个女人，”那个男人说，“名叫菲博尔·贝格－博伊尔·库因迪威尔·福尔特·斯基伍布－盖里特·斯基·瓦思。”“你们在愚弄我。”库胡林说。他跳上马车，双脚踩在她的两肩上，把长矛顶在她头发分开的那条线上。“不要把你的锐利武器放在我身上！”她说。“那就把你的真名字告诉我。”库胡林说。“那你就离开我远点，”她说，“我是个女讽刺诗人，我带走这头母牛作为一首诗的代
360 价。”“让我听听你的诗。”库胡林说。“只是你还要离开我远一点，”那个女人说，“你不要在我上头抖动影响我。”

库胡林移动身体，直到他站在两个车轮中间。那个女人唱了一首向他挑战的侮辱他的歌。他准备再跳到她的肩上，可是顷刻间马、女子、车子、男人和母牛全都不见了，在树枝上有一只黑色的鸟。

“你是个危险的具有魔力的女人！”库胡林对黑鸟说，因为他现在明白她是女战神巴德布，即摩里根。“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话，我们就不会像这样分手。”“你所做的事，”那只鸟回答说，“会给你带来恶运。”“你没法伤害我，”库胡林说。“我当然有办法，”那个女人说，“我在密切注意你的死期，今后我

还要密切注意。”

然后那个女巫告诉他，她从库胡林的仙山带走母牛是要让那头母牛和那个大男人（他是库艾尔尼）的公牛交配；等母牛生下的牛仔长到一岁时，库胡林就会死。她会亲自来对付他，那时他将在某一个可涉水而过的河津和一个男人交手，那个男人像他“一样身强力壮，一样常胜不败，一样技艺娴熟，一样凶猛可怕，一样不知疲倦，一样高贵，一样勇敢，一样伟大”。“我要变成一条鳗鲡，”她说，“在河里扔出套索套住你的双脚。”库胡林和她两人互相威胁，她隐身进入地下。可是第二年在预言的河津搏斗中，他制服了她，并活了下来，到另外一天才死去。[42]

在普韦布洛人的民间故事水罐孩子的最后一段中隐约地以奇怪的，或者可以说是滑稽的方式重复了在另一世界获救的象征。“在泉水里住着许多人，有妇女，有姑娘们。她们都
361 跑过来搂抱他，为她们的孩子回到家里来而高兴。就这样，这孩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和姨母、姑母、婶母、伯母们。这孩子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家告诉他母亲说他找到了父亲。接着他的母亲生病死去。这孩子对自己说：‘和这些人住在一起没意思。’因此他离开他们到泉水里去。他的母亲在泉水里。他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地去和他的父亲住在一起的。他的父亲是阿瓦伊约—皮伊（红水蛇）。他说他没有办法和他们住在西基阿特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使孩子的母亲生病的原因，她死了就能‘到这里来和我住在一起，’他的父亲说。这孩子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地住到泉水里去的。”[43]

像蛤蜊妻子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逐点、逐点地重复了神话中所叙述的内容。这两个故事吸引人之处是它们显然不知

道自己的力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佛陀之死的故事:它具有幽默感,就像所有的伟大神话一样,但它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世尊在一大批僧众陪伴下,走到希罗那伐帝河的彼岸,然后进入拘尸那罗城,到末罗人的名为优婆伐多那的沙罗树林中;走到林中之后,他对阿难陀尊者说:

"'阿难陀,请替我铺一张床,床头朝着东方,在两棵沙罗树之间。我累了,阿难陀;我想躺下。'

"'是,世尊,'阿难陀尊者回答世尊,表示遵命,接着他把床铺好,使床头朝着东方,在两棵沙罗树之间。然后世尊躺下,像狮子那样躺在右侧,双脚迭在一起,保持神志清醒。

"就在那时,那两棵沙罗树的枝头开满花朵,虽然还未到
362 开花季节;花朵自动洒在如来的身上,向如来表示崇敬。[44]天上也洒下檀香粉,这来自天上的檀香粉自动洒在如来身上,向如来表示崇敬。天上还传来向如来表示崇敬的合唱声。"

当如来像狮子那样侧身躺着和阿难陀尊者对话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僧人优婆伐那尊者站在世尊面前给他扇扇子。世尊简短地命令他走到一旁;为此,世尊的贴身侍者阿难陀埋怨世尊。"世尊,"他说,"请问出于什么理由,为了什么原因要对优婆伐那尊者如此严厉,对他说:'到旁边去,哦僧人,不要站在我前面!'"

世尊回答说:"阿难陀,大千世界的所有神祇几乎都一起来看如来。在拘尸那罗城和末罗人的名为优婆伐多那的沙罗树林四周十二里格范围内,只要能插得进一根头发的地方,都无不挤满法力宏大的神祇。阿难陀,这些神祇被惹怒了,他们说:'我们远道来看如来,因为世上出现如来、出现圣者、出现

至高无上的佛陀的机会极为稀少；可是今夜末更时如来要进入涅槃；可是这个法力宏大的高僧站在世尊前面把他遮住，使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如来，可是他的最后时刻已经不远。'阿难陀，这些神祇就是这样地被惹怒了。"

"世尊，你所看到的这些神祇在做些什么？"

"阿难陀，有些神祇在空中，他们心中想着尘世间事，他们
363 甩动头发失声痛哭，他们伸开双臂失声痛哭，他们头朝前地倒在地上滚来滚去，说：'世尊将涅槃得太早了；世界之光将消失得太早了！'阿难陀，有些神祇在地上，他们心中想着尘世间事，他们甩动头发失声痛哭，他们伸开双臂失声痛哭，他们头朝前地倒在地上滚来滚去，说：'世尊将涅槃得太早了；极乐者将进入涅槃得太早了；世界之光将消失得太早了。'可是那些不受七情六欲影响的、神志清醒的神祇坚韧地忍受痛苦，他们说：'一切事物都是转瞬而逝的。任何生出来的人，任何存在的东西、成为有机体的东西、易腐朽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朽呢？那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这最后的对话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在对话中世尊安慰他的僧众。他接着对他们说：

"哦，各位高僧，我现在向你们告别；构成存在的一切因素都是短暂的；你们要勤勉地为灵魂得救而修行。"

这就是如来的遗言。

"世尊随即进入第一入定；他从第一入定进入第二入定；他从第二入定进入第三入定；他从第三入定进入第四入定；他从第四入定进入无限空间的领域；他从无限空间的领域进入无限自觉的领域；他从无限自觉的领域进入乌有的领域；他从
364 乌有的领域进入既失去知觉又尚未完全无知觉的领域；他从

既失去知觉又尚未完全无知觉的领域到达停止知觉和感觉的领域。

“于是阿难陀尊者对阿耨楼陀尊者说了下面的话：

“‘阿耨楼陀尊者，世尊已经进入涅槃了。’

“‘不，阿难陀兄弟，世尊还没有进入涅槃；他已经到达了停止知觉和感觉的领域。’

“世尊随即从停止知觉和感觉的领域进入既失去知觉又尚未完全无知觉的领域；他从既失去知觉又尚未完全无知觉的领域进入乌有的领域；他从乌有的领域进入无限自觉的领域；他从无限自觉的领域进入无限空间的领域；他从无限空间的领域进入第四入定；他从第四入定进入第三入定；他从第三入定进入第二入定，他从第二入定进入第一入定；他从第一入定进入第二入定；他从第二入定进入第三入定；他从第三入定进入第四入定；世尊直接从第四入定进入涅槃。”㊺

注释：

① 翟理思，前引书，第 233～234 页；麦高恩·J·牧师，《中国帝王史》(上海，1906)，第 4～5 页；弗里德里希·希尔特，《中国古代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08)，第 8～9 页。

② 翟理思，前引书，第 656 页；麦高恩，前引书，第 5～6 页；希尔特，前引书，第 10～12 页。

③ 翟理思，前引书，第 338 页；麦高恩，前引书，第 6～8 页；爱德华·夏凡纳，《司马迁的史记》(巴黎，1895～1905)，第 1 卷，第 25～36 页。并参阅约翰·C·弗格森，《中国神话》(“各民族神话大全”，第 8 卷，波士顿，1928)，第 27～28 页，第 29～31 页。

④ 当然，这个公式并不恰好是基督教通常的教导，虽然在基督的教导中据说曾宣称"上帝的国家在你心中"，然而教会仍然认为人只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因此灵魂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这样，作为人类智慧的终极，人的永生的灵魂和神性是截然有别的。超越这一对对立物是不予鼓励的（实际上是作为多神论而予以抵制的，有时为此而得到的惩罚是火刑）；尽管如此，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祈祷词和日记中却不乏关于与上帝合一的震撼灵魂的经验的充满狂喜的描述（即上文，第 39 ~ 40 页），而但丁在《神曲》结束时所见的幻象（上文，第 190 页）肯定超越了二元论的三位一体特性的正统具体信条。在这一信条未被超越时，"去见天父"的神话被认为是确切地描述了人类的最终目标。（参阅上文，第 258 页，脚注 5。）

至于把耶稣作为人的榜样而加以模仿，或作为神而默想的问题，可以把基督教历史上对此的态度粗略地概述如下：(1)在这一时期中通过像主耶稣那样抛弃人世，切实地仿效耶稣（原始的基督教）；(2)在这一时期中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作为心中的上帝来默想，与此同时把自己作为上帝的仆人在人世中生活（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3)抛弃大部分辅助默想的手段和器具，可是与此同时继续使自己作为不再想象为具有形象的上帝的仆人在人世中生活（新教徒的基督教）；(4)试图把耶稣解释为人的楷模，但不接受他所走的苦行的道路（自由的基督教）。比较上文，第 150 页，脚注 83。

⑤ 这三篇传说载于奥托·兰克博士的绝妙心理学研究《英雄出生的神话》（神经与精神疾病专题著作；纽约，1910）。第三篇传说的变体载于《罗马人的事迹》，故事 81。

⑥ 实际查理曼大帝并没有胡须，而且秃顶。

⑦ 关于查理曼大帝的那组传奇故事在约瑟夫·贝迪埃的《史诗传奇》（第 3 版；巴黎，1926）中有详尽的讨论。

⑧ 厄尔是英国旧时量布的单位，等于 45 英寸。——译注

⑨ 路易斯·金兹伯格，《犹太人的传说》（费城：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1911），第 3 卷，第 90 ~ 94 页。

⑩ 乔治·伯德·格林内尔，《黑脚人棚屋故事》（纽约：查尔斯·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1892，1916），第 31 ~ 32 页。

⑪ 埃尔西·克卢斯·帕森斯，《提瓦故事》（美国民俗学协会研究报告，第 19 卷，

1926),第 193 页。

⑫ 黑天的劝告可能使西方读者感到奇怪。这个劝告的意义是“信仰之道”(bhakti màrga)必须从信徒所知的、所喜爱的东西开始,而不是从遥远的、无法想象的概念开始。由于神性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因此神通过人所注目凝视的东西而使自己为人所知。另外,由于信徒心中具有内在的神性,因此他才可能发现外在世界中的神性。黑天在礼拜活动中使自己一身处于两处就是这一神秘现象的说明。

⑬ 根据尼维蒂塔修女和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神话》(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14),第 221 ~ 232 页改写。

⑭ 帕森斯,前引书,第 193 页。

⑮ 中世纪爱尔兰的成套传奇故事包括:(1)《全套的神话》,其中所描述的是关于史前人类移居爱尔兰岛、他们的战争,特别是“达怒神族”诸神的事迹;(2)《米利西乌斯家族编年史》,即关于最后来到爱尔兰建立凯尔特王朝的米利西乌斯的子孙们的不完整历史;那些凯尔特人的王朝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亨利二世统治下的盎格鲁 - 诺曼人入侵爱尔兰时为止;(3)《关于红枝骑士的全套厄尔斯特故事》,这套故事讲的主要是库胡林在他的伯父科诺胡尔宫廷中的事迹:这套故事在很多程度上影响了亚瑟王传奇在威尔士、不列塔尼和英格兰的发展——科诺胡尔的宫廷成了亚瑟王的宫廷的蓝本,库胡林的事迹成了高恩爵士的事迹(高恩爵士的许多事迹后来被分配在朗斯洛·珀西瓦尔和加拉哈德的名下);(4)《全套的芬尼亚勇士团故事》:芬尼亚勇士团是以芬恩·麦库尔为首的英勇战士的团体(比较上文,第 223 页脚注);这套故事中最精彩是芬恩,他的新娘格里安妮和他的侄子迪阿迈德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这爱情故事中的许多细节在著名的特里斯坦和绮瑟的故事中流传至今;(5)《爱尔兰圣徒的传说》。

基督教爱尔兰童话故事中的“小人”是缩小了的早期异教神祇达努神族。

⑯ “Taín bó Cuailgne”(选自《伦斯特集》,62 a - b 中的译文):Wh·施托克斯和 E·温迪施编的《爱尔兰文本》(系列 1 ~ 5 的增补专册;莱比锡,1905),第 106 ~ 117 页;英译本载于埃莉诺·赫尔的《爱尔兰文学中的库胡林史诗》(伦敦,1898),第 135 ~ 137 页。

⑰ 即古代克尔特人中一批有学识的人。他们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译注

⑱《伦斯特集》,64B～67B(施托克斯和温迪施,前引书,第130～169页);赫尔,前引书,第142～154页。

⑲ 选自埃莉诺·赫尔,前引书,第154页;译自《伦斯特集》,68A(施托克斯和温迪施,前引书,第168～171页)。

⑳ 赫尔,前引书,第174～176页;译自《伦斯特集》,77(施托克斯和温迪施,前引书,第368～377)。比较黑天的变形,上文,第231～234页和图版4;并参阅图版2和12。

㉑ 乌诺·霍尔姆贝格(乌诺·阿尔瓦),《生命之树》(芬兰科学院年报,列系B,第16卷,第3期;赫尔辛基,1923),第57～59页;摘自N·戈罗晓夫,"伊林·乌奥兰"(《俄罗斯地理学会第十五次会议,东西伯利亚学部记录汇编一), 第43页起。

㉒《卡勒瓦拉》,第3篇,第295～300行。

㉓ 我在这里保留了早期的半人半兽的提坦式英雄(城市的创建者,文化的给予者)和后来的完全是人类类型的英雄之间的区别。后者的业绩中往往包括杀死前者,如过去曾给人以恩惠的皮松和弥诺陶洛斯。(神长得超出于其时代就成了毁灭生命的恶魔,就必须毁灭其形体,释放其能量。)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即将属于早期阶段的业绩指派给人类英雄,或将早期阶段的英雄人类化并把他带到以后的时代; 然而这种拼凑现象和变体并未使总的公式改变。

㉔ 克拉克·威斯勒和D·C·杜瓦尔,《黑脚印第安人的神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论文,第2卷,第一部分;纽约,1909),第55～57页。引用于汤普森,前引书,第111～113页。

㉕ 沃拉吉纳的雅各,前引书,第104篇,"童贞女圣马撒。"

㉖ 祭司的一种等级,其职司为制造并使用油膏。

㉗ 主要的祭司,充当神的副摄政王进行统治。

㉘ 在芬兰的《卡勒瓦拉》,第6～8篇中可以找到英雄遭到惨败的有趣而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这几篇中维纳莫伊宁向艾诺和"波约拉的处女"的求婚先后失败。这个故事过于冗长,这里篇幅有限,无法重述。

㉙《向埃默尔求婚》,摘自库诺·迈尔的译文,载于E.赫尔,前引书,第57～84页。

㉚ 帕森斯,前引书,第194页。

㉛ 菲尔多西,《王书》,詹姆斯·阿特金森译(伦敦和纽约,1886),第7页。

波斯神话源于共同的印欧体系,这个体系从咸海 - 里海大平原流传到印度和伊朗,并进入欧洲。波斯的最早宗教经典(《阿维斯陀》,即《波斯古经》)中的主要的神和印度的最早经文(《吠陀》;参阅上文,第113页,注释32)中的相一致。但这两支在它们的新家乡受到大不相同的影响,吠陀的传统逐渐接受了达罗毗荼的影响,而波斯的传统则接受了苏美尔-巴比伦的影响。

早在公元前一千纪,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斯德)严格按二元论的善与恶的原则,如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等,来重新组织波斯人的信仰。这一关键性的转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波斯人的信仰,而且也影响了希伯来人的信仰,从而影响了(在几世纪以后)基督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神话中通常对善与恶的解释,即把善与恶解释为来自超越于对立物并调和对立物的、独一的存在本源的不同结果。

公元642年穆罕默德的狂热信徒蹂躏波斯。那些不肯改变信仰的人都遭到屠杀。极少的残存者逃到印度避难,他们的后代作为孟买的帕西人(波斯人)幸存至今。经过大约三个世纪后,出现了伊斯兰 - 波斯文学的"恢复"期。著名人物有菲尔多西(940~1020?),欧玛尔·海亚姆(? ~1123?),内扎米(1140~1203),贾拉尔·阿丁·鲁米(1207~1273),萨迪(1184? ~1291),哈菲兹(? ~1389?)和贾米(1414~1492)。菲尔多西的《王书》("帝王的史诗")是用简单而庄严的诗复述自古波斯至伊斯兰征服的故事。

㉜ 奥普勒,前引书,第133~134页。

㉝ 改写自尼维蒂塔和库马拉斯瓦米,前引书,第236~237页。

㉞ 库马拉斯瓦米,《印度教和佛教》,第6~7页。

㉟ 《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7节。

㊱ 《薄伽梵歌》,18:51~53。

㊲ 修女献身为基督的新娘时的启应轮流吟唱的诗篇;选自《天主教主教仪典》。重印于《燃烧着的灵魂》,第289~292页。

㊳ 金兹伯格,前引书,第1卷,第305~306页。经美国犹太人出版协会允许引用。

㊴ 威廉·施特克尔,《梦的语言》,第421号梦。施特克尔博士说,在这梦中死神以四个象征符号出现:老小提琴手,斜视的人,老女人和年轻农夫(农夫是播种

者和收割者)。

㊵ 贝尔纳迪诺·德·萨哈贡,《新墨西哥事物通史》(墨西哥,1829),第3卷,第12~14章(经简缩)。这部著作由佩德罗·罗勃雷多重新出版(墨西哥,1938),第1卷,第278~282页。

㊶ 托马斯·A·乔伊斯,《墨西哥考古学》(伦敦,1914),第46页。

㊷ "Taín bó Regamna",施托克斯和温迪施编的《爱尔兰文本》(系列2,第2卷;莱比锡,1887),第241~254页。上面的故事简缩自赫尔,前引书,第103~107页。

㊸ 帕森斯,前引书,第194~195页。

㊹ 如来,梵文为Tathāgata,意思是:"到达(gata)这样的境界(tathā)",即:觉悟者,佛陀。

㊺ 经出版者亨利·克拉克·沃伦允许重印,《通过译文了解佛教》(哈佛东方丛书之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896,第95~110页。

比较宇宙发生的阶段,上文,第270页。

第四章 消 亡

1

微观世界的终结

具有非凡力量的伟大英雄能用一个手指举起戈尔瓦坦山，能把令人敬畏的宇宙光荣集于其一身——这种伟大英雄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里所说的我们每个人不是能在镜子中见到的自我，而是我们心中的主宰。黑天宣称："我是存在于一切生物心中的'自我'。我是一切存在物的开端、中间和终结。"[①]这里所说的正是在个人消亡时为死者诵读的那些祈祷文中所包含的意义，即：死去的个人现在回归于他原来就知道的创世主，在他的一生中这位创世主就反映在他的心中。

"当人变得衰弱时——无论是由于年老还是由于疾病而变得衰弱——他就从他的躯体中解脱出来，就像芒果、无花果或浆果从束缚它的果皮中解放出来一样；然后他就急忙回到
366 他出生的原籍再活转来。就像贵族们、警务人员、驾驶马车者和村长们准备好食物、饮料和住房迎候即将来临的国王，并喊道：'国王来啦！国王来啦！'那样，天地万物确实也同样在迎候知道自己将回归于创世主的人，它们喊道：'永生不朽者来

啦！永生不朽者来啦！’”②

这种想法在古埃及的棺文中已经有所表达，在这些棺文中，死者称颂自己，说自己和神合而为一：

我就是阿图姆，我单独一人；
我就是瑞，首次出现的太阳神。
我是创造自己的伟大的神，
这位大神称自己为众神之主，
众神中谁也无法和他相抗衡。
我是昨天，明天如何我也知情。
我说话时众神的战场就已形成。
我知道战场上大神的名称。
他的名字是“歌颂瑞，这位太阳神”。
我是伟大的凤凰，我住在太阳城。③

可是像佛陀之死一样，能完整地沿着发生的各个阶段追溯而上的能力决定于死者在世时的品质。在一些神话中讲到灵魂的这种危险旅程和必须经历的险阻。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列举出的险阻有沸腾的水壶、一副骨盆、一盏点燃的巨大的灯、一些司守卫之职的妖怪和两座互相撞击后又分开的岩石。④这些因素是世界民间故事和英雄传说中的标准内容。
367 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英雄的冒险”的各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些因素。在描述灵魂最后旅程的神话中，这些因素往往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意味深长。

阿兹特克人有一篇在将死者的床前诵读的祈祷文，这篇祈祷文警告死者在回到骷髅骨架似的“头发脱落之神”宗特莫

克那里去的途中将会遇到的危险。"亲爱的孩子！你已经经历了人世间的辛劳。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你带走。因为我们不能永远而只能短暂地享受此生；我们的这一生就像在阳光下取暖一样。主降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今生能彼此了解、相互交谈；可是现在名为米克特兰库特利，或阿库尔纳华卡特尔，或宗特莫克的神和名为米克特卡西华特尔的女神把你带走了。你要被带到主的宝座前；因为我们人人都必须到那里去；那是为我们设置的地方，那地方辽阔无边。

"关于你，我们只记得这些。你将居住在那既无亮光、又无窗户的最最幽暗的地方。你不会从那里回来，也不会离开那里；你既不会想回来，也不关心是否会回来。你将永远不在我们之中。你使得你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成为可怜的孤儿；你不知道他们将来结果如何，也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度过辛劳的此生。至于我们自己，不久也将到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去。"

阿兹特克的长者和官员们在葬礼前将尸体准备好；他们裹好尸体之后，在尸体的头部倒一些水，对死者说："你在世时享受过饮水的乐趣。"他们再给死者一小罐水，说道："这是给你带在路上喝的。"他们把这一小罐水放在裹尸布的褶子里。然后把死者裹在毯子里牢牢捆住，并把准备好的文件依次放在死者前面，一面放一面说道："看，拿了这份文件你就能通过

互相撞击的山。""拿了这份文件你就能走过蛇看守着的路。""这份文件能使绿色的小蜥蜴霍奇托纳尔感到满意。""你看，拿了这份文件你就能走过八个冷得结冰的沙漠。""这份文件能使你越过八座小山。""这份文件能使你经受住黑曜岩刀丛的风。"

死者随身带一条毛色鲜红的小狗，狗的脖子上缚着一根

棉纱线；他们把狗杀死，和尸体一同焚化。死者需要骑上这条狗游过阴间的那条河。经过四年的旅行之后，死者就带着他的狗到达神的面前，他把那些文件和礼品送给神，于是他和那条忠心陪伴他的狗获得允许进入“第九个深渊”。[5]

中国说起过在金童、玉女的引导下走过仙桥。印度人则描绘出有多层天界的高耸天空和有许多层的地狱。死者的灵魂下降到与其相对密度相适合的那一层地狱中去，在那里它思考、领会它过去一生的全部意义。等到接受了教训之后，灵魂又回到世界上，准备再经历下一次的经验，直到他经过人生价值的所有层次之后，它就从宇宙之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丁在《神曲》中详尽地回顾了各个阶段：在“地狱”篇中回顾了精神使自己束缚于狂妄有罪的肉体时的痛苦；在“净界”篇中回顾了从肉体经验到精神经验的转变过程；在“天堂”篇中回顾了精神境界的各个层次。

369 埃及的《死者书》使我们看到神秘而可怕的旅程。死去的男人或女人和俄赛里斯合而为一，并且实际上被称作俄赛里斯。《死者书》首先称颂瑞和俄赛里斯，然后叙述在阴间解开亡灵的裹尸布的神秘仪式。在“关于给俄赛里斯·N[6]以嘴的章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我在神秘的国土上从蛋中复活。”这里所宣称的是把死亡看作是重生的概念。接着在“关
370 于打开俄赛里斯·N的嘴的章节”中，正在醒转来的亡灵祈祷道：“愿卜塔神打开我的嘴；愿我那城市的地方神解开我的裹尸布，连我嘴上的裹尸布也解开。”“关于使俄赛里斯·N在阴间获得记忆的章节”和“关于在阴间给俄赛里斯·N一颗心的章节”又把重生的过程向前推进了两个阶段。然后是一些关于孤独旅程中的危险的章节，这些危险亡灵在到达令人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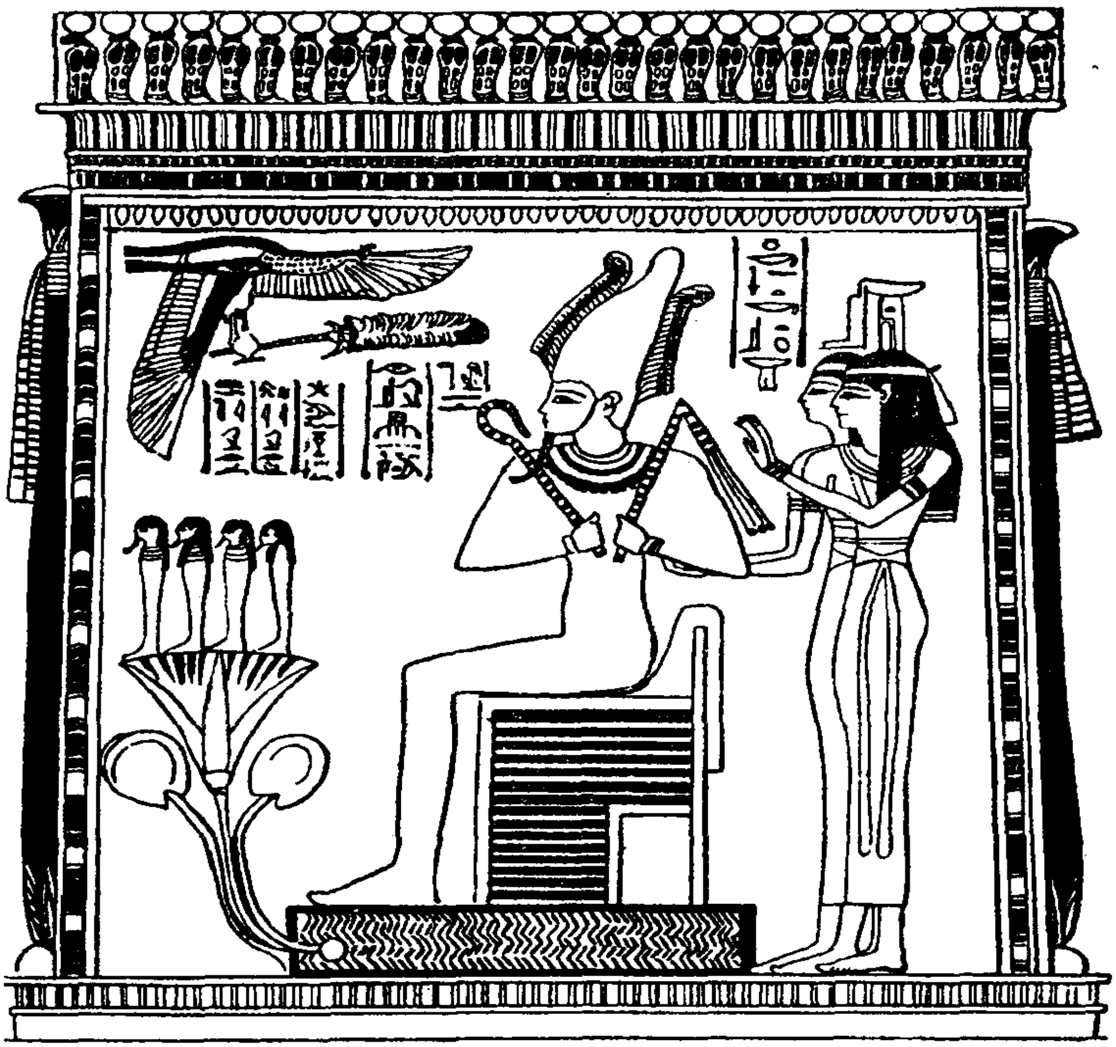


插图 19 俄赛里斯，亡灵的审判者

的审判者宝座的途中必须面对并加以克服。

《死者书》要和木乃伊一同埋葬，作为在艰难的旅程中克服危险的指南；书中的章节要在举行葬礼时诵读。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要把死者的心切开，把一枚镶在黄金底座上的玄武石圣甲虫放在心里面，同时诵读这样的祈祷文：“我的心，我的母亲，我的心，我的母亲；我的变形的心。”这段祈祷文是“关于不要让俄赛里斯·N 的心在阴间被拿走的章

节”中所规定的。接着，我们在“关于击退鳄鱼的章节”中读到:“哦,住在西方的鳄鱼，你退下。……哦，住在南方的鳄鱼，你退下。……哦,住在北方的鳄鱼,你退下。……已经创造出的万物在我手掌心中。尚未创造之物在我身体之内。哦,瑞,你在我头顶上的天堂里，你在我脚底下的地府中，你的咒语使我完全受到保护。……”接下来是“关于击退蛇的章节”,然后是“关于赶走阿卜沙伊特的章节”。亡灵朝这个魔鬼喊道:“哦,你这咬人的魔鬼,给我走开。”在“关于赶走两位梅尔提女神的章节”中,亡灵宣布它的目的,并自称是父亲的儿子以保护自己:“……我在塞克推特舟中发光,我是俄赛里斯的儿子何露斯,我来看我的父亲俄赛里斯。”“关于靠空气在阴间活着的章节”和“关于在阴间赶走雷雷克蛇的章节”使英雄
371 在旅途中前进得更远;接下来是“关于驱散阴间屠杀的章节”中的长篇声明:“我的头发是努的头发。我的脸是迪斯克的脸。我的眼睛是哈托尔的眼睛。我的耳朵是阿普阿特的耳朵。我的鼻子是肯提－卡斯的鼻子。我的嘴唇是安普的嘴唇。我的牙齿是塞尔格特的牙齿。我的脖子是神圣女神伊希斯的脖子。我的手是巴内布－塔图的手。我的前臂是赛斯的夫人内伊特的前臂。我的背脊是苏提的背脊。我的阴茎是俄赛里斯的阴茎。我的腰是克尔－阿巴之主的腰。我的胸是令人恐惧的强大者的胸。……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的身体的一部分。透特神保护我的整个身体；我天天都是瑞。我不



插图 20　大蛇克提在阳间喷火焚烧俄赛里斯的敌人

会让人抓着我的双臂把我拖回去；没有人能凶暴地抓住我的双手。……”

在晚得多的佛教菩萨像的光轮中有五百尊变化了的佛，每一尊佛有五百菩萨随侍，每一位菩萨又有无数的天神随侍。与此相似，埃及的亡灵同化了众神的躯体，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和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和增长，而这些神祇它以前认为存在于自身之外，并与自身毫无关连。这些神祇是它自身存在的反映；当亡灵回到它的真实状态时，这些神祇又都成为它的一部分。

在“关于用鼻子吸空气和控制阴间的水的章节”中，亡灵自称是宇宙之卵的守护者：“向你致敬，努特女神的西克莫树！请给我以你体内的水和空气。我拥抱在赫尔莫波利斯的宝
372 座；我看守、保卫大雌鸡的蛋。它增长，我也增长；它活着，我也活着；它吸进空气，我也吸进空气；我，俄赛里斯·N，因成功



插图 21　阿尼和他妻子的替身在阴间饮水

而喜悦。”

接下来是“关于不让人的灵魂在阴间被他人从体内拿走的章节”和“关于在阴间饮水和不被火焚烧的章节”,然后是那伟大的高潮——“关于白天在阴间出来的章节”——在这一章中谈到灵魂和宇宙之神是一回事:“我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具有再一次出生的能力;我是神圣的神秘灵魂:这神圣的神秘灵魂能创造众神,既能给女神阿门推特的阴间居民又能给天上居民以墓中膳食。我是东方的舵;我是两张神圣的脸的所有者,在这两张脸上可以看到他的光芒。我是从死中复活的众人的主人;我是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主。这位主人的那些存在形式是死者之屋的存在形式。我向栖息在你的坟墓上的两只鹰致敬,这两只鹰倾听他所说的话,这两只鹰把棺材架引导到秘密地方,这两只鹰为瑞引路并跟随他到天堂圣地的
373 最高处!我向大地中心之主致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卜塔用水晶遮盖住他的天空。……”

在那以后,灵魂就可以随意地在宇宙中漫游,如在下列各章节中所说的那样:“关于抬起双脚到人间去的章节”,“关于旅行到赫利奥波利斯并在那里接受一个宝座的章节”,“关于人随意使自己变形的章节”,“关于进入巨大房屋的章节”和“关于朝觐神圣君王俄赛里斯的章节”。那些所谓的“反面自白”的章节声称获得拯救的人在道德上洁白无瑕:“我未曾作恶。……我未曾暴力抢劫,……我未曾以暴力对待任何人。……我未曾偷窃。……我未曾杀害过男人或女人。……”《死者书》以对众神的赞颂之词结束,然后是“关于生活在瑞的身边的章节”,“关于使人回到人世去看自己的房屋的章节”,“关于使灵魂完美的章节”和“关于在瑞的伟大日舟中航行的章节”。⑦

374 ## 2

宏观世界的终结

就像被创造出的个人必然会消亡一样，被创造出的宇宙也必然会消亡：

“当那些被称为 Loka byuhas 神的色欲天的居住者知道十万年之后周期又得重新开始时，他们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在世界上到处漫游，一面哭泣，一面用手挥泪。他们宣布：

“‘先生们，过了十万年之后，周期又必须重新开始；这个世界将被摧毁；浩瀚的海洋也将干涸；大地和山中之王的须弥山将被焚毁——世界毁灭的范围将上延到梵天的世界。因此，先生们，你们要学会友善，要以怜悯待人，要心情愉快，要置世事于度外；你们要侍奉母亲，侍奉父亲；要敬重亲戚中的尊长。’

“人们把这称为周期性的骚乱。”⑧

德累斯登抄本最后一页上的整页插图描绘了马雅人对世
375 界末日的看法。⑨这份古代手稿记录了行星运行周期，并根据这些运行周期计算出宏大宇宙的周期。在抄本将近结束部分的蛇形数字(这些数字中有蛇的象征符号，故名)表示出约为三万四千年(等于一千二百万零半天)的世界周期，而且这种周期的记录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在这些几乎难以想象的周期记录中，所有数字的小位数字可以看成最终是大致相同的。在这实际上是永恒的周期中，多几十年或少几十年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份手稿在最后一页上描述了由那些巨大数字为之铺平道路的世界毁灭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雨蛇横贯

天空，喷射出水的洪流。巨大的水流从太阳和月亮倾泻。作为洪水和大暴雨的恩主的、那位长着虎爪和令人生畏的面容的恶毒的年老女神翻转天水之碗。这位女神的裙子上装饰着象征死亡的交叉的骨头，头上盘着一条扭动着的蛇。在下面，黑色的神手拿象征毁灭的矛头朝下的长矛高视阔步地在地上行走，头上站着一只尖叫着的猫头鹰。在这里确实形象化地描绘出吞没一切的最后的大洪水。”[10]

最强烈的描述之一出现在古代北欧海盗的《诗体埃达》之中，众神之王奥丁（沃坦）曾询问他自己和众神的末日将是怎样的；大地母亲的化身，被称为“智慧女人”的命运女神对奥丁说道：[11]

弟兄们将成仇敌，互相争斗杀伤，
姐妹们的儿子将使亲戚鲜血流淌；
376 世界上道德败坏，到处将充满淫乱；
战争不息，刀斧把盾牌砍成两半，
巨风和狼怪将在世界毁灭之前逞强；
人们将变得心如铁石彼此互不相让。

在巨人的国土约通海姆，一只红色的雄鸡将要鸣叫；在天宫瓦尔哈拉，一只名为“黄金鸡冠”的雄鸡将要鸣叫；在地狱里，一只赭红色的鸟将要鸣叫。在通向阴间的岩洞口，名为加尔姆的狗将张开大嘴嚎叫。大地将会颤动，岩石和树木将会断裂，大海的水将会涌上陆地。那些在宇宙开始时就把妖魔锁住的脚镣将全都断裂：狼形怪物芬里斯将获得自由，他来到，下颚贴着地、上颚顶着天（如果有地方的话，他的嘴还会张

开得更大);火焰从他的眼睛和鼻孔里喷射出来。在宇宙之海里环绕着世界的大蛇将愤怒地昂起身体,在狼形怪物的身旁登上陆地,喷出毒液,把毒液洒在空气里和水中。纳格尔法尔(这是一艘用死人的指甲做成的船)将要解缆;这艘船将运载巨人。另一艘船将载着地狱中的居民启帆。接着火焰人将从南方来到。

那时众神的守望者将吹起声音尖厉的号角,奥丁的战士们将被召集拢来去参加那最后的战斗。众神、巨人、恶魔、侏儒和精灵将纷纷骑马从四面八方奔向战场。世界之树伊格德拉西尔将颤抖;天地之间的一切无不惊恐。

奥丁将去对付狼怪,托尔将去对付巨蛇,提尔将去对付那条狗——这是最凶恶的妖怪——弗雷将去对付火焰人苏尔特。托尔将杀死巨蛇,但由于巨蛇喷出的毒液,他走出十步就倒地死去。奥丁将被狼怪吞下,于是维达尔一只脚踩住狼怪的下颚,一只手抓住狼怪的上颚,把狼怪的咽喉撕裂。洛基将
377 杀死海姆达勒尔,并被海姆达勒尔杀死。苏尔特朝地上喷火烧毁整个世界。

太阳颜色变黑,大地朝海底下沉,
从天上纷纷扔下滚烫的群星;
蒸汽和养育生命的火焰变得炎热难忍,
直到熊熊大火跳跃着朝天堂延伸。

加尔姆将在格尼帕赫利尔前面嚎叫,
脚镣将断裂,狼怪将摆脱约束到处奔跑;
关于孔武有力、英勇好战的众神的命运,

我知道得不少，还有更多的将会看到。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私下里问道：请告诉我们这些事将在何时发生？你的降临和世界末日的征兆是什么？

“于是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让人欺骗你们。因为将会有很多人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以此欺骗许多人。你们会听说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传，你们注意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然会发生，可是末日尚未到来。民族将会攻打民族，国家将会攻打国家；各地将会发生饥荒、瘟疫和地震。所有这些都是灾难的开始。然后，他们会使你们陷入患难，并会杀害你们；你们会为了我的名字而遭到万民的憎恨。那时许多人将受到伤害，并互相陷害、互相仇恨。许多假的先知会来欺骗众人。因为罪恶行为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将会变得冷漠。可是能够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必须把这天国的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日就会来到。

“因此，你们那时会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种从事破坏
378 的可憎的人站在圣地(读这经文的人要领会含义)。那时，在犹太地方的人应当逃进山里。在房顶上的人不要下来到家里拿东西。在田里的人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人有祸了！你们应当祈祷，使你们逃走的时候不是在冬天，不是在安息日。因为在那时必然会遭到大灾难，这种灾难从世界开始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有。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肉之躯的人就没一个能得救。为了选民的缘故，那些日子必须减少。

“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

督在那里;你们不要相信。因为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示征兆、创造奇迹;倘若可能,他们连选民也要欺骗。看哪,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如果他们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如果他们说:基督在内室中;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就像闪电从东边发出,一直照到西边;人子的降临也将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然聚在哪里。那些灾难的日子一过去,太阳就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就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力量就要受震动。那时人子的征兆就要在天上显现,地上万族的人都要哀哭,他们将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权威而光荣地降临。他将派遣他的天使们用号角的巨大声音把他的选民从四面八方、从天的一边到另一边全都召集拢来。……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们也不知道,只有我的父知道。"⑫

注释:

① 《薄伽梵歌》,10:20。

② 《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4·3·36－37。

③ 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埃及宗教和思想的发展》(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1912),第275页。经出版者允许重印。

比较塔里辛的诗,上文,第241～242页。

④ 弗朗茨·博亚斯,《种族,语言和文化》(纽约,1940),第514页。参阅上文,第98～100页。

⑤ 萨哈贡,前引书,第1卷,附录,第1章;罗勃雷多编,第1卷,第284～286页。

白狗和黑狗不能游过这条河,因为白狗会说:"我已经把自己洗过了!"而黑狗则会说:"我已经把自己弄脏了!" 只有鲜红色的狗能游过这条河,到

达阴间的岸边。

⑥ N.:在这里写出死者的名字,如“俄赛里斯·奥夫安克”,“俄赛里斯·阿尼”。

⑦ 根据E·A·W·巴奇翻译的《死者书,埃及神庙的文牍与司库阿尼的纸草纸卷(公元前约1450)》(纽约,1913)。

⑧ 经哈佛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自亨利·克拉克·沃伦,《通过译文了解佛教》,第38~39页。

⑨ 西尔韦纳斯·G·莫利,《马雅象形文字研究入门》(美洲文化人类学局公报第57期;华盛顿,1915),图版3(面对第32页)。

⑩ 同上书,第32页。

⑪ 下面的描述根据《诗体埃达》,“弗卢斯保”,第42行起(诗句引自贝洛斯的翻译,前引书,第19~20页,24页),和《散文埃达》“吉尔法根宁”第51篇(布罗德译,前引书,第77~81页)。经出版者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许可使用。

⑫ 《马太福音》,第24章,第3~36节。

379 # 结 束 语

神话与社会

381

1

变 形 者

解释神话并没有一定的方法，也不可能有一定的方法。神话就像普罗透斯神一样；普罗透斯是“未卜先知、预言未来的海中老人”。这位神“会挣扎逃走，能变成大地上各种生物的形状，能变成滔滔流水和熊熊大火”。[①]

在生活中航行的人想要普罗透斯给他以教导，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抓住他，并且逼迫他”，这样就会使他最后现出原形。可是这位狡猾的神甚至对最机敏的询问者也不透露他的全部智慧。他只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且根据所问的问题给以重要或无关紧要的回答。“当太阳上升到中天时，那位未卜先知的海中老人经常从大海的咸水中出现，在大海昏暗波浪的遮掩下乘西风来到。他从海中出来后，他就到深凹的岩洞里躺下睡觉。在他四周睡着一群海豹；这些海豹是美丽的大海
382 之女，它们悄悄地离开了灰暗的海水，呼出大海的咸苦气味。”[②]希腊英雄——国王墨涅拉俄斯得到海中老人的女儿的帮助，这位姑娘把他引导到荒凉的海边岩洞，告诉他如何才

能迫使她的父亲作出他所渴望知道的回答，并叮嘱他只要问他自己的困难和他朋友们的下落。结果普罗透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问题。

现代的知识界把神话解释为试图说明自然世界的原始而笨拙的努力(弗雷泽)；解释为让后世误解了的史前的诗意幻想(米勒)；解释为教导并塑造个人使之适应群体的寓言宝库(涂尔干)；解释为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始冲动的集体的梦(荣格)；解释为人类最深刻的形而上学悟性的传统表现手段(库马拉斯瓦米)；解释为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启示(教会)。神话是所有这一切。不同的见解是由解释者各自的观点所决定的。因为，如果不是根据神话本身，而是根据神话的功能，根据神话过去曾如何为人类服务、现在又能如何为人类服务来进行考察，那么神话就会像生活本身一样，是顺从于个人、种族、时代的妄想和需要的。

2

神话、膜拜及默想的功能

383 个人的生活形式必然只可能是人类整体形象的失真的一小部分。他只能被局限为男性或女性；在他一生的一定时期，他又被局限为儿童，青年，成人或老人；另外，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必然会专门化为工匠，商人，仆人或窃贼，教士，领袖，妻子，修女或娼妓；他不可能所有角色都是。因此，个别成员并不是全体，即完整的人类；只有完整的社会才是全体。个人只能是一件器官，从他的群体获得生活技能，获得他赖以思维的语言，获得使他生长的思想；该社会的过去遗传给他以构成

身体的基因。如果他在行动上或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擅自脱离群体,他只能是截断自己赖以生存的源泉。

部落中的出生、成年、婚嫁、殡葬、就职等等仪式,旨在把个人生活中的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转变为不朽的、非个人的形式。这些仪式使个人所看到的自己,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有个性的人,而是战士、新娘、寡妇、祭司、酋长;这些仪式同时为社区的其他成员排演这些典型阶段所包含的古老训诲。人人按照他的地位和职司参加仪式。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看得见的不朽的活的单元。一代代的人死去,就像不知名的细胞从活体上死去一样;但持续的,不朽的形体继续存在。由于开阔了视野,看到了这个超越于小我的个体,因此每个个人都发现自己提高了、丰富了、受到了鼓舞,增长了才智。他所扮演的角色,不管如何普通平凡,都是壮丽的人类节日形象所固有的——这个潜在而必然是被抑制的形象就在他自己的心中。

各种社会责任把节日仪式的训诲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下去,于是个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确认。相反,如果漠不关心,进行反叛——或离乡背井——就会切断能给人以生命的联系。从以社会为单元的观点来看,与社会脱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是废弃之物。而那些能问心无愧地说实践了自
384 己的角色——无论这角色是祭司、妓女、王后或奴隶——的男人或女人则真正是不虚度一生。

因此成年式和就职仪式给人的训诲是个人必须和群体结为一体;季节性仪式使人的视野变得开阔。正像个人是社会的一件器官一样,部落或城市—整个人类也同样——只不过是巨大的宇宙有机体的一个侧面而已。

人们惯常把季节性的节日仪式描述为所谓的土著民族为

了试图控制自然界而作出的努力。这是错误的解释。人类的每一行为中无不包含着试图控制的意愿,特别是在认为能呼风唤雨、治疗疾病或遏制洪水的巫术仪式中;然而一切真正的宗教仪式(与巫术仪式相反),其主要目的是使人们服从于注定必然之事——而在季节性的节日仪式中,这一目的尤为明显。

在迄今为止的记载中从未见过试图阻止冬季到来的部落仪式;恰恰相反,所有的仪式都要求社区成员和自然界一同忍受严寒。而在春季,那些仪式并不试图迫使大自然为营养不良的社区成员立即长出玉米、豆类和南瓜;与此相反;那些仪式要求社区全体成员献身于大自然各个季节的工作。奇妙的每年一度的周期中既有艰辛又有欢乐的时期。人们庆祝年度周期,并把它描绘、表现为在人类群体中继续着的生命周期。

这种持续性的许多其他象征化表现,在受到神话教育的社区中比比皆是。例如一些美洲狩猎部落中的成员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半兽半人的祖先的后代。那些祖先不仅养育了氏族中的人类成员,而且也养育了氏族以之命名的兽类物种;这样,河狸族的人类成员是河狸野兽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堂(表)兄弟姐妹;这些林中猎人既是河狸的保护者,又反过来用从河
385 狸那里学来的动物智慧保护自己。又例如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纳瓦霍人的用泥盖的木屋是按照纳瓦霍人的宇宙形象而设计的施工图来建造的。泥屋的入口朝着东方。八个边象征四个方位和每两个方位之间的中间点。每一根桁条和每一个接榫都是这种大泥盖木屋所包括的整个天和地中的一个相应的要素。另外,由于人的灵魂本身被认为在形式上和宇宙相同,因此这种泥屋被认为既是人类和宇宙之间的基本和谐的表现,同时又能使人想起隐藏于其中的完美生活方式。

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与履行社会责任和参加大众膜拜大相径庭。从社会责任的观点来看，任何离乡背井、脱离社区的人都微不足道。然而从另一观点来看，这种流放是求索的第一步。由于宇宙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因此可以在内心之中寻找并发现宇宙。性别、年龄和职业的差异对于我们的特性来说并不重要，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在世界大舞台上一时间所穿的戏装。服装里面的人的形象不能和服装混为一谈。我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二十世纪的儿女，西方人，文明的基督徒。我们是有德的或有罪的。可是这些标志并不说明人应该是怎样的，它们只表明地理、出生日期和收入方面的偶然情况。那么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存在的基本特性是什么？

中世纪圣徒和印度瑜伽信徒的苦行修炼，希腊化时期的传授奥秘，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哲学，都是使个人意识的重点从服装转移开去的方法。有志求索者的初步默想使他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相脱离，并使他进入核心。“我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他默想：“不是我的母亲或刚死去的儿子；不是我患病或日渐衰老的身体；不是我的手臂；我的眼睛，我的头；不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我不是我的感觉；我不是我的思想；我不是我的直觉能力。”这种默想使他进入自己的深
386 处，并终于突破深不可测的认识。任何经过这种修炼的人都不会还原，不会认真地把自己当成美国某某城镇的某某先生。——社会和责任消失了。这位某某先生由于发现自己是人而感到充实，他变得内向而超然离群。

这就是希腊神话中顾影自怜的美少年那耳喀索斯在水池中看到自己的倒影的阶段，这就是佛陀坐在菩提树敛心默想

的阶段，但这并不是最终目标，这只是必要的一步，而不是目的。目的不是看到那种本质，而是意识到自己就是那种本质；然后，他就作为世界中的那种本质而自由漫游。而且世界也是由那种本质构成的。他自己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这二者是同一的。因此不再需要分离、退隐。无论英雄漫游到任何地方，无论英雄做任何事情，他永远是在自己的本质面前——因为他具有得到改善的眼力，使他能看得见。这样，正如参与社会事务可能最终在个人心中认识到整体一样，流放会把英雄带到整体中的自我面前。

集中到这一点上，自私或无私的问题就消失了。个人消失在法则之中，并与宇宙的全部意义相一致而获得重生。世界是为他而创造的，世界是他所创造的。“哦，穆罕默德，”真主说，“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创造天堂。”

387 3

今日的英雄

的确，这一切和当代的观点距离很远；因为个人自主的民主理想的产生，电动机械的发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进步，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以致使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永恒的、象征符号的宇宙崩溃瓦解。用尼采的查拉图什特拉的宣布新时代到来的、预言性的话来说，“所有的神都已死亡。”[3]人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用不同方式讲了一千遍。它是现代的英雄周期的故事，它是人类趋于成熟的奇妙故事。人类用稳、准而强大有力地打击粉碎了过去的禁锁符咒和传统束缚。神话的把人缠在梦中的罗网消失了；人的头脑为醒

觉的意识而敞开；现代人从愚昧中脱颖而出，就像蝴蝶从毛虫的茧中飞出，或黎明的太阳从黑夜的母腹中升起一样。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搜索下众神无处藏身，而且是因为众神曾一度予以支持的那种社会如今已不复存在。社会不再是带有宗教内容的单元，而是一种经济—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理想，不再是那些使人们在地上看见天上形体的僧侣哑剧，而是一个为了物质资源和霸权而不懈地进行无情竞争的世俗国家。那些被梦境束缚在神话地平圈内的被隔离的社会，除了作为应该加以开发的地区之外，已经
388 不复存在。在进步的社会中，仪式、道德和艺术等人类的古老遗产的每一最后遗迹，都正在全面衰落。

因此今天人类的问题和由神话来协调的（这些神话今天被称是谎言）、较为稳定时期的人们的问题正好相反。那时，具有全部意义的是群体，是那些巨大的、无名的存在形式，而自我表现的个人则毫无意义可言；在今天，群体不具有任何意义——世界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个人才具有全部的意义。但这意义是绝对无意识的。一个人不知道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推动他前进。人类心灵的意识区和无意识区之间的联系全部切断，于是我们被分裂成两个人。

今天需要创造的英雄业绩，不是伽利略的那个世纪的英雄业绩。那时候是黑暗的地方，今天却充满光明；可是过去充满光明的地方，今天却是一片黑暗。现代的英雄业绩应该是寻找协调的灵魂的亚特兰蒂斯，使这沉浸在海底的岛屿重见天日。

显然，这件工作不能用离开现代革命的成就而回到过去或避开现代革命成就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如果不是使现代世界在精神上具有意义，这个问题就毫无价值——或者用另一

种说法来表达这同一原则，如果不是使男人女人在当代生活的条件下达到人类的完全成熟阶段，这个问题就毫无价值。的确，使得那些古老公式变得不起作用、令人误解，甚至有害的正是这些条件本身。今天的社区是地球这个行星，而不是范围有限的民族；因此过去起着协调内集团（即自己人集团）作用的有计划的侵略，今天只能把它分裂成宗派。在今天，以国旗为图腾的民族思想是抬高育儿室中自尊心的手段，而不是消除婴儿时情景的方法。在操场上举行的宣扬民族思想的模仿性滑稽仪式服务于紧紧抓住不放的暴君和恶龙的目的，
389 而不是服务于毫无利己之心的神的目的。这类反迷信膜拜的无数圣徒们——即那些把自己的照片到处悬挂的爱国者们，他们的照片被披上国旗作为官方的圣像——正是地方性的阈限守护神（即我们的粘性头发恶魔），而他们恰恰就是英雄所要首先超越的难关。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些世界性的伟大宗教也不能满足要求。因为这些宗教已经和宗派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成了宣传和自我庆贺的手段。（甚至在西方榜样的影响下，佛教最近也堕落了。）世俗国家所取得的普遍胜利，使所有的宗教组织明确地处于次要的和最终不起作用的地位，以致宗教哑剧在今天成了仅仅是星期日上午伪装虔诚的活动，而在一周的其余时期里则代之以商业道德和爱国主义。这种骗人的虔诚并不是运行着的世界之所需；所需要的是改变整个社会制度，从而通过世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行为，使人们的意识得以想象出那种能给人以活力的人即是神的普遍形象，这种神性实际上为我们人人所固有，并在我们内心中起着作用。

然而这并不是意识本身所能做到的事。意识不能预言或

控制当天夜里的梦，同样也不能发明或预示一个有效的象征符号。整个的事正在不仅通过在现代世界的每个人心灵深处，而且通过在最近变成巨大战场的整个行星上进行的注定是漫长而可怕的过程，在另一个层次上弄明白。我们正在注视着灵魂必须通过的撞岩的可怕撞击——我们不参加任何一方。

可是有一件事我们可能知道，即在新的象征符号能为人们看见之时，这些符号在世界各地不会相同；当地的生活环境、种族和传统，必然全都会混合在有效形式之中。因此人们必须理解、必须能够看到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所揭示的同一赎
390 救。“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在《吠陀》中读道，“圣者们用各种名字称呼它。”唯一的一首歌让人类合唱队的全部色彩赋予它以变化。因此，为这个或那个地方性的解决办法大肆进行宣传是多余的——或甚至是个威胁。使人们具有人性的方法是学会在人类面孔的全部变化中辨认出神的面部轮廓。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条线索的面前，这条线索有助于弄清现代英雄任务的具体方向，并发现我们所继承的所有宗教仪式全都瓦解的真正原因。这条线索就是奥秘和危险领域的重心已经明确地转移。远古时代的剑齿虎、猛犸和一些较小的动物对那时的人类来说是主要的异类，它们既是危险的根源又是食物的来源；原始狩猎者的任务是和这些动物在荒野中共同生活；那时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心理上和这种任务联系起来。于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因而产生，这种认同最后在意识中表现为神话里的半人半兽的图腾祖先。动物成了人类的教师。通过确确实实的模仿行为——就像今天孩子们只有在学校操场上（或疯人在疯人院里）才会做的那

样——有效地消除了人类的自尊心，于是社会成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同样以植物为食物的部落将精神活力集中于植物上；种植和收割的生活—仪式和人类的生殖、出生和成熟的过程认同起来。然而植物界和动物界最终都处于社会的控制之下。因此神奇教诲的广阔原野转移到了天上，于是人类表演了内容为神圣月亮国王、神圣太阳国王、僧侣的行星国家和调节世界的天体的象征性节日仪式的伟大哑剧。

今天，所有这些神秘剧全都失去了力量；我们的心灵对它
391 们的象征符号不再感兴趣。一切存在为之服务、人类必须对之屈从的宇宙法则的概念早已超出了以古老的占星术为代表的神秘的早期阶段，而在今天则把宇宙法则的概念单纯地作为物理学上理所当然的事来接受。西方科学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从十七世纪的天文学到十九世纪的生物学），而且这些科学最后集中于人类本身的研究（二十世纪人类学和心理学），这种情况标志着焦点为研究神奇的人类的惊人的转变过程。现在关键性的奥秘不是动物界，不是植物界，不是神奇的天体，而是人类本身。人类现在成了利己主义势力必须与之达成妥协的异类，自尊心必须通过这个异类而被钉上十字架并获得重生，社会也必须按照这个异类的形象来加以改造。然而人类不是作为"我"，而是作为"你"来理解的：因为那些没有部落、没有种族、没有洲界、没有社会阶级或世纪的崇高理想和世俗习俗可能成为衡量那种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奇妙神圣存在——即我们人人都有的生命——的尺度。

现代英雄是那种敢于听从号召并去寻找那种存在的宅第的现代个人（和那种存在合而为一是我们的全部命运）；现代英雄不能，也不应该等待他的社区像蛇似的蜕去骄傲、恐惧、

合理贪婪和正当误解的皮。尼采说过:“加紧地活,就像限期已到。”不是社会引导并拯救创造性的英雄,而是恰恰相反。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那最大的考验——即不是在他的宗族取得伟大胜利时,而是在他个人失望的沉默中背起救世者的十字架。

注释:

① 《奥德修纪》,第4篇,第401,417~418行,S·H·布彻和安德鲁·兰译(伦敦,1879)。

② 前引书,第4篇,第400~406行。

③ 尼采,《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22·3。

索 引

A

Abraham 亚伯拉罕,268 注 18,323~325(亚伯拉罕的诞生),327,356~357(亚伯拉罕之死)

Abraham, Karl 卡尔·亚伯拉罕,255

Actaeon, Greek myth of 希腊神话阿克特翁,111~112,115,118

Adam 亚当,153(两性体状态的亚当);——亚当和夏娃,280(从亚当产生出夏娃),288(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并参阅 Eve

Adi-Buddha, the "Absolute", 绝对者"原始的佛", 88 注 51, 150 注 83

Adonis 阿多尼斯,143

Aeëtes, King 埃厄忒斯王,204

Aeneas 埃涅阿斯,30,35,141 注 65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142 注 67

Africa 非洲,154;——中非,(图版 10),3,78;——东非, 69(瓦恰加部落故事),143~144(巴松布瓦部落故事),224(乌干达);——北非,336(插图), 281 注 42(柏柏尔人), 并参阅 Egypt; ——南非, 78(霍屯督人的吃人妖魔), 91(祖鲁人故事), 235 注 31(布须曼人), 303~307(瓦洪韦部落创世神话), (图版 18,岩画); ——西非, 4(费尔南多波岛), (图版 3, 约鲁巴部落女神), 44~45(约鲁巴部落神话), 并参阅Edshu

Agade, Akkadian city　亚述－巴比伦城市阿卡得,321,341
Agamas, Hindu text　印度教经文《阿含经》,114 注 32
"Aged of the Aged", cabalistic theme　喀巴拉的主题"长者中的长者",267～268
Ahasuerus, the Wandering Jew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阿哈苏鲁斯,63,237
Akkad　阿卡得,88 注 51;并参阅 Agade
Alaska, Eskimo mask from　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面具,(图版 24)
Alcestis, play　剧本《阿尔刻斯提斯》,206
alchemy　炼丹术,73 注 31;188～189(中国的炼丹术)
Algier　阿尔及尔,281 注 42(卡比尔－柏柏尔人),336(插图,旧石器时代岩画)
Algonquin Indians　阿尔冈昆印第安人,90 注 56
Amaterasu, Japanese sun－goddess　日本太阳女神天照大神,210～212,216
ambrosia　玉液琼浆,176
America　美洲,参阅 Indians, Puritan Christianity, United States
amor fati　仁爱的施舍,118
Anaa, Tuamotu Islands　土阿莫土群岛的阿纳岛,274～246(帕伊奥雷大酋长的创世图),281
Ananda, disciple of Buddha　佛陀的弟子阿难陀,361～364
Andaman Islands　安达曼群岛,82
Anderson, Johannes C.　约翰尼斯·C·安德森,271 注 22
androgynous gods　两性体的神,(图版 10),152～154,162,169～171(菩萨)
Angé, Marie (hermaphrodite)　玛丽·昂热(两性人),154 注 98,
Angkor　吴哥,参阅 Cambodia
Ani, Egyptian scribe　埃及的抄写员阿尼,372(插图 21),373 注 7
Anthony, St., temptation of　圣安东尼的诱惑,125

anthropology 人类学,391

Anubis, Egyption god 埃及的神安努毕斯,(插图 18)

394 Anunnaki, Sumerian judges of underworld 阿努恩纳基,苏美尔的阴间七位判官,108

Apache Indians 阿帕切印第安人,169,281 注 42,349~350

Aphrodite 阿佛洛狄忒,153,213;并参阅 Venus

Apocrypha 《伪经》: *Gospel of Eve*《夏娃福音》,39; Gospel of Seudo – *Matthew*《伪马太福音》,309 注 11

Apollo(Phoebus) 阿波罗(福波斯),60~62(达佛涅神话),81,133~136(法厄同神话)

Apollonios of Rhodes 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204 注 8

Apuat, Egyptian god 埃及的神阿普阿特,(插图 18)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97 注 1

Aquinas, St. Thomas 圣托马斯·阿奎纳,3,92,236,269;354~355(阿奎纳之死)

Arabia, South 阿拉伯南部,211

"Arabian Nights" 《天方夜谭》,参阅 Kamar al – Zaman, tale of

Aranda tribe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阿兰达部落,19 注 19

Arapaho Indians, porcupine myth of 阿拉帕霍印第安人的豪猪神话,53,119

archaeology and mythology 考古学与神话,4

"archetypal images"(Jung)"原始意象"(荣格),17~18

Ardhanarisha, manifestation of Shiva 湿婆的化身"半是女人的神",154

Ares(Mars) 阿瑞斯(马尔斯),81

Argentina 阿根廷,(图版 8)

Ariadne 阿里阿德涅,23~24,71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26

Arizona, Navahos of 亚利桑纳的纳瓦霍人,385

Arjuna, Prince, Hindu hero　印度教英雄阿周那王子,231～234,238
Arnold, T.W.　T·W·阿诺德,161 注 116
Arthurian Cycle　亚瑟王传奇,53(亚瑟王),198 注 3,330 注 14
artist and neurotic, Rank's view of　兰克关于艺术家和神经机能病患者的见解,64 注 25
artist－scientist, Daedalus as　作为艺术家兼科学家的代达罗斯,24
Arunta tribe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阿隆塔部落,138～139
asceticism　苦行主义,385
Ash, World(Yggdrasil, in *Edda*)　世界之树(《埃达》中的伊格德拉西尔),177,235 注 31,376
Ashur－nasir－apal Ⅱ, Assyrian king　亚述国王亚述纳西拨二世,(图版 13),(图版 21)
Ashvaghosha, Buddhist poet　佛教诗人阿湿伐瞿娑,166 注 126
Asia Minor　小亚细亚,参阅 Phrygia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Mary, Feast of the　圣母升天节,120
Assyria　亚述,(图版 8),(图版 21),88 注 51,108 注 26,185 注 159
Astarte, Phoenician goddess　腓尼基女神阿斯塔特,213
astrology　占星术,391
astronomy　天文学,391
Athena　雅典娜,(插图 12)
Atkinson, Charles Francis(tr.)　查尔斯·弗朗西斯·阿特金森(译),64 注 25,72 注 30
Atkinson, James(tr.)　詹姆斯·阿特金森(译),348 注 29
atonement with the father, hero's　英雄与天父的和解,126～149(特别是 130),162,237,312
Attis, Phrygian god　弗里吉亚的神阿提斯,41,93(血日)
Augustin, St.　圣奥古斯丁,19 注 18,159
"AUM," Sanskrit holy syllable　梵文的神圣音节"AUM",130 注 46,266～

267,269;并参阅“om”

Australia, aborigines of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137 ~ 142,154 ~ 155,174,175;并参阅 Aranda 和 Murngin tribes

Avalokiteshvara, Mahayana Bodhisattva 大乘菩萨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图版 11,观音);149 ~ 152(描述);160 ~ 167,169 ~ 170

Avesta, Persian sacred text 波斯经文《阿维斯陀》(即《波斯古经》),348 注 29

Awonawilona, Zuni god 祖尼人的神阿沃纳维洛纳,152

Axis, World 世界之轴,(图版 12,世界之轴),138,213;并参阅 Navel, World

Aztec of Mexico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图版 19),177,261,311,358 ~ 359(羽蛇),367 ~ 368(为葬礼准备尸体);并参阅 Montezuma

395

B

Babylonia 巴比伦,(图版 21),88 注 54,108 注26,141 注 65,185 ~ 188(吉尔伽美什),284,285 ~ 288(创世神话),303,348 注 29

Bacchus 巴克斯,190;并参阅 Dionysos

Bain F.W. F·W·贝恩,175 注 145

Bali, Krishna statue in 巴厘的黑天雕像,(图版 4)

Banks Islands of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班克斯列岛,83

baptism, symbolism of 洗礼的象征意义,251

Barbosa, Duarte 杜瓦特·巴博萨,94 注 62

Bastian, Adolf 阿道夫·巴斯蒂安,18 注 18

Basumbwa tribe of East Africa 东非的巴松布瓦部落,143 ~ 144,145 注 73

Bates, D. D·贝茨,140 注 61

Baucis and Philemon 包喀斯和菲勒蒙,145

Bayazid,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巴亚济德,161 注 116,162 注 117

Beatrice(Dante's)贝亚特里齐(但丁的),71,73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人与兽,4

Bédier, Joseph 约瑟夫·贝迪埃,323 注 7

Bégouen, Count 贝古昂伯爵,(图版 7)

Belgium 比利时,参阅 Flanders

Bellows, Henry Adams(tr.) 亨利·亚当斯·贝洛斯(译),191 注 169,375 注 11

ben Yohai, Simeon 西缅·本·约哈伊,267 注 18

Berbers of Algiers 阿尔及尔的柏柏尔人,281 注 42

Bering Strait Eskimo 白令海峡爱斯基摩人,90

Bernard, St. 圣伯尔纳,124

Berndt, R. and C. R.伯恩特和 C.伯恩特,140 注 60

Bhagavad Gita 薄伽梵歌,29 注 34,166 注 125,231 注 31(描述),234 注 30,236 注 35,238 注 38,239 注 39,354 注,365 注 1

Bible 《圣经》,4,108 注 26(希伯来以前的来源);249(现代的解释);并参阅 Midrash, Apocrypha;—,《旧约全书》:《创世纪》,63 注 22,153 注 91,167 注 127,223 注 21,257,280,297,315;《出埃及记》,34 注 40,45 注 57;《撒姆耳记上》,156 注 104;《约伯记》,44,147 ~ 148;《诗篇》,250;《箴言》,59;《何西亚书》,159 注 111,162 注 118;并参阅 Biblia Pauperum;—,《新约全书》:《马太福音》,158 注 108,159 注 110,218 注 18,230 注 27,236 注 36,353 注 33,378 注 12;《马可福音》,158 注 108,218 注 18,229 注 26;《路加福音》,145 注 75,157 注 107,158 注 108,259 注 6;《约翰福音》,42 注 50,43 注 51 及注 52,218 注 18,251 注 6;《希伯来书》,143 注 69

Biblia Pauperum 《穷人的圣经》,(插图 5,8,11)

biology 生物学,277,391

Black Tatars of Siberia 西伯利亚的黑鞑靼人,294

Blackfeet Indians of Montana 蒙大拿的黑脚印第安人,289 ~ 291(创世神话);325,338 ~ 340(血块孩子)

Blake, William 威廉·布莱克,44

blood 血,42,143(基督教的象征符号);55 注 8,93(弗里吉亚的血日),93~94(印度奎拉卡尔的弑君仪式),140~141(澳大利亚人饮血),155,177(阿兹特克人饮血)

Blood Clot Boy, Blackfeet tale of 黑脚人的血块孩子故事,325,338~340

Bo Tree, Buddhist Tree of Enlightenment 菩提树,佛教的觉悟之树,32,33 注 37,163,191

Boas, Franz 弗朗茨·博亚斯,18 注 18,366 注 4

Bodhidharma, Buddhist patriarch 佛教的祖师菩提达摩,167

Bodhisattva 菩萨,(图版 11,12,14),20 注 20(托因比教授的解释),155 注 101(达摩迦罗菩萨),354,355,371;149~152,150 注 83,160~167,169~171(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观音菩萨)

Boobies of Fernando Po 费尔南多波岛的布比人,4

Book of the Dead, Egyptian 埃及的《死者书》,368~373

Boorah, Australian rite 澳大利亚的博拉仪式,141 注 64

borabu, horn of Fenians 芬尼亚勇士团的博拉布号角,223

Brahma 梵天,33,178,232

brahminical thread 婆罗门索,129 注 46

Breasted, James Henry 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366 注 3

Briar – rose 刺玫瑰,参阅 Sleeping Beauty

396 Brittany 不列塔尼,330 注 14

Brodeur, Arthur Gilchrist(tr.) 亚瑟·吉尔克里斯特·布罗德(译),285 注 48,375 注 11

Bruckmann, F· F.布鲁克曼,(图版 6)

Brunn, H. H·布鲁恩,(图版 6)

Bryan, W.F. W·F·布赖恩,118 注 35

Brynhild 布琳希尔德,62,110

Buddha 佛陀,20n20(托因比教授的解释),33 注,34 注,35,36,38;31~

34,191～192,193(降魔成道);40～41(固定不移之点),52,56～58(四相示现),85～89(五兵王子),129,146,150 注 83,159,171 注 135,182,257,311,321,327(佛陀的幼年),386;361～364,366(佛陀之死)

Buddhism 佛教,18,33 注 37,34 注 38,83～85(贝拿勒斯沙漠商队寓言),87 注 51(雷电);113 注 32,181 注 154,189 注 165(坦陀罗象征体系);150 注 83(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149～152,160～167,169～171,271 注 23(大乘佛教);155 注 101,156 注 106,159～160(弥拉惹巴),171 注 135,181,276,371,374(周期性骚乱),389;168 注 129,212 注 14(日本佛教);并参阅 Bodhisattva, Buddha

Budge, E.A.Wallis E.A.沃利斯·巴奇,(插图 3,6,7,10,15,18～21),278 注 36,373 注 7(译)

Budur, Princess, in Kamar al－Zaman tale 卡马尔·扎曼故事中的布杜尔公主,65～68,75～77,226～228

bull－roarer 牛吼器,138～139,175 注 146(澳大利亚仪式中的牛吼器);142 注 67(希腊仪式中的牛吼器)

Buriat tribe of Irkutsk 伊尔库次克的布里亚特部落,199～200

Burlingame, Eugene Watson(tr.) 尤金·沃森·伯林格姆(译),85 注 49,88 注 52

Burlingame, D.T. D·T·伯林格姆,6 注 3

Burma, Hinayana Buddhism of 缅甸的小乘佛教,150 注 83

Burton, Richard F.(tr.)里查－F·伯顿(译),63 注 21,68 注 26,77 注 36,228 注 25

Bushmen of South Africa 南非布须曼人,235 注 31

Butcher, S.H.(tr.) S·H·布彻(译),381 注 1

Butsudo, Japanese Buddhism 佛道,日本佛教,212 注 14;并参阅 Japan

Bywater, Ingram(tr.) 英格拉姆·拜沃特(译),26 注 29

C

cabala, Jewish texts 犹太教经文喀巴拉(即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152,

267～269;267 注 18,268 注 19(解释),271,279～280

Callaway, Henry　亨利·卡拉韦,91 注 58

Calvary, Mount　髑髅地,33 注 37

Cambodia, Bodhisattva of　柬埔寨的菩萨,(图版 14);月车,(图版 23)

Campbell, Joseph(author)　约瑟夫·坎贝尔(作家),71 注,247 注 2

cannibalism in Australian tribes　澳大利亚部落的食人肉仪式,139,141 注 64

Capus des Pères – Blancs, Le P. A.　A·卡皮神父,144 注 70

Caridwen, witch in Welsh legend of Taliesin　威尔士塔里辛传说中的女巫卡里德温,197～198,239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72 注 30

carnival games, symbolism of　狂欢节游戏的象征意义,143

castration　阉割,62 注 17,111(阉割情结);93(弗里吉亚阉割仪式),139,283(创世神话中的阉割)

Celtic elements　凯尔特因素,108 注 27,198 注 3,225～226(童话),330 注 14;并参阅 Irish elements 和 Welsh elements

Cerberus　刻耳柏洛斯,30,98

Ceylon, Hinayana Buddhism of　锡兰的小乘佛教,150 注 83

Chamberlain, C.H.(tr.)　C·H·张伯伦(译),206 注 9,211 注 13

Chandragupta, Indian Maurya emporor　印度孔雀王朝皇帝旃陀罗笈多(月护)321～322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322～323,358

Charon　卡隆,98

397 chastity, of Christian Saints　基督教圣徒的贞洁,123～125

Chaucer　乔叟,118 注 35

Chavannes, Edouard　爱德华·夏凡纳,318 注 3

Chavero, Alfredo　阿尔弗雷多·恰维罗, 261 注 11

China　中国, (图版 11), 4(河南), 52, 167～168, 272(创世神话);

316～318,347(文化英雄);368;——中国的大乘佛教,150 注 84(解释), 149～152, 160～167, 171 注 135,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中国的道教,152 注 87,167, 189, 274 注 28;——中国的儒教:166～167, 249

Christ 基督,参阅 Jesus Christ

Christianity 基督教,(图版 17),39,42,43,59,71,72～73,89,108 注 26(来源),140(圣餐仪式),143(仪式和神话的象征意义),145,166 注 127, 171,171 注 134,181,191,198 注 3(基督教对凯尔特传说的影响),213, 214 注 15,217～218,257,258 注 5,309,319 注 4(基督教发展的阶段), 348 注 29(琐罗亚斯德的影响);——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25～128, 149,157 注 107,158 注 108;——今日的基督教,156～159,158 注 109, 249,251;——并参阅 Bible, Dante, Gnosticism, Greek Orthodox Church, Jesus, Roman Catholic Church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213

Cicero 西塞罗,18 注 18,262

cinema 电影,12("银幕上的男电影明星")

circle, squaring the 圆积求方,42

circumcision 割礼,11,137～139,175 注 148;并参阅 subincision

clam wife, Tonga tale of 汤加群岛的蛤蜊妻子故事,312～314,321 347, 361

Clashing Rocks 撞岩,参阅 Symplegades

Classical element 古典因素,参阅 Greek elements 和 Roman elements

clown－devil 丑角兼魔鬼,294 注 60

Coatlicue, Aztee goddess 阿兹特克人的大地女神科亚特利库埃, 311

Codrington, R.H. R·H·科德林顿,83 注 48

Coffin Texts, Egyptian 埃及棺文,366

Collocott, E.E.V. E·E·V·科洛科特,314 注 14

Colombia, folk tale of virgin birth　哥伦比亚的童贞女生子的民间故事, 309～310
colors, symbolism of　颜色的象征意义,44～45(非洲神话),132 注 49,(纳瓦霍人的神话)
Columbus　哥伦布,78
comedy and myth　喜剧与神话,25～29,45
compass points, Navaho symbolism of　纳瓦霍人罗盘方位的象征意义,132 注 49,385
Conchobar, king in Irish legend of Cuchulain　爱尔兰库胡林传说中的科诺胡尔国王,330～330,344
Confucianism　儒教,166～167,249
Congo, witch doctor of　刚果的巫医,3
Coomaraswamy, Ananda K.　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图版 9),34 注 39,42 注 49,87 注 50 和注 51,89 注 53,92 注 59,128 注 46,163 注 120,166 注 124,167 注 126,279 注 38,329 注 12,352 注 31,353 注 32,382(对神话的解释)
Coomaraswamy, D.L.　D·L·库马拉斯瓦米,104 注 21
Corpus Hermeticum《玄秘文集》,19 注 18
Cosmic Dancer　跳宇宙之舞者,229(尼采);并参阅 Shiva
Cosmic Egg　宇宙之卵,参阅 egg, cosmic
Cosmic Man, Woman, Eagle, Horse, Praying－Mantis, Tree　宇宙男人,女人,鹰,马,螳螂,树,234～235;并参阅各有关名词的条目
Cosmic Mother　宇宙母亲,参阅 mother
cosmogonic cycle　宇宙演化周期,38(作者的模式),266(图解),267(神话与宇宙演化周期)
Coyot, American Indian clown－devil　郊狼,美洲印第安人的丑角兼魔鬼,295 注 60
"Creating, the Uncreated and the Created""本身存在的创造者和被创造出

的创造者”,315
Credo, Christian 基督教的《信经》,214 注 15
398 Crete 克里特岛,4(考古);13~15,23~24(弥诺陶洛斯);141 注 65,248;并参阅 Minotaur
cross, as symbol 作为象征符号的十字架,213,260,355,358;并参阅 crucifixion
crueifixion 钉死在十字架上,(图版 17),33 注 37,191,288
Crusade, First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59
Cuchulainn, Irish hero 爱尔兰英雄库胡林,330~334,342~345,359~360
Cupid and Psyche 丘比特和普绪刻,97~98,120
Curtin, Jeremiah 杰里迈亚·柯廷,110 注 28,173 注 136,223 注 22
Cybele, Phrygian goddess 弗里吉亚的女神库柏勒,81,93
Cyclic Uproar, Buddhist concept 佛教的“周期性骚乱”概念,374
Cypria 《库浦里亚》,279 注 38

D

Daedalus 代达罗斯,13~14,23~24
Dahnash, Jinni in Kamar al-Zaman tale 达赫纳什,卡马尔·扎曼故事中的精灵,75~77,226~228
Dakshineswar, Hindu temple at 建造于达克希内斯瓦的印度教寺庙,115
Dante 但丁,21~22,71,73,177,181,190,257,288 注 50,319 注 4,368
Daphne, myth of 达佛涅的神话,60~62,64,124 注 41
David and Goliath 大卫和歌利亚,183(插图)
de Alva Ixtlilxochitl, Fernando 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索奇特尔,261 注 11
death, personified 拟人化的死,(图版 24),143~144(巴松布瓦部落故事),214(苏美尔神话),356~357(亚伯拉罕),357(梦);——原始神

话中关于人为什么会死的解释:291;——不同文化中的英雄之死,356~373;——死的仪式, 367~368(阿兹特克人);366,368~373(埃及人)
Decalogue, giving of 传授十诫,34~35
de Leon, Moses 摩西·德·莱昂,267 注 18
Delphic oracle 德尔斐神示,81
deluge myth 洪水神话,37 注 42;186,215 注 16(战胜洪水的英雄);261
democratic ideal of present day, 今日的民主理想,387
Dempster, Germaine 杰曼·登普斯特,118 注 35
destrudo 破坏本能,6,79,164~165
devatas, part played in yoga 提婆多在瑜伽修炼中的作用,202
de Voragine, Jacobus 沃拉吉纳的雅各,124 注 41,340 注 23
Dhammapada, Buddhist text 佛教经文《法句经》,156 注 106
Diana, in Actaeon myth 阿克特翁神话中的狄安娜,111~112
Dimnet, Ernest 欧内斯特·迪姆内特,59 注 12
Dionysos (Bacchus) 狄俄尼索斯(巴克斯),26,81,128 注 46,142
dog, reddish-haired, in Aztec death rite 阿兹特克葬礼仪式中的红毛狗,368
Dorsey, George A. 乔治·A·多尔西,55 注 6
“double”,folk idea of spiritual 民间的精神“替身”的概念,174~176,372(插图)
dragon, as God or Sin 作为神或罪恶的恶龙,130;作为父亲的恶龙,352~353
Dravidian influences on Hinduism 达罗毗荼人对印度教的影响,348 注 29
dream, present-day 现代的梦,5,7~8,7 注 7,11,20~22,55,62,63~64,73 注 34,78 注 40,82,101~104,137,175,357;其他精神分析的评论,17~20,178 注 152,255~256;并参阅 shaman
Dresden Codex(of Mayan hieroglyphics)(马雅象形文字的)德累斯顿抄本,

374
Druidic spell 德鲁伊德的符咒,221
Drum 鼓,98,200(萨满的鼓);128 注 46,171 注 133(湿婆的鼓)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涂尔干,382
Duvall, D.C. D·C·杜瓦尔,340 注 22
Dyedushka Vodyanov 俄罗斯的“水爷爷”,80

E

Eagle, Cosmic 宇宙之鹰,234~235
Earthly Paradise 地上乐园,92
399 Eddas 《埃达》,45 注 57,191 注 169,235 注 31;284~285(创世神话);285 注 48(说明);375~377(宇宙消亡的神话)
Eddington, A.S. A·S·埃丁顿,277 注 32 和注 33
Eden, Garden of 伊甸园,52,288
Edshu, Yoruba trickster-god 埃德舒,约鲁巴部落的恶作剧的神灵,44~45(伪装故事),132 注 49,145,196 注 2,237
Edwards, Jonathan 乔纳森·爱德华兹,126~128,149,347
egg, cosmic 宇宙之卵,274~278(波利尼西亚的和其他的神话),281,292(毛利人的滑稽变体),297,299(《卡列瓦拉》),368;369,372(埃及的神话)
Egypt 埃及,(图版 5),54(插图),72,81 注 43,92,119(插图),141 注 65,176(插图),209(插图),214,248,276,278(创世神话),283,283(插图),291(插图),298(插图),341(插图),366(棺文),368~373(《死者书》);并参阅 Osiris
Eight Diagrams, Chinese Symbols, 八卦,中国的象征符号,316
El, Hebrew solar god 希伯来人的太阳神厄尔,146
Eliot, T.S. T·S·艾略特,16 注 16

Elphin, in Taliesin legend 塔里辛传说中的埃尔芬,239~241
Emer, in Cuchulainn legend 库胡林传说中的埃默尔,342~344,359
Emory, Kenneth P. 肯尼思·P·埃默里,276 注 29,278 注 35
England 英格兰,参阅 Arthurian cycle
Enlightenment, Buddhist concept 佛教的觉悟概念,33 注 38
Enlil, Sumerian god 苏美尔的神恩利尔,(图版 21),284
Eochaid, Irish King 爱尔兰国王埃奥凯德,116
Epiphanius 埃皮凡尼乌斯,40 注 45
Erato, nymph of Lykaion oracle 吕卡伊翁神示所的厄拉托女神,81
Ereshkigal, Sumerian goddess 苏美尔女神埃瑞什基加尔,105~108,214
ereuthophobia 恐脸红症,102
Erin 埃林,参阅 Irish elements
Erlik 厄尔利克,100(作为拉普人的地狱之主),294(作为黑鞑靼人的魔鬼)
eros 爱的冲动,参阅 libido
Eros, Greek divinity 希腊的厄洛斯神,153
Eskimo 爱斯基摩,(图版 24),3;90,207~209,247~248(白令海峡的乌鸦故事);98;366(格陵兰的消亡神话)
Espinosa, Aurelio M. 奥里利奥·M·埃斯皮诺萨,87 注 50
"Eternal Ones of the Dream" "梦中的永存者", 19(定义)
eternity, Buddhist symbolism of 佛教永恒概念的象征意义,169,171
ethnology and myth 文化人类学与神话,4
Etruscan art 伊特鲁里亚艺术,(插图 12)
Euahlayi tribe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埃瓦拉伊部落,141 注 64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26 注 31,27 注 32,142 注 66
Europa, mother of King Minos 弥诺斯王的母亲欧罗巴,13
Eurydice 欧律狄刻,206
Evans, Walker 沃克·埃文斯,(图版 10)

Evans－Wentz，W.Y.　W·Y·埃文斯—温茨，160 注 113，161 注 115，271 注 23

Eve　夏娃，52，153（创造夏娃）；并参阅 Adam and Eve

F

“Face，the Great”and“The Little Face Jewish cabalistic concepts　犹太教喀巴拉的“宏大的脸”和“微小的脸”的概念，268～269，271

fairy lore　童话传说，71，167～168（中国的），225～226（凯尔特和日耳曼的）；并参阅 Grimm，Jinn

family，psychoanalytic symbolism of　家庭的精神分析学象征意义，113 注 31

father　父亲，5～7，7 注，113 注，121，129～130，155～156，161～162（精神分析学的观点）；60～62（达佛涅的神话）；69～71，131～133（纳瓦霍人
400 的孪生英雄神话）；126～142（英雄和父亲的和解）；297，345～349，352～354

Faunus　法乌努斯，81

Faust（Goethe’s）　歌德的《浮士德》，71，73

feathere serpent，pre－Aztec hero　阿兹特克前的英雄羽蛇，358～359

Fenians（Fianna），in Irish legend　爱尔兰传说中的芬尼亚勇士团，223，330 注 14

Fenris－Wolf，in Viking dissolution myth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消亡神话中的芬里斯狼，376

Ferguson，John C.　约翰·C·弗格森，318 注 3

Fernando Po，West Africa，　西非费尔南多波岛，4

Fianna　芬尼亚勇士团，参阅 Fenians

Finn Maccool，Irish hero　爱尔兰英雄芬恩·麦库尔，91，221，223 注 21，330 注 14

Finnish elements 芬兰因素,276;298~302,342 注 26(《卡勒瓦拉》);并参阅 Kalevala

Firdaus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菲尔多西,348 注 29

fire, theft of 盗火,30(普罗米修斯);182,184~185(波利尼西亚神话);——世界在火中毁灭,261~262

fire stick ,in Eskimo legend 爱斯基摩传说中的取火棒,247~248,249 注 3

Flaccus, in legend of St. Petronilla 圣佩特罗尼拉传说中的弗拉库斯,124

flag, national, as symbol 作为象征符号的国旗,159,388

Flanders, earty Renaissance triptych of 佛兰德的文艺复兴早期的三联画,(图版 17)

Flaubert, Gustave 居斯塔夫·福楼拜,125 注 43

flesh, as Christian symbol 肉,作为基督教象征符号,42~43;——对肉体的厌恶,122~125

Fletcher, Alice C. 艾丽斯·C·弗莱彻,42 注 48

Fleure, Herbert John 赫伯特·约翰·弗勒,14 注 13

flight of hero 英雄的逃走,196~206

Florida, discovery of 佛罗里达的发现,188

Flügel, J.C. J·C·弗吕格尔,113 注 31,181 注 155

"folk mythologies", explanation of author's use of term 作者使用"民间神话"一词的说明,289 注 52

foot, as symbol 脚,作为象征符号,78 注 40;——脚不得和地接触的禁忌,224~225

Forke, Alfred 阿尔弗雷德·福克,188 注 163

Fosdick, Harry Emerson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294 注 59

"Four Signs", Buddhist concept 佛教的"四相示现"的概念,56~58

Fox, Douglas C. 道格拉斯·C·福克斯,281 注 42,306 注 9

Fox, Reynard the 列那狐,295 注 60

France,参阅 Charlemagne; Bernard, St.; Martha, St.;Unicorn

Frazer, Sir James G.　詹姆斯·G·弗雷泽爵士,18 注 18,58 注 10,93 注 61,94 注 62,143 注 68,175 注 142 和 143,224～225(脚的禁忌),382(对神话的解释)

French Pyrenees, Cave painting from　法国比利牛斯洞穴绘画,(图版 7)

Freud, Sigmund, and Freudianism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学说,ⅶ,4,7,12,19 注(关于梦的象征意义),51,52,62 注 17,70 注 40,82 注 45,164,178 注 150,194,255,258 注 5,355;并参阅 psychoamalysis; dream,present day

Freya　弗蕾娅,日耳曼女神,285 注 48

Frobenius, Leo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图版 18),14 注 14,45 注 57,90 注 57,209 注 12,281 注 42,306 注 9

"Frog King, The"(Grimm)　"青蛙国王"(格林),49～50,74 注 33,119～120

Fu Hsi, Chinese hero　中国英雄伏羲,316

Furtwängler, Adolf,　(插图 9A－9B)

G

Gaia, Mother Earth　大地母亲该亚

Galahad, Sir　加拉哈德爵士,330 注 14

Ganges, Hindu goddess　印度教恒河女神,128 注 46

Gautama, Sakyamuni(Buddha)　释迦牟尼乔答摩(佛),31～34,56～58;并参阅 Buddha

Gawain, Sir　高恩爵士,118 注 35,330 注 14

Geb, Egyptian god,　埃及的大地之神盖布,(插图 14)

"gentle heart",requisite of hero　"温柔的心",英雄的必要条件,118

Germanic elements　日耳曼因素,91,108 注 26,191,211,213,225～226(童

话传说),284~285(创世神话),285 注 48(众神),375~377(世界毁灭
401 的神话);并参阅 Ash, Brynhild, Grimm, Lorelei, Othin
Ghayur, King, in Kamar al-Zaman myth,加尤尔,卡马尔·扎曼神话中的国王,67~68,75~76
giants, folk legends about 关于巨人的民间传说,223 注 21
Giles, Herbert A. 翟理思,189 注,316 注,317 注,318 注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图版 1),141 注 65,185~188(吉尔伽美什的神话),215 注 16
Gillen, F.J. F·J·吉伦,139 注 57,154 注 98
Ginnungagap, Eddic void "裂开大嘴的深坑",埃达中的空虚,284 注 47
Ginsburg, C.G. C·G·金斯伯格,280 注 40
Gimzberg, Louis 路易斯·金兹伯格,35 注 41,177 注 148,325 注 8,357 注 36
Gnosticism 偌斯替教,145,152~153,175~176
Goddard, Dwight(tr.) 德怀特·戈达德(译),189 注 166
Goethe 歌德,71,73
gold, symbolism 黄金的象征意义,128 注 45
Golden Fleece, myth of 金羊毛的神话,(插图 12),30,53,193,203~204
golden touch, King Midas and 弥达斯国王和点金术,189~190
Goloubeu, Victor 维克多·戈卢伯,(图版 9)
Gorgon 戈耳工,202~203(插图)
Gorochov, N. N·戈罗乔夫,336 注 19
Gower, John 约翰·高尔,118 注 35
grace, Christian 基督教的神恩,251
Great Father Snake, in Australian rite 澳大利亚仪式中的大蛇父亲,11,137~139,155,162
Greek elements 希腊因素,9(插图),18 注 18,26,27,30,35,44(赫拉克利特),53,60~62(达佛涅),72,73 注 31,80 注 41,81,83(插图),87 注 51,

89,91(赫西俄涅),94 注 62(弑君仪式),108 注 26,128 注 45,133 ~ 136(法厄同),141 注 64,142 注 65(文化的延续),142 ~ 143,145;153,154 注 95(赫耳玛佛洛狄忒);176,182,187 注 161,189 ~ 190(弥达斯),193,202 ~ 203(插图);203 ~ 204,247 注 2(伊阿宋);206 ~ 207,213,215 注 16,246,248 ~ 249(神的堕落),259,276,279 注 38,283(创世神话),327,381 ~ 382(普洛透斯),385,386;并参阅 Homeric epics, Minos, Minotaur, Oedipus, Roman elements, Theseus, Zeus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腊正教会,120

Greenland 格陵兰,285 注 48,366

Gregory the Great, Pope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322,355

Gretchen(Faust) 格蕾卿(《浮士德》),71

Grey, George 乔治·格雷,283 注 43

Griffith, R.(tr.) R·格里菲思(译),311 注 12

Grimm's fairy tales 格林童话,49 ~ 50(青蛙国王);62 ~ 63,243(睡美人);201(借助魔法逃走),247 注 2,292 注 54;并参阅童话名称的条目

Grinnell, George Bird 乔治·伯德·格林尼尔,391 注 53,325 注 9

guard of threshold 阈限的守卫者,77 ~ 82

Guest, Lady Charlotte(tr.) 夏洛特·格斯特夫人(译),198 注 3,242 注 40

guide of hero 英雄的向导,72 ~ 73

Guillaume, A. A·纪尧姆,161 注 116

Guinevere 圭尼维尔,104 注 21

Guinicelli di Magnano, Guido 圭多·圭尼切利·第·马尼西诺,118 注 6

Gutmann Bruno 布鲁诺·古德曼,69 注 27

Gwion Bach, hero of Taliesin 塔里辛传奇英雄格维翁·巴克,197 ~ 198,239 ~ 243

Gwyddno, in Welsh legend of Taliesin 威尔士塔里辛传奇中的格维德诺,239 ~ 240

H

Hafiz,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哈菲兹,348 注
hakata, Sacred diee of South African tribe 哈卡塔,南非部落的神圣骰子,306,308 注 10
Hako, Pawnee ceremony 波尼人的哈科仪式,41~42
half - man, type of ogre 吃人妖魔半边人,78
Hamil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54 注 95
Hamlet 哈姆莱特,7 注 7,122~123(精神分析学的看法)
402 Han Hsiang, Chinese divinity 中国神仙韩湘子,52
Harden, Laura 劳拉·哈登,(图版 10)
Harivansha, Hindu text 印度教经文《诃梨梵沙》,196 注 2
Harrison, Jane 简·哈里森,(插图 12),27 注 32,141 注 65
Harrowing of Hell 征服地狱,183(插图);并参阅 Holy Saturday
Harva, Uno 乌诺·哈尔瓦,100 注 4,200 注 4,292 注 55 和注 56,294 注 60,336 注 19
Hassidic song 哈西德派的歌,149
hate and love, Christian 基督教的仇恨和爱,156~159
Hathor, Egyptian goddess 埃及女神哈托尔,298(插图)
Haus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豪泽尔,(插图 9A-9B)
Havell, E.B. E·B·阿维尔,(图版 9)
headhunting, in New Guinea 新几内亚猎头俗,155
Hearn, Lafcadio 小泉八云,168 注 129,212 注 14
Heaven, Present - day significance of (Jung) 当代天堂的意义(容),104 注 24
Hebbel,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的梦,102
Hebrew elements 希伯来因素,34~35(十诫),45 注 57,108 注 26,138 注

56(割礼),146,177,223 注 21;267 ~ 269,267 注 18,268 注 19,271,279 ~ 280(喀巴拉著作);348 注 29;并参阅 Bible:《旧约全书》,Jewish elements, Moses

Helen of Troy(Faust) 特洛伊的海伦(《浮士德》),71

helpers in hero's adventure 英雄冒险中援助者,69 ~ 77

Hera 赫拉,327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44

Herakles 赫拉克勒斯,91,327,340

Hermaphrodite, Greek deity 希腊的赫耳玛佛洛狄忒神,153

hermaphroditic gods 雌雄同体的神,参阅 androgynous gods

Hermes(Mercury) 赫尔墨斯(墨邱利),(插图 9A),72,73 注 31,145,153

hero, adventure of the 英雄的冒险,36 ~ 38,58 注 10(作者的纲要);245 ~ 246(概述);并参阅 monomyth 和目录

Herod figure 希律式的人物,308,349

Herodotus 希罗多德,154 注 95

Hesiod 赫西奥德,283

Hesione, in myth of Herakles 赫拉克勒斯神话中的赫西俄涅,94

Hiawatha, Song of, Longfellow's origins 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的来源,90 注 56,298 注 1

Hinayana Buddhism 小乘佛教,150 注 83

Hinduism 印度教,(图版 4),(图版 9),(图版 16),18,22 注 41,113 注 32(神圣经典),114 ~ 115(罗摩克里希纳),123,145,166,171 注 135,175(太阳莲花国土的故事),178 ~ 180(提坦和神之争),178 注 151(三位一体的神),185 注 159,220,257(沙克蒂),265,276 ~ 277(宇宙之卵),368(死的信仰);113 ~ 115,170 注 132(时母);128 ~ 129,128 注 46,154,310 ~ 311(湿婆);169,251(林伽);128 注 46,266 ~ 267,269("AUM");278 ~ 279,297(创世神话);193 ~ 196,223 注 21,231 ~ 234,327 ~ 329,350 ~ 352,365(黑天);并参阅 Krishna, Shiva, yoga

Hinkle, Beatrice M.(tr.) 比阿特丽丝·M·欣克尔(译),11 注 12
Hirt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希尔特,316 注 1,317 注 2
Holdfast, type of father - tyrant 紧紧抓住不放,父亲兼暴君的典型,15,94 注 62,337,342,344,352
Holmberg, Uno 乌诺·霍尔姆贝格,336 注 19;并参阅 Harva, Uno
Holy Ghost 圣灵,72~73,250
Holy Saturday, Roman Catholic rite of 圣星期六,天主教仪式,249~251
Homerie epics 荷马史诗,257;231 注 29(《伊利亚德》);246,381 注 1(《奥德修记》)
Honan, archaeological work in 河南考古,4
Honduras, Mayan art from 洪都拉斯马雅艺术,(图版 22)
Horse, Cosmic 宇宙之马,234~235
Horus, Egyptian god 埃及的神何露斯,(插图 6,10,19)
Hottentots, ogres of 霍屯督人的吃人妖魔,78
Hound of Heaven 天上的猎狗,60(汤普森的诗),203
403 Hsi Wang Mu, Chinese fairy goddess 中国神仙西王母,167~168
Huang Ti, Chinese "Yellow Emperor" 中国的黄帝,38,317~318(黄帝的故事),320,321,347
Hull, Eleanor(tr.) 埃莉诺·赫尔(译),331 注 15,332 注 16,333 注 17,334 注 18,344 注 27,360 注 40
Hume, Robert Ernest(tr.) 罗伯特·欧内斯特·休姆(译),22 注 27

I

Iblis, Hohammedan fallen angel 易卜劣斯,伊斯兰教的被逐出天堂的天使,74 注 34
Iceland, Eddic creation myth of 冰岛的埃达创世神话,284~285;并参阅 Germanic elements

Ifrit, Kind of jinni in Kamar al－Zaman tale　易夫里特，卡马尔·扎曼故事中的一种精灵，75，226～27

Ilat, South Arabian sun divinity　伊拉特，阿拉伯南部的太阳神，211

Iliad　《伊利亚德》，231 注 29

immortality, Hindu myth of churning for　印度教搅乳海取得长生不老乳脂的故事，178～180；英雄寻求长生不老药，185～189；并参阅 imperishability, indestructibility

Immovable Spot　固定不移之点，参阅 Navel, World

imperishability　不灭，不朽性，181，242～243；并参阅 immortality, indestructibility

Inanna, Sumerian myth of　苏美尔的伊南那神话，105～108，131 注 48，213～216

incest　乱伦，322，355；并参阅 Oedipus

indestructibility　不朽，不可摧毁性，173～176；并参阅 immortality, imperishability

403 India　印度，（图版 9），（图版 16），83～85（贝拿勒斯沙漠商队的传说），93～94（奎拉卡尔省的弑君仪式），115，186 注 159；235，262～265（耆那教）；271～272（数论哲学家），321～322（旃陀罗笈多），348 注 29（帕西人）；并参阅 Buddha, Hinduism, yoga

Indian Ocean, islands and lands bordering　印度洋沿岸岛屿和陆地，141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洲印第安人，98，141 注 65，169，211，294 注 60，384～385；阿尔冈昆人，90 注 56；阿帕切人，169，281 注 42，349～350；阿拉帕霍人，53～55，119；黑脚人，289～291（创世神话），325，338～340（血块孩子）；易洛魁人，90 注 56；纳瓦霍人，69～71，92～93，131～133，146（孪生英雄）；385；波尼人，41～42；普韦布洛人，326，329～330，346，360～361（水罐孩子）；苏人，257；祖尼人，152；并参阅 Aztecs；—中美洲印第安人，马雅人，374～375；——南美洲印第安人，哥伦比亚，309～310；秘鲁，145，146，182，237，239；阿根廷，（图版 8）

Indo – European system of mythology 印欧神话体系,348 注 29

Indra, Hindu god 因陀罗,印度教的神,328

infant exile and return of hero 英雄幼儿时的流放和归来,321 ~ 325

infantile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人类发展幼儿期的影响,5 ~ 6,17,100 ~ 101,173 ~ 174(不可摧毁性的概念),177,388

initiation, rite of 成年式,8 ~ 10,143,161 ~ 162;10 ~ 11,137 ~ 142,154,175(澳大利亚各部落的成年式);136 ~ 137(对成年式的传统看法);356(修女的献身);——英雄冒险的阶段,97 ~ 192

intestines, Tatar folk belief explaining 鞑靼人解释肠子的民间信仰,294

introversion, willed 有意的内倾,64

Iran 伊朗,参阅 Persian elements

Iraq 伊拉克,4;并参阅 Assyria, Babylonia, Sumer, Mesopotamia

404 Irish elements 爱尔兰因素,177,198 注 3,285 注 48;330 注 14(对爱尔兰神话的说明);91,221 ~ 223,226(奥伊辛,芬恩·麦库尔);109 ~ 110,172 ~ 173(火井);116 ~ 118(尼亚尔和丑妇);330 ~ 334,342 ~ 344(库胡林)

Iroquois Indians 易洛魁印第安人,90 注 56

Irving, 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221 注 20

Ishtar, Sumerian goddess 苏美尔女神伊什塔尔,185,213,321,341

Isis, (插图 10),(插图 19),119(插图),176(插图)

Islam 伊斯兰,参阅 Mohammedanism

"Islands of the Blessed," Classical concept 古典的"极乐岛"概念,187 注 161

"Island of Jewels," Hindu concept 印度教"七宝之岛"的概念,113 ~ 114

Ixciuna, Aztec goddess 阿兹特克女神伊克休那,(图版 19)

Izanagi, Japanese deity 日本的伊耶那岐神,204 ~ 206

Izanami, Japanese deity 日本的伊耶那美神,204 ~ 206

Izawa – Nagahide

J

404 Jack – the – Giant – Killer 杀死巨人的杰克,340

Jainism 耆那教,235,262～265

Jalal – ad – Din Rum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贾拉尔·阿丁·鲁米,348 注 29

Jam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贾米,348 注 29

Japan 日本,118,167(道教绘画),177,189,276;——日本的大乘佛教,150 注 83(说明),149～152,160～167,212 注 14,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日本的神道教,168～169(茶道),204～206(伊耶那美神话),210～213(天照大神神话),212 注 14(说明)

Jason 伊阿宋,30,89,203～204(金羊毛神话),247(插图)

Jataka, Buddhist text 《本生经》,佛教经文,85 注 49,88 注 52,192 注 170

Jeffers, Robinson 鲁宾逊·杰弗斯,26 注 30,235 注 31

Jehovah 耶和华,45 注 57;并参阅 Yahweh

Jemshid, Persian King 波斯国王杰姆席德,347～348,352

Jensen, P. P·延森,188 注

Jessen, E.J. 耶森,99 注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33 注 37,38,41,59,129, 158 注 109, 171 注 134;229～230,236(变形);249～250(复活),251,257,259,319,319 注 4,327,353,377～378(关于世界末日的讲道);(插图 5),95,183,219(《穷人的圣经》的本刻版)

Jew, the Wandering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63,237

Jewish elements 犹太因素,34～35,177(民间传说);149(中世纪犹太区的抒情诗),152,267～269,267 注 18,271,279～280(喀巴拉著作);158 注 109(现代的犹太教教士),258 注 5(神的自身性质);并参阅 Bible: Old Testament, Hebrew elements, Moses

Ježower, Ignaz 伊格纳斯·耶索韦尔,102 注 10 和注 11
Jicarilla Apache Indians 吉卡里拉－阿帕切印第安人,参阅 Apache Indians
Jinn(in"Arabian Nights") 精灵("天方夜谭"中的),74～77(说明见 77 注 34),226～228
Jivan Mukta 在生活之中获得解脱者,166,171 注 135
Job, Story of 约伯的故事,147～148
Jocasta 伊俄卡斯忒,7;并参阅 Oedipus
John, st. 圣约翰,229
Johnson, Obed Simon 奥贝德·西蒙·约翰逊,188 注 163
Jonah and the whale 约拿与巨鱼,95(插图),219(插图)
Joseph, St. 圣约瑟,145
Joseph in the well 约瑟在井中,95(插图)
Jotumheim, Eddic land of giants 尤通黑门山,《埃达》中的巨人之国,376
405 Jove(Jupiter) 朱庇特,120,135,145,215 注 16,311;并参阅 Zeus
Joyce, James 詹姆斯·乔伊斯,26 注 28,30 注 35,108 注 27,154 注 94
Joyce, Thomas A. 托马斯·A·乔伊斯,359 注 39
Judaism 犹太教,参阅 Hebrew 和 Jewish elements
Jung, C.G C·G·荣格,4,11,12,17～19(原始意象),55 注 7,62,73 注 31,104 注 24,181 注 155,202～203,255,258 注 1,382
Jupiter 朱庇特,120;并参阅 Jove

K

Kabbalah 喀巴拉,参阅 cabala
Kabyl Berbers of Algiers 阿尔及尔的卡比尔－柏柏尔人,281 注 42
Kakuzo, Okakura 冈仓觉三,168 注 129

Kalevala, Finnish epic 芬兰史诗《卡勒瓦拉》,298~302,336,342 注 26
Kali, Hindu goddess 印度教女神时母(伽利),41,115,170 注 132(描述)
Kalidasa 迦梨陀娑,311 注 12
Kama-Mara, Buddhist-Hindu god 佛教-印度教的神爱魔(伽摩-魔罗),32,163~164;并参阅 Mara
Kamar al-Zaman, "Arabian Nights" tale of "天方夜谭"的卡马尔·扎曼故事,65~68,74~77,226~228,230
Kamchatkans 堪察加人,292
Kans, uncle of Krishna 庚斯,黑天的舅舅,350~352
Kant 康德,258 注 2
Karenina, Anna(Tolstoy's)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25
Kashyapa, Hindu deity 印度教的神迦叶波,178
Katharsis 净化,26,28
Kato, Genchi 加藤原值,212 注 14
Kazi Dawa-Samdup, Lama 卡齐·达瓦-桑杜普喇嘛,160 注 113,181 注 154
Khnum, Egyptian deity 埃及的克努姆神,291(插图)
Kimmins, C.W. C·W·基明斯,78 注 40,137 注
King, Jeff 杰夫·金,71 注 28
King, L.W.(tr.) L·W·金(译),287 注 49
Kingsborough, Lord 洛德·金斯巴勒,261 注 11,310 注 12
Kirby, W.F.(tr.) W·F·柯尔比(译)299 注 1
Kirghiz of Central Asia 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人,292
Klein, Melanie 梅兰尼·克莱恩,173 注 137
Knight, W.F.J. W·F·J·奈特,141 注 65
Ko Hung, Chinese Philosopher 中国哲学家葛洪,188~189
Ko-ji-ki, Japanese text 日本史籍《古事记》,211 注 13
Koran 《古兰经》,43,68,74 注 34,105 注 25,144 注 71,145 注 74,156 注 105

Kramer, S. N.　S·N·克拉默,108 注 26,216 注 17,284 注 46
Kraševinnikov, S.　S·克拉谢宁尼科夫,292 注 55
Krishna　黑天,(图版 4);193～196,196 注 2(末丘恭达神话);231～234,236(阿周那神话);262;327～329(童年),331,334 注 18;350～352,353(庚斯神话);365;并参阅 Vishnu
Kroeber, Alfred L.　艾尔弗雷德·L·克罗伯,55 注 6
Kronos, Greek deity　希腊的克洛诺斯神,91,283
Kumara, Hindu deity　印度教的神鸠摩罗,311 注 12
Kwannon, Japanese Bodhisattva　日本的观音菩萨,152,160;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 和 Kwan Yin
Kwan Yin, Chinese Bodhisattva　中国的观音菩萨,151～152,(图版 11);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 和 Kwannon
Kyazimba, Wachaga myth of　瓦恰加部落的基阿津巴神话,69,145

L

labyrinth　迷宫,14,23～25,141 注 65
Laius, father of Oedipus　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7
Lakshmi, Hindu goddess　印度教女神吉祥天女
Lalitavistara, Buddhist text　佛教经文《普耀经》,34 注 39
Lamberg, Comte de　朗贝尔格伯爵,(插图 2)
Lancelot, Sir　朗斯洛爵士,104 注 21,330 注 14
Lang, Andrew(tr.)　安德鲁·朗(译),142 注 67,381 注 1
Lan Ts'ai－ho, Taoist divinity　道教的神蓝采和,167
Lao－tse　老子,3,189,257;并参阅 Taoism
Lapps　拉普人,98～100
laurel, Greek myth of　月桂树的希腊神话,60～62
406 Layard, Austen Henry　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图版 21)

Layard, John 约翰·莱亚德,141 注 65
Leem, Knud 克努德·勒姆,99 注 2
Lefebvre, Dom Gaspar 多姆·加斯帕尔·勒费弗尔,250 注 4
Leviathan, monster 海中怪兽利维坦,340
libido 力必多(生存本能),6,79,164 ~ 165,257 ~ 258
"lingam", Hindu manifestation 印度教的象征物"林伽",169,251
"little people" of Irish legend 爱尔兰传说中的"小人",330 注 14
loathly lady, in Irish legend 爱尔兰传说中的丑老太婆,116 ~ 118
Logoi spermatikoi 本源的理念,18 ~ 19 注 18
Longfellow, H.W. H·W·朗费罗,90 注 56,298 注 1
Lönnrot, Elias 埃利亚斯·兰罗特,298 注 1
Lorelei 洛勒莱,81 注 42
lot's wife 罗德的妻子,63
lotus, Buddhist symbol 佛教的象征符号莲花,149 ~ 152,171
love, Christian principle of 基督教的爱的原则,156 ~ 159
Lykaion, oracle at 吕卡伊翁的神示所,81

M

Mabinogion 《马比诺吉昂》,198 注 3;并参阅 Taliesin
MacCool, Finn 芬恩·麦库尔,参阅 Finn MacCool
MacGowan, Rev.J. J.麦高恩牧师,316 注 1,317 注 2,318 注 3
MacGregor Mathers, S.L.(tr.) S·L·麦格雷戈·马瑟斯(译),268 注 19
Máchal, Hanus 哈努斯·马哈尔,81 注 42
machine in modern life 现代生活中的机器,387
Madhavananda, Swami(tr.) 斯瓦米·马达伐南达(译),235 注 31,279 注 38
Madonna 圣母;并参阅 Virgin Mary, mother
Mahabharata 《摩诃婆罗多》,180 注 152,231 注 29

Mahavira, Jaina prophet 耆那教的先知大雄,262~263

Mahayana Buddhism 大乘佛教, 150 注 83, 271 注 23; 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

Mahu-ika, Polynesian god 波利尼西亚的神马胡-伊卡,182,184~185

Makroprosopos, "The Great Face" in cabalistic writings 喀巴拉著作中的"宏大的脸",268~269

Malekula,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的马勒库拉岛,141 注 65

Malory, Sir Thomas 托马斯·马洛礼爵士,53 注 5

Manabozho, Algonquin hero 阿尔冈昆人的英雄马纳博佐,90 注 56

Manicheans 摩尼教徒,175~176

Mani-dvipa, abode of Hindu goddess 印度教女神的住处"七宝之岛", 113

Mansikka, V.J. V·J·曼西卡,80 注 41,81 注 42

Maori of New Zealand 新西兰的毛利人,200~201(借助魔法逃走的神话),270~271(创世赞歌),273~274(形而上学的演化系谱),282~283(创世神话),292(宇宙之卵)

Maori, Rhodesian god 罗得西亚人的神毛里,303~307

Mara, Buddhist-Hindu god 魔(魔罗),佛教-印度教的神,163~164, 351

Marduk, Babylonian sun god 巴比伦的太阳神马尔杜克,(图版 21),285~289(神话),345

marriage, mystical, of hero and goddess 英雄和女神的神秘婚姻,109~120;——神圣婚姻,250~251

Mars(Ares) 马尔斯(阿瑞斯),81

Martha, St., Legend of 圣马撒的传说,340

Martial 马提阿利斯,153 注 88

Mary 马利亚,参阅 Virgin Mary

masquerading god 伪装的神, 237; 并参阅 Edshu, Krishna, Othin,

Viracocha

masturbation, Egyptian myth of creation by　埃及的用手淫来创造世界的神话,278

materialism in modern life　现代生活中的物质至上主义,387～388

407 Mather, Cotton　科顿·马瑟,125～126,157 注 107

Matthews, R.H.　R·H·马修斯,141 注 63

Matthews, Washington　华盛顿·马修斯,71 注 28,133 注 50

Maugham, W.Somerset　W·萨默塞特·毛姆,225

Maui, Polynesian hero　波利尼西亚的英雄莫伊,91;182,184～185(火的神话);196 注 2

Max Müller　马克斯·米勒,参阅 Müller

Maya Indians　马雅印第安人,(图版 22),374～375(世界毁灭的神话)

Maymunah, Jinniyah in Kamar al-Zaman tale　卡马尔·扎曼故事中的女精灵玛伊穆娜,74～77,226～227

Mecca　麦加,43

Medea　美狄亚,204

medicine man　巫医,(图版 7,洞穴绘画),3,9(作为巫医的精神分析学家),174;并参阅 shaman

meditation in yoga　瑜伽修炼中的入定,385

Medusa　墨杜萨,(图版 6),202～203(插图)

Meier, P.J.　P·J·迈埃尔,293 注 57

Meiji, Emperor　明治天皇,212 注 14

Meissner, Bruno　布鲁诺·迈斯纳,185 注 159

Melanesia　美拉尼西亚,154,257;——新不列颠,292～293;新几内亚,155;——新赫布里底群岛,83(班克斯列岛),141 注 65(马勒库拉岛)

Menelaus, Greek king　希腊国王墨涅拉俄斯,382

Menninger, Karl　卡尔·门宁格,158 注 109,164 注 121

Mephistopheles (Faust)　墨菲斯托菲里斯(《浮士德》),73

Mercury 墨邱利,145;并参阅 Hermes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87 注 51,185;并参阅 Assyria, Babylonia, Iraq, Sumer

Messianic banquet 救世主的筵席,177 注 148

Mexico 墨西哥,xxii(图版 19),224;并参阅 Aztecs, Maya

Meyer, Kuno (tr.) 库诺·迈尔(译),344 注 27

Midas, King, myth of 弥达斯国王的神话,189~190

Midrash, commentary on Genesis 《米德拉西》(即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道书)关于《创世纪》的注解,153 注 91

Mikado, ancestry of 日本天皇的祖先,212

Mikroprosopos, "The Little Face", in cabalistic writings 喀巴拉著作中的"微小的脸",269

Milarepa, Tibetan saint 西藏的圣者弥拉惹巴,159~160

Milesians, early Irish 爱尔兰早期的米利西乌斯家族,330 注 14

"Milk that Never Fails", Hebrew concept 希伯来人的"无尽的乳汁"的概念,176

Miller, Frank Justus(tr.) 弗兰克·贾斯特斯·米勒(译),29 注 33,61 注 15,136 注 51

Min, Egyptian god 敏,埃及的神,81 注 43

Minos, King of Crete 克里特国王弥诺斯,13~14,23,59~60,94 注 62(弑君仪式的概念)

Minotaur, bull monster 牛首人身怪弥诺陶洛斯,13~15,23~24(希腊神话);17,24(插图),58,59,248,316~317(中国英雄),338 注 21;关于希腊神话并参阅 Minos, Theseus

mirror, symbol in Japanese myth 镜子,日本神话中的象征符号,210,213

Mithra, Persian god 波斯的神密特拉,143

modern literature and life 现代文学和生活,25~29

modern man 现代人,4,11~12,156~159,293 注 59,386,387~391;并参

阅 dreams, present - day; psychoanalysis
Mohammed 穆罕默德,38,74 注 34,257
Mohammedanism(Islam) 伊斯兰教, 43, 63, 74 注 34(精灵), 108 注 26, 138 注 56(割礼), 159 注 112(圣战), 161 注 116, 162 注 117,258 注 5,348 注 29(波斯); 并参阅 Berbers, Kamar al - Zaman, Koran, Mohammed
monomyth 单一神话,3 ~ 46,30 注 35(词的来源),36 ~ 37,193,245 ~ 246(图解和概述)
Montana 蒙大拿,参阅 Blackfeet
Montezuma, emperor of Mexico 墨西哥的皇帝蒙提祖马,224
moon, Hindu myth of eclipse 印度教月食的神话,180
Moon Man, Rhodesian creation myth of 罗得西亚月亮人的创世神话,xxii(图版 18),303 ~ 307,316
408 Morgon - Kara, Buriat shaman 布里亚特部落的萨满摩尔贡 - 卡拉, 199 ~ 200
Morley, Sylvanus G. 西尔韦纳斯·G·莫利,374 注 9
Moses 摩西,34 ~ 35(十诫),38,92 注 60,267 注 18,347
Mother 母亲,(图版 3,约鲁巴人的神的母亲),(图版 19,阿兹特克人的神的母亲);11 ~ 12(母亲在美国的作用);5 ~ 7,7 注 7,111 ~ 114,113 注 31,138 注 56(精神分析学的观点);122(对母亲的厌恶);155 ~ 156,161 ~ 162(成年式中的母亲);71,114 ~ 115,297 ~ 314,375(宇宙母亲);并参阅 Oedipus, woman
Muchukunda, Hindu, myth of 印度教的末丘恭达神话,193 ~ 196,207,223 注 21
Müller, W. Max W·马克斯·米勒,(插图 14),156 注 106, 382(神话的解释)
Murngin tribe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的穆尔恩金部落,10 ~ 11,137 ~ 138
Murray, Gilbert 吉尔伯特·默里,26,26 注 29,27 注 32(译)

Muses, Greek 希腊的缪斯,81
Mwuetsi, Rhodesian moon man 罗得西亚月亮人姆韦齐,(图版18),303~307,316
mysticism 神秘主义,51,101,166注125,319注4
mytholog(particular reference) 神话(特定的论述),3~46,255~260,267,381~391

N

Nagarjuna, Buddhist sage 佛教哲人龙树,166注124
Napoleon 拿破仑,72
Narcissus Greek divinity 希腊的神那耳喀索斯,386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158~159,388~389
Navaho Indians 纳瓦霍印第安人,69~71,89,92~93,131~133,146(孪生英雄的神话);385
Navel, World, concept of 世界之脐的概念,32(固定不移之点),33注37,40~46,52,81,92,173,187注161,334
Nelson, Dom Ansgar(tr.) 多姆·安斯加尔·纳尔逊(译),39注44
Nemesis 涅墨西斯,279注38
Neminatha, Jaina savior 耆那教的救世主内密那陀,262
Nephthys, Egyptian goddess 埃及女神内卜蒂斯,(插图19)
Neptune 尼普顿,215注16;并参阅Poseidon
neurotic, contrasted to productive artist(Rank)精神病患者和创造性艺术家的比较(兰克),64注25
New Britain, creation myth 新不列颠的创世神话,292~293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参阅Puritan Christianity
New Guinea, headhunting in, 新几内亚头俗,155
New Hebrides 新赫布里底群岛,班克斯列岛的蛇怪,83;——马勒库拉

岛的灵魂阴间之行,141 注 65
New Mexico 新墨西哥,385
New Zealand, 参阅 Maori
ngona horn and oil in Rhodesian folklore 罗得西亚民间传说中的恩戈纳角和恩戈纳油,303 注 7
Niall, Irish prince and loathly lady 爱尔兰王子尼亚尔和丑老太婆,116~118
Nicholas of Cusa 库萨的尼古拉斯,89
Nicodemus 尼哥底母,251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18 注 18,229,345,387,391
Nigeria 尼日利亚,参阅 Yorubaland
Night-sea journey 黑夜之海的航程,95(插图)
Nikhilananda Swami(tr.) 斯瓦米·尼基拉南达(译),29 注 34,115 注 33,272 注 24
Nile River 尼罗河,(插图 19)
Nimrod, in Abraham legend 亚伯拉罕传说中的宁录,323~325,349
Nirvana 涅槃,20 注 20(托因比的解释),33,152,163~165,170,171 注 135,363
Nivedita, Sister 尼维蒂塔修女,329 注 12,352 注 31
Nizam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内扎米,348 注 29
409 Noah 挪亚,186 注 160,187 注 161,215 注 16;268 注 18(喀巴拉著作)
Norse, Old(language) 古诺尔斯语,285 注 48;并参阅 Eddas
North, peoples of the 北方民族,参阅 Eskimo, Lapps, Siberians
Norton, Charles Eliort(tr.) 查尔斯·埃略特·诺顿(译),21 注 22,71 注,177 注 149
nuns, consecration of Roman Catholic 天主教修女的献身,356
nursery tales 儿童故事,340;并参阅 Grimm
Nut, Egyptian goddess 埃及女神努特,(插图 14),298(插图)
Nyorth, Eddic deity 尼奥尔特,《埃达》中的神,285 注 48

O

Oakes, Maud　莫德·奥克斯,71 注 28

Ob River　鄂毕河,4

Obermaier, Hugo　胡戈·奥伯迈尔,(插图 17)

Obstacle flight　制造障隘以便脱逃,201～206

Odudua, Yoruba goddess,　约鲁巴人的女神奥杜杜阿,(图版 3)

Odysseus　奥德修斯,58

Odyssey　《奥德修记》246,381 注 1

Oedipus, myth and complex　俄狄浦斯神话和俄狄浦斯情结,4,7,78 注 40,111,122～123,139, 154,353,355

O'Grady, Standish H.　H·斯坦迪什·奥格雷迪,118 注 35

Oisin, Irish hero　爱尔兰英雄奥伊幸,221～223,226

Old Man, Blackfeet demiurge　黑脚人的造物者老人家,289～291

Olympus, Mt.　奥林波斯山,176,248～249,259(奥林波斯山的象征意义)

"Om,"Sanskrit holy syllable　梵文的神圣音节"om"("唵"),150,152,171,235 注 31;并参阅"AUM"

Omar khayyam　欧玛尔·海亚姆,348 注 29

Omphalos, the World Naval　世界之脐翁法罗斯石,81

Onager, medieval monster　中世纪的怪兽翁纳格,340

Opler, Morris Edward　莫里斯·爱德华·奥普勒,169 注 130,281 注 42,350 注 30

Orpheus and Eurydice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206

Orphic mythology　俄耳甫斯教的神话,276

Osiris　俄赛里斯,54(插图),92(神话),93,119(插图),143,209(插图),368～371(死者阴间旅程中的俄赛里斯)

Ostiaks of Siberia 西伯利亚的奥斯加克人,4

Othin, Norse god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奥丁,45 注 57, 191, 285, 375~377(世界末日的神话);并参阅 wotan

Ouranos 乌拉诺斯,283

Ovid 奥维德,14 注 15,29 注 33,61 注 15,89 注 54,112 注 30,136 注 51, 145 注 76,153 注 88,154 注 95,225,243 注 41,311

P

Padmanatha, Jaina savior 耆那教的救世主波多摩那陀,264

Paiore, Polynesian chief, chart of cosmic egg by 波利尼西酋长帕伊奥雷的宇宙之卵图,274~276(图,275),281

Paleolithic art 旧石器时代艺术,洞穴绘画(法国比利牛斯),(图版7);——岩画(阿尔及尔),336(插图)

Pallis, Marco 马科·帕利斯,181 注 153

Pan, Greek divinity 希腊的神潘,81

Pandora's box 潘多拉的匣子,23

Papa, Maori goddess 毛利人的女神帕帕,271,282~283

Parker, K. Langloh K·兰洛·帕克,141 注 64

Parshvanatha, Jaina prophet 耆那教的先知巴湿伐那陀,262

Parsis, Indian sect 印度的宗派帕西人,348 注 29

Parsons, Elsie Clews 埃尔西·克卢斯·帕森斯,326 注 10,330 注 13,346 注 28,361 注 41

Parvati, Hindu goddess 印度教女神雪山神女,114 注 310~311(神话)

Paschal candle in Holy Saturday rite 圣星期六仪式中的复活节蜡烛, 249~251

Pasiphaë, Queen, in Minotaur myth 弥诺陶洛斯神话中的王后帕西淮, 13~14

Patriotism, present - day 当代的爱国主义,389
Pawnee Indians, Hako ceremony of 波尼印第安人的哈科仪式,41 ~ 42
Peaches, Chinese Feast of the 中国的蟠桃寿宴,167 ~ 168
410 Peake, Harold 哈罗德·皮克,14 注 13
Peist, Irish monster 爱尔兰的妖怪佩斯特,91
Peneus, in Greek myth of Daphne 希腊神话达佛涅中的珀纽斯,60,62 注 19
Penn, William 威廉·佩恩,157 注 107
Perceval, Sir 珀西瓦尔爵士,330 注 14
Perry, Commodore(Matthew)海军准将马修·佩里,168
Perry, W.J. W·J·佩里,141 注 65
Perseus 珀耳修斯,202,203(插图)
Persian elements 波斯因素,177,224;347 ~ 349(杰姆席德的传说),348 注 29(神话);并参阅 Mithra
Peru, prehistoric deity of 秘鲁史前的神,145;并参阅 Viracocha
Peter, St. 圣彼得,123,218;229 ~ 231(基督的变形)
Petronilla, St. 圣佩特罗尼拉,123 ~ 124
Phillips, Professor Robert 罗伯特·菲利普斯教授,157 注 107
Phoebus, Greek god of the sun 希腊的太阳神福波斯,133 ~ 136;并参阅 Apollo
Phoenicia 腓尼基,108 注 26;并参阅 Astarte
Phrygia 弗里吉亚,93(血日);并参阅 Attis, Cybele
Physics, modern, and cosmic egg 现代物理学和宇宙之卵,277
Pierce,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皮尔斯,21 注 21,175 注 144
Pigmies of Andaman Islands 安达曼群岛的俾格米人,82
Pinkerton, John 约翰·平克顿,99 注 2 154 注 95
Plato 柏拉图,33 注 38(柏拉图的传统),153,280,294(柏拉图哲学的范型)

Pleyte, C.M. C·M·普莱特,(图版4)
Pliny 普林尼,18注18
Plutarch 普卢塔克,81,102注12
Polack, J.S. J·S·波拉克,292注54
Pollen as Navaho symbol 作为纳瓦霍人象征符号的花粉,70~71,89,131
Polynesia 波利尼西亚,177;91,182,184~185,196注2,327(莫伊和盗火故事);新西兰的毛利人,200~201,270~271,273~274,282~283,292;—塔希提,277~278;—汤加,312~314,321,347,361;—土阿莫土,阿纳岛,274~276(帕伊奥雷的宇宙之卵图);——土布艾群岛(图版20)
Ponce de Leon, Juan 胡安·庞塞·德莱昂,188
Poseidon (Neptune)波塞冬(尼普顿),13~14,58,94注62(弥诺陶诺斯神话中的波塞冬);91,215注16
Potanin, G.N. G·N·波塔宁,100注4, 292注56
Praying – Mantis, Cosmic, as Bushmen symbol 布须曼人的象征符号宇宙螳螂,234~235
Prince Five – weapons, incarnation of Buddha 佛陀的化身五兵王子,85~89(神话),260
Prince of the Lonesome Isle, in Irish legend of Tubber Tintye 爱尔兰火井传说中的荒岛王子,109~110,118,172~173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30,35,37,182
Protestant clergymen, present – day 当代的新教牧师,158注109
Proteus, myth of 普罗透斯的神话,381~382
Psyche, myth of 普绪刻的神话,97~98,120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4~13,17~23,51(错误),52(出生时的忧虑),62,64注25(兰克论神经机能病和艺术),101,103,104,113注31(家庭的精神分析学研究),121(英雄冒险的精神分析学研究),129~131(父亲作为吃人妖魔),164(精神分析的技术),173~174(婴儿的精

神分析学研究),178 注 150(梦的象征符号),255~260,355(古典的俄狄浦斯处境);并参阅 dreams, present-day; Freud, Jung, Oedipus, Róheim, Stekel

Psychology, 4(民间的)心理学,255~256,391

Pueblo Indians, myth of water Jar boy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水罐孩子神话,326,329~330,346,360~361

Purana, Hindu texts 印度教经文《往世书》,113 注 32(在印度教经典中的地位);《麻蹉往世书》,180 注 152;《迦梨迦往世书》,278 注 37;《毗湿奴往世书》,196 注 2;《薄伽梵往世书》,196 注 2

411 Puritan Christianity of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的基督教新教,125~126,157~158 注 107,(科顿·马瑟);126~128,149,347(乔纳森·爱德华兹)

Q

qabbalah 喀巴拉,参阅 cabala

quadrature of circle 圆积求方,42

Quakers 贵格会教徒,157 注 107

Quetzalcoatl, Aztec"fearhered serpent" 阿兹特克人的"羽蛇"魁扎尔科亚特尔,358~359

Quilacare, Indian province 印度的奎拉卡尔省,93~94

R

Radcliff-Brown, A.R. A·R·拉德克利夫-布朗,82

Radlof W. W·拉德洛夫,294 注 60

Ramakrishna, Sri, Hindu saint 印度教圣者罗摩克里希纳,114~115,158 注 109

Ramayana, Hindu text 印度教经文《罗摩衍那》,180 注 152

Rangi(– potiki), Polynesian god　波利尼西亚的神兰吉(—波提基),271,282 ~ 283
Rank, Otto　奥托·兰克,64 注 25,255,322 注 5
Raven, Eskimo hero, tale of　爱斯基摩英雄乌鸦的故事,90,207 ~ 209(故事);216;247 ~ 248(解释)
razor's edge　刀锋,22,104 注 21
Re, Egyptian god　埃及的神瑞,369 ~ 373
Red Ridinghood　小红帽,91,211
regicide, ritual, of Quilacare　奎拉卡尔的弑君仪式,93 ~ 94
Reichhold, Karl　卡尔·赖希霍尔德,(插图 9A,9B)
religions in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的宗教,156 ~ 159,389 ~ 390
renewal rites　更新仪式,143
resurrection　复活,213,249 ~ 250(基督的复活)
Reynard the Fox　列那狐,295 注 60
Rhodesia, South, wahungwe Makoni tribe of　南罗得西亚的瓦洪韦 – 马科尼部落;——史前岩画,(图版 18)
Rip van Winkle　瑞普·凡·温克尔,218 ~ 221,226,230
Rishabhanatha, Jaina divinity　耆那教的神梨娑婆那陀,262 ~ 264
rites of passage　跨越阈限的仪式,10,23,30,383 ~ 384
rites, seasonal　季节性的仪式,143,384
Rodin, Auguste　奥古斯塔·罗丹,(图版 9)
Róheim, Géza　盖察·罗海姆,6 注 2,11 注 11,19 注 19,100 ~ 101,138 注 56,139 注 58 ~ 59,140 注 60 ~ 62,141 注 64,154 注 98,155 注 99 ~ 100 和注 102 ~ 103,174 注 138 ~ 141,175 注 146,255
Roman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20 注 20(托因比教授的见解),43,72 ~ 73,120(圣处女马利亚圣天节),158 注 109(当代的神父),249 ~ 250(圣星期六),309(传教士),356(修女的献身),382(天主教会和神话);128 注 46,171,182(弥撒);123 ~ 125,159,340,354 ~ 355,385(圣徒);并

参阅 Christianity, Gregory, Jesus, Urban Ⅱ, Virgin Mary

Roman elements　罗马因素,(图版 6),(图版 15),18 注 18,30~31,35,72,80 注 41,81;79~98,120(丘比特和普绪刻);108 注 26;111~112,115~116,118(阿克特翁),141 注 65,145,187 注 161,213,215 注 16,248(神的堕落),262(哲学家),311;并参阅 Greek elements, Ovid

Rome, as hub of Christendom　罗马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43

Rose, Celestial　天堂的玫瑰,190,288

Rossetti, Dante Gabriel　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18 注 6

"Royal Rule," personified in Irish legend　爱尔兰传说中"庄严法则"的化身,117

Rum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鲁米,159 注 112

Rurutu Island, carving from　鲁鲁图岛的雕刻,(图版 20)

412 Russian elements　俄罗斯因素,79~80,108 注 26;并参阅 Siberia

S

Saadi, Persian Poet　波斯诗人萨迪,348 注 29

Sadler, Michael E.　迈克尔·E·萨德勒,(图版 3)

Sahagún, Bernardino de　贝尔纳迪诺·德·萨哈贡,359 注 38,368 注 5

sake, Japanese drink　日本清酒,177

Sakyamuni, title of Buddha　佛陀的称号释迦牟尼,34 注 38

Salmony, Alfred　阿尔弗雷德·萨尔莫尼,167 注 125

Samkhya philosophers of India　印度数论派哲学家,271

Samsara, opposite of Nirvana　涅槃的对立物轮回,171 注 135

Samson　参孙,183(插图),219(插图)

Sargon, King of Agade　阿卡得的国王萨尔贡,321,341

Savior, world　世界的拯救者,33 注 37

Scandinavian myth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参阅 Eddas

Schoepberle, Gertrude 格特鲁德·舍珀勒,198 注 3
Schopenhauer 叔本华,280
Schultze, Leonhard Sigmund 莱昂哈德·西格蒙德·舒尔茨,78 注 38
science 科学,4(科学和神话),257(力必多 = 力量),277(创世神话);387,391(科学对人类的影响)
scientist, Daedelus as type of 代达罗斯作为科学家的类型,24
Scott, David Clement 戴维·克莱门特·斯科特,78 注 40
seasonal festivals, 384,并参阅 carnival games
Sekhmet, Egyptian goddess 埃及战争女神塞赫迈特,(图版 5)
Self 自我,29,238~239,243;278~279,297(印度教创世神话);386
Sellers, Eugenie 欧仁妮·塞勒斯,(插图 4)
Seneca 塞内加,262
serpent, feather, per - Aztec 阿兹特克前的英雄羽蛇,358~359
Serpent Kheti, in Egyptian myth 埃及神话中的大蛇克提,370(插图)
Serpent Power of Shiva 湿婆的蛇力,128 注 46
Set, Egyptian deity 埃及的神塞特,92
Shahriman, King of Persia 波斯国王沙赫里曼,65~66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参阅 Hamlet
Shakti, wife of Shiva 湿婆之妻莎克蒂,154
Shakti, Hindu"power" 印度教的"力"沙克蒂,257
shamans 萨满,98~101,174 注 141,199~200,256
Shankaracharya, Hindu monk 印度教僧人香卡拉查里亚,123,237 注 40
shark, archetypal 鲨鱼的范型,293~294
Sharvananda, Swami(tr.) 斯瓦米·夏尔伐南达(译),191 注 168
Shastras, Hindu sacred texts 印度教的神圣经典,113 注 32,166 注 124
Shaw, Bernard 萧伯纳,188
Sheba, Queen of 示巴女王,125 注 43
Shen Nung, chinese hero 中国英雄神农,316~317

shimenawa, in Shintoism 神道教的注连绳(草绳),211,213,218
Shinto tradition of Japan 日本神道教的传说,210~212
Shiva 湿婆,113 注 32,128~129;(图版 9),128 注 46(跳舞的湿婆);154,169,171 注 133;178~180(创世神话中的湿婆),310~311(雪山神女的神话),351
Shruti, Hindu texts 印度教经文《天启》,113 注 32;并参阅 Upanishads, Vedas
Shu-Heka, Egyptian god 埃及的神舒-赫卡,(插图 14),283
Siam, Hinayana Buddhism of 暹罗小乘佛教,150 注 83;并参阅 Cambodia
Siberia 西伯利亚,98,101,174 注 141,211;—黑鞑靼人,294;—伊尔库次克的布里亚特人,199~200;—堪察加人,292;—奥斯加克人,4;—雅库特人,334~336;—并参阅 Kirghiz, Lapps, Russian elements
Sicily, art of 西西里艺术,(插图 1)
Siegfried 齐格弗里德,62,326
silence, Buddhist concept of 佛教沉默的概念,34 注 38
Simón, Fray Pedro 佩德罗·西蒙修士,309
Sinilau, Polynesian hero 波利尼西亚英雄西尼劳,312~314
Sioux Indians 苏印第安人,257
Sirens 塞壬,83(插图)
Sirius, Dog Star 犬星(天狼星)西里乌斯,214
Slavic elements 斯拉夫因素,79~80,81 注 42,108 注 26,并参阅 Siberia
Sleeping Beauty(Briar-rose), tale of 睡美人(刺玫瑰)的故事,62~63,110,193,243
sleeping hero, lady, etc. 沉睡的英雄、夫人,等等,110;并参阅 Brynhild, Charlemagne, Muchukunda, Rip van Winkle, Sleeping Beauty, Tubber Tintye
Smriti, Hindu texts 印度教经文《传承》,113 注 32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7 注 7,154 注 95
Spencer, Sir Baldwin 鲍德温·斯潘塞爵士,139 注 57,154 注 98

Spengler, Oswald　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72 注 30

Spider Woman, in Navaho myth of Twin Heroes　纳瓦霍人孪生英雄神话中的蜘蛛女人,69～71,89,131

Stein, Leon　利昂·斯坦,149 注 82

Stekel, Wilhelm　威廉·施特克尔,18 注 18,55 注 8,73 注 32,82 注 45,101 注 9,102 注 13,103 注 21～22,104 注 23,255,357 注 37

Stevenson, Mrs. Sinclair　辛克莱·斯蒂文森夫人,265 注 13

Sticky－hair, Hindu fable of　印度粘性头发的寓言,85～88,89,260,389

Stimson, J.F.　J·F·斯廷森,185 注 158

Stoicism　斯多葛派,18 注 18,262

Stokes, Wh.　施托克斯,331 注 15,332 注 16,333 注 17,334 注 18,360 注 40

Sturluson, Snorri　斯诺里·斯图鲁松,285 注 48

subincision, in Australian rite,澳大利亚仪式中的尿道切割,154～155;并参阅 circumcision

Sudan, French, wood carving　法属苏丹木雕,(图版 10)

Sujata, girl in Buddhist legend　佛教传说中的少女须阇多,31,33

Sukhavati－Vyuha, The Larger, Buddhist text　佛教经文《大净土经》,155 注 101

Sumer 苏美尔,(图版 1),(图版 21),87 注 51;105～108,213～216(伊南那的神话);142;185～188(吉尔伽美什的神话);215 注 16,284(创世神话),303,341,348 注 29

sun, as symbol or personification　太阳作为象征符号或化身,42;69～71,131～133,146(纳瓦霍孪生英雄);133～136(法厄同),144,210～213(天照大神),211(太阳作为女神),248,298(插图);309～310,327

Sutra, Prajna－Paramita－Hridaya《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51 注 84,165 注 123;Amitayur－Dhyana《观无量寿经》,151 注 86

Suzuki, Daisetz Teitaro　铃本大拙(贞太郎),168 注 129

swallowing of hero 吞吃英雄,90~91,95,198,200
Swedenborg, Emanuel 埃马努埃尔·斯韦登博格,101~102
sword-bridge, as symbol 作为象征符号的长剑之桥,104 注 21
Sylvanus 西尔瓦努斯,81
symbols, function of 象征符号的功能,43,236,389
Symeon, St. 圣西面,39
Symblegades(Clashing Rocks) 撞岩,30,89,91

T

taboo, insulation against 与禁忌隔绝,224~225
Tahiti, creation myth of 塔希提的创世神话,277~278
T'ai Yuan, Chinese holy woman 中国的太元圣母,152
Taliesin, welsh legend of 威尔士的塔里辛传说,197~199,239~243,366 注 3
Tammuz, Babylonian god 巴比伦的神坦木兹,143
Tanganyka 坦噶尼喀,参阅 Wachaga tribe
Tangaroa, Polynesian god 波利尼西亚的神汤加罗阿,(图版 20),276,277~278("塔阿罗阿")
Tantra, Hindu texts 印度教经文《坦陀罗》,113 注 31,181 注 154,189 注 165
Taoism 道教,152 注 87(解释),167,171 注 135,189,274 注 28;并参阅 Lao-tse
Tarascon, legend of 塔拉斯孔的传说,340
Tar-baby motif 柏油娃娃的基本主题,87 注 50,并参阅 Sticky-hair
414 Tatars, Black, of Siberia 西伯利亚的黑鞑靼人,294
Tathagata, The, title of Buddha 佛陀的称号如来,361~363
Taylor, Rev Richard 理查德·泰勒,274 注 27

tea ceremonies of Japan　日本茶道,168～169
Ten, Egyptian king　埃及的国王特恩,341(插图)
Terah, mother of Abraham　亚伯拉罕的母亲他拉,323～325
Teutonic myth　条顿神话,参阅 Germanic elements
Tezcatlipoca, Aztec hero　阿兹特克英雄特兹卡特利波卡,38,358
thanatos　死亡本能,参阅 destrudo
Themistocles　地米斯托克利,102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154 注 95
Theseus, hero of Minotaur myth　弥诺陶洛斯神话中的英雄忒修斯,17,23～24,24(插图),58,59,71,340
Thompson, Francis　弗朗西斯·汤普森,60
Thompson, Stith　斯蒂思·汤普森,55 注 6
Thor, Germanic god　日耳曼的神托尔,258 注 48
Thoth, Egyptian god　埃及的神透特,72,73 注 31,291(插图)
threshold, in hero's adventure　英雄冒险中的阈限,77～89,217～218,245(图解)
thunderbolt, as symbol　雷电作为象征符号,87 注 51,146,171 注 135,182,213
Tiamat, Babylonian primal being　巴比伦的原始生物提阿马特,285～289,345
Tibet, Mahayana Buddhism of　西藏的大乘佛教,(图版 12),87 注 51,149～152,150 注 83(说明),160～167,170～171,181;159～160(弥拉惹巴);并参阅 Avalokiteshvara
time, symbolism of　时间的象征意义,69～71
Tirawa, Pawnee deity　波尼人的神提拉瓦,41～42
Tiresias, in Oedipus myth　俄狄浦斯神话中的提瑞西阿斯,154
Tir na n－Og, Irish Land of Youth　爱尔兰的青春之国提尔－纳－恩－奥格,222

titan－hero, role of　提坦式英雄的作用,338 注 21
Tokugawa period of Japan　日本德川时代,168～169
Tolstoy, Count Leo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25
Tonga, tolk tale of clam wife　汤加的民间故事蛤蜊妻子,312～314,321,347,361
Toynbee, Arnold J.　阿诺德·J·托因比,16,17,20,167 注 125
tragedy and myth　悲剧与神话,25～29
trance of shaman　萨满的灵魂出窍,99;并参阅 shaman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变形,299～230,236
transformation flight　变形逃走,196～207,279 注 38
tree　树,33 注 37(世界之树),41(佛教的生命之树);210,213(作为世界之轴的树);234～235;235 注 31,271(宇宙之树);334～336,355(雅库特人的生命之树);并参阅 Bo Tree, Christmas tree
trickster god　恶作剧的神,196 注 2;并参阅 Edshu, Maui, Raven, Othin
Tristan and Iseult　特里斯丹和绮瑟,330 注 14
Trojan"labyrinth complex"　特洛伊的"迷宫集群",141 注 65
Tuamotu Islands　土阿莫土群岛,参阅 Anaa
Tuatha De Danaan, Irish gods　爱尔兰的达努神族,177,330 注 14
Tubber Tintye, Lady of, Irish legend　爱尔兰火井夫人的传说,109～110,172～173
Tubuai Islands　土布艾群岛,参阅 Rurutu
Twin Heroes myth of Navaho　纳瓦霍人的孪生英雄神话,69～71,89,92～93,131～133,146
Tzontémoc, Aztec god　阿兹特克的神宗特莫克,367

U

Uganda, East Africa　东非的乌干达,224

Ulster Cycle in Celtic mythology 凯尔特神话中的厄尔斯特故事,330 注 14
Ulysses 攸利西斯,83(插图)
Umbrella, World 世界之伞,(图版 7)
"Uncreated Imperishable" "永恒的不灭之物",93
Underhill, Evelyn 伊夫林·昂德希尔,51 注 3,101 注 8,166 注 125
415 "Unicorn, the Captive," tapestry 壁毯《被捕获的独角兽》,(图版 2)
United States 美国,4,11-12,385,386;并参阅 modern man, Rip van Winkle
Upanishads 《奥义书》,22 注 27(说明),113 注 32;《奥义书》在印度教经典中的地位;——《埃多梨耶森林书》,161 注 116;《婆梨诃达兰若奥义书》,163,235 注 31,279 注 38,366 注 2;《坚多吉耶奥义书》,277 注 31;《阇牟尼耶奥义书》……《梵书》,207 注 10;《灾厄奥义书》,22 注 27;145 注 78;186 注 159,《迦湿多及奥义书》,171 注 135;《因孰奥义书》,191 注 168,236;《曼杜及耶奥义书》,220 注 19,266 注 15,267 注 17;《孟达迦奥义书》,279 注 39;《台提梨耶奥义书》,280 注 41
Ur 吾珥,参阅 Sumer
Urban Ⅱ, Pope 教皇乌尔班二世,159
Ushnīshasitātapatrā, Tibetan Bodhisattva 西藏的 Ushnīshasitātapatrā 菩萨,(图版 12)
Utnapishtim, Babylonian deluge hero 巴比伦战胜洪水的英雄乌特纳庇什丁,186,187 注 161,215 注 16

V

Väinämöinen, hero of Kalevala 《卡勒瓦拉》中的英雄维纳莫伊宁,298~302,303,320,321,336,342 注 26
Vajracchedika, Buddhist text 佛教经文《金刚经》,151 注 85,165 注 122
Vajra-Dhara, Tibetan Buddha 藏传佛教的佛陀"持金刚杵者",88 注 51
Valhalla 瓦尔哈拉,376

Van Gennep, A A·范·热纳普,10 注 10

Vedantasara of Sadananda, Hindu text 印度教经文《萨达南陀的吠丹多娑罗》,272 注 24

Vedas, Hindu texts 印度教经文《吠陀》,113 注 32(《吠陀》在印度教经典中的地位);235 注 32,236,348 注 29,390

Venus(goddess) 维纳斯女神,98,213;并参阅 Aphrodite

Venus(planet), identified with Cosmic Woman 与宇宙女人等同的金星,303

Vikings 北欧海盗,285 注 48,375~377;并参阅 Eddas

Viracocha, pre-Inca deity 印卡前的神维拉科查,(图版 8),145,146,182,237,239

Virbius, Roman deity 罗马的神维尔比乌斯,143

Virgil 维吉尔,引注 36,并参阅 Aeneas

Virgil(Dante's)维吉尔(但丁的),22 注 22,73

Virgin birth 童贞女之子,297~314

Virgin Mary 童贞女马利亚,6(圣母),71(作为援助者的马利亚),120(圣母升天节),145(在伯利恒),308~309(圣灵受孕)

Vishnu 毗湿奴,178~180,194~196,231~234;并参阅 Krishna

viveka("discrimination"), Hindu-Buddhist concept 印度教和佛教的"辨"的概念,17~18,164

W

Wachaga tribe of Tanganyika 坦噶尼喀的瓦恰加部落,69,144~145

Wahungwe Makoni tribe of Southern Rhodesia 罗德西亚南部的瓦洪韦-马科尼部落,303~307

"Wall of Paradise," Christian concept 基督教"地上乐园之墙"的概念,89

Wandering Jew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63,237

war, modern　现代战争；156～159，389

Warner, W. Lloyd　W·劳埃德·沃纳，138 注 55

Warren, Henry Clark(tr.)　亨利·克拉克·沃伦(译)，34 注 39，58 注 9，192 注 170，364 注 43，374 注 8

"Water Grandfather" in Russian folklore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水爷爷"，80

Water Jar Boy, Pueblo myth of　普韦布洛人的水罐孩子神话，326，329～330，346，360～361

Weapon of Knowledge, in Buddhist myth of Prince Five－weapons,　佛教五兵王子神话中的知识武器，87

Well of fire, in Irish Legend of Tubber Tintye　爱尔兰火井传说中的火井，109～110

416 Welsh elements　威尔士因素，197～199，239～243(塔里辛传奇)；198 注 3，330 注 14(关于威尔士神话的说明)

Werner, E.T.C.　E·T·C·沃纳，168 注 128

whale's belly　鲸的腹腔，90～95；207～208，247～248，249 注 3(爱斯基摩人的乌鸦传说)；322

White, John　约翰·怀特，201 注 5

White Youth, Yakut myth of　雅库特人的白色少年的神话，334～336，355

"Wild Women," in Russian folklore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野女人"，79

Wilhelm, Richard(tr.)　里夏德·威廉(译)，272 注 26

Windisch, E.　E·温迪施，331 注 15，332 注 16，333 注 17，334 注 18，360 注 40

wine, as Christian symbol　酒，作为基督教的象征符号，128 注 46

Wissler, Clark　克拉克·威斯勒，340 注 22

Wolf　狼，91，211(小红帽)；376(芬里斯狼，即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被诸神用魔绳系住的狼形怪物)

Woman　女人，116(女人在英雄冒险中的象征意义)，109～120(女人作

为女神);120~126(女人作为诱惑者);235,297~314(宇宙女人);342~345(女人作为英雄的奖品);并参阅 mother
Womb image 子宫的形象,90~95,297~314
Wood, Clement 克莱门特·伍德,5 注 1,7 注 7,8 注 8,137 注 53
Word made Flesh, Christian concept
World Axis, Navel, Savior, Tree, Umbrella, Womb 世界之轴、世界的肚脐,世界的拯救者,世界之树,世界之伞,世界的子宫,参阅有关名词的条目
World community 世界大家庭,156~159,388
Wotan, Teutonic god 条顿人的神沃坦,41,45 注 57,62,176,191,237,285 注 48,375

Y

yab-yum, Buddhist concept 佛教的男身-女身的概念,170,171 注 135
Yahweh, god of Hebrew 希伯来人的神雅赫维,146,177,182;并参阅 Jehovah
Yakut, tribe of Siberia 西伯利亚的雅库特部落,334~336
Yang and Yin, Taoist concept 道教的阳和阴的概念,152,171 注 135
Yggdrasil 伊格德拉西尔,参阅 Ash, World
Ymir, Eddic primal being 伊米尔,《埃达》中的原始存在,284~285
yoga, Hindu discipline 印度教的瑜伽修炼,64,202,278,385
Yorubaland, Nigeria 尼日利亚的约鲁巴兰,(图版 3),14,44~45,145 注 73
Young, Hugh Hampton 休·汉普顿·扬,153 注 88,154 注 95
Yucatan 尤卡坦,4;并参阅 Maya

416

Z

Zarathustra 查拉图什特拉,参阅 Zoroaster

Zarathustra(Nietzsche's) 查拉图什特拉(尼采的),387

Zen Buddhism 禅宗佛教,168 注 129

Zeus 宙斯,13,87 注 51,91,142,146,182,215 注 16,279 注 38,328;并参阅 Jove

Zimbabwe, South African ruin 南非津巴布韦遗址,306 注 9

Zimmer, Heinrich 海因里希·齐默尔,104 注 21,114 注 32,128 注 46,154 注 96,170 注 132,180 注 152,196 注 2,278 注 37

Zohar, Hebrew cabalistic text 希伯来喀巴拉经文《光辉之书》,267 注 18,279 ~ 280

Zoroaster 琐罗亚斯特,257;347 ~ 348,348 注 29(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

Zulu of South Africa 南非的祖鲁人,91

Zuni Indians 祖尼印第安人,152

译　后　记

在坎贝尔的一生中,《千面英雄》也许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首先,它奠定了坎贝尔作为神话研究权威的地位。其次,它确定了坎贝尔以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最后,在坎贝尔去世后,这本书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兴趣而成为畅销书。

美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于 1904 年 3 月 26 日生于纽约市,1987 年 10 月 30 日在檀香山去世。他童年时就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感兴趣。后来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于 1925 和 1927 年分别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然后他到法国去研究亚瑟王传奇故事,并在巴黎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中世纪法语和梵语。他在巴黎接触到詹姆斯·乔伊斯和托马斯·曼的作品、巴勃罗·毕加索的绘画和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文章,使他决定回美国后扩大他的研究领域,使之包括有关艺术、梦境和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思路。1929 年他回到美国后用五年时间致力于博览群书。1934 年他在萨拉·劳伦斯大学文学系任教,开始了他在该校 38 年的教学生涯。

1943 年他出版了和另外两位作者共同撰写的《兄弟同来见父亲》,在书中他把印第安人神话中的英雄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进行比较研究。他在这一年还出版了几本他所编辑的关于印度文化和宗教的文章。这种神话学论著的编纂工作他

以后持续了一生。1949 年出版了使他获得世界声誉的《千面英雄》。在五六十年代中，他完成了费时十二年写成的四卷本巨著《神的面具》。同时他还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学生涯。他 1958 至 1971 年间在纽约所作演讲的部分讲稿以题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神话》的单行本形式于 1972 年出版。

1972 年坎贝尔退休，不再担任教学工作而致全力于写作和讲演活动。图文并茂的《神话的形象》于 1975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坎贝尔探索了反复出现于世界神话中的形象的意义。八十年代坎贝尔开始编撰《世界神话历史图集》，在他因患癌症于 1987 年 10 月 30 日去世前完成了第一、二两卷，在这两卷图集中他追溯了人类整个早期历史中神话发展的轨迹。

1988 年在坎贝尔去世几个月后，美国公共广播社(美国广播教育网)播出了题为《约瑟夫·坎贝尔和神话的力量》的六小时电视节目，激起广大公众对坎贝尔的工作的兴趣，从而使《千面英雄》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目。

《千面英雄》是坎贝尔博览群书后的产物。在书中他以大量的例子证明世界上各民族的英雄神话都是类似的。他认为就像解剖学忽略种族差异而着眼于人体的普遍结构那样，英雄神话研究所着眼的也应该是类似的方面，而不是差异的方面。尽管各民族神话中的英雄其面貌彼此有别、其冒险经历各不相同，但英雄的冒险总是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坎贝尔把这个共同的模式描述为："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原书 30 页)因此他把这本书定名为《千面

英雄》,意思是英雄的面孔纵然千差万别,然而这些面孔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的英雄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神话中的不同表现而已。另外,坎贝尔吸收了卡尔·荣格关于梦和原始意象的见解,他认为"梦是个人化了的神话,神话是消除了个人因素的梦,在相同的一般情况下,神话和梦都是心灵动力的象征。"(原书 19 页)他在本书中提出了英雄神话的心理学解释方法。

上面所说的关于"人类神话是个统一体"的论断是坎贝尔通过多年研究工作所形成的基本思想,这一基本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四卷本巨著《神的面具》中。这个书名的含义是: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单一的神的各种面具而已(面具在一些宗教仪式中被看成是神的化身)。

《千面英雄》最后一节的标题是"今日的英雄",这说明坎贝尔不是孤立地研究神话,而是把神话研究和当代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他指出:"今天需要创造的英雄业绩,不是伽利略的那个世纪的英雄业绩。那时候是黑暗的地方,今天却充满光明;可是过去充满光明的地方,今天却是一片黑暗。现在的英雄业绩应该是寻找协调的灵魂的亚特兰蒂斯,使这沉没在海底的岛屿重见天日。"(原书 388 页)并认为:"神话和仪式的主要功能一直是提供把人类精神向前推进的象征符号来抵消经常出现的、把人类精神拖住使之无法向前的人类幻想。"(原书 11 页)他希望神话能对当代人有所裨益,这也是他贯彻于毕生工作中的一贯思想。除了发表前面所述的名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神话》的讲稿选集外,他还在去世前一年发表了《外层空间对内心的影响》。这本书是在外层空间的科学探测增进了人类对宇宙运行的理解的情况下撰写的,在书中坎贝尔

提出:对宇宙的沉思能增进人类对自己内心精神生活奥秘的理解。

《千面英雄》虽然篇幅不大,却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埃及神话;苏美尔神话;希腊、罗马神话;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基督教神话;北欧神话;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神话;俄罗斯神话;西伯利亚黑鞑靼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等的神话;拉普人的神话;爱斯基摩人的神话;日本神话;美拉尼西亚神话;波利尼西亚神话;东非、西非、南非神话;北美印第安人神话;中、南美洲印第安人(阿兹特克人、马雅人)神话等等。这本书几乎可算是一座小小的世界英雄冒险神话的宝库。通常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往往把神话的概念限制在希腊、罗马神话的狭小天地里(有一本神话词典仅收入有关希腊、罗马神话的条目),而《千面英雄》则为读者把神话的领域扩展到从远古到当代(神经症患者的梦)、从个别的地区到整个地球的辽阔时空之中。《千面英雄》使读者的视野扩大,认识到神话不仅可以从文艺欣赏的角度来玩味,而且还应该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领会神话的深层含义。

《千面英雄》的原书是我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张玲在萨斯喀彻温大学书店为我购得的。我于 1992 年年底收到此书后,即怀着极大的兴趣通读全书,并于 1993 年 3 月初开始翻译此书,至 1994 年 4 月中旬译毕。当初我翻译此书时并未考虑到是否可能出版,而是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想通过翻译来更好地理解原著。1996 年 4 月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千面英雄》的中译本并和我联系,使我的译稿有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感谢出版社给我的意外惊喜。另外,我向中译本的责任编辑高红同志表示感谢,她那严谨、认

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书的内容广博，涉及众多学科，译者限于水平，难免有翻译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译　者

1996年9月14日于上海